

解放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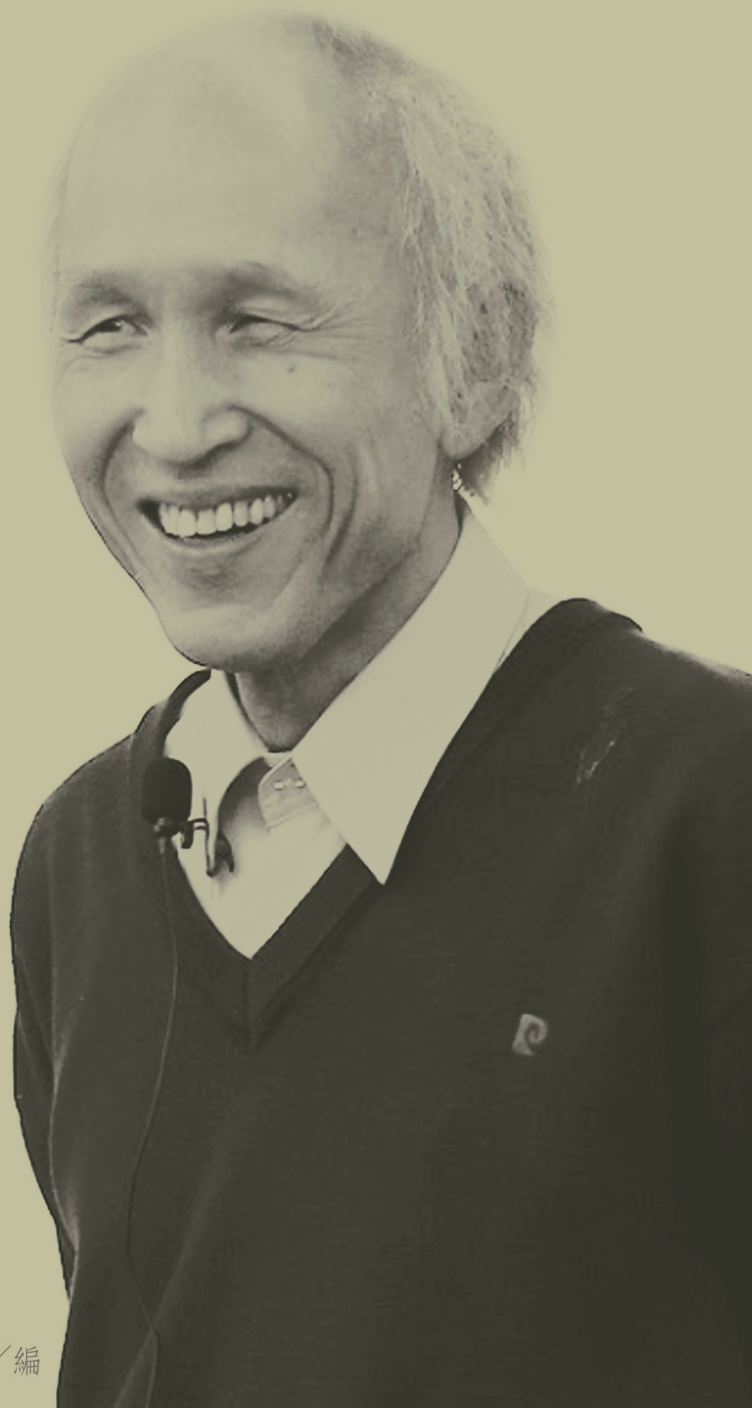
改造社會

科學民主反霸權
萬里征途只等閒
憂國憂民為家園
人間路遙志更堅

爲了將來的好日月

林孝信追思文集

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林孝信追思文集

爲了將來的好日月

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編

因著老林不倦的執著，我們得以交會；
保釣、科普、通識、社大、公衛、校園以及左翼、各社運圈的夥伴，
接捧老林（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火炬，
不僅為了老林、為了自身，更為我們理想中的世界走這一回。

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謹識

林孝信追思文集編委會聯絡方式：
釣魚臺教育計畫辦公室
Email: diaoyutai.ed@gmail.com

封面設計：徐亞鈴

林孝信追思文集



編者前言

林孝信，我們的老林，回歸了自然，但，沒有離開我們。

：為了將來的好日月
咱受些風寒 要的是什麼緊
要的是什麼緊

（節自《為了將來的好日月》，老林與妻子美霞最愛的歌謠）

更公平正義的社會，是老林畢生的追求。他不僅僅是知識的啟蒙者、教育者、思想家，更是實踐的前鋒。在知識分子覺醒的一九七〇年代，他投身保釣運動，因而被列入黑名單而長期羈留海外，其人生因此更緊密地鑲嵌於民主與民族運動，將其對政治、社會的關懷，投入各項志業的建設。

老林豐富的世上歲月，結交、相知及啟蒙的夥伴，跨領域、世代、文化及時空，親友、夥伴及學生們的追思無限，在極短的時間，僅能匯集當下的片語文稿，表達眾人對老林的懷念。《為了將來的好日月——林孝信追思文集》第一部分收錄二〇一六年一月十日「再·見老林」告別式的發言，告別式完整而系統的呈現老林一生的志業，發言代表包括公祭主委、政治犯陳明忠，及分別代表 保釣、社大、通識教育、左翼、學生及親友。第二部分，是眾人告別式前

後的追思文。

不同領域夥伴與老林合作相交的記憶、思念，也為我們勾勒出更完整的老林面貌，因為他在世的實踐，一如其學識的博深，從科普、海內外釣運、戒嚴時期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社運、工運、左翼政治力量集結，到社大、公衛、通識教育、政治經濟學課程和媒體改造，以及臨終前念茲在茲的釣魚臺教育計畫。

然而，每個人皆有其對老林美好的回憶，及不同面向的認識。在此，我們謹將追思文初步的分類、編排，以利閱讀，然而各人有各人的印象及認知，我們也不做任何修改以獲得表面的一致。以科月保釣、民主支援、社大、通識與公衛教育、披星戴月夙夜匪懈、江河滾滾征途漫漫、風起雲湧英雄老去、火種傳承更爭先分類。

「再·見老林」告別式、此追思文集，到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二日「思·想老林」的追思會及科學民主大眾論壇，共同的期待，是更多的人因認識老林堅苦卓絕追求理想社會的精神，將諸多未盡志業、改革目標，放在心中、付諸實踐，一起向前！

除了親友、夥伴、學生的追思文，《為了將來的好日月——林孝信追思文集》特別收錄老林不同志業、不同時期的重要文章，包括科普（科學月刊）、保釣運動、通識教育、社區大學、左翼及其他思想、病中偶感等。然而篇幅有限，不得不割捨更多好文。期待讀者細心咀嚼老林文選，更多認識他思辨理性及堅持感性，認識他無私的付出，認識他畢生努力的終極目標，建立一個自由、公平、正義、沒有剝削的社會。

老林追思文集 目錄大綱

編者前言

一、生平事略

林孝信生平事略 —— 08
科學，民主，愛國 —— 五四精神：簡述林孝信一生 —— 15

二、告別式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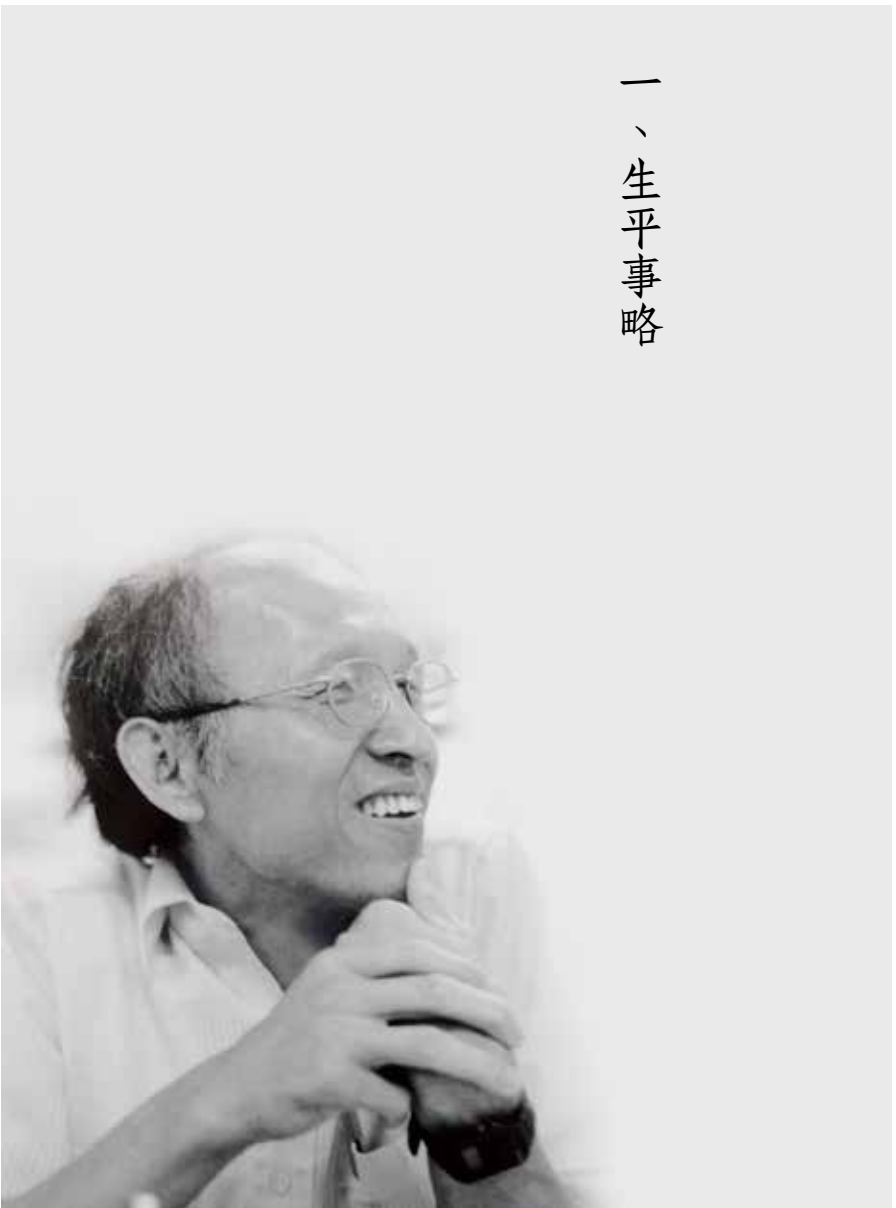
解放知識，改造社會 —— 陳明忠 —— 21
啟蒙教育，胸懷大志 —— 劉源俊 —— 23
海外保釣，民主支援 —— 熊建劬 —— 26
夙夜匪懈，改造社會 —— 鄭村棋 —— 28
馬不停蹄，解放知識 —— 李易昆 —— 31
春風化雨，以啟後進 —— 王藝樺 —— 33
為了將來的好日月 —— 陳美霞 —— 36
念父 —— 林惠黎 —— 39
Hi, Dad —— 林嘉黎 —— 41
我們心中還有火把，敬弔孝信 —— 詹澈 —— 43
看見彼此、莫忘初衷、堅持改革 —— 治喪工作小組報告 —— 黃德北 —— 44

三、追思文

科月保釣 —— 47
民主支援 —— 75
公衛教育 —— 90
社大教育 —— 112
通識教育 —— 146
披星戴月夙夜匪懈 —— 172
江河滾滾征途漫漫 —— 182
風起雲湧英雄老去 —— 210
火種傳承更爭先 —— 250

四、老林文選

【科學月刊】
寫在零期出版之前 —— 279
這是你的雜誌——代發刊詞 —— 282
《科學月刊》是如何出現的：四十年後的回顧 —— 284
【保釣運動】
保釣歷史的淵源跟對海峽兩岸的社會意義 —— 287
致各地釣魚臺委員會信 —— 310
【社區大學】
臺灣社區大學的經驗 —— 312



一、生平事略

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 321

社區大學的出路何在？ —— 327

【通識教育】

什麼是通識？新世紀通識教育目標為何？ —— 337

哈琴思改革芝加哥通識教育的歷史意義 —— 340

哈佛大學通識改革初探 —— 345

哈佛大學通識改革再探——華人社會的反應與核心課程的優劣 —— 352

科學在通識教育 —— 358

通識教育應當延伸為終身學習 —— 363

【左翼與民主】

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從局勢演變談起 —— 368

全球化的世紀回顧——WTO 西雅圖會議的啟示 —— 372

第三世界的歷史發展與發展方向 —— 376

新政權的可能走向與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 382

給將參加（以及因故不能參加）《衛促會》「領導人才培訓」夥伴的信 —— 385

病中偶感 三則 —— 390

五、工作人員名單

治喪委員會名單 —— 399

告別式、追思會工作人員 —— 401

林孝信生平事略

科學民主反霸權 萬里征途只等閒
憂國憂民為家園 人間路遙志更堅

林孝信教授，朋友都習慣稱他老林，一九四四年二戰末期出生於臺北，隨即疏散到鹿港南邊的沙山鄉下，就是現在的芳苑。在臺北度過童年，六歲左右因父親到宜蘭的電力公司服務，就搬到宜蘭。

一九五〇年就讀中山國小，開始與佛結緣，對佛教非常熱誠，讀了一些高僧的傳記，覺得要弘法就要去關心群眾，而且深信不能殺生之說；但他認為其實人們喝一杯水就殺生了，因為水裡面有很多微生物，所以讓他相當苦惱，直到大學因認識到原始佛教如何形成的過程，才將釋迦牟尼去神化，而漸漸離開宗教。

一九五六年他以聯考第一名成績進入宜蘭中學。初二時受到老師鼓勵，為了去臺北讀書以便將來進入好大學，就把戶口遷過去。一九五九年參加臺北高中聯考，以第二名考進建國中學。一九六二年從建中保送進臺灣大學化學系，一年後轉入他更有興趣的物理系。

他從小就對科學很有興趣，但是總苦於找不到科普書籍一窺科學之殿堂，感到非常挫折。上建中時一有空他就鑽進對面的中央圖書館，並發現兩套書，一是《中華文化基本叢書》，而如獲至寶的是《數學的趣味》和羅素一本關於數學哲學的書；另一套是商務印書館的《大學叢書》，其中包括一些科學著作。到了臺大後他開始閱讀英文原著，由於之前找書的挫折感，就想把這些書翻譯成中文讓更多人可看到。於是他就找化學系、物理系的幾個同學每禮拜聚會，

並帶頭翻譯一本集合論的書，卻找不到出版處。後來他們經前輩介紹去《新生報》創辦《中學科學週刊》，它也就是《科學月刊》的前身。

那時「自覺運動」剛開始，雖然參與《新希望》工作，但他主要還是在忙《中學生科學週刊》和臺大物理系系刊《時空雜誌》。他在這些活動中認識五、六十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後並建立連環信的方式保持聯絡。

一九六六年臺大畢業，服役一年後出國去芝加哥大學，再過一年多通過博士資格考。在美國他發現很多大師出版的一些演講小冊子，特別精彩，便想要介紹到臺灣。另外，他深感臺灣對照美國的貧困，希望臺灣能早點富裕起來，並認為必要條件是提升臺灣的科學。於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中開始籌辦《科學月刊》，利用之前建立的連環信為基礎，開始到處串聯。一九七〇年一月《科學月刊》在臺北正式創刊。

這個刊物，開宗明義，是為了在臺灣的科學生根和海外留學生關心臺灣之間搭上橋樑而創辦的；而不是為個人事業或營利的。為了刊物的需要，是在同仁間發行《科學月刊》工作通報》，每期兩三百份，建立起一個有效率聯絡網。《科學月刊》創刊一年後就爆發保釣運動。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保釣運動第一次示威遊行，接下來是四月十日的大遊行。保釣運動跟五四運動都是抗日的，並都受到政府打壓，於是港臺留學生所在的很多校園便開始舉辦五四座談會，從回顧五四去瞭解保釣運動為甚麼會被打壓，這個疑問後來從對近代史的探索基本上澄清了。但澄清之後還是徬徨，瞭解後更覺得保釣無法寄希望於政府。

這時侯尼克森宣佈訪問中國，當時大陸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提倡社會主義，具有理想主義色彩，老林開始熟讀中國近代史與各種左翼經典著作，世界觀出現全面轉變，思想開始左傾。另一方面，老林赴美期間，正值全世界青年向左轉的「六八年代」末期，來自第三世界的留美

菁英受到馬克思主義薰陶，朝組織化運動模式發展，試圖翻轉第三世界獨裁者與建立新社會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老林被臺灣政府列入黑名單，卻仍繼續參與推動保釣。之後，保釣運動熱度消減，然而，臺灣社會在長期戒嚴體制下，民主無法伸張，老林轉而投入支援臺灣民主運動的事業。

即使他護照被吊銷後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他的熱誠仍然絲毫不減，發動、籌辦「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除了舉辦各種支持臺灣民主運動的宣傳及教育工作，出版雜誌《民主臺灣》，每年也在美國中西部及東部舉辦夏令營和一些座談會。串聯美國各地關心臺灣的留學生及華人，共同分析臺灣及兩岸局勢、討論如何支援臺灣的民主運動，並且持續和臺灣保持連繫，關心臺灣的社會發展，除參與拯救白色恐怖政治犯陳明忠先生外，更積極以宣傳、舉辦全美夏令營、募款等方式，聲援當時的黨外運動與原住民、環保等社會運動；在鄉土文學運動遭受圍剿時，並動員支持鄉土文學。戒嚴時期，許多臺灣從事黨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前往美國時，老林常會邀請他們去芝加哥演講，並安排在其家中住宿，暢談天下大事，當是許多臺灣友人的共同記憶。

一九八四年七月初支援會在中西部密西根州瓦特魯公園營地舉辦為時三天的夏令營。就在多場熱烈論辯臺灣及兩岸局勢的研討會休息時段，支援會的工作人員安排「插播」了一個十分別緻的婚禮：老林和相知相惜的陳美霞結為連理。從此，老林理想推動的道路上，多了一位「親密戰友」，在保釣、臺灣民主運動支援等等正義事業的活動場合，經常看到他們出雙入對積極投入的身影。

解嚴後，雖然他還是黑名單之一，在一些朋友的協助下，他積極申請返臺。一九八八年終於如願以償再次踏上朝思暮想的故土臺灣，並於一九九七年舉家搬至臺南定居。

老林在獲准返臺後，就熱心關注當時臺灣勞工組織階級政黨的發展，積極投入串連，期待臺灣左翼群體能夠發展成組織性的政治力量。一九九九年他與許多左翼友人合辦《左翼》雜誌，希望透過此一平臺，讓左翼群體能夠進行對話、討論，進而形成共識，為日後左翼的集結莫立基礎。

老林舉家返臺定居後，他主要從事社區大學、科普教育、通識教育和釣魚臺教育等四個方向的工作推動。他總是扮演開創型的角色，因為他認為開創是最困難的，可是如果做出成果之後，就會開始陸續有人追尋他的腳步。他於一九八八年開始籌備臺灣第二所社區大學（新竹青草湖社大），後來擔任該校的創校主任。老林對於目前臺灣社區大學的蓬勃發展功不可沒，也使得臺灣部分的社區大學擁有「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理想性與使命感。老林推動成人教育之後，開始意識到臺灣高等教育的眾多問題，因此，他於二〇〇五年組成通識經典讀書會，並在與專家學者討論的基礎上，於該年十月創立了《通識在線》雜誌。他擁有豐富的通識教育學養和崇高的理念，因此許多大學邀請他擔任大學通識教育評鑑的委員。他曾為了通識教育的改革，走訪過全臺數十間大學。他的努力使得臺灣近十年來的通識教育改革有了實質的成果，也使得許多校長與通識中心主任開始不斷反思通識教育的定位。

在推動大學通識教育過程中，老林開始醞釀「釣魚臺教育」的想法。從二〇一一年舉辦保釣四十週年活動後，正式啟動「釣魚臺公民教育計劃」，舉辦「釣魚臺珍貴資料展」、「釣魚臺問題巡迴演講」以及「認識釣魚臺研習營」，推廣對釣魚臺和相關議題的認識。二〇一二年釣魚臺風波再起，這個計畫顯得更為及時。老林常說，釣魚臺問題是一個很好的通識教育題材，從釣魚臺問題切入，可以探討歷史問題、國際政治、兩岸問題、法律問題，甚至連釣魚臺的地質學都可以納入課程。而近兩年來，老林藉由旅居海外的老保釣回臺的機會，推出一「公民

通識講座」，讓許多對各領域有深入研究的老保鈞在各大學、社大、和高中對年輕學子和一般民眾推廣通識教育。這些講座的議題例如：「反恐戰爭的來由」、「大國經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韓戰：決定臺灣命運的一件大事」、「自我行銷——講演、簡報技巧」、「我參加了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國保釣運動」、「轉基因作物是什麼？安全嗎？」：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講座計劃的想法是脫胎於二〇一〇年為慶祝《科學月刊》創辦四十週年的「科月四十」系列活動。當時科月四十舉行「科學到民間——科普講座計劃」，短短一年之中，在全臺灣總共舉辦了二百九十五場科普講座。老林一旦有理念和注意到值得做的事，就將以往的老夥伴、老戰友重新聯結起來。他常說，每位老保鈞都是活寶典，而且充滿智慧，因此更應該促成他們為臺灣社會貢獻他們所學，而公民通識講座就是一個絕佳舞臺。

滯留美國期間，老林常以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為家，飽讀各家經典名著，使其擁有深厚的學養，融會東西，貫通物理、天文、數學、化學等自然科學，以及歷史、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多年來，他在各大學開設政治經濟學、媒體分析與批判、認識愛因斯坦、邏輯入門、數學與文化、混沌現象、對稱之美、生活與科技、全球化與另類全球化運動、漫遊物理世界、名著選讀：等等課程，影響了許許多多年輕學子，甚至改變了他們的一生。老林對於自然科學的喜愛，也間接無形地影響了他的兩個女兒，大女兒嘉黎就是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的物理和數學雙主修學程，而小女兒惠黎目前正在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攻讀微生物學博士。

二〇〇七年起，老林先後受聘於弘光科技大學與世新大學為通識教育學科專任教授，這是對於他在通識教育研究與社會實踐的貢獻所給予的肯定與尊敬。此外，他曾多年在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提供學生另類觀察及分析世界的視野，更與許多受教的同學結成忘年之交，師生常相往來。

老林一生推動種種轟轟烈烈、影響遍及全臺灣、甚至兩岸社會的行動，這些行動可以以「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使命來貫穿。他說，「知識是用來造福人群的，而不是讓人望而生畏的，更不是讓人用來壓迫人的」，又說，「知識不是少數菁英用來鞏固自己名利的工具」。他希望解放知識因此得以團結基層人民，推動市民社會的進步，進而建立豐厚的社會改造平臺，並藉由這樣的平臺以改造現存不公不義的社會。建立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社會是老林的畢生志業，他也關心著進步政黨建設與民族團結的可能性，他急切希望建立一個對抗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與階級壓迫的先鋒統一戰線，才能免除歷史命運的輪迴。

二〇一五年四月，晴天霹靂，老林得知身患肝癌末期，後來的幾個月，他以一向堅強的意志力及嚴謹、科學的態度和癌病勇敢而堅毅地搏鬥。然而，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家人及朋友的陪伴中，老林卻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他過世的消息，令大家錯愕與悲痛，因為，我們都知道：他一向健康、生活節制、每天晨跑、精神奕奕、不吸菸、不喝酒、個性樂觀進取、對社會充滿關懷和奉獻精神，怎麼就真的走了？！

老林病危之際，海內外知交好友以及他所帶領過的年輕人都萬分關切；逝世之後，惋惜悲悼之聲不斷湧入，足見老林志業傳播之廣、之遠、之深！

老林畢生艱苦卓絕，為保釣運動、為進步思想啟蒙奔波勞動，集結群眾力量，抗拒帝國主義霸權，捍衛國土，傳播科學知識，擴大批判性人文教育，為民族尊嚴與團結而奮鬥，更希望能改造現有的社會結構，終身為追求一個人類更理想的社會而努力。老林的保鈞老戰友陳讚煌教授以如下的詩句概括其一生之成就：

科月保鈞民主支援通識教育五十年，

披星戴月夙夜匪懈電郵聯志士間；

江河滾滾征途漫漫東海江山猶強占，

風起雲湧英雄老去火種傳承更爭先。

老林在他平實的一生中展現不平凡的知識份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特質，也為他的世代立下知識份子的楷模。



科學，民主，愛國——五四精神：簡述林孝信一生

《科學月刊》是科學，民主支援會是民主，保釣是愛國。科學、民主及愛國正是五四運動的三大信念。所以林孝信在美國全力以赴的三項事業，重現了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

胡承渝

科學民主愛國 求真善美 四十年鞠躬盡瘁 五四驚雷再震
通識社教公衛 惠老中青 三百里夙興夜寐 南北化雨春風

穿破鞋、搭便車推動科普

我認識林孝信五十年了，建國中學高中同校，臺大物理系同系，比他高一屆。大學時雖和他不算熟，但有兩件事印象深刻：第一是他的外表，他剃光頭；第二是林孝信在大三時，創辦了臺大物理系系刊——《時空》(Space time)，這大概是他創辦的第一份雜誌。

《時空》是物理系的系刊，不是給普通人看的。當時臺灣的中學生，在科學方面幾乎沒有課外讀物，於是林孝信在大四時，又在《新生報》上開闢《中學生科學周刊》專欄，這是他正式從事於科普事業的開始。

當完兵後出國，他到芝加哥大學繼續攻讀物理，但仍想為臺灣的學生提供一份有份量的科普刊物。芝大物理系的 Qualifying Exam 是有名的難，林孝信通過資格考後，就把精力放在創辦《科學月刊》上。在複印機還不普遍，沒有傳真機、個人電腦和 Internet 的時代，白手起家

辦一份雜誌難以想像，尤其是在美國為臺灣出刊物。所以當他提出這構想時，大家都潑他冷水，但他不為所動，全力以赴。

一份月刊所需的人力與財力，遠非一個窮學生所能負擔。但他認為糾合在美的華人學者及留學生，一定可以辦成。為達到這目的，他曾跑遍東北部各大學，說服大家寫稿、捐款。飛機票不是他負擔得起，只能搭便車及乘 Greyhound。

當時《中央日報》副刊曾登出一篇文章，大概是中部某學校的人寫的。說林孝信風塵僕僕到他們學校，希望大家幫助《科學月刊》。有人看到他鞋子破了，就特別捐出幾十塊錢，說不是給《科學月刊》，而是給他買鞋子的。但下一次他還是穿了那雙張了嘴的鞋子而來。

在林孝信堅苦卓絕努力、多人幫助之下，《科學月刊》於一九七〇年出刊，在臺灣大受歡迎，每期銷路超過二萬份。幾年後，所有工作移到臺灣島內，一直出刊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多年。

海外的民主串連

當時為了《科學月刊》的編輯工作，林孝信發行《科學月刊工作通報》給各地的工作人員及支持者。一年後，《中國時報》和《中華雜誌》登載了釣魚臺的消息，在美國引起一些人的注意。為了讓廣大的留學生知道此事，有人建議寫進《工作通報》中。經各地聯絡員同意，《工作通報》發了三期討論釣魚臺的專刊，把釣魚臺的消息送到美國六、七十個留學生眾多的校園，對保釣運動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保釣運動風起雲湧，林孝信積極投入。他與芝加哥的朋友出版了《釣魚臺快訊》。在眾多的校園手寫保釣刊物中，《釣魚臺快訊》有其特色。首先，出版頻繁，最初是周刊，所以能很

快報導保釣的消息，不愧「快訊」之名。其次發行長久，一直到一九七七年，總共一百五十四期。在內容方面，則比較關心臺灣內部事務。

不只是在刊物上關心臺灣，林孝信並不忽略大陸的發展及社會主義理論。他曾從日本取得文革時死刑。林孝信得知此事，立刻與港、臺同學發起捐款，在《紐約時報》登載全頁廣告，譴責臺灣政府迫害人權。使得國民黨在國際壓力下，改判為無期徒刑。

雖然著重關心臺灣，林孝信並不忽略大陸的發展及社會主義理論。他曾從日本取得文革時期非正式出版的三本毛澤東文選：《毛澤東思想萬歲》，重印發行，供保釣同志閱讀。

一九七八年臺灣逮捕傾向統一的余登發。一九七九年初，中美建交，國民黨趁機停止選舉，又藉口橋頭事件把黨外的新竹縣長許信良撤職。林孝信為支持島內的民主力量，創立了「臺灣民主支援會」。支援會出版《民主臺灣》季刊，辦理夏令營，以經費支持臺灣進步力量，並在臺灣同鄉會中宣傳。支援會在臺灣著重支持弱勢，特別是勞工團體，更與後來的工黨和勞動黨關係密切。《科學月刊》是科學、民主支援會是民主、保釣是愛國。科學、民主及愛國正是五四運動的三大信念。所以林孝信在美國全力以赴的三項事業，重現了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

因為參與保釣，批判國民黨政府，林孝信的護照被吊銷，在美國既不能繼續求學，也不能工作。很長一段時間，生活靠志同道合的朋友捐款接濟，過得非常艱苦。但他不改其志，仍然致力於他的信念。後來為傳播中華文化及進步思想，找朋友投資在芝加哥開了士林書店。

通識、社大、公衛的本土紮根

上世紀九十年代，臺灣政治氣氛改善，林孝信終於能回到他的家鄉。為了思想的傳承，他希望到大學教學，和年輕人接觸。林孝信雖學富五車，運動中從未放下書本，但臺灣是個只看

學位的社會，沒有學校要聘他，只能在臺南藝術學院擔任兼任教師。他對我說，去教兩門課，不是為錢，因為臺灣學校兼任教師的鐘點費極低，比在麥當勞賣漢堡多不了多少，而是為了傳授臺灣缺少的知識。他在藝術學院開的課是「政治經濟學」和「媒體分析與批判」，《共產黨宣言》是他在「政治經濟學」裡所用的重要教材。

後來「通識教育」在臺灣興起，各大學都要開這方面的課，卻沒有這方面的師資。涉獵廣泛的林孝信正是這方面的人才。他幫助成立「通識教育學會」，並編輯《通識在線》雙月刊。因此臺中的弘光大學聘請他負責通識教育，這大概是他在臺灣第一個領薪的全職工作。後來又轉到臺北世新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心。

林孝信所教的通識，範圍廣泛、觸類旁通、深入淺出，深受學生歡迎。譬如他在討論行星與月球運行時，先講杞人憂天的故事，再問學生為什麼不須憂天，月球為什麼不會掉到地球上。他講愛因斯坦，不只涉及物理，也會介紹愛因斯坦的世界觀，如愛因斯坦在《每月評論》創刊號發表的《為什麼要社會主義》。

九十年代末，有志改革臺灣教育的人提出設立社區大學的構想。社區大學是為一般民眾提供一個學習，而非獲取學位的教育場所。這正合乎林孝信的理念，所以他全力投入了社大的開創及發展。他負責組織工作，向政府爭取經費，主編刊物討論社區大學的議題與交流，付出極大的心力。但當多所社區大學成立後，地方政治人物看到這是發展自己勢力的機會，民進黨政府更不願意異己人士主導社區大學，林孝信終於被架空，離開了社區大學的工作。

林孝信的夫人陳美霞的專業是公共衛生。二〇〇三年 SARS 流行，鑒於臺灣醫療系統已全面商業化，只要看病賺錢，對更重要而無利可圖的疾病預防毫無興趣，她在林孝信的幫助下成立了「公共衛生促進會」，希望與社區大學結合，向民眾推廣預防的重要，並改革臺灣的公衛

體系。林孝信雖沒在公衛促進會擔任正式的職位，但他投入相當大的心力。幾乎所有〈衛促會〉的工作人員都受到他的影響。

未竟之業

保釣與科普的縱深與橫擴回臺後，林孝信的精力主要放在通識教育、社區大學及公共衛生，但他並沒有忘掉保釣及科普。二〇〇二年李登輝發表「釣魚臺屬於日本」的謬論，林孝信立刻聯絡島內外愛國者簽名譴責。這項行動又讓散佈在世界各地的保釣人士恢復聯絡。

二〇一二年日本搞出「釣魚臺收歸國有」的陰謀。林孝信在臺北發動保釣大遊行，並擔任召集人，得到愛國團體及個人的響應，有一千多人參加，到日本交流協會抗議。

二〇一〇年林孝信以慶祝《科學月刊》四十周年的名義，設計並推動「科學到民間」計畫，舉辦了將近三百場的科普演講。他的構想與熱誠，獲得一百多位科學老師及研究者的支持，義務擔任講員；五、六十個學校及圖書館提供場地。以最少的經費辦成臺灣空前的科普活動。

「科學到民間」系列結束後，他立刻籌辦「釣魚臺教育計畫」，到各學校舉辦「釣魚臺珍貴資料展」，讓年輕學生對釣魚臺有初步了解。更重要且更費心力的是，舉辦「認識釣魚臺研習營」，全面、系統地介紹釣魚臺、釣運及影響到釣魚臺和臺灣的歷史與國際局勢；並提供詳盡的教材給相關中學老師使用。這項計畫正在蓬勃發展之時，林孝信不幸離我們而去。希望大家繼續在人力及財力上支持他未竟之事業，是紀念這位傑出人物最好的方式。

二、告別式文



解放知識，改造社會

感謝他的相救之恩，也懷念他那「苦行僧」的毅力，更敬佩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

陳明忠

一九七六年四月，我再次被捕，當時負責承辦我案件的警備總部副司令阮成章，帶著一批將領，當著我的面說：

「上面有命令，不管用什麼手段，一定要留下口供，就算進了棺材，口供也要留下來。」

因此，幾個月後，我被送到景美軍法處看守所等待判決時，我想我是必死無疑的。沒想到十一月底我竟然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我不知道為什麼沒判我死刑。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在美國的林孝信結合一大批留美學人，集資募款，連署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全版廣告，抗議台灣政府迫害人權，並發動大規模遊行示威。因此我才從死神手中被解救出來。

我非常感謝孝信及大批海外人士的救命之恩。

一九九〇年，我和我太太到美國芝加哥，拜訪孝信，向他致謝，並由他帶我拜訪許多當時參與救我的人。同時得知孝信在美國成立「台灣民主支援會」，長期支援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及左翼社會運動。

一九九七年孝信回台後，積極投入台灣左翼思想的啟蒙，並推動全台社區大學的成立，以及保衛釣魚台的公民教育工作，他所在意的是如何給台灣人民一個正確的思想。他辛勤奔波，

足跡踏遍全台，終至勞累得病，離我們而去。

我感謝他的相救之恩，也懷念他那「苦行僧」的毅力，更敬佩他那「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

最後，安息吧！孝信，別再為台灣擔憂，也別再為祖國擔憂，你走過的路，我們會繼續向前走。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孝信偕妻兒首次回國，距被當局吊銷護照之後近20年

啟蒙教育，胸懷大志

他就是這樣：看到有意義的事——別人猶疑，他發動、承擔。

他就是這樣——勇往直前，苦口婆心，鏗而不捨。

在他而言，「困難」是聽不進去的，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劉源俊

美霞嫂、孝信兄的家屬、各位朋友：

我與孝信兄熟識至今逾五十年。謹以誠摯的心情，代表孝信兄的大學同學、科學月刊社同人以及通識在線雜誌悼念他。

近日寫了三篇關於孝信的紀念文：一篇已刊於《科學月刊》、一篇即將《通識在線》雙月刊——這兩份刊物都是林孝信創辦的，另外一篇在今天的《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擁抱理想勤而行之的林孝信〉。孝信的行誼已見於許多文字，在此只追念幾樁小事，可見孝信兄行事的一斑。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大二的孝信召集理學院同學，討論要辦刊物向高中學生介紹科學。三月下旬，孝信已開始向大家徵集稿件。四月十二日，孝信報告已洽妥與《臺灣新生報》合作。《週刊》於五月二日創刊。七月大家上成功領受訓，週刊繼續出刊；一直到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幾乎未脫期，共八十三期！他做事積極，能感動別人跟隨。

到了大四上學期，孝信認為應該有人辦畢業旅行。於是邀約女生較多的植物系、圖書館系、外文系舉辦橫貫公路的畢業旅行。六、七十人參加，結果成就了四對良緣。

一九六九年三月，孝信在芝加哥大學發動辦科學月刊。開始時出《科學月刊簡報》，後來每星期從聯絡中心發出《科學月刊通報》。決定出版後，每個月各組將蒐集到的稿件寄到芝加哥，經改稿後一整包寄到臺灣編印。當時沒有個人電腦，沒有傳真，沒有電子信，影印費，完全靠郵件，靠乾式印刷。現在想想都不可思議。

他就是這樣：看到有意義的事——別人猶疑，他發動、承擔。

在哥大，我有時十一點多從研究室回住處，十二點多，孝信電話來了，一談就是一個多鐘頭。為何這麼晚打電話？因為晚上十一點後長途電話半價（芝加哥與紐約時差一個鐘頭）。而不只與我通電話，到處聯繫。

一九六九年六月中旬，孝信以六天的時間到美東繞一圈，為《科學月刊》宣傳、募款——僕僕風塵。在紐約哥大，他要我安排見李政道。我們平常怕李怕得要命——因為在他面前就像是個笨蛋，這次硬著頭皮帶他到李的研究室。他一開門就見山，講述為臺灣辦科學月刊的意義。李政道聽了許久，坐到辦公桌前，簽了一張五十美元的支票，送我們出門。

他就是這樣——勇往直前，苦口婆心，鍥而不捨。

一九七〇年元月底，科學月刊剛出版，我倦勤了，他一定要我到芝加哥去談談——彼此打氣。白天有活動，晚上在他床旁打地鋪。我說了許多困難及抱怨的話。沒反應！一看，原來他已睡著了，根本沒聽進去。只好算了！在他而言，「困難」是聽不進去的，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有講不完的故事，就此打住。

但必須在此特別一提陳美霞嫂。當年義無反顧嫁給孝信兄，是孝信長年的精神支柱。二〇〇二年時，是她激勵孝信兄發起譴責李登輝的言論。自小學一直到研究所都與他同學的魏弘毅在我們同學的通信中寫：「謝謝美霞嫂照顧我們這位苦命、追夢的同學，給予他溫暖和幸福！請您要節哀順變，多多保重！」

最後送孝信兄一幅輓聯：

憂勞孝信遺留典型稱識士；弘遠山林開啟風氣作先師。



林孝信與妻兒玩拼圖遊戲

海外保釣，民主支援——我所認識的林孝信

追思老林，能夠送給他的最佳禮物就是接過棒子。將他的夢想，將貫穿他一生奮鬥的目標「人民當家作主，民族偉大復興」一棒一棒地傳承下去。

熊建劬

一九六九年秋，一位苦行僧樣的人物來到馬利蘭大學。他正在為故鄉青年籌辦一份普及科學的刊物奔走於北美各校園間。這是我深度接觸林孝信的開始。他那風塵僕僕，摩頂放踵的形象仍是歷歷在目，但斯人卻已是英年早逝，令人不勝唏噓！

不久在一九七〇年底，北美校園爆發了如火如荼的保衛釣魚臺運動。在那沒有互聯網及e-mail的年代，老林組建的科學月刊工作通訊網對釣運的推動起著重要的作用。此時我已轉到密西根州立大學，參加了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冒著冰天雪地的寒冬在芝加哥的保釣遊行。在組織中西部各校園的台港留學生齊集芝加哥抗議美日私相授受中國領土釣魚臺的遊行活動中，林孝信又擔當著領導的作用。後來四月十日的全國性華盛頓保釣大遊行，更租了輛大巴士組織中西部校園同學去參加。與此同時各校園的手寫刊物如雨後春筍的出現。老林與他的朋友們辦的《芝加哥釣魚臺快訊》是一頗具特色，發行最頻繁，堅持最久的刊物。

保釣運動常被稱作海外當代的五四運動。當時我們以這高抬了這個運動，因為它對實體社會的影響似乎不能與五四相提並論。但在經過四十餘年實踐後的今天看來，說保釣運動繼承了五四追求民主、科學、愛國、反帝的精神卻又是當之無愧的。而這樣一個運動能促使其參與者們為理想堅持奮鬥四十餘年，這是世界少有的，也從側面反映了我中華民族文化底蘊的深厚。

在保釣運動漸趨平淡後，很快，到了一九七九年，林孝信和他的親密戰友們又創建了「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出版《民主臺灣》雙月刊。每年並舉辦夏令營邀請各方人物參加，探討臺灣前途，促進臺灣民主進程，並為兩岸交流搭建一座橋梁，以堅定我們以人民為主體的信念。這些都是在臺灣仍處在戒嚴狀態，而老林自己又是護照被吊銷、沒有身份、不能合法工作的情況下進行的，其艱苦情境可想而知。這裏，老林奮勇直前、忘我耕耘、擇善固執、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體現了宋儒范仲淹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境界。解嚴後，老林回到久別的臺灣，繼續他追求真理，發揮民主精神，促進社會正義及升級版的保釣二點〇工作。

人生有如參加一場腦能運動會的接力賽。在這馬關國恥後一百二十年冬至最長一夜的前兩天，林孝信光榮地跑完了他這一棒。

老林，請安息吧！

我們今天在此追思老林，能夠送給他的最佳禮物就是接過棒子。將他的夢想，將貫穿他一生奮鬥的目標「人民當家作主，民族偉大復興」一棒一棒地傳承下去。

夙夜匪懈，改造社會

老林是一個播種者，是一個革命火種的傳遞者，未竟之業何等寬廣，我們應該自己接續走下去。

鄭村棋

老林是一個抗爭者，是一個行動者，是一個組織者，是一個教育者，他更是一個革命者。他是一個革命火種的傳播者，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相信他應該也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

我參與黨外運動，參與臺灣的民主運動是受我的太太夏林清影響，而夏林清是在海外留學時受他哥哥夏鑄九及鈞運的影響。所以，我是因為這樣受保釣運動的間接影響而投入了反對運動。夏鑄九因為今天人在國外不能來，託我在此向戰友老林送別致意！

一九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鎮壓之後，島內一片肅殺，我才決定出國讀書，尋求反國民黨的政治出路。八一年初到華盛頓 DC，帶著淡江大學王津平老師給我的一張「問候明信片」當信物，到海外跟他妹妹王淑美接觸，當年都是在一個極恐怖的氣氛下進行秘密接觸的。我在 DC 唸書的時候，有一天半夜有人來敲我的門，老林就以他神出鬼沒的方式突然間出現在我租的房子。

我在臺灣反對國民黨，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進步。可是我第一次聽到，哦，原來民主還有社會民主，還有經濟民主，不只是政治民主，對我是一個震撼，對我的眼界是一個很大的開闊，能夠跳脫來看我參與過的島內黨外運動的不足，思想開始更為左傾。

往後幾年我在海外，當時 DC 有葉芸芸辦的《臺灣與世界》，芝加哥有林孝信辦的《民主臺灣》，當然還有洛杉磯幾位朋友辦的《臺灣思潮》，這些對我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左翼的精神糧食。最後決定回臺灣組織勞工推動階級運動！

後來我轉到波士頓唸書，老林依然是三不五時神出鬼沒地到我的家裡跟我的太太、甚至跟我的女兒認識，對我們產生很大的作用。一九八四年，全家長途開破車到芝加哥，參加民主支援會的海外夏令營，我們彈著吉他帶動大家一起高唱臺灣民謠，也認識很多支援會的朋友共同籌謀臺灣的未來。

後來我們先回到臺灣，參與、展開了左翼的各種各樣的運動，也組織了一些年輕人，在仁愛路有個工作室。剛剛在影片中看到老林從海外回來的鏡頭，沒多久，我們就接觸上了，他在那段時間，非常關心臺灣的勞工運動，對我們非常的肯定與支持。

老林常常來給年輕人傳播思想。我今天從高雄上來，在車上我們的組織者張育華、王芳萍都還在說，當年老林對她們產生多大的刺激跟影響，透過讀書會討論，學習到很多她們從來沒有聽過的概念與思想。而且最重要的是，海外的保釣運動跟島內的階級鬥爭，透過他的串連工作而銜接起來。

老林其實還做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工作，在座的陳明忠先生是我敬愛的左翼老前輩，一九八七年底，工黨失敗之後，大家還想繼續努力，再籌組了勞動黨。陳明忠先生、林書揚先生還有夏鑄九以及老林，半夜到我家，希望說服我能夠承接勞動黨秘書長的工作。提及往事，這老林事實上做了非常多為了臺灣解放而努力的工作。

今天，最關心臺灣的老林走了，但是臺灣的處境其實就跟他自己認為最重要的釣魚臺一樣；釣魚臺應該是屬於人民的，但是到現在還是被國際的力量所宰制、所擺佈，臺灣的勞動人

民早就該當家做主，可是資產階級依然作威作福。帝國主義視臺灣為炮灰與玩物！

臺灣要「被統一」，照日前中研院民調乃大勢之所趨，但這又跟很多臺灣當下老百姓的意願是相違背的。這種歷史的弔詭，也就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奮戰空間。老林是一個播種者，是一個革命火種的傳遞者，未竟之業何等廣，我們應該自己接續走下去。

釣魚臺是一個臺灣近代歷史的重要轉折點，老林在這個歷史浪潮湧來的時候，也登上了他最應該盡的角色，發光發熱，不枉此生！所以今天在這個時刻，多說無益，我想邀幾位我們工運界的朋友，林子文、羅美文、劉庸、吳錦明站出來唱國際歌。我們就一起唱《國際歌》來為老林送行，也同時致敬！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日鄭村棋等工運界的朋友在老林告別式上高唱國際歌向老林送行並致敬

馬不停蹄，解放知識

老林所談的知識解放不是指「讓知識走出象牙塔」的那種簡單意義。老林期待的知識解放更多地是指「知識如何成為解放群眾的力量」。

李易昆

老林是我在左翼運動道路上的前輩。老林在各個領域的實踐總是出自對於受壓迫階級處境的關懷。我有幸在社大場域中曾與老林密切工作過一段時期，我來回憶一下我在社大所認識的老林。

十七年前我開始參與社區大學工作時，也是剛從工運部門來到社大，對於社區大學如何在社區的基礎上對階級群眾進行組織，也是一直揣在心中的實踐課題。

我在社區大學的場域中與老林相遇，在社區大學還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務的當時，社會上與投入實踐的參與者們對於社區大學的社會作用與期待眾說紛紜，當時我就清晰地辨識到老林在成人教育工作中所懷抱著的解放意涵。

老林所談的知識解放不是指「讓知識走出象牙塔」的那種簡單意義。老林期待的知識解放更多地是指「知識如何成為解放群眾的力量」。知識解放不應該只是讓更多人能玩得起知識份子把玩的小資品味；知識解放應該是讓民眾看見知識在統治階級手中如何成為統治與控制的工具，進而能掌握知識，讓知識成為掃除壓迫、解放自身的武器。從社區大學的參與開始，到後來的科學普及教育與通識教育，我理解這些工作都是老林帶著他深刻的階級意涵在知識解放上

的實踐。

老林在社區大學的開創初期以他的親身實踐作出了許多開創性的貢獻。一九九九年在全國只有兩所社區大學的當時，老林就主責推動了第一次的全國研討會。爾後也在老林的推動下，每年舉辦一次全國研討會作為社區大學社群面向社會喊話、提出訴求的平台，也就成為社區大學圈內的傳統。

老林也創辦了「社大開學」，作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定期刊物，刊載社區大學之間的重要活動與事蹟，充份使用刊物對社會進行宣傳，對社區大學社群內部進行組織與影響的工作。

此外，即使我們都期待社區大學可以成為新的社會力的培育基地，但我們也很快就意識到，社區大學要成為群眾組織並不容易。在眾多課程與活動的負擔下，社區大學很容易就變成只是提供終身學習機會的場所而已。老林對此深有所感，早在二〇〇二年的年度全國研討會中，就規劃了社運與社大交流的帳篷會議，積極帶動社運界的伙伴們來到快速擴張的社大圈子結交新朋友。

雖然這些事務的後來發展未必與老林的名字緊密聯繫，但我作為社大領域的資深參與者，我清晰感受到當今社大運動中老林曾經投入的貢獻。有人說老林壯志未酬，但我想解放的道路可能本來就沒有完成的一天，只能留待我們後人接棒繼續幹下去。我知道老林是無神論者，我沒辦法說希望來世再作同志，但老林的貢獻會留在走在革命的道路上的我們之間。

春風化雨，以啟後進

老師總是問我們：「今天又帶了什麼問題來？」

在他心中，教育是社會改革的基石，不然空有民主自由，卻沒有高素質的公民，就有可能讓社會發展變得膚淺或傾斜。

王藝樺

說起來，藝術應該是與孝信老師學的「科學」相差最遠的了，但是老師與我們，因緣際會地在政治經濟學的課堂上相遇。第一堂課，老師就解說了「典範的轉移」、「應然與實然的不同」，似乎，隱約地指出他一生的信念，那就是「改變是可能的」而老師的一生都在積極地面對改變、創造改變，同時，他也這麼教導我們。

這二十多年來，他每個禮拜都要南北走一回，在多所大學教課，這些課程橫跨了物理、數學、邏輯、政治經濟學、媒體批判、社會思潮等，雖然老師很忙碌，但是對於備課或者看作業，一點都不馬虎。還有一個特殊之處，老師總是問我們：「今天又帶了什麼問題來？」他喜歡學生自己挖掘問題、展現對知識的熱情，而他也總是以廣博的知識、慈愛的態度回應我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你會感覺現在你就是這宇宙間最重要的人了。但我也曾經沒大沒小地問他：「老師，真的什麼都可以問嗎？那你怎麼跟美霞老師認識的？」沒想到薑還是老的辣，他說：「這要從十八世紀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說起……」他總是不忘機會教育。

在授課之間，他也奔走各地，推動科普、社區大學、通識教育等，他既為第一線的教師，也以思考與行動的制高點推動教育體質的轉變，甚至為各種不同的教育機制搭橋、流通資源，

這使得臺灣有許許多多人雖然不是他課堂上的學生，卻直接或間接地受惠於他的努力。

這些努力，其意義在於質問誰有獲得知識的權力？誰被排除在這個權力之外？什麼知識被突顯？什麼知識被隱藏？知識是否工具化？或者人在接受知識的過程中，被工具化？而作為社會的公共知識份子，該如何改變既得利益結構，讓受教者成為知識的主人、進而運用知識來改造社會。在他心中，教育是社會改革的基石，不然空有民主自由，卻沒有高素質的公民，就有可能讓社會發展變得膚淺或傾斜。

畢業之後，我隨著老師編《社大開學》，臺灣繞了好幾圈，採訪了臺灣社會裡形形色色的人物，一方面把社會運動介紹給社大師生，另一方面也把社大的發展介紹給社會。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總是理性的老師，在說臺灣農運先驅簡吉的故事時，眼泛淚光，他總是關心三農議題與勞動階級的處境。後來在科學月刊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協助老師串聯科學家們深入民間舉辦講座，這時才更明白老師在科學界的好人緣與影響力。他曾有機會成為第一個拿諾貝爾獎的臺灣人，可惜因為政治因素連博士都失去機會，可是卻從未聽他對此有所怨懟。在工作之際，是更加感受到老師的博學、博愛、無私、無懼與堅持，這麼多的挫折，他也不輕言放棄；這麼多的失望，也不曾聽他埋怨。他以一生的行動，展示了如何體現生命的意義，如何做理想的事、當理想的人、創造理想的社會。老師奔波的生活真不是人過的，但他的確身體力行，教導我們如何活得像個真正的人。

老師常說，不要怕難，只要去做，就不會難。但從知道老師生病，到站在這裡：老師，這次你給的功課真的好難：

我想天堂一定發生了什麼大事，老天爺才急急把你找去了商量，卻忘了我們都還很需要你。你到了新環境，也不要太心急，偶爾可以找愛因斯坦與馬克思一起吃花生米，他們一定會很意外這位新朋友是這樣地了解自己。

孝信老師，你不在了，但你卻是無所不在了。

非常非常想念你：

再次向孝信老師一家致意



老林在一九八八年左右開始積極推動社區大學的建立

為了將來的好日月

我們嘗試著以老莊哲學的精神，接受大自然的規律。我們理解，也這麼相信，你的生命確實已經以另一種形式延續著。

陳美霞（妻）

特別給在短短數天集結起來，拼命投入規畫、籌備公祭的治喪工作小組成員，給治喪委員們，給所有在場、不在場、關心老林、關心我及我們兩個女兒的朋友們：雖然我及我們兩個女兒嘉黎和惠黎都認為，老林不是屬於我們家的，他是屬於這個社會的。但是，終究，老林是我的老公，是兩個女兒的爸爸。因此，我以及兩個女兒在此，對諸位給予老林的厚愛，表達最深的謝意：感謝！

在我們送老林最後一程的這一刻，請容許我、也請陪伴我，與老林——我的老公——說話。

老公，一九七六年，我還是夏威夷大學一個懵懵懂懂的年輕留學生，你我互不認識。一張抗議國民政府將白色恐怖政治犯處以死刑的連署信在我的班上流傳，從此，經由當地保釣團體的帶領，我的思想經歷一個大震盪、大翻轉。原來，那是你與芝加哥及全美各地保釣朋友們發動的、為了拯救白色恐怖政治犯陳明忠的眾多抗議活動之一。感謝「陳桑」陳明忠先生，他為了正義事業的理想幾乎犧牲性命，但也正是這個理想，在冥冥中把你與我連結起來。

一九七七年，你來夏威夷串聯，與「有發展潛力」的「積極群眾」見面談，你我因此結識。

之後多年的愛情長跑過程中，你我最喜歡唱的一首歌，是〈為了將來的好日月〉，它成了你我的定情歌。從此，我們共同投入正義事業的推進，正是實踐這首歌的內涵：為了臺灣將來的好日月，咱們受些風寒是不要緊的。

老公，你還記得，一九八四年我們結婚之後，給眾多親友的致謝函是這麼寫的：

我倆攜手步上了人生新道路，
你的祝福像深夜的一顆星，
伴隨漫長的旅途，
在歡樂的時刻，
在奮鬥的時刻，
我倆都不覺孤獨。



是的，老公，我們投入的正義事業不僅僅只有你及我，還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的參與及推動。我們投入的是一個集體事業。

老公，你、我，以及許許多多海內外有共同理想的朋友，朝著我們共同的終極目標而奮鬥，那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公平、正義及沒有剝削的社會。正是因為現實社會是不公不義的、是不完美的，因此你必須以你「頑強而艱苦卓絕」的畢生奮鬥來實踐。你不辭勞苦堅定不移的奔波，導致你身心疲憊而積勞成疾，最後為了我們的正義事業而獻出你的生命。我的老公、我的親密戰友、小嘉小惠的爸爸！我心有不甘，但能與你比翼並肩，我終生不悔。

然而，老公，許多朋友說，人的年齡是不應該以活著的時間來計算，而應該以如何活著來

計算的。就在你即將回歸大自然之前，我在你耳邊輕輕對你說：過去，你一天當三天用，一年當三年用，這麼說，你已經在人間活了兩百一十三歲了！你對臺灣及兩岸社會已經投入太多，你早該休息了。

老公，莊子說的好：蠟燭有燒盡的時候，火卻可以傳續下去，永不熄滅。同樣的，人的精神可以不朽。在你完全回歸大自然之後，二十多位夥伴在短短數天組織起來，他們整理你的資料、聯繫你數不清的合作夥伴、籌備公祭及追思會，他們包括你的昔日親近戰友、與你有深厚師生情誼的南藝的學生、你培養出來的保釣小將、社區大學多年合作夥伴，以及過去十多年與你共同為「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而打拼的衛促會行動者們。與此同時，懷念你、感謝你、讚頌你的紀念文及詩詞也如雪片飛來。看著這些夥伴們的全身投入，看著他們懷念、感謝、讚頌的心聲，我知道：你的志業已經被傳承、許多人已經接下你的火炬。

老公，我們數十年的老保釣朋友，白先慎與歐陽美倫最近寫了一封 e-mail 過來，他們要我保重，他們安慰我，說：「在兒女身上，你隨時看到老林的身影。在朋友之中你也會發現，他與大家同在。老林的生命，正以另一種形式延續著。」老公，雖然失去你，對我和兩個寶貝女兒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們嘗試著以老莊哲學的精神，接受大自然的規律。我們理解，也這麼相信，你的生命確實已經以另一種形式延續著。

老公，過去，你經常在睡完一覺後，跟我說：「這一覺睡得很舒服」，因為希望你多休息，我常常擔心地、甚至生氣地對著你說：「那你為什麼不多睡呀？」現在，我不需要擔心、不需要生氣了，因為，老公，我知道，現在，你可以完完全全地、安安心心地睡了。



念父

林惠黎

不知不覺已近兩個月了。儘管我經歷了那些儀式、我去看了你、我目睹了感受了無數的人的淚水和對你的崇敬、我聽聞了許多從未知悉的轟轟烈烈，我想，我還在緩慢地接受著這個事實。

畢竟，這幾年來，我正式加入我們家的「分散各地會」——平平一個盛夏，我們四人可以分駐臺北、臺南、大陸某城、美國某城。這樣獨立的生活模式習以為常了，因為你們（特別是你）工作繁忙，因為我翅膀硬了飛離家鄉，因為習慣成自然。雖然你總會想辦法撥空團聚，但是一年的長流裡只有幾天的相會，比較起小時候的時光只是剎那。

小時候，對你的印象特別深有幾件事。飯後的歷史故事、歌唱教我們背木蘭詞、寫了一連串的質數要我學起來。舉家剛搬回臺灣那幾年，我們買齊了各種運動器材，打棒球、丟飛盤、玩乒乓球，你樣樣行。可不是標準的文武雙全呢！且又胸懷大志，很適合當金庸小說的主人翁。尤其，練武功最重要的就是恆心和毅力。在推動你的志業，這些特質是眾所皆知的。於鍛鍊體魄，你更是持之以恆地天天慢跑，不管是在嚴寒的芝加哥（凍傷了手指又何妨？）、還是在青藏高原（用跑步適應高山症遠勝於吃藥！）。有一次鼓起勇氣跟去慢跑，我氣喘吁吁地才勉強跟得上你。再者，你不只投入你的本門絕技物理，更廣學各界知識。新聞時事、科學新發現、唐詩宋詞、甚至捷運新線都能找你討論。

出國後，我們各忙各的。小時候的全家出遊已然是抓不住的過往。百忙之中，我們只能在臺北的早餐店匆匆一餐，亦或你在華府的博物館調時差。

Hi, Dad.

Hi.

Look at that sky. I took this picture (see next page) this morning, outside our home. You will soon be a part of that view, and more. The hydrogen and oxygen in you will add volume to those clouds. The carbon and nitrogen will nourish trees like those. The sodium and potassium will swirl through the ocean, embracing the islands large and small that you have been so devoted to. Your body won't disappear from this world: every element in you will contribute to its life and growth. You will flow with the air from areas of high pressure to low; you will work in the cells of living creatures to create energy; you will jump between electron shells to create beautiful line spectra.

Likewise, your ideals, spirit, and energy won't disappear either. Your discipline has influenced Mom so she exercises daily like you did; influenced me and Hueylie Lin so that we always know exactly how to train ourselves to be good at anything we want. Your thirst for academics has translated to countless Taiwanese becoming able and willing to increase their understanding in all fields of knowledge. Your frugality has set such a strong example that even I have learned to care more for my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than for any material object, and you know how worldly I am. Your diligence and devotion to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has motivated groups and groups of people to do thankless, but meaningful work for the world.

Because of you, education and science in Taiwan no longer belong only to those who can test well. Because of your help, people are gradually coming round to the idea that the best citizens are those who have a well-rounded assortment of knowledge. Because of you, historical political injustices are unforgotten, and the seed of understanding world events through a political economy oriented analysis has been inseminated in people's thoughts, and will grow.

Rest in peace, Dad. I know that your body as well as your essence won't rest, but will be sustained, propagated, to do good in this world. Your legacy, written in my name and Hueylie's, to 嘉惠黎民, will persevere.

When I went to pay our medical fees today, my number for the wait was 1024. It's 2 to the power of 10, Dad! I know you'd appreciate that.

我出國後，我們各忙各的。但我卻還來不及學成什麼，還來不及講太多故事給你聽，還來不及再煮一次年夜飯給你吃，還來不及在你面前呈現我十年以來的排球魂。

看到最近的新聞，我雖承繼了些探討詮釋表面的能力，仍然忍不住想問你：重力波，是甚麼？我想你一定不會只從愛因斯坦講起的。或許，在你吃飽開始打瞌睡之際，還沒講到二十世紀。

你深厚的功夫，我還只學到皮毛，更別說撐起那博大精深武功的內力。幸好，你的心經並不是祕笈。你早已用你的畢生傳授予世人。



到了我國高中，已經不太慶祝的農曆年，這幾年反而努力地圍爐起來。「這是中國人的傳統」，你說。三年前，我第一次煮了年夜飯給你們。「該這樣包才對」，你用一貫的理性示範水餃皮與內餡的黃金比例、拈摺的最佳技巧。兩年前，你隻身來華府短短一天半，緊接著又趕場去紐約。本打算吃個傳統的合菜，卻發現那餐館只上山東麵點。少見的兩人組合迎新年，我竟能和你話談最稀罕的主題：感情。一年前，你們早三週才來訪聖路易，你當然堅持除夕得再團圓。我首次不好意思地遞了紅包，你們大笑，只收下那祝賀的信封。去年三月，本應安排的暑期團聚，我因等不及先買了機票，你也訂了好多行程，七月的四人同堂不成了。我們說，沒關係，下次記得先討論再決定，下次再來全員會集吧

白浪滔滔，我不怕
安心的走吧，再冷的寒冬也會過去
我們期待和平的春天即將來臨
釣魚臺像海上的一顆痣
也會是一個民族的胎記

但我們以星星為座標，我們有自己的羅盤
以你的科學，以你普羅的教育
我們曾經在農村、在漁村與農漁民開會
沒有主權，就沒有漁權
就難有公平的談判

白浪滔滔，我不怕
安心的走吧，你留給我們勇氣與理想
與一個地標——釣魚臺
在那裡，還有別人鑄造的燈塔
閃亮著詭異的光

我們心中還有火把——敬弔孝信

詹澈

我們看見那裡的海岸點起了先民的火把
火光照亮歷史前進的脈絡
照亮你留給我們的勇氣與理想
安心的走吧，彼岸已看見和平的春天
我們心中還有火把，照亮著航行的路



林嘉黎「Hi, Dad.」一文所提到的，屋外天空的照片

看見彼此、勿忘初衷、堅持改革（治喪委員會小組工作報告）

黃德北

各位老林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黃德北，從一九九九年以來我與老林的合作與互動主要是我們一直共同努力，希望促進臺灣左翼力量的發展。

我們今天在這裡一起來追憶老林，我謹代表治喪委員會工作小組所有成員，說明我們籌備的過程與想法。老林病中一直積極地應對疾病的治療，希望早日復原，盡快投入忙碌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所以並沒有對他的離去有過太多的想法與規劃。幸好他在走前意識都是清醒的，所以我們得以與他交換一些想法，他同意在他走後將火化的遺骸安放於與他年輕時結下特殊緣分的佛光山，部分骨灰則將海葬於他一直心繫的釣魚臺海域。

同時，我們也理解，老林一生投入的志業從早期的科普、保釣、支援臺灣民主運動，到回臺後的工運、左翼運動、社區大學、通識教育、媒體改造、公共衛生以及近幾年他最關注的釣魚臺教育計畫，他最後的目的就是要改造這個社會，讓臺灣社會朝向一個更公平、正義、自由、民主、不受資本與帝國主義宰制的方向發展。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老林總是希望聯合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來推動這些事業。我們大家有幸，曾經與老林一起參與其中的某些社會實踐，為臺灣社會的改造做出一定的努力。

老林以他崇高的人格與堅苦卓絕的投入，團結了許多人，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出席告別式的朋友或治喪委員會的名單，橫跨老中青不同的世代，以及包括左右各種政治立場的人。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在此共聚一堂，是因為我們都曾在臺灣社會變革的過程中，與老林一起合作投入

社會改造的工作，過去我們可能彼此沒有機會相見與相識，但透過老林的告別式，讓我們得以互相看見彼此。希望我們都能勿忘當年與老林合作的初衷，繼續堅持改革的志業。從這樣的層面來看，老林今天雖然離我們而去，但老林的精神與理念卻將因我們的實踐得以永遠長存。

如此，老林死了，老林萬歲。



老林在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三發動人人保釣大遊行，抗議日本政府無理購島的挑釁行為

三、追思文



劉源俊

【科月保鈞】

以知識教育為志業——憶老林

我與林孝信兄熟識逾五十年，既是大學同窗，又是許多工作的同志。孝信兄因長年積勞而成疾，竟在盛年仙逝，實是大家始料未及。如今留下許多未竟的關懷與志業，相知者都扼腕嘆息！

孝信兄一生經歷豐富，參與面極為廣泛；每個認識他的人都只知道其中部分。在此僅就科學教育、大學通識教育及保衛鈞魚臺三方面略談他的行誼。

孝信兄開始他的志業，要從一九六四年暑假說起。當時臺大物理系師資極為貧弱，系友多滯留國外不歸。當大家徒呼負負時，將升三年級的他在六月底召集同學籌備出系刊，更進一步籌組「臺大物理學會」。該學會於翌年二月與六月出版《時空》兩期。後來他於一九六五年藉《台灣新生報》創辦《中學生科學週刊》，復於一九六九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為臺灣創辦《科學月刊》的事蹟，大家都耳熟能詳。

林孝信有理想，有熱情，重實踐；當別人冷漠時，他挺身做出「第一動」，總樂觀認為後繼必有人。他見義勇為，當仁不讓，擇善固執，重視集結各方與傳承；既是思想家、宣傳家，又是實行家。他在二〇一〇年巡迴各地舉辦慶祝《科學月刊》四十周年活動，所揭櫫的精神是：理想、啟蒙與奉獻。

孝信兄最關懷的是：提升社會的知識與文化水準，倡導理性精神。他在研究生階段，除創

辦《科學月刊》與《兒童月刊》外，曾構想過要辦另外三份刊物。一九八八年他回臺，先推動社區大學之成立與發展，一九九五年二月又開始推動每年在各地舉辦兩屆「通識教師研習營」。二〇〇五年，他更說服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發行《通識在線》雙月刊，並自任副總編輯（實則負責執行）七年半多。他在大學通識教育著力甚深，曾南來北往在各校講授各式各樣的通識科目。

孝信兄以知識教育為志業，其源頭應可追溯到求學時期。早在一九五九年他從宜蘭考進建國中學高中部，就發現對面有個中央圖書館，於是養成博覽群書的習慣。他原本學識淵博，後來到芝加哥大學留學，更深受該校哈欽斯前校長的教育理念及艾德勒主編《大英百科全書》、《西方世界巨著》等書的影響，這些背景成就了一個「知識領域的社會主義者，社會實踐的理想主義者。」

再一說保衛釣魚臺運動。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保釣運動發起，胡卜凱兄打電話問孝信兄可否藉《科學月刊工作通報》討論釣魚臺問題。孝信兄打了十幾通長途電話徵詢意見，大家都同意。科學月刊的聯絡網就一下子成了保釣運動的聯絡網；他也自然成為保釣運動的聯絡中心。

二〇〇二年九月，李登輝前總統公開表示「釣魚臺是日本領土。」孝信兄串連全球保釣人士發起連署聲明譴責。二〇一一年他在臺舉辦「保衛釣魚臺四十周年大會」，同年開始從事「釣魚臺公民教育」計畫。二〇一二年第五波保釣運動興起，他又與各方人士於九月二十三日舉辦「人人保釣大遊行」，任召集人。將來他的骨灰要灑在釣魚台海域。他長在宜蘭土，葬在宜蘭海，偉哉斯行！

若問一個理科人為何會如此投入保釣運動？答案應是：保釣是理性與良知的活動！

臺大自覺運動、《新希望》雜誌中的林孝信

張鈞凱

自覺運動是針對台灣社會道德、精神等方面的反省而起，初期運動的主軸都停留在口號式的文章討論。從口號進展到學生的集結，或是劉容生所謂的從激情到理性，則屬《新希望》雜誌的創辦。

參與《新希望》創辦工作的劉容生，回憶了雜誌正式出版之前的前置準備。劉容生指出，許多臺大學生因為受到〈遊德觀感〉、〈人情味與公德心〉文章與校園海報的刺激，從一九六三年五月下旬開始，集結在新生南路台大側門對面的信義學舍，針對相關問題展開討論。經過幾次的聚會討論，學生們認為有必要辦一份刊物，以這份刊物為陣地，才能使自覺運動持續發揮影響，甚至將自覺運動的精神推廣到整個國家與社會。

《新希望》創刊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共發行八期，第一至五期屬於大開本報紙型，第六至八期則改版為雜誌型，另外還有一九六四年一月發行的「增刊」以及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停刊前的「告別特刊」，每期發行量約達萬份。

《新希望》第一至五期是報紙型，上面只有註明「國立台灣大學新希望編輯委員會主編」，並沒有詳細的成員名單。據劉容生與王曉波的回憶，在創刊初期便參與《新希望》運作的有林孝信（物理系）、劉源俊（物理系）、胡卜凱（物理系）、李學叡（物理系）、徐大麟（物理系）、王憲治（物理系）、劉君燦（物理系）、高鷹（醫學院）、陳鎮國（外文系夜間部）、張系國（電機工程系）、郭譽先（機械工程系）等人，此後還陸續加入了鄧維楨（心理系）、王曉波（哲學系）、陳達（數學系）、王順（政治系）等人。

以上這些臺大的學生，維持了《新希望》第一至五期的運作。一九六三年八月《新希望》發行第二期，這一期最重要的文章是第一版的〈歷史上中國人的自覺〉，文章將「自覺」與「革新」的概念相連結，因此細數了自明朝徐光啟將西洋文化傳入中國、清朝「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船堅砲利」、清末的「百日維新」，再談到民國初年的「五四運動」，而將「自覺運動」做為這個歷史脈絡之下新一波的革新運動，並將「五四運動」視為「自覺運動」的學習典範。因此，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中國青年對固有文化的反省，而喊出的「民主」與「科學」兩大口號，成為往後《新希望》的選文準則。……

自覺運動與保鈞運動的人際脈絡

本文在直接討論鈞運的發展之前，先討論了自覺運動與《新希望》的狀況，首先是因為臺大自覺運動與鈞運之間的人際網絡存有高度的重疊。從實際參與自覺運動與《新希望》編輯的臺大學生來看，初期的編輯成員畢業到海外留學之後，多數直接參與了海外保鈞運動，例如：林孝信、劉源俊、胡卜凱、張系國、郭譽先，其中林孝信主導的《科學月刊》聯絡網，成為海外鈞運的重要溝通管道，而胡卜凱則是從台灣將《中華雜誌》刊登的王曉波、王順合寫文章〈保衛鈞魚台！〉帶到美國，開啟了美國的保鈞運動。此外，這些到海外留學《新希望》成員，透過每三個月出刊一次的手寫通訊（後來定名為《我們的信》），以循環流傳信件形式，互相聯繫、擴大聯絡範圍，對於美國保鈞運動的串連，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新希望》停刊之後，一部分的成員到美國留學，由林孝信溝通串連創辦《中學生週刊》與《科學月刊》，主張「科學救國」。而留在臺灣島內的成員，又以文科系為主，鄧維楨則是在一九六八年創辦了《大學雜誌》，在鈞運期間與臺大學生並肩作戰；另外，王曉波等人則是接編了《大學論壇》，該刊在保鈞運動扮演領導的角色，《新希望》的編輯群與供稿者很大

部分在停刊後也參與了《大學論壇》的運作，而王曉波本人更是臺大保鈞運動的領導人物。

此外，曾經在《新希望》投稿的臺大心理系助教楊國樞，鈞運期間也以副教授的身分多次參加學生的活動。除了直接參與《新希望》運作的成員之外，一些在中學階段受自覺運動影響的學生，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保鈞運動發生之時，已經成為大學學生，也投入了保鈞運動的行列。例如前述所提的馬英九，曾經參與了台大校園的保鈞運動，甚至以鈞魚台問題做為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

從臺大自覺運動到保鈞運動，參與者的人際網絡多有重疊，甚至可以追溯到高中時期。促使參與者人際網絡出現重疊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高中到大學的社團經驗。

例如臺大物理學會的前身是「時空社」，在一九六四年由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林孝信召開籌備會議，後選舉同系三年級學生劉源俊為社長，章程中規定：「凡台大物理系與物理研究所同學均為當然會員。」（訓導處課外指導組）如第二章所述，林孝信與劉源俊是台大自覺運動與《新希望》、《大學論壇》的骨幹成員，而他們兩人自台大畢業赴美留學後，又創辦《科學月刊》，成為美國鈞運的聯絡網。由此可見理科學生在臺大學生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由林孝信、劉源俊兩人開展的人脈關係與社團組織，也是鈞運得以開展的關鍵。



一九六二年老林從建國中學畢業，保送台大；這是所有保送生的合影

孝信是在任何時代都稀有的人

黃碧端

聽到林孝信過世消息的這兩天，心裡一直有塊鉛一樣重的東西嵌著。我們當然知道好人未必得永年，但孝信不只是好人，他是個敬愛知識，又永遠為天下事摩頂放踵的人。對這個讓他這麼奮力付出，又給過他這麼多磨難挫折的世界，我相信他是割捨不下的，而當前這個世界，我也不相信能再產生一個孝信這樣的人。

我還在念高中時，因為也在報上寫點自以為是的東西，臺大一個叫劉容生的物理系同學寫信來要我給他們一份叫《新希望》的刊物寫文章。一年多後我也考進臺大，一進去就跟「一大票」《新希望》朋友見面了。容生之外，鄧維禎、林孝信、曹亮吉、劉源俊、王慶杏、張系國……似乎都算這個典型同仁刊物的相關成員，有些常看到，有些人不常見但會看到文章。這些多數念理工科系的人，卻都有一支好筆，有些後來還成了出色的小說家、評論家。今天回頭看，這些人其實沒有什麼一致的立場，有的只是在本業的研習之外年輕的血性和忍不住的才情。

《新希望》是臺大校園裡一個小小的社運「自覺運動」孳生出來的刊物，當時校園禁忌猶多，這類集會結社其實很犯禁，所以未久就被學校勒令停刊了。刊物的經費本來也是大家的零用錢湊起來的，我還記得停刊時，劉容生幾個人找了我一起，把剩下的一點錢到校門口小店，每人吃一碗牛肉麵，很「悲壯」地告別了那個小小的校園運動。之後這些人大部分出國念書。我晚幾屆，成了校園「留守」。

可是這群人，差不多也就是後來開創了於今台灣最長命的科普刊物《科學月刊》的創始者，以及燃成燎原之火的保釣運動的核心成員。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孝信。

孝信在《新希望》群裡，話不多，人有些靦腆；有日聽說是因為失戀，忽然剃了個光頭，自此大家都稱他「和尚」，他又事事認真奔走而不修邊幅，腳上的球鞋穿到磨出洞來，完全符合想像中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形象。當時距李、楊獲物理諾貝爾獎未久，成績最好的學生都搶去念物理，我記得他們那班畢業時，自己還評估如果同班有人得諾貝爾獎會是誰，結論是林孝信和另一位叫倪維斗的同學。

當然他們都沒得諾貝爾獎，但沒人料得到林孝信最後連博士學位都沒唸完，這在當時他們同輩中幾乎是絕無僅有。孝信在《新希望》群裡跟我不算熟，但因為我成了這一群的「校園留守」，他出去後有時把一些需要在國內處理的事跟我商量，那時他們想辦一份給學生看的科普刊物，我談著談著變成局中人，一九七〇年《科學月刊》創刊，我成了五位創辦人之一，當然也是當中唯一非理工背景的人。我和《科學月刊》的關係事實上僅止於創刊前後一、二年，但在三十和四十年後，月刊周年大慶時，我都剛好在不同工作崗位上被「起底」找去同慶，感覺科月竟也是自己一輩子的事。孝信跟我長時間是君子之交，通信都有限，但他生命中的一些大事卻因緣際會不斷和我有著交錯。

科月創刊後未久我也念完研究所赴美。一九七二年暑假，我從中西部去美東，途經芝加哥，想起孝信、曹亮吉這些《新希望》老友都在芝大，就跟他們打了個電話。孝信一聽我到芝城，立刻說大夥到密西根湖畔烤肉聚會！那是一場雖是老友餐敘，卻越談越變成狂熱地爭辯討論著保釣活動的一場聚會。從中我知道孝信的小公寓幾乎成了美國各地留學生東西南北串連的落腳掛單之處，當年的「和尚」，如今摩頂放踵的熱情，都在保釣。那時刻，天暗下來了，浩邈的密西根湖逐漸籠罩在暮色裡，忽然有人說，看看誰走過來了？大家凝目望去，意外的是走來了沈君山，原來他剛從國內來美，也找孝信，被告知大夥在湖邊，便一路找來了。加入沈公子後又是針對保釣的一番激辯……湖邊風大，蒼茫暮色中我看見孝信一頭亂髮，在漸近中年的時

刻，卻仍燃燒著年輕時不變的熱情。那是我留美期間唯一一次跟孝信會面。後來聽到他因保鈞被吊銷護照，也因而失去學籍；當年被認為具有得諾貝爾獎潛力的孝信，在芝城開了一個小書店維生，一直到八〇年代解嚴，一九九七他才終於回到臺灣。

然而孝信終究是孝信，摩頂放踵無怨無尤。回到臺灣他又立刻開始一個大志業——推動社區大學。而我，意外地在這個工作上重新和他有了交集。一九九七年我被當時的教育部吳京部長從學校借調去擔任高教司長。有日接到電話，竟是睽違二十多年的孝信！見面知道他推動社大的想法，他希望社大能連結高教，成為體制的一環。我則建議社大應保持民間定位，方能維持活潑的生機和多樣性。他接受了我的建議，不久他請我去參加在新竹青草湖舉行的社區大學誓師大會，那是社大的第一聲春雷。近二十年來，社區大學遍布在臺灣的各個角落，成為終身學習的巨大網絡，孝信功不可沒！

但孝信跟我最有接觸卻是在二〇〇〇年我被臺南藝術大學選出來，去擔任校長時。孝信這時已把他的熱情放在通識教育上。以孝信的才智、對知識的熱愛和生命歷練的積累，中年後期的孝信，投入通識可以說是必然且最適當的途途。我到校發現孝信在南藝的音像記錄研究所有一門非正式的「政治經濟學」課，我把它改為正式課程，學生受益自在話下，而我這段時期也有稍多機會跟孝信碰面。仍是那個一頭亂髮一襲布衣一雙舊鞋的孝信，瘦得像苦行僧，飲食簡單，能走路就絕不搭車……。孝信和我在南藝同事了六年，我卸任後再見面就是二〇一〇年他找我去參加《科學月刊》的四十周年慶了。

前幾個月聽到孝信罹癌的消息，未久他的胞弟聖芬告訴我，病情輾轉治療已獲控制，未料二十一日凌晨，驚見劉容生傳來孝信去世的訊息。

想起臺大校園的《新希望》歲月，前塵如夢。我們這群人，都算一生努力工作，正直為人，

不負年少時的初心，但要跟孝信比，我們每個人都自愧不及！

孝信是在任何時代都稀有的人，於今更不可能再產生！寫此敬悼孝信。也想說，孝信，卸下擔子，慢慢走。

悼林孝信

邵錦昌

「科月」啟民智，保鈞振士心，
艱難嚐遍志不悔，
幾千里摩頂放踵利天下，
一生何曾為己謀？

惡疾奪君命，天道棄善人，
心血用盡蠟成灰，
數十年食少事煩頽山木，
辭世惟遺親友悲。



相知相交半世紀

李雅明

孝信兄和我是台大物理系的同學，他畢業於一九九六年，我痴長一歲，比他早一屆。當時正是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不久，許多優秀青年學子以物理系為第一志願，因此台大物理系的同學們素質都很好。物理系當時每年招三十個學生，加上僑生也不過三十多一點，很多課都在二號館上，同學們經常碰面，因此上下屆大多是彼此認識的。孝信兄的那一班尤其特殊，許多人活動力很強，後來在不同方面都做出了貢獻，像是劉源俊、胡卜凱、劉容生、倪維斗、顏晃徹等，自然還有孝信兄。他在大學的時候，就在新生報辦中學生的科學週刊，做科普的工作。我當時也在台大的學生刊物，像是「大學新聞」、「台大青年」、「大學論壇」上寫文章，到了大四的時候擔任台大學生報紙「大學新聞」的總主筆，跟校園內一些思想活躍的同學們有一定的接觸，當時「大學新聞」的主筆有：張系國、陳哲男、曾祥鐸、王曉波、胡卜凱、胡基峻、胡錦標、周堃、王紹璠、魏宏利、羅隆治、陳國團、谷百泉等人，也算是一時之選了。

幾年後，我們許多人都到了美國去留學，孝信兄又開始做科普活動，想要創辦《科學月刊》。這在當時真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一些還在國外求學的窮留學生，居然想要在國內辦銷路不知道在那裏的科普雜誌。當孝信兄拿著《科學月刊》第零期的樣本，風塵僕僕的在美國四處奔波，拜託大家支持的時候，很多人雖然不看好，但也都被他的精神感動了。這份《科學月刊》由於有一些令人欽佩的同志繼續努力，居然開花結果，一直發行到今天，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由於我在台大學生刊物上曾經寫過一些與科學哲學有關的文章，孝信兄要我為《科學月刊》收集這方面的文稿。但是緊接著保釣運動就爆發了，自己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保釣上面去，結果連一篇科學哲學的文章也沒有寫，現在想起來還非常慚愧。

保釣運動興起後，孝信兄編的「科學月刊通訊」，變成了保釣運動的聯絡網。當時既沒有電子信，也沒有傳真。所有的聯絡只能靠手寫的郵件和電話。長途電話很貴，窮學生打不起。於是我們每期收到芝加哥寄出來的「釣魚台快訊」，都能看到孝信兄親手書寫的筆跡。這份「釣魚台快訊」也是保釣運動中支持得最久的學生刊物之一。

在保釣運動中，學子們愛國保土的真情自然沒有問題。可是討論到政治觀點，留美學生和華人僑胞的意見就不相同了。討論起來，或許可以大致分為：左派、右派、自由派和台獨派等四類，其中台獨派大多沒有參加保釣運動。在保釣刊物中，像是「戰報」、「群報」等屬於左派。「自由人」、「波士頓通訊」等屬於右派。「野草」或許可以歸為自由派。孝信兄主辦的「釣魚台快訊」則不能簡單的歸類。它是保釣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聯絡媒介，也是愛國保土有力的號角，同時也為勞苦大眾發出了不平的呼聲。但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色彩很重的「戰報」、「群報」比起來，它卻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左派。「釣魚台快訊」在意識型態上保持了一定的平衡。這從保釣運動的高潮逐漸退去，中共又進入聯合國以後，釣運中人有七、八十位進入聯合國服務，而孝信兄不在其內可以看出來。我自己保釣運動中屬於左右不討好的自由派。孝信兄平常總是盡量努力的工作，跟大家聊天時，也很少談到意識型態方面的問題。但是，私底下我總覺得孝信兄的觀點應該與我相去不遠，這也許是我的願望吧。

由於孝信兄是保釣的大將，他堅強不屈的批判立場自然觸怒了國府，護照也被吊銷。學業中斷，生活無著，實在很難想像當時孝信兄的辛苦。去年孝信兄到美國巡迴訪問，在洛杉磯的時候，我有幸接他到家中住了一晚，得以有較長的時間跟他促膝面談。兩件事讓我驚訝不已，一件是他以七十高齡，一大早起來就出去跑了幾公里。另一件事就是他娓娓道來當年護照被吊銷以後的經歷，比我想像的還要艱苦好幾倍。

孝信兄在解禁以後一九九七年終於得以返回台灣。由於他沒有博士學位，在許多大學往往

只能以兼任講師的名義授課，使得許多人都為他抱屈。我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有時候在校園遇見他，大多他都是在匆忙的趕路，要到下一個地方去。面對這樣一個為國為民做出這麼多犧牲和貢獻的老同學、老戰友，而我所在的大學卻因為法定規章的關係不能對他做出適當的禮遇，不禁讓我為此感到深深的愧疚。

最近這幾年，孝信兄的工作重點放在釣魚台教育，希望能增進大、中學教師對釣魚台問題的了解，並且經過他們，去影響學生們對於國事的看法。每年分別在台灣的北、中、南、東四個地區，春秋兩季各舉辦一次釣魚台研習營。這樣每年八次的研習營，不但要請講師，還要做各方面的安排和準備，工作量一定很大。我自己已在二〇〇九年退休後，大多時間住在國外，但是每年盡量回台灣住幾個月，讓自己仍有身在國內的感覺。其間受到孝信兄的邀約，多次到釣魚台研習營去客串講師，也多次經由他的介紹，到各大、中學和社大去做通識方面的演講。保鈞在台灣雖然已經逐漸變成了小眾的活動，但是孝信兄的努力，讓我看到一個四十年堅持不懈，偉大人格的身影。

今年四月底，前一個星期還跟孝信兄一起在保鈞營，下個星期再去時就聽說他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從孝信兄病後給大家的一些書信中，讓我看到在與病魔搏鬥時，他是如何樂觀而堅強的面對生命的危機，他的勇氣讓我深深的感動。

現在孝信兄離開我們了，保鈞運動失去了一員大將，台灣的社大和通識教育失去了一位有遠見的教育家。我們這些同學和朋友，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友。在這個世界上，有人地位比他高，有人學問比他好，但是我卻很少看到有人能像孝信兄一樣，有這麼崇高的人格，能做出這麼多無私的奉獻。遙想當年，往事歷歷在目，心中波濤起伏，難以止息。對於孝信兄堅強奮鬥的一生，我想或許可以用下面的輓聯，來略為表達我對他的敬佩之意：

同窗同志同事，情逾五十寒暑，齊心協力。

保鈞科普通識，啟迪當世後生，功在家國。

孝信兄，安息吧。有這麼多人受到你的感召，為你一生無私的奉獻而感動，美霞嫂和令媛們一定都會以你為榮。你的努力成果將會常留人間，我們也會永遠懷念著你。

孝信老友千古：

孝為百善先愛鄉愛國愛科學；
信乃功德母忠厚忠良忠天下。

建中同學 林榮典



奔走至最後一絲呼吸：送別孝信

倪慧如、鄒寧遠

保衛釣魚臺運動初期，林孝信和我們都是窮學生；在芝加哥，林孝信、王渝、夏沛然、鄒寧遠和我，我們三家人共用一部舊汽車。當時念研究所很自由，畢業快慢全看自己的努力程度。我們都很用功，但不是花在本科上，而是浸潤在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近代史，研讀社會主義，出版《釣魚台快訊》雜誌，使得我們成為久久不畢業的「老」學生。

《釣魚台快訊》起先是週刊，後來變為雙週刊，快訊出版過《毛澤東思想萬歲》，也編輯過《臺灣鄉土文學選集》。在釣運轉變成統運後，我們關注的重心一如以往——臺灣，即使到後期參與的人多數是香港同學時，臺灣依然是我們關懷的重心，那時聽聞陳明忠遭國府秘密審判，即將面臨死刑的消息時，快訊的港臺同學，立刻發動刊登紐約時報廣告，搶救陳明忠。

我們三家搬離後，各自選擇自己的道路。今年十月三日，在臺北，我們三家人再度重逢！清瘦的孝信站著為保釣演講一個鐘頭，一點也不像是肝癌病患。經過四十年歲月的激盪，孝信依然樸素、執著，為保釣奔走，直到最後一絲呼吸。

面對死亡，孝信相信莊子所說的生死乃自然現象，死亡不過是回歸大自然。今年十月十八日，孝信在〈病中偶感：邂逅死神〉裡寫道，保釣以來的經歷，使得他「有機會接觸社會改造者、黨外運動者以及倖存的政治犯。：：認識了被壓迫者苦難的歷史以及他們面臨死亡威脅所作的堅持，對於如何對待死神召喚我有了較多的心理準備。當你看到政治犯在劊子手槍尖下無所畏懼的走上刑場，你對死亡真的可以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理解。」

在死神的威脅下，孝信依然堅持對臺灣社會的改造，直至十二月二十日從容回歸大自然。

而世上被壓迫者的苦難未有稍息，連地球的生態也面臨危機，我們將如何繼續堅持對生命的關懷和大地的珍惜？

有理想，愛科學，憂人民，為社會；毅力不懈，盡其在我。
重實踐，辦教育，保釣島，拚民主；壯志未酬，望諸來者。

——胡卜凱敬輓

知識是用來造福人群的——敬悼保釣老將林孝信先生

王正方

林孝信先生，朋友都叫他老林，包括他的學生都以老林老師來稱呼他。老林於十二月二十日，因肝癌在臺南成大醫院病逝，得年七十一。

老林一生熱愛臺灣，他像位苦行僧，任勞任怨的為臺灣、臺灣人民奉獻了一生。畢業於臺北建國中學、臺灣大學物理系，然後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物理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候的美國臺灣留學生，無不兢兢業業的為自己的學位、畢業後的工作、在美國的居留權等，全力以赴的拚搏。老林卻與眾不同，他一面做著艱深的現代物理研究，卻總是在掛念著如何提升臺灣下一代的科學教育。

老林有感於當時臺灣的中學生科學觀念落後，就與同學們發起創辦刊物，推動科普教育。他們曾於一九六五年與新生報合作，推出第一期《中學生科學週刊》，創刊號上寫著：「部份中學生不瞭解科學的真相，因為在升學主義與一道道的難題下，所謂的科學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林孝信在美芝加哥大學的期間，花了許多時間，一一聯絡各參與者，由他集合稿件送回臺灣印刷，一九七〇年正式創刊。科學月刊後來由其他人接手，發行至今已有一百零六年，成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科普刊物。

臺大化學系教授、曾任科學月刊召集人的牟中原回憶，當時臺灣留學生分佈美國各地，聯繫不如現在方便，林孝信東奔西跑，感動了許多人，紛紛加入科普推動行列。我那時在美國費城的賓州大學讀研究所，老林從芝加哥過來與我做徹夜長談，希望我加入他們《科學月刊》的行列。然而我遠遠及不上老林，沒有他的奉獻精神，只想自己早早畢業找個好工作，哪裡來的那麼多時間管臺灣中學生的科學教育呢？便婉言拒絕了老林。

發行了四十六年的《科學月刊》，對臺灣的科學教育發揮了什麼影響力？答案絕對是肯定的。《科學月刊》深入淺出，趣味性濃，它的水準一直很高。四十周年刊慶那一年，老林在臺灣各地大規模舉辦了三百多場科學演講會，邀請到數百位知名的、各自在他們專業領域中甚有成就的科學家做專題演講。他們接到通知後，都是不需報酬的自動前來共襄盛舉。因為這些科學家們都熱愛《科學月刊》，他們有的曾一度參與過月刊的工作，更多的是他們在中學時代經常看這份雜誌，學到珍貴的科學知識。這份雜誌，無疑的是臺灣過去四十年來科學教育的基石之一。

老林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期，積極投入「保釣運動」，他是芝加哥一帶大學院校的「保釣運動行動委員會」骨幹活躍份子。由於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保土學生運動，對懦弱的臺灣國民政府批評很強烈，林孝信和許多其他保釣活躍份子，一律都上了臺灣當局的黑名單。

國民政府對老林的迫害手段尤其狠毒；當老林的臺灣「護照」到期時，他們不發新的給他。老林沒有證件了，因而喪失了學生身份，無法繼續他的學業，連在美國居留也成了問題。他又列名在臺灣情治單位的黑名單上，回臺灣很危險也遭到拒絕。老林打了多次官司才獲准居留美國。

之後的留美期間，老林致力於推動臺灣的民主運動，成立臺灣民主運動支持會，曾拯救政治犯陳明忠等。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臺灣的政策有所改變，他方才得以回臺定居。回臺灣後，他積極投入多項臺灣的公共活動，特別是在科學普及、社區大學、通識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都做出了很多的貢獻。

近幾年「保釣運動」在臺灣又夯了起來，主要是因為有人倡言釣魚島列嶼是日本的領土。老林當然不以為然，他說：「李登輝又再發表出賣釣魚島、甚至出賣整個臺灣的謬論。臺灣是

非不分，民粹橫行，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階段。釣魚島教育在臺灣大有可為。這項計畫三年多來，已漸有小成。其中以中學社會科老師與大學通識教育老師為主要物件的『認識釣魚島演習營』，累計已有一千多人次報名參加。我們要長期的從基礎做起，不求速成。」

不知道休息的老林這幾年都在忙這件事，直到他的最後一天。林孝信的名言：「知識是用來造福人群的，而不是讓人望而生畏，讓人用來壓迫人的。」

痛壯志未酬先我而去
誓薪火相傳還我河山

李自潔 敬輓



林孝信與《科學月刊》

王渝

一九六八年，沛然和我從紐約搬到芝加哥大學，很快就和林孝信相識相知成了好朋友。於是順理成章我們都參與科月的籌備工作。我只記得我們常常開會，永遠有討論不完的問題，當然也有吵不完的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並沒有忘記工作，通過油印的工作通報建立了聯網，美國各地的朋友越來越多地參與討論，並就各自的專門知識撰寫文稿，準備在未來的月刊上發表。

創辦《科學月刊》的宗旨，是由於非常不滿臺灣教育注重記讀、以應付考試為主的做法。所以在推廣科普教育的同時，更希望能培養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特別是後面這一點。

一九七〇年一月《科學月刊》在臺北創刊。但是在這之前，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們先出了第零期。那是實驗版，向我們未來的讀者展示，我們將要創辦的是怎樣一份刊物。

這個做法恐怕是個創舉。雖然工作發生爭執時，我們都常氣得罵林孝信花崗石腦袋，但是許多做法都還是他先想到的，譬如出第零期。

認識林孝信的人，大約都領教過他的一項特殊能力，那就是找工作給你做。像我這般不科學的人，他派給我一份頭銜美妙的工作——修辭編輯。而事實上他是用我作為測試。凡是王渝看懂的就是達到了推廣科普的功用。

一九七一年保鈞運動興起之際，先前《科學月刊》為了工作建立的通訊網發揮了很大的聯絡功用，同時也緊密聯繫了部分島內和海外的保鈞朋友。

敬悼一位保釣與平民教育的鬥士

鄭鴻生

林孝信一生投入兩項志業——保衛釣魚臺運動與平民教育（尤其是科學教育），我與他有密切交集的是保釣運動。

我與林孝信初次見面是在七〇年代中期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冬天。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們赴美國留學，首站是中西部五大湖邊的底特律。開學不久我們看到有個校園社團將放映大陸歌舞劇電影《東方紅》的張貼，就偷偷溜進去看，但還是被人注意到了，還好注意到我們的是底城的老保釣。由此機緣，曾經參與臺大保釣的我們就與北美的老保釣聯繫上了。不久之後的一個大雪覆蓋的冬日，底城的老保釣帶著我們去見一位從芝加哥來的他們的老大，就是林孝信。

林孝信當時護照已被吊銷，也放棄了芝大博士學業，而專心致志於保釣運動，經常帶著簡單的行囊在全美各地串連，將保釣同志聯繫到一塊，維繫運動的活力。如此也就在全美各地布建了他的眼線，留意著新來乍到的留學生。這天他從芝加哥風塵僕僕來看我們，也是因為他在那幾年讀過我們在臺大保釣運動前後寫過的一些學生文章。可以想像，在保釣爆發後的那些年，遠在美國的他是如何關心著臺灣的動靜，努力在收集臺灣的消息，甚至學生的一些文字也沒被他漏過。當然我們在出國前也曾聽聞過他，讀過他創辦的【科學月刊】以及走私入臺的【芝加哥釣魚台快訊】。因此我們和他可說一見如故，我們聽著他對北美保釣的種種，及其前景宏圖的侃侃而談，他也如饑似渴聽著我們向他報告臺灣那幾年發生的事，包括我們有所牽連的臺大哲學系事件的內情。

他那時才三十出頭，生活行蹤與穿著有如到處化緣的苦行僧，對他致志從事的運動抱著傳教士般的信念，講起道理來總是苦口婆心，企圖將一件事或一個理念的來龍去脈，如數家珍般地從頭說起，而且總是帶著開朗的微笑，和顏悅色地試著引導你。此後在羈留美國的十多年間，我們不時見面，他的神態總是如此，即使面對著對手。

他的神態是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在四十年後的今年十月，當他經過辛苦的手術後暫時復原，而來到「臺灣社會研究學會」的年會現場和大家見面時，竟然還是帶著如常的開朗笑容，將他的病發、住院、手術與療養的種種，如數家珍般地向大家娓娓道來，那分神態就像三十多年前他在北美各地向保釣同志匯報運動的進展與前景那般。經過入院的折磨，原本精瘦的他這時更是形銷骨立，然而在面對病痛的前景時還是精神奕奕，有如幾十年來他在面對保釣運動那樣，保持著解決問題、克服困難的鬥士精神。老林是這樣一個人。

墨家·老林

楊渡

「他一定是最後一個墨家，」
我總是這樣看著他。
一個磨頂放踵，
為天下擔憂奔走的人。
再見了老林，
再見了老林，
風塵中不知休息的身影，
我們知道，你依然在路上，
在永恆的路上。



天狼星

傅大為

一九六九年，距離第一個廣為世人所知的美國三哩島核能廠大事故還有十年，我那時高二，在家中的書房熱心翻閱著一個高中生訂閱的《科學月刊》第零期還是第一期的樣子，書房中充滿著明亮的日光。那時我的驚艷感——科學，可以描述地那麼美麗與吸引人，到五、六十年後的今天，還深深記得。

一九七九年，我在美國的OSU開始讀哲學，有天晚上，一位對臺灣事務見解犀利的朋友X（忘其名），請我到他家去，說要我們見一位難得的外地朋友，風塵僕僕地來到，對我們剛來美的留學生講了一個晚上的釣魚臺運動，平常滔滔不絕的X，那天晚上沒有說一句話，而那位說了整晚的外地朋友，我才知道，就是我當年驚艷的「科學月刊」的美創辦人。

後來我回臺灣在清華歷史所科技史組教書，早期的研究生論文裡，有江珍賢的碩士論文，從一個或許可稱為後啟蒙的觀點，寫的就是科月早期的故事。科月元老劉源俊先生，也是口委之一，後來一些科月的前輩，也提到說此論文頗有參考價值。

林孝信先生於去年年底不幸辭世，他的一生，除了科月之外，當然還做了許多其他重要的事，但是在(STS) Study List上，或許我可以說，他是戰後臺灣的科技啟蒙時代中，夜晚天際一顆明亮的天狼星。

懷念創辦《科學月刊》的林孝信

劉源俊

為社會奔走而勞碌一生，創辦了《科學月刊》的林孝信，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因肝癌辭世。

話說在一九六〇年代，臺灣的科學教育尚十分落後。大學師資不能令人滿意，留學生多滯外不歸，而中文的課外科學讀物又非常貧乏。比起來，國外的教育環境好得太多，令人欽羨。當時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一代，是在臺灣安定社會裡成長而又未受經濟發展後金錢污染的一代，不少人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有服務社會的熱忱。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林孝信（當時是臺灣大學物理學系三年級的學生）召集一群理學院同學開會，討論怎樣辦一個刊物，向高中學生介紹科學；會中決定先接洽報社。三月下旬，林孝信已開始向大家徵集稿件。在四月十二日的會中，林孝信報告已洽妥與《臺灣新生報》合作，要在該報刊出半版《中學生科學週刊》。

五月二日，《中學生科學週刊》第一期出刊，他在「發刊辭」〈我們的目的——給全國中學同學們的公開信〉上寫道：「大部分的中學生不了解科學的真相。因為在升學主義與一道道的難題下，所謂科學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失去了它原有的面目。而在另一方面，簡介基礎科學的書籍又顯得非常的缺乏。因此，我們嘗試開闢這塊園地……；這是我們的第一目的。……我們的第二個目的是幫助同學發現自己的興趣所在。」

五月十八日，林孝信再邀集同學，開「中學生科學促進會」成立大會，到有六、七十位同學，宗旨在集合有心人做有意義的事。後來這一社團雖然並未成立，《週刊》則繼續出刊到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幾乎未脫期，共八十三期。

這就是林孝信，有理想，有熱情，重實踐。當別人冷漠時，他挺身而出「第一動」，然後總樂觀地認為後繼必有人。

到了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林孝信到芝加哥大學留學。翌年十月，他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於是又開始醞釀新的念頭。因有感於留學生的思想分歧，他認為共同辦一份有意義的刊物或是一個促使捐棄成見的好法子。一九六九年的二月林孝信與當時前往芝加哥大學研究的清華大學李怡嚴教授等人交換意見，並與各地友人通信。芝大的同學且開了兩次會討論（科學月刊章程）。當事情確定之後，林孝信便開始進行籌備與組織。

一九六九年三月，林孝信發出《科學月刊簡報》第一期，印兩百份，寄給各地的朋友們。發起信由李怡嚴、林孝信、曹亮吉、劉源俊等十一人具名，寫道：「來美後我們都驚羨於人家多方面的進步，同時感慨於留學生的無根；……為什麼我們不做些有意義的事呢？固然要使社會趨於理想，政治、經濟等方面是很有影響力的因素，但一般民眾知識之提高，健全的社會價值判斷體系之建立等更屬基本的內涵要素。為什麼我們不腳踏實地在這方面做點工作呢？……出一份中學生及大一定程度為對象（可包括一般民眾）的科學月刊，應是一件可以做、且是不少留學生所願意效力服務的事。」

在五月份出的第二期《簡報》第十六頁寫道：「本質上，本刊是服務性的。我們不僅內容要好，編排要美觀，印刷要精美，而且價錢要便宜，使中學生有能力買。『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因此捐錢勢所難免。」為了審慎，他訂定了「第〇期試印計畫」，藉以發現困難，研究克服的方法，同時希望以第〇期在臺灣做市場及讀者反應的調查，以供以後的訂定方針的參考；並打算以具體的成果，來請留學生及工商業界捐款。

在大家情緒達到低潮時，林孝信決定親身到各地去遊說。六月中旬，林孝信以六天的時間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東遊。在每一處聚會，由他敘述科學月刊的緣起及籌備經過，拿出已寫就的部分稿件徵求大家的意見。大家這時不客氣的提出自己的經驗及見解，把可能想到的困難都提出來，由林孝信一一作分析。最後，他的堅強信心終於使人相信，困難雖然很大，但並不是不能夠克服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五日，《科學月刊第零期》試印本由李怡嚴等人運籌下在臺北市出版，受到各界好評。其中〈寫在第零期出版前〉寫道：「……所以，我們要辦一份科學月刊，不僅要作為學生們的良好課外讀物，也要成為一項有效的社會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該期列有共同發起人國內外共一百零四人。

夏秋學季之交，林孝信決定以兩個星期的時間帶初步的成果作第二次東遊，宣傳《科學月刊》並募捐，聘請各地、校聯絡員。

《科學月刊》終如期於一九七〇年元旦創刊。在發刊辭中寫道：「在臺灣辦一份科學刊物，其動機亦不外是……這些道理人人都說得出來，不必再多費口舌，關鍵在於能否確實做到而已。……我們的目的，決不是要替美國研究所製造一些優秀的準研究生。普遍地提高國內科學水準才是我們的原意。」出刊以後各界反應熱烈，可謂成功。

後來的發展不必在此細述。一年後，在李怡嚴領導下，眾多在臺灣的後繼者把《科學月刊》延續了下來，直到如今已歷四十六個年頭。

二〇一〇年科學月刊社慶祝創刊四十周年，林孝信在十一月十七日舉行的「理想·啟蒙·奉獻——《科學月刊》在臺灣」學術研討會前言中寫：「臺灣需要提倡什麼樣的精神？拋開政

治立場、年齡、性別與省籍的差異，我們是否可以共同標誌「理想·啟蒙·奉獻」是臺灣永續的精神？有一群人用他們的知識，在四十年前創立了《科學月刊》；他們從沈澱在生命內層的理想，以發揚科學、普及教育、啟蒙社會為目標，也做為履踐對培育他們成長的社會的奉獻，並且使得這個行動，成為臺灣文化發展史上一件特有的事件。：竭誠歡迎科月人與所有關心科學與普及教育的朋友，共同與會。」

一生獻身群眾教育：
科普保鈞民主通識，
但問耕耘不問收穫，
凡我同胞仍需努力。

孝信兄，安息吧！

陳文嘉



老林的行動哲學：不在辯論，在於行動

董慶圓

老林是我們老朋友中的一個人物，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我所認識的林孝信：獨立自信，擇善固執，百折不撓，勇往無前。正是這執著的特點，造就出一個傳奇性的人物。一個獻身社會的當代苦行僧。

從保鈞開始以來，我和老林的交往，可以稱得上是幾度曲折，久經考驗，淵源很深了。

七〇年代，從臺灣出來的保鈞分成兩個不同的著重點，一個是中國統一，一個是臺灣民主，紐約和芝加哥各為一極的代表。老林到紐約來時，我們的談論不可避免地會形成兩種意見的分歧。老林從不面紅耳赤，總是娓娓而談，把自己的意見講到。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行動來貫徹自己的主張。他的時間都花在接觸人，做聽取和說服人的工作。這就是他的行動哲學：不在辯論，在於行動。

到了八〇、九〇年代，中國起了大變化，毛澤東在國內被貶，海外統派追隨國內的潮流時，我和老林在肯定毛澤東和社會主義文革的立場上，意見卻沒有太大分歧了。老林到紐約來，話也比較投機，時間也較長，老林的精神力過人，可以通宵達旦。

他回臺灣之後很久沒有聯絡。近年，他幾次來紐約，我們又碰頭了。見面的第一個感覺是，老林一點都沒有變。風塵僕僕，精神奕奕。講起話來，涓涓細流，源源不絕。在老林身上，看不到歲月消磨的痕跡。去年，老林帶了兩個臺灣年輕朋友，要同老保鈞見面，收集和整理保鈞資料。老林相當詳細地談他多年來在臺灣的努力，有了一些突破。特別是建立了保鈞論壇，邀請我們老保鈞到臺灣時去他那裡做報告。就是這最後一次見面，讓我感觸良多。

保釣運動至今已經四十五年了，當時參加者如今多已年過古稀。但當年我們運動所追求的，並沒有實現：中國的統一被中國領導人給作為加盟資本帝國的禮物給賣掉了，變成自我掩飾的空頭口號，兩岸愈益分離；臺灣的民主變成帝國的附庸資本模式、反共反華櫥窗，同老林心目中的人民作主也相去萬里，都不是我們老保釣希望的樣子。事與願違，何以處之？心灰氣冷還是一往無前？老林的不凡之處就凸顯出來，他是義無反顧，老而彌堅。我自己認為，原來同統派辯論的老林，挑起了統一的大任，致力於建立兩岸人民和人民的聯繫。在臺灣已經「去中國化」到了谷底的時候，老林以保釣運動來喚起兩岸人民的反帝民族意識，推動中國的統一，成為臺灣的大統派了。

世事難料，正當老林在臺灣的局面打開大有作為時，卻遽然逝世。老林走得太早了！話又說回來，有限的生命，誰能有你老林這樣豐富光采的一生呢？

鞠躬盡瘁，不屈不撓，你的精神和毅力為人楷模，令人景仰；

追求理想，奮不顧身，你生活的每一分鐘都最充實，令人羨慕。

薪盡火傳，安息吧，你的精神不朽！

【民主支援】

人間道的修行者——黃武雄致美霞一封信

黃武雄

妳先照顧他，也要照顧好自己。不用回我及朋友們的信。

告訴我，這世間有他真好。很多人都因為他，人生變得不一樣。

告訴我，我時常想起一九七八、七九年在 Berkeley 與他相處，討論成立臺灣民主運動海外支援會的時光。

告訴我，我記得一九六八年他要成立科學月刊時，寫給我的那封誠懇的邀請函。我回了信，告訴他，在那個動盪的時代，世間有比科學更重要的事。後來我也時常在回想這個問題。

告訴我，我記得他在大三物理系時，剃個光頭在宿舍打坐的樣子。他在我的心中，一直就是一個人間道的修行者。我一生只尊敬這種修行者。

人的努力擴散出去，留在別人心中的記憶，是永遠的，也是世間唯一珍貴的。

祝福

懷念老林

鄒曉梅

認識老林大概是七零年代末期了。那時蒙詔和我剛由法國回美，暫住許登源和陳妙惠在紐約羅斯福島家中。那是一個政治混亂的時代，中國宣布十年文革結束，臺灣本土意識開始萌芽。經常有各路英雄好漢，由世界各地，絡繹不絕的造訪許家。也就是那段時間初識老林。

之前早已聽說許多老林的故事，諸如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博士研究生，創辦了《科學月刊》。但因保釣運動，被國民黨特務打小報告，中華民國領事館吊銷他的護照，讓他失去學生身份，讓他走投無路。為了保釣，老林搞得鞠躬盡瘁。老林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老實的讀書人，但是他的執著與幹勁，對保釣的不棄不捨，感動了那時期的許多留美同學，爭取到他們的支持和信任。靠著各地朋友的接濟，在艱辛的歲月裏，老林不斷地讀人文科學方面的書充實自己，然後馬不停蹄到各地辦演講，開討論會，喚起同學捍衛國土、疆土的意識與理念。

上學無門的老林一點不泄氣，跌倒了再站起，總之再接再厲，辦起了〈臺灣民主支援會〉，每年都舉辦夏令營。八〇年代，我曾去過他在芝加哥和新澤西羅格斯大學辦的兩場活動，深獲參與者好評，令人印象深刻。好像一提〈支援會〉，大家就高高興興去參加。老林辦〈支援會〉，並沒有迴避不同意見的異議人士。記得在芝加哥舉辦的那一次，我看到彭明敏踽踽獨行走進會場，也遇到一些來自大陸的專業人士，趁出差之便，結伴趕來聆聽演講。相信也有一些其他知名的政治人士參與，只不過我不認識罷了。〈支援會〉的夏令營提供了一個交換知識，交換訊息的平臺，去參加的人都希望得到臺灣最新的消息，或是大陸的最新動態；也希望在演講或討論中看出兩岸之間的一些蛛絲馬跡。這些活動，留學生都熱心參與。有些人家收到通知，扶老帶小的一同參加。大人去聽演講，一堆同齡小孩，本來不認識，但很快就玩到一起。這個活動

實在是老少咸宜。皆大歡喜。

那幾年常見到老林。老林到紐約來，有時也會在我們家過夜。後來老林回臺，我們也因工作忙碌，逐漸失去聯絡。二〇一〇年北京臺灣同學會會長林盛中邀請我去參加同學會在江西南昌舉辦的保釣四十周年紀念會，這就又聯繫上老林。二〇一一年，我參加了同學會辦的內蒙之旅，又見到老林。四十周年紀念會上，老林面對二百餘位，由世界各地趕到南昌來開會的保釣朋友，談及保釣起因，四十年來的發展，這個運動遇到的瓶頸以及將來的方向。老林演講資料豐富，說得有條有理。

之後每年老林來紐約，我負責接機，安排接送，住宿及一些開會事宜。這幾年，保釣老將都老了，每次老林風塵僕僕的來，大家都會問：「有沒有提攜一些年輕人來接棒？老林萬一掛了怎麼辦？」歲月悠悠，老保釣逐漸凋零，每年我們都會參加一、兩個追悼會，因此非常關心老林對未來的安排。老林每次被問及，只是哈哈的笑著。和愛因斯坦一樣的滿頭銀髮，伴著他的笑聲隨風飛舞。二〇一四年的嚴冬，老林到紐約來，籌款不是很順利。老林無論走到那，他關心的就是保釣。除了保釣，和保釣有關的通識教育、社大、科普，他從不談其他。他來的時候總是碰到過年，但他從不祝賀大家過年好，一開口就談保釣，我們都認為他應該談點別的。老林的知識那麼淵博，經驗那麼豐富，應該更要有入性。沒有人性，怎麼募款呢？二〇一五年二月老林來了，帶了兩位讀研究所的小朋友。他們不一定是老林的接班人，但是可以看出老林已經注意到年輕人的重要。這次從頭到尾，老林不只談保釣，他也融入其他在座朋友的言談中。我還笑說，老林真有進步！我也相信以後募款要容易一些，工作進行也會順利一些。但言猶在耳，老林卻永遠永遠的去了。

結識「老林」林孝信的陳年往事

石文傑

老友「老林」林孝信走了，從網路得悉此噩耗，內心感到無比哀痛！一向身體健朗，而且每天晨跑一小時，從不間斷，竟然說走就走，實在難以接受。我是先認識「老林」的弟弟林聖芬，聖芬是我台大歷史系高一屆的學長。

一九八六年我受鄭南榕託付，前往美國拜會旅美同鄉，並且訪查祕籍，先後到過舊金山、洛杉磯、芝加哥、華盛頓、紐約，大約一個月後返台。

到芝加哥舍妹家作客，我打電話給老林，告訴他是弟弟介紹，電話那端立刻聽到親切的歡迎聲，後來我竟然在老林家住了四天四夜。

遇到林嫂美霞姐，才出生幾個月的長女，和來自屏東的丈母娘。老林帶我直闖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書庫，看到許多台灣看不到的現代史以及現代人物傳記，還幫我借閱，利用他家的影印機印了不少資料回台。當時老林正失業中，在大學附近開了一家士林書店，因為生意十分清淡，所以書架上空蕩蕩。我對大陸方面的錄影帶特別感興趣，老林還免費讓我帶回家一一觀賞。他也介紹幾位台灣同鄉認識，記憶最深刻的是開車帶我去密西根湖湖畔，看到湖水清澈無污染，鮮少垃圾，令人歎為觀止，想到美國環境保護如此徹底，簡直難以置信。

回臺後幾乎不曾聯絡，直到有一天他出現在臺北新生南路教權會，才知道他獲准回臺探親，暫時住在臺大附近聖芬弟家。隔天我約他在師大巷弄吃燒餅油條豆浆中式早餐。

幾年後得悉他舉家回臺定居，在民間社團活動中幾次相遇，我知道他把家安頓在臺南，所以有一次特地請他來鶯歌家作客。二〇一二年秋因日本把釣魚台收歸國有，從此他接連密集舉

辦有關保釣的遊行、座談會、教育研習，我都盡可能與會，二〇一四年四月甚至和幾位好友到臺南林家作客。才發現他開了一臺手排老舊房車，平日多以單車代步，生活簡單不過，常自己下麵條果腹，然而冰箱卻空蕩蕩，有時竟拿來儲藏廚餘，以防蟑螂入侵。

二〇一五年夏聽到他因肝癌在廣州入院開刀，幾次想過去探望，十月初有一天他已出院返臺，邀保釣朋友在臺北商業大學相聚，動過大手術的他居然還能站立侃侃而談，休息時大家與他合照，我忍不住緊緊抱住他。記得我跟他說了一句話：「保釣就交棒給習大大吧！」他卻回答：「我們責任仍十分重大！」如今老林已走完他的路程，但保釣尚未成功，大家仍須努力！

LAST WORD TO COMRADE

I am here, Comrade, for the war has begun
 Gunfire shot the earth
 Years have flown miles to the south
 Right beside you, my comrade
 Yes, I am waiting, others as well behind me
 for you to yell "Move!"
 You remind me of Day 1
 We sat around
 You were lost in thought
 Decoding the science of poverty
 You broke silence
 "Simple math - Revolution!"
 Are you meditating?
 Making another analysis of patriotism and
 martyrdom
 Speak up! I am waiting, Comrade.

-Mujibul Alam Khan



家庭相簿裡的另一個老林

吳永毅

因為負責製作告別式播放的短片，老林走後一週，從他的書房抱了近十本、十幾公斤重的相簿回南藝大，再挑選了約一百六十張相片，掃瞄給剪接師曾吉賢備用。最後短片只用了十幾張，為了說明家庭影像所包含的歷史性和政治性，在此以兩組短片遺珠的相片來懷念或再現老林。

第一組：士林書店的書架及其他

一九八五年初，我來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時正在建築研究所讀博士班的夏鑄九，試圖把我組織進入兩個在美台灣人左翼社群：一個是以洛杉磯為基地、蔡建仁為核心的《台灣思潮》社群；另一個就是以芝加哥為基地、老林為核心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支援會）」¹。那年暑假，夏鑄九安排我到芝加哥投靠老林，我的打工工作是協助老林籌備「士林書店」，幫忙製作書店裡的全部書架，只不過因為我第一個學期修了另類建築大師 Christopher Alexander 開設的「營造體驗」，那堂「課」就是跟隨大師當學徒，在郊區蓋一間木造車庫，學過幾種木工 DIY 機器操作¹。

老林不認識我，他也應該知道我是半桶水學徒，竟然敢把書店最主要的裝潢工作交給我執行。這其實頗反映老林的行事作風，就是完全信任他的組織對象（或說讓被組織者覺得自己完全被信任），樂觀相信天下沒有作不成的事情。那時我根本沒有任何自己動手組裝一座書架的經驗；在台灣的建築設計課，或寒暑假去事務所打工，也沒有接觸過書店的设计，因此非常惶恐，硬著頭皮從頭摸索，但老林卻是老神在在。

¹該堂課的經驗簡述，見《左工二流誌》第73-76頁。有關士林書店打工部分，見85-87頁。

書店的店址原本是白人房東自己開的一家陳年五金舖，我到芝加哥後不久，老林帶我去看店址時，房東剛要準備開始結束營業大拍賣，兩個月後才會交屋，所以不能像台灣作裝潢那樣就地施工。老林在芝加哥哥大學北邊租了一間木造公寓給我當宿舍，然後那個連棟公寓、沒有隔間的地下室（半層在地面），就是老林規劃的製作書架的木工場。印象中書店的坪數不小，應該有五、六十坪，所以必須製作的書架的量當然不是業餘規模，又只有我一個「木工」，其實我打心底就不相信這是務實的規劃，也連帶懷疑老林是否是個務實的人。

但進度就在老林開著破車的公路電影式採買之旅中展開了。我們先在五金店混亂的貨架中丈量了空間尺寸，畫平面草圖、討論動線、決定書架樣式和數量，然後蒐集報紙、雜誌和塞進信箱的促銷廣告，逐步買了各種工具，我模擬台灣裝潢師傅的方法，用美國超級完備的 DIY 商品，在地下室組裝了一個鋸床，建立了臨時木工工場。

採買本身就是一個重要過程，也是我的第一次 NPO 體驗，這個體驗又完全跟老林的省吃儉用意象重疊在一起。我們一定處心積慮的挑選折扣最多的商品購買，自然不在話下；每次到五金大賣場結帳時，老林都會得意的掏出一張州政府頒發的「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免稅證明，要求收銀員不要收取外加的營業稅（美國的商品標價都是未稅價格）！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國家如何間接補貼「非營利組織」，總會幻想將來長大後一定要創辦一個協會，來申請這個比任何會員卡都好用的免稅證明。

但這張免稅證明不保證通關，很多收銀員不認識它，而必須請示經理，所以我們經常在出口等著被驗明正身，老林倒並不在意，一邊等、一邊就聊起美式資本主義……不知道是那個時代的 NPO 免稅證明不夠常見，還是不修邊幅的老林的華人面貌、穿著，和白人慈善 NPO 的光環毫不相稱，所以被懷疑、攔截。老林的省錢大作戰也和那個時期他的生活費是受集體支助有關，一九七三年國民黨政府拒絕重新發給有效護照，他既放棄唸書、也不能工作，所以十多個

友人，每家出資一百美元支助他生活。這些人是保釣運動分裂後，認同「老林路線」——既不依賴中國大陸、也不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愛國主義，而主張運動應該以關懷台灣社會為主——的友人，他們除了資助老林個人，也是支援會最主要的捐款人和募款人，是保釣「第三方」路線延續下來的物質基礎。一九八四年老林和在德州奧斯汀分校有教職的美霞結婚，成為有收入的家庭，創辦書店當然有對台灣和大陸留學生進行思想工作的運動目的，但或許也是他不想再依賴友人和老婆，要自謀生活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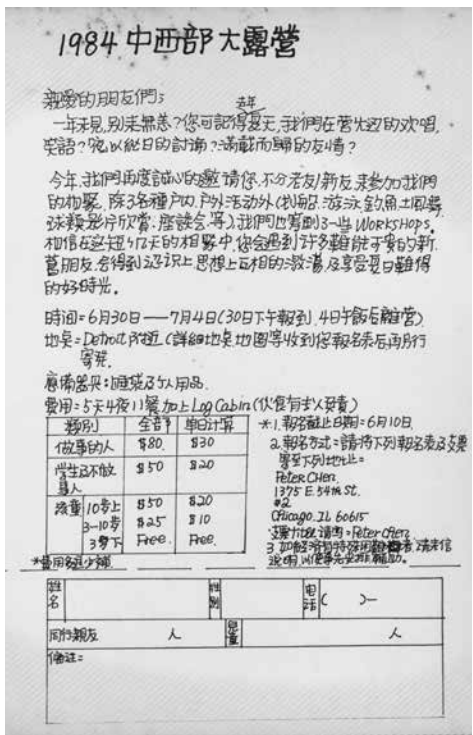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我和老林朝夕相處籌備書店的那個暑假，是他婚後的第一個暑假，也是運動和他個人生涯變化的重要階段：新自由主義代言人雷根連任，鄧小平設立沿海經濟特區、江南案衝擊蔣經國政權，這個時機老林計畫在美國社會經營一個實體事業，將面對店租、庫存和周轉資金的壓力；又在集體之外多了以夫妻為單位的運動和生活核心；又重新取得合法居留權；美霞又懷了第一個小孩（寫這篇紀念文時詢問美霞，才知道小嘉是暑假過後的十月出生）。一九八五年我二十九歲，沒有經歷在運動中面對生涯選擇的情境，根本沒有意識到後來《左工二流誌》所處理的主題——左翼實踐迷人之處正在於如何深刻認識到個體自我和親密關係，在集體生活中重新被創發，而不會被壓抑、耗損。一九八五年的老林應該正走過這個左翼存在主義層次的道路。

如果不是三十年後，在老林的家庭相簿裡看到舒詩偉手寫的一九八四年民主臺灣夏令營邀請通知，議程包括了老林和美霞將舉辦營火晚會婚禮（附圖一），我記憶裡的、一九八五夏天的他，就是個完完全全投入運動的單身漢，甚至不記得整個暑假他有沒有去德州奧斯汀看過懷孕中的美霞？

那個年代我只有能力認識一個刻板化的苦行僧，就是物質生活清苦的單一面向：永遠的菜和肉丟進一鍋的雜菜麵、一季只有兩三件可更換的衣服、一雙皮鞋和一雙跑步的球鞋、常常

不刮的鬍渣（也是相簿協助找回的身體（性別記憶）。那個暑假我好像都沒下廚過，白天我如果沒有回地下室做工，就在他位於Dorchester 街的磚造公寓裡吃他煮的麵；有比較多客人時，偶而會去不遠的街邊、只供外帶的中國式炒飯平價店買 Chop suey 飯盒，因為比披薩便宜。但物質生活之外的日子用「苦」來形容就很不適宜：每天早上他一定看英文報，下午打很多串連或籌備夏令營的電話（那時沒有網路），到圖書館去讀中文報，傍晚到芝大操場跑步，剛退伍的我也都會跟著跑，晚上就是讀書會或工作會議。

逆襲他的除了國民黨之外，還有異國的大自然。應該是暑假尾端、秋季開始時，老林每年都會被某種臺灣沒有、美洲才有的樹的花粉重擊二、三週，整天流鼻涕、打噴嚏，有時頭昏到無法活動。花粉熱最嚴重的時候要用膠帶把門窗的縫都封起來，他在房間裡還是噴嚏、鼻水不斷，講一通電話要中斷好幾次。有的串連和籌備工作不能等花季之後，老林就必須要戴口罩和整包衛生紙出門，這是很少被敘述的移民身體經驗，政治流亡者被迫在異國長期居留的可能代價之一。相簿中，美霞拍攝了同一個窗外、兩個不同季節的植物變化的照片（附圖二和三），對我說來，那可能就是對愛人身體記憶的敏感回應。



圖一 一九八四年中西部大露營節目單

總之，暑假結束了，我果然沒有完成書店的書架，只完成了大部分的木板裁切和榫接槽的切割（因為自以為能夠仿美國書店的書架，盡量不用釘子），還有兩、三座成功組裝起來的樣品書架（好險）。後來再遇到老林，他說起竣工階段的離奇故事：他找了賓州大學研究所畢業到芝加哥來工作的阮慶岳，在下班後到那個地下室，繼續幫忙完成書架組裝。接近完工的某夜，阮慶岳撞見一群黑人在地下室圍繞營火，進行某種神秘的宗教儀式，他被驚嚇，同時也可能是日夜兼差過勞，因此胃出血住院。

士林書店的書架就這樣染上跨文化的色彩，但我一張相片也沒有留下，也無法記憶為何沒有。就像多數一九八〇年代的建築系菁英，我有一台 Nikon 單眼相機，用來拍彩色幻燈片或黑白相片，也帶到美國了，但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卻沒有任何記錄。

那天到老林書房取走相簿時，當然想先找到我在芝加哥的老林記憶，翻閱幾本相簿卻沒有看見士林書店，問陪同整理相片的小嘉，是否記得有這類相片？她說：「沒有特別拍書店，只有我跟我媽在書店裡面拍照，有看見書店的樣子。」不久她就翻到這張（附圖四）溫馨又記錄書架細節的珍貴影像，書架下面三層比較高、且有斜坡角度，是考察柏克萊各書店後的組裝模式，終於有圖為證。

第二組：一九八七年的民主臺灣夏令營

如前文所述，左翼社群在柏克萊分校的下線夏鑄九，費心的把他預定吸收的新人——我、王蘋（現為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和郭文亮（現任東海建築系副教授），輪流推介給「支援會」和《台灣思潮》兩個左翼社群去培養，所以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們三人去了洛杉磯老湯開的五金店打工，一九八七年暑假我和王蘋又去了芝加哥打工，這次是王蘋擔任士林書店的收銀員，我負責籌備夏令營。



圖二 老林在冬景窗口前



圖四 小嘉和美霞在士林書店的書架中（後方是電腦部）



圖三 夏末是老林花粉熱的季節

支援會除了發行《民主台灣》刊物之外，每年舉辦夏令營是一個最主要的進行組織、串連和宣傳的活動，最外顯的功能是團結保釣遺留的力量，還有讓在美留學生和定居學人繼續接觸臺灣的黨外運動，我們在夏令營認識了蘇慶黎、莫那能、南方朔、蔡仁堅；也是這些黨外運動人士到海外接觸禁忌思想的機會，營隊前後一定有閉門左翼讀書會；營隊也是串連不同地區留學生的平臺，我們因此認識了後來返臺一起形成左翼思想戰線的「拉派」成員，如何春蕤、卡維波、鄭鴻生、瞿宛文；夏令營也是港臺運動交流的空間，在英國曾經受托派影響的梁耀忠，那年來報告他回港設立街坊工友服務處的基層工運經驗，我們回臺灣後還跟他往來多年。夏令營當然還有內部組織功能，一方面讓支援會一九七〇年代赴美核心的世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的留學生接觸；另一方面是工作隊伍的操練，我、王蘋、更資深的舒詩偉、和老林同輩的老留學生阿肥（丘延亮）、更外圍的年輕留學生，都會被捲進工作團隊，磨練和培養年輕人的工作方法。

貼身協助老林籌備夏令營，確實是我學習以社團活動達到政治教育作用的重要經驗，一面熟悉解嚴前後爆發的臺灣社會議題，一面透過老林較為寬容的分析（相對於一九八六年見識的是蔡建仁毫不留情的犀利鋒芒），練習理解政治背後複雜的光譜、派系和人脈的連結的可能性。但說真的，籌備工作和營隊進行的具體內容早已遺忘，記憶深刻的是各種反叛人物出場的風采、個性，其實是另一種啟蒙的場域和方法。

一九八五年的暑假，我還沒和王蘋同居，被軍隊操演過的身體，青春好動尚未褪色，夏令營是政治和情慾的混雜物，印象中我、呂欽文、某個芝大經濟所的多角關係女生、另外幾個年輕人，穿著泳衣在克里福蘭度假旅館的泳池邊逗留，壓抑著即將爆炸的曖昧張力，會場內的政治討論既遠、卻又近到是一種催促激情的作用。這種氣氛下，我只記得當時一起搖著臺灣左派紅旗的洪哲勝和許信良來到會場坐下時，兩人褲管下都露出拉鍊沒拉到底的半筒馬靴（那是一九八〇年代秀 MAN 的標記裝扮），至於他們說了什麼則不記得了。如果沒有閱覽家庭相簿，

看到荷爾蒙時期的老林，我大概一直會認為老林這個苦行僧，哪裡能夠理解這種荷爾蒙當家的可笑又可愛的情境吧。

一九八七年我已經年過三十，屬「穩定交往中」的熟男。那年營隊最令人難忘的場景，是蘇慶黎主持的「原住民之夜」（附圖五，議程海報是我的字跡），阿能報告和唱歌之後，全場哭成一團，老林也不能倖免（晚年超愛哭的阿肥是帶頭元兇嗎？哭後大家的合照見附圖六）。另一個風景就是在會場裡外不斷摟摟抱抱的小何（春蕤）和老卡（維波）這對怪咖，預見他們後來倡議性解放的跡象。老卡在場外閒聊時也向我推銷後來成為《台灣新反對運動》論述一部份的「頑鬥主義（vandalism）」，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另類風格，印證夏令營集結的泛左翼知識份子相當多元。

根據相簿裡留下的相片，一九八七年夏令營的議程有工運討論、理論討論（熊三和許登源



圖五 一九八七年夏令營，蘇慶黎主持「原住民之夜」



圖六 阿能報告和唱歌、全場哭成一團之後的合照

第一排：右一許登源、左一丘延亮；第二排：右一老林、右二陳妙惠（許登源妻）、右四莫那能；第三排：右一蔡仁堅、右三陳玉璽、右四陳淑貞（劉沅妻）；第四排：右一楊寧蓀。

兩大馬克斯主義理論高手過招）、政治討論、消費者與環保運動、學生運動、和原住民之夜。政治討論的安排非常反映老林的統一戰線思考，他請支援會的核心成員木口（陳杏村）主持，然後他親自下場和黨外泛左翼對話，包括前海外左獨（一九八五主張革命台獨，一九八六放棄革命）的許信良、剛創辦《新新聞》的南方朔、新潮流的賀端藩、前進系的蔡仁堅（附圖七）。從一個反思性的事後諸葛角度來看，這幾股力量在歷史考驗下，終究是不可能結盟的；統一戰線最重要的還是要有自己堅強的根據地，再去統戰他人，否則只會白費力氣，或為他人做嫁。

老林給了我們堅苦卓絕的典範，但老林也應該留給我們教訓。王墨林在春節前討論老林追思會報告劇時，矛盾的用一個悲劇精神說法來提供勵志的正向動能，他說：「左翼在這個歷史階段必然失敗，但卻一定要繼續堅持做下去」。意外成功的台南老林告別式，反而告訴我們事情沒這麼簡單。那個與整體左翼挫敗毫不相符的哀榮備至場面，不可能樂觀到就是老林多年耕耘的社會力總驗收；而更矛盾的是，這或許正是治喪工作小組成功的繼承了老林的統一戰線工作方法示範案例！對我說來，真得需要停一下，再想想那場告別式（的成功）。

現實上，老林著力最多的幾個領域：工運、左翼整合、社大、通識等，基本上都是挫敗的；甚至他在南藝大的開山名課「政治經濟學」，只剩下紀錄所堅持必修，卻被很多研究生認為與創作無關而抵制。老林每次受挫「轉進」到其他領域時，都能重新組合出相對有效率的小團隊，但身邊卻沒有一個意識型態一致的、長期集體生活的核心工作隊伍²。



圖七 政治討論的安排反映老林的統一戰線思考

從保釣到支援會，他在社運的角色就是以海外的空間優勢，作為上位串連者、資源整合者和戰略導師，的確發揮了他的特質和政治作用；解嚴後支援會的海外功能漸失，自主工運發展的黃金時期，他沒有條件回台定居，等到一九九七年返台，工運早已是四個派系（勞陣、紅燈左轉、勞動黨、工委會）割據和競爭的局面，容不下他擅長扮演的串連、統戰的角色和位置。他選擇進入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和通識教育學會——都是他人既有的隊伍和地盤裡，企圖整編有限的進步力量；黃德北轉述運動圈對他「白區工作做太多，紅區工作做太少」的微詞，我覺得「太多統戰、太少根據地」也許更關鍵。

二〇一五年暑假，我認識老林滿三十年，他去廣州開刀回來，秀梅、深靖、阿偉和我，去找他談左翼整合的可能性，他反而有點意外的直接回絕了。他主張更集中力量以「釣魚臺公民教育專案計畫」進行反帝宣傳，比花力氣去整合左翼更有用。然後年底他就匆匆走了，再也沒機會聽他說更詳細的理由。政治如同作戰，當然要欺敵、要以小博大、要借力使力，所以的確也需要告別式的場面，也就是需要老林的統戰精神和特質；可是運動又需要最後回絕我們的老林，那個決定回到根據地的老林。政治是困難的，作為一個多重運動傷害、被傷害當事人，應該沒有資格蓋棺論定我的啟蒙導師老林，但藉他的相簿來窺看左翼未來，也許算他培養我的民主膽量吧。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於三芝）

² 美霞為核心的衛促會屬於這樣的團隊，但我會猶豫直接把他們歸於是老林發展的團隊。

【公衛教育篇】

紀念林孝信顧問——老林參與「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

陳奕暉

林孝信顧問（因大家都叫他老林，以下便以老林稱之）走了，但似乎又沒有離開。我記得一兩年前才問過他最想做的事情，他提到科學仍是最愛、最想做的事情之一，他一直對科學懷抱著強烈的熱忱、濃厚的興趣，並致力於臺灣社會科學素養提升的工作。然而，我們從他身上看到的，更是將社會改造與科學普及兩者緊密地結合，這也正是他一生投入工作的寫照。為何說將社會改造與科學普及兩者緊密的結合，是老林一生投入工作的寫照呢？他投入科學普及帶著社會改造的理念，投入社會改造秉持著科學的精神。從他身上認識到的、科學知識的學習、發展及應用，不僅是個人的興趣和認識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用來造福人群、改造這個社會；而要改造這個社會也需要以科學的精神、以科學為基礎來進行。民主化後的臺灣，雖然增加不少參與公眾事務的管道，但要從形式上的民主渡過到實質上的民主，若沒有全民科學素養的提升來搭配，臺灣的民主便很難被深化。

公衛教育

公衛教育自然也是深化民主的重要一環。在早期還是「公衛教育在社大」的時期，有機會認識他對教育的相關看法，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教育制度鮮少有空間讓人去思考學習與社會改造的連結，當聽到知識需要跟社會改造緊密連結、知識是用來改造社會的、知識是用來造福人群的，這在以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體制下成長的我，是很大的刺激、很引起心中的共鳴。

老林在我們第一次辦理的二〇〇三年秋種籽師資培訓手冊的序言便寫到：我們希望公衛體制的改革或重建用由下而上的方式，不僅可以避免副作用或「好心辦壞事」，也才符合民主的原則。「由下而上」比較費力，首先必須進行民眾教育，否則易產生另一種災難：「民粹政治」。

這個過程確實比較耗時、費力，需要長久的耕耘。因為老林提及的民眾教育並非是「由上而下」的灌輸工作，而是將知識從學院中解放出來跟社會改造連結。「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是我們推動「公衛教育在社大」喊出的重要口號。期待著種籽師資與民眾透過「對話」，彼此對知識的內容與內涵有更寬廣的認識，並一起找出各自及共同面臨到的種種矛盾問題；在這個情境下，因為彼此互為受教者，專業人員與民眾間的關係也有改變的空間，朝向更平等的方式發展，讓彼此從受壓迫的處境中解放出來，這樣社會才有可能真正地改變。「衛促會」依此理想實踐了近十三年，仍還在學習、摸索，因為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使得人們對政治抱持著距離感，習慣著英政治、個人英雄主義，對歷史的認識更是片面、片段，民主較難深化。我投入實踐多年，總覺得多半是自我改造居多，從這樣的環境中，學會建立自己的主體、宣傳理念。不過，正是因為當初有老林、美霞老師和許多熱情的知識份子建立起這樣的平台，使得投入的人們，有機會持續在這裡進行社會改造及自我改造。

老林的真知灼見

老林相當擅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教育的真知灼見，來自於他全身投入的改革事業的實踐經驗累積。早年他在海外留學時，跟許多海外留學生發起保衛釣魚臺的愛國運動，卻受到臺灣政府的打壓，因而被列為黑名單，美國政府也並不如教科書中寫的會主持正義，而且是幕後黑手。這樣的情境下，他及許多海外留學生們心中是充滿氣憤、疑問。老林的生命因為這樣的遭遇，再加上他對科學求真、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有機會跳脫當時臺灣教育對歷史的詮釋，重

新認識了臺灣及世界政治經濟局勢。他及許多保釣戰將雖帶著氣憤及疑問，但不是盲目地去跟人爭一口氣，他們是秉持著科學的精神，詳盡地蒐集、閱讀釣魚臺的歷史、地理資料來佐證。老林更對臺灣及美國政府有這樣的反應做進一步的探究，閱讀相當大量的中國近代史、世界政治經濟的資料。老林雖因投入保釣運動，被列為黑名單，也失去了芝加哥物理學博士的資格，只能長期在海外，無法回國。但他仍持續關心臺灣社會的發展，與臺灣許多關心社會的知識份子保持聯繫、互動，之後又成立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從海外支持臺灣的黨外運動，解嚴之後過了好幾年，他才正式從黑名單中被剔除，得以回到他日思夜念的臺灣。回來之後又籌辦社區大學，耕耘成人教育，要「由下而上」改造社會，並投入深化臺灣的通識教育及推動許多刊物的發行。這些實踐過程的經驗，構成他政治經濟學分析及教育哲學的重要基礎。

老林在二〇〇四年春種籽師資培訓手冊的序言寫到：改革的事業從來不會一帆風順的。目前的困難常常是激發我們更多的創意、更寬廣的視野，與更有克服各種未來挑戰能力的契機。老林終其一生都投入改革事業，我想這是他對許多改革運動的觀察，也是他實踐經驗的重要總結。

團隊建設

老林投入「衛促會」的許多工作中，有一項更是讓人十分珍惜，那就是「團隊建設」。改革社會不是一群人一直在推動改變社會的事情就叫做改革社會。如前面所提，是需要大量的教育工作，教育更需要組織工作來密切配合，能推動出好的組織工作就需要進行團隊建設。老林除了投入種籽師資培訓的教育外，他也相當投入「衛促會」的團隊建設，將其畢生的實踐及組織經驗貢獻在其中，如籌備衛促會的「讀書會」、「領導人才培訓」、「反思營」等團隊建設的工作。讀書會得以豐富團隊成員的政經視野和教育理念；領導人才培訓學習的知人善任、善

於學習、善於溝通、全局觀點等領導、組織的重要才能，得以讓我們重新思考在實踐中，教育、組織與領導的角色、彼此之間的連結、關係，以及反思「衛促會」現在的發展是處於什麼樣的階段、位置。讀書會、領導人才培訓的理論學習都要能連結到我們的實踐經驗，進行梳理、反思，才有可能讓團隊成長。以實踐經驗為素材，來進行理論與實踐的反思是團隊建設的重要一環。我還記得領導人才培訓及反思營的學習，讓人有很深的感受是：人在改造社會的時候，不能一味地只透過自身的想法來改造，除了堅持理念、原則外，需要能靈活、彈性地跟既有社會的媒介連結來進行改造工作，更需要透過實踐來進行自我檢視，所以人在改造社會的同時，也是在進行自我改造。老林之於「衛促會」，有了這樣十分珍貴的傳承。

「萬里長征、集體創作、創造歷史」，是「衛促會」的十二字箴言。我們也從老林身上看到這箴言的體現。從認識問題到投入實踐，到再認識問題再投入到實踐中來進行改革，是條萬里長征的路，也無法單靠個人的努力來完成，需要集結更多夥伴們的力量、智慧來捏塑、創作，進而創造歷史，建立我們理想的社會。老林一生無私的奉獻、努力做了許多集結、創造了許多歷史。

老林走了，但似乎又沒有離開，改造社會的火炬仍在傳承。相信本文只能詮釋其中的一小部分，無法符合許多夥伴對老林的認識。本文希望能做個起頭，邀請更多「衛促會」夥伴共同來紀念老林，集體傳承改造社會的火炬。

老林所啟示的領導藝術

高瑋蘋

老林，是我以第三人稱稱呼他的時候，我都叫他老林。每逢見面的時候，我都稱他老師。我第一次認識他的時候，是我二〇〇六年進成大公衛所時，修習美霞老師一門三學分的健康與醫療的政治經濟學課程，老林有四堂課的時間來談談政治經濟學的起源與概論。那時的我只覺得這位老師擁有高深的學問啊！

在參與公衛改革的這條路上，最常聽見一句提醒的話是，在改造外在世界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改造自己。許多時候，最需要鬥爭的就是在自己內在世界裡，那個被資本社會所建構起的那個我。而「衛促會」原來是一年辦理兩次的種籽師資培訓，對象是廣泛的所有的種籽師資。因應組織的發展，我們自二〇〇九年開始轉為一年辦理一次的領導人才培訓。老林在我們建立團隊過程中，是很重要的一位夥伴與前輩。在一個社會改革的團體裡，對於領導的學習尤其重要。在領導人才培訓時，老林談到領導與管理常常被混用，其實這兩者差別顯著。領導著重探討每個工作的意義，將每個具體工作聯繫到團體的最後宗旨。管理則是側重短期具體工作目的的達成，領導則是朝向長遠目標邁進。管理注重的是任務的完成，是「物」的工作，領導重視的是共識的達成，是理念的溝通，是「人」的成長。當然，領導是包含管理的。重視人的成長，是建立一個團隊最重要的。領導人才的特質，需具備善於學習、善於溝通、知人善任、全局觀點，這些要素每每在我們執行工作的時候，對這些內容就有更深切的體會。因為有這樣的培訓，也讓我釐清領導與被領導僅是職務上的需要，在工作之外的關係是平等的。

從來，我不覺得老林是一個距離遙遠的人，他是如此地平易近人。

我所學習的這些工作方法，正是將理念轉化成具體的展現。老林是個真性情的人，自在成為自己的人，雖然這個體制是多麼的不人性，但老林就是奮力地活出自己。他就是在他活著時，無時無刻地貫徹他所相信的。

老師，每當天剛黑的時候，我會想起你回到辦公室，看到我還在位置上時，你會說：那麼晚了，你還在啊！辛苦了！要不要一起吃飯順便聊一下近況。當然，這個「聊一下」的內容就很廣泛啦！

我對於老林的認識有限，也因為從告別式至今，從許多人的文章中認識了我所不曾知道的。老林。遺憾的是，無法再聽你說了。

我想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這樣具有理想性格、改造社會的理念，繼續在我們的實踐工作中貫徹下去，甚至可以更往前推進。

謝謝你，讓我在人生的路途中認識了你。

學友益友戰友
燭乾絲盡神在

美霞及家人節哀

其真，立人痛悼



學習與實踐的辯證關係

陳慈立

對於在資本社會中被養成的我來說，倘若父母負擔的起，就一路念到碩博士，然後出來找個與學歷相襯的工作，證明父母這輩子的辛勞以及我的努力確實有了一個搬得上檯面的成果，大抵是這樣吧！然而，自從二〇〇四進入了成大公衛所，那個在二〇〇三年被SARS徹底翻轉、打破的學術象牙塔，一切就變得幡然不同。自此，「解放公衛知識、改造公衛體系」成為了我與一群夥伴共同的行動，「萬里長征、集體創作、創造歷史」成為了我與一群夥伴共同的道路。

在「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以下簡稱「衛促會」）裡，實踐一直都是馬不停蹄的，師資培訓與組織、民眾教育與對話、政策批判與分析、議題發聲與論述……這樣的節奏，時常讓人覺得豐富、興奮，但卻也會挾帶著混亂以及不知為何而戰的茫然。此外，我們是生活在我們每日戮力改造的世界當中，因此，當這個世界興起波瀾時，我們也難免跟著擺盪、不安。每當團隊出現這樣的氛圍或狀況時，美霞就會提出團隊有集體學習的需求，而值此同時，博學多聞的老林就成為「衛促會」集體學習所倚賴的養分來源。

在此，不是要談老林的學問有多麼淵博（相信只要認識老林的人，都很難忽略老林的這個特點），而是要以「衛促會」為例，略為分享老林對於學習型組織的看法與實踐。

在我有所參與的經驗當中，老林一共為「衛促會」構思、推動了至少五波的讀書會。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浮在半空中的經濟學名詞與金融現象，卻實實在在的重擊了我們的生活；以及，每逢選舉，台灣社會就必須要受到藍綠的撕扯，孰勝孰敗紮紮實實的影響著許多選民的心理感受（但對生活的影響卻是不大）；為了釐清上述的現象，老林為《衛促

會》舉辦過兩次系統性的讀書會，一次分析金融海嘯的前世今生，一次細談中國革命的歷史。這兩次的讀書會，把許多資本社會不曾告訴我們的事情，攤開在我們的眼前，打破了包裹在層層糖衣之下的經濟與歷史的謊言，讓我們真正開始認識我們生活世界的真實面貌，並對其何以會如此發展、有此樣貌產生了興趣。

在老林努力串聯不同世代、不同群體的工作當中，與「衛促會」最直接相關的就是參與每年由在大陸的臺灣同學會所舉辦的研討會。這個每年都舉辦的活動，通常是兩日的論壇以及後面數日對大陸各地的踏查走訪（我不稱之為遊覽行程乃是覺得「遊覽」二字不免辜負了老林在這過程中不知疲倦地進行串聯以及教育的努力）。每次出發前，老林會要求由他推薦參與活動的朋友務必參加行前的學習會，並且還需要繳交心得，以確保每位參與者能夠掌握此行的意義以及學習的方向。此外，在活動的過程中，幾乎每個晚上老林還會邀請大家，特別是年輕人，共同進行當天見聞的反思與討論，協助釐清許多問題以及促成大家的觀察分享。沒有交流的晚上，多半也是因為老林安排了其他的老保鈞來講述各種各樣的議題。回到臺灣後，也一定會有學習分享會以及檢討會，除了擴大分享給無法一同前往的夥伴之外，更收集許多建議提供給主辦單位作為下一次辦理的參考。這樣的活動，我總共參與了兩次，一次是二〇一一年內蒙行、一次是二〇一二年的陝西行。

二〇一三年，正值公衛教育在社大的十年之期，從《衛促會》內部自主發起了「公衛教育在社大十年的深化：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民眾教育策略與意涵」讀書會，希望透過集體閱讀與學習 Paulo Freire 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來深化和總結「衛促會」十年來摸索社區民眾教育的實踐經驗。這個讀書會，一共分成五次（包含了一次學習總結）進行，由參與者的生命與實踐經驗出發來與 Paulo Freire 對話。想當然爾，做為顧問的老林，就是這個學習與實踐反思的重要引導者。

在實踐中不忘學習，而學習更是為了幫助實踐。掌握、善用學習與實踐的辯證關係，在美霞的細心規畫以及老林的循循善誘下，生根在「衛促會」之中，敦促「衛促會」朝向一個學習型的組織邁進。以組織的集體學習為基礎、為依靠，我們在一線衝刺的工作者即便面對許多挫折與迷惘，都還能安心地往身後探求學習的力量，好讓我們再向前踏出的那一步，更清楚、更堅定。

而老林，在這一步步的堅定當中，你，無所不在。

敬悼

孝信兄：

天道無親，哲人其萎！分手前猶常念再啟蒙三字；保釣老友，竟失指塔；真理在握，抱憾以終。歸天后應後悔未著作一本；覓路青年，恨少明燈。

郭譽先

註解：孝信兄除了是個摩頂放踵的行動派之外，還不停讀書思考，借教授通識教育課程的機會，督促自己博覽深思，人所不及。不幸得病後，嘗謂有十本不同領域的書想寫。我曾經不揣冒昧，電郵請他放開一切事務，先將這些心得，也許通過弟子口述，寫下來；立功不一定還有多少機會，立言卻還可以量日見效，能寫幾本是幾本，都是嘉惠世人的功德。他後來似乎心動願意一試，不料病情急轉直下，令人措手不及。

紀念老林：一位傑出的社會改造領導者留下的重要資產

卓淑惠

無庸置疑，老林是位忠實且真誠的社會改造者；我想，再用「傑出的社會改造領導者」來形容老林，勢必也能得到許多人的認可。

二〇〇三年，在老林、美霞這對愛人同志的登高一呼，集結許多有理想性的醫護背景相關人員共同參與下，「公衛教育在社大」（「衛促會」的前身）就這樣被催生出來。當時，社區營造早已行之多年，全台各地都嘗試小規模地試點計畫，故「公衛教育在社大」推動團隊討論要以何種規模進行時，自然也覺得應該選幾個示範點即可，可老林卻有不一樣的思考。這年，老林屆齡六十耳順之年，早已累積多方面的社會實踐經驗，思考運動策略的格局自然比一般人要來得宏觀與前瞻。老林說 SARS 事件是個重要契機，應該順勢而為地把公衛改革的運動局面打開來。這個局面一開，我們才能吸引更多有心人、爭取更多資源，才有辦法形成一股真正具有改革的力道。後來公衛改革運動的整體發展，確實證明了老林運動策略是對的，也應證老林為了強調領導的重要性時，引用國外學者說的一句話：「領導是要做出對的事；而管理是要把事情做對。」

二〇〇九年，老林與美霞很敏銳地注意到組織發展需要提昇，老林特別將畢生努力及體會所總結出來的經驗轉化成文字，說明領導的意涵及設計五個問題——甚麼是領導？領導與管理有甚麼不同？甚麼人需要參加領導能力的研習？領導能力有那麼重要嗎？領導能力有那麼難嗎？——進行深入淺出的解釋，對大家有極大的啟發及學習興趣。老林首先為「衛促會」量身打造了一套領導者應該具備的四大培訓學習面向：知人善任、善於學習、善於溝通、全局觀點，這四個面向是他覺得從事社會改造工作中，非常需要優先學習的核心課題。他進一步說明領導

才能從不是與生俱來，也不可能從天而降，因此，領導能力的培養是門學問，也是門藝術，得通過不斷實踐去充實它。

老林時常提醒叮嚀，如果想把領導及組織工作做好，第一要務就是要站在對方的立場替對方著想，而不是一股腦地推進自己想做的。因此，我每次見他打電話要做串連、發動，都會先向對方寒暄問暖，瞭解對方近況與動態，正是如此的工作态度與方法，讓老林常常能在極短時間內就把群眾大大動員起來，並且適時地讓不同個體的長處在集體協做中得以發揮。

如今，腦海中仍時常浮現老林發揮領導能力的實踐場景，尤其是他試圖以保釣的理想精神來串連各方社運及非社運人士，就很自然地到「主持」的位置。多次在不同場合，我見證老林勇於擔任交流討論的主持人，設法讓不同世代、不同領域的人士能彼此認識並相互看見，過程中，他會從各發言內容裡去提煉出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方向或問題。事後向他請益，才發覺他對如何做好一個主持工作是有其獨特見解。

此時，老林的理想火炬已被許多願意共同為提昇台灣社會而努力的同儕們接下了，而他過去所傳授給我們的許多經驗與思考，將成為同志們繼續行走在理想道路上的重要裝備。

我所認識的孝信老師

廖家敏

孝信老師今天離開了我們，理性上知道這是他人生的終點，但感性上心裡還是不捨與難過。孝信老師這一生的精彩與轟轟烈烈，為臺灣社會的付出與奉獻，已有許多他的同志摯友為他書寫撰文。昨晚從成大回臺北的路上，腦中浮現的他，反而是他生活中的瑣事，像電影般畫面一幕幕地浮出。

在公共衛生領域初識老林老師

二〇〇一年，我進入成大公衛所就讀碩士班，美霞老師是我碩士班的論文指導教授。孝信是美霞的先生，也就是我的師丈。二〇〇三年爆發 SARS，當時社會憂心忡忡、惶恐不安，連醫院的醫生、護士都因 SARS 不治死亡，白色巨塔的神聖性，居然在 SARS 面前崩然倒下。在當時醫療束手無策的景況下，整個大社會氛圍才開始注意到「公共衛生」這個領域，也是這樣的氛圍，第一個非醫生的衛生署署長上任，就是現在熱門的副總統人選，陳建仁老師。

孝信老師當時是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美霞時任成大公衛所所長，就這樣地，這對在思想上互相支持的夫妻，首度在議題上有了交集的可能——當年「公衛教育在社大」，就是在當時那樣的氣氛下，經由這對夫妻的催生努力而誕生出來。

為什麼會寫這麼一大段呢？跟孝信老師交集較深的緣起，不單只是因為他是我的師丈，更重要的是，是因為「公衛教育在社大」，我跟他有了工作關係，而這樣的工作關係，才有了後續與孝信老師的互動與相處。

在這樣的工作關係底下，密密麻麻的工作排程，如排山倒海地湧入（接觸過孝信老師的朋友們應該懂得那個排山倒海的意思）。我印象中，每周四是工作小組會議，孝信、美霞老師對後輩學生們，十分熱情慷慨，邀約學生、朋友們到他們家中開會。臺南家中有一張大木頭桌，既是餐桌也是會議桌，每周四晚上七點半開會，老師總是要我們提前到他們家吃飯。孝信老師手藝很好，他的拿手大鍋麵是一絕，食材味道不衝突且層次感豐富。老師們非常喜歡招待餐食，每每到他們家，都會要我們學生們自行拿碗，隨意到廚房添取餐食，飯後還有水果，這些都是老師們到菜市場親自採購的。有一次我提早到老師家，孝信老師叫我在餐桌前坐著等一下，他說他騎腳踏車到附近東光路的黃昏市場買個菜，馬上回來。那時我才曉得，原來家中的大廚，是孝信老師。

還有從很多互動的小細節上，看得出夫妻鶼鶼情深。在「公衛教育在社大」的推動過程中，每年種籽師資培訓是重頭戲，頭幾年的師資培訓，孝信老師都是全程參加。他跟美霞老師就像是計畫的守護者，師資培訓北、中、南三場，與工作人員共同全程參與。記得是某一次師資培訓結束後搭乘捷運，孝信老師與美霞老師走在我們前面，電扶梯緩緩上升，我跟工作人員小卓站在後方，看到兩位老師手牽手十指緊扣，肩並肩地站著。我笑著跟小卓說，很多老夫老妻都未必這麼恩愛。

老林老師的生活與工作態度

孝信老師就像是金頂電池，有用不完的精氣神，一週七天，他的行程就是塞得滿滿滿（用「塞」這個字一點也不為過）。一天在臺北，一天在新竹，一天在臺南的烏山頭「臺南藝術大學」南奔北往，中間還穿插著不定點、不定時的工作小組與會議。在這樣既定的忙碌行程中，他的交通工具就是腳踏車、公車、火車與走路。在那個智慧型手機、高鐵尚未盛行的年代，某次我

問起老師他的行程如何規劃，他笑著拿出一本臺鐵火車時刻表，小小一本已被他翻得破爛，他開心地像跟同好分享心得般地如數家珍，告訴我如何搭乘的時間與班次。自強號是他往返臺北臺南的最愛，來回票還可以打八五折，在自強號上他可以看書、寫東西、思考與睡覺。

認識孝信老師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孝信老師在生病前是堅持著每天跑步運動習慣。二〇〇八年的臺灣同學會（我印象中沒記錯年份的話），那年臺灣同學會我有幸同行，其中一個景點是麗江，麗江的玉龍雪山是在地名。到麗江那天晚餐，林老師跑到我們這一桌邀約年輕人，約明早早上五點到玉龍雪山晨跑。我印象中當時好多人面有難色，包括我自己。次日早上，天還沒亮，孝信老師真地跑來敲門，找我們去跑步。當時氣溫接近攝氏零度，外頭天還黑著，放棄暖暖的被窩到冷冽的冰天雪地晨跑，真地超痛苦。孝信老師也不勉強我們，他還是快樂地去跑步去了。早餐吃飯時，碰到孝信老師，問他去晨跑了嗎？孝信老師開心地說，跑完了，而且還回來洗了熱水澡，這就是堅持每天運動的孝信老師，這樣的毅力與意志力，對身為晚輩的我們來說，真是望塵莫及。

有一次我跟孝信老師聊起運動這件事情。我問老師，他甚麼時候開始跑步呢？孝信老師說，他小時候身體其實很差，瘦弱吃不胖。後來聽人家說，跑步可以讓身體強健，所以就開始跑步，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後來漸漸地，他的身體慢慢好起來。講完這些後，他跟我說了一句話，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那時候我就發現，身體是可以透過鍛鍊強健起來。同樣地，思想也是。」

台灣同學會的另一個景點是香格里拉，位於西藏、雲南的交界，海拔三千八百公尺。香格里拉的當天，就有團員高山症發作了。隔天行程是到香格里拉國家公園，沿著環山步道走一圈。孝信老師擔心有人脫隊，走在最後壓隊，當天果然有團員走到一半時高山症又發作，坐在步道旁的座椅休息著，我跟孝信老師陪著那位團員，隨行的醫生幫忙量測心跳，監控團員的心搏。休息等著閒著無聊，醫生就幫我跟孝信老師也量了心跳。我的心跳數是八十五，醫生說我

的身體還不錯。但量到孝信老師的心搏時，連醫生都嚇了一跳

『老師，您這心搏數字可是咱國家代表隊的體格呢！』

孝信老師的心搏數字是六十八。然這個數字來到了成大醫院病房時，生理監測儀上的數字卻是一百二十八。這將近兩倍的數字，是孝信老師用最後的力氣搏鬥著的記錄。

浮光掠影，憶起的，是孝信老師簡樸誠懇的生活與作風，以及某種不可思議不怕挫折的樂觀態度。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孝信老師離開了我們，雖有不捨，但願他一路好走，平安無掛。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君子之樂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土之光

徐均琴（1968-1971年間曾於芝加哥參與過「科學月刊」的工作）



老林的左翼實踐之路

顧玉玲

老林的形象分明，公開與私下場合言行的一致性很高：苦口婆心、鏗而不捨。

關於老林在不同運動領域裡的重要性，已有很多文獻及口傳的記載，特別是保釣期間他捨學位而投身全美串連幾成傳奇，但我初時閱讀有關老林的經歷資料時，特別注意到這樣一位前輩，在六〇年代著英色彩濃厚的臺大物理系就讀時，竟花最大力氣在拓展科學普及教育，把彼時臺灣社會渴求景仰的高深知識，窮盡可能地傳播、改寫出版給一般人及中學生知曉。我總想，少年林孝信致力推動資訊流通、共享，所求不正是解放知識、知識解放嗎？讓真正的學習自學院的高牆鬆綁，讓平民百姓有機會取得知識的武裝配備，行動改變自身的生存處境，才可能促成整個社會的解放。

這樣看來，時隔三十餘年，老林返臺定居後投身社區大學及通識教育，重視基層的民眾教育與大學生的啟蒙，也就是他一以貫之的實踐路徑了。

回臺後的第一個十年

上個世紀末臺灣解嚴後的第一個十年，老林總算得以突破數十年來的黑名單限制回臺，來去臺美之間的短期停留間，他曾多次被鄭村棋邀請來幫一些工運組織者補課，組織讀書會。印象中，在那個簡陋的頂樓加蓋工作室，我們一群年輕的組織者白天才忙完工會會務工作，晚上從各地趕赴「矛盾論」讀書會，教材是簡體字版的影印本，我們未來得及事先閱讀，總是現場再花時間對話與思考，精神體力都是莫大考驗。當時老林頭髮已呈灰白，總是穿著短褲與涼鞋一派自在，他不是擅長刺激團體討論，但他的補充說明與回應問題很是興緻高昂，說話

微揚著頭，一逕帶著笑，比手劃腳，旁徵博引，有時不免愈扯愈遠，彷彿這些左翼哲學思辨多麼奇妙又多麼有趣，與現實的連結又是多麼觸目驚心。

後來很多年間，我偶而在街頭或會議場合遇見老林，他再如何行色匆忙都會停駐問候工作現況，殷切想更知道解嚴後臺灣社運的組織及發展，不過我們各有專注的運動領域，生活與工作的實質接觸很有限。直到老林開始推動保釣論壇，主動打電話邀集新一代的左翼社運工作者和老保釣們同台，我也接到電話了。談保釣，我的認識嚴重不足，需要補課的太多太雜，且和手邊在忙的工作不易搭連，我深感沒資格也沒條件趕工補課與前輩們同台對話，一迭聲只能婉拒。

終其一生的奮鬥

但他是鏗而不捨的老林啊，那一次，我首度見識到老林特有的工作模式。他苦口婆心講了一個多鐘頭的電話，從保釣時期萌芽的留學生反帝思潮說起，拉到四十年後的臺灣社運處境，舊有的歷史資產如何銜接現實的戰鬥，面對的國際局勢與島內壓迫的今昔之比，保釣運動應該被動態地重新淘洗，成為接續臺灣本土的、有歷史脈絡的運動發展。而論壇不過是行動的開端，各種同與異的看法都可以同台出現，將保釣運動重新深耕進臺灣本土社會運動的發展上。他所有的細節和規劃都照顧到了，一切的位置與對照都想像到了，後輩如我，很難拒絕。這樣一位左翼前輩，這樣一個不放棄不懈怠的人，我只覺得不管自己是否適任都必須挺上去，一起做點事。

後來的保釣論壇，一如預料，在保釣的大旗下，我在現場很真實感受到左右光譜混雜出場的格格不入，難以對焦。但老林就是可以把各種人都聚在一起，這是他的能耐，也是他深思熟慮後的運動策略。雖然後來我多次向他直言，對我所堅持以階級優先的檢驗標準來說，實在很

難適應有些討論的單向愛國氛圍，且對於臺灣局勢的判斷與社運結盟的運動想像，我也與老林多有不同的判斷，不同意將當權者的勢力也納入結盟對象。但我想，老林終其一生都在奮鬥，他返臺後除了開拓新的本土戰場，也致力於整合累積在自己身上的歷史資產為運動所用，意圖以最大公約數的保釣精神以串連各方資源與人物，期待發動更全面性的運動浪潮。

熱愛生命，不以為苦

二〇一〇年起，我擔任「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理事，與美霞和老林開始有了較實質的共事。衛促會批判臺灣醫療的快速商品化、市場化，從政經結構的歷史分析，召喚民眾的具體經驗，根本挑戰全面向資本繳械的新自由主義。相較於美霞在組織工作的細膩，老林在團體中比較扮演知識引導與議題定性的角色，協助工作者將認識拉高到全球的政經觀點。衛促會的工作人員常以「萬里長征」自許，要走遠路，既要配備批判利潤導向醫療市場的能力，也要發展有別於資本主義裡的競爭關係，建立協同互助的團隊精神，把人的成長與改造視為教育與組織的核心，如工蟻般步步建構由下而上的草根力量。

我曾與老林及衛促會的工作者共同參加營隊，經過一整天的會議，老林總是不懈怠地要求每天晚上的行動檢討、分派功課並提出要求：如此討論至半夜，次日五時老林還是準時起床晨跑，鍛鍊體力也健身。

很多人都說老林是苦行僧。但我想，認識老林的人一定同意，他從來不以物質簡樸或嚴謹紀律為苦，他熱愛生命，努力提昇認識，自己學到了也興緻勃勃要推廣讓大家都學到。就我來看，老林的科普精神其實一直與他的左翼實踐是一致的，他的苦口婆心、鏗而不捨都是從根做起的實踐精神，若不能蹲下來，無以發揮苦口婆心的傳承，若無法動手做，又何能鏗而不捨一起前進？這是我所認識的老林，以及他的左翼實踐之路。

科學生根的志業 交給下一代吧！

金傳春

《科學月刊》《科月》創辦人林孝信昨天辭世，這位全身洋溢熱血的學者，在負面新聞報導較多的現今臺灣社會遠離我們，更令人無限感傷！

科月開會人數眾多時，一定有他坐鎮。他沒有任何大官的權力，也沒有世俗的高層職位與財富，但他那摩頂放踵的精神，只要他電洽任何人，必二話不說，打從心底勇於肩負重任。孝兄具有任何一位成功領導人必備的感召力。

雖自許是科學家，但孝信兄時時自修許多人文社會科學，自教育理論到社會改革、歷史變遷、經濟政治制度，他善於組織知識社群與人才，周末也馬不停蹄辦高等教育的讀書會或科學演講，隨時鞭策自己及周圍朋友增廣見識。由於他的博學、熱誠，很能感染他人，曾推薦他給臺大教通識，惜臺灣的教授聘任太重學位與著作，往往忘了大學最重要的使命，在啟迪民智與導引年輕一代誠願付出而對社會更有貢獻。

科月人在孝信兄背後尊稱他「林大聖人」。沒有孝信兄，慘澹經營的科月不可能延續至今四十五年，另又拓展了《科技報導》，針對社會關切議題，以科學態度分析來龍去脈，並指引未來科技政策的改進方向。

二〇〇三年 SARS 流行後，孝信兄參與一場省思論壇，中間休息時，他百思不解問我：「為何如此重創臺灣的流行，竟有官員在台上抱怨『丟官』？」他有科學的態度，但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民胞物與襟懷、高度的社會使命感與起而行的實踐力。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在衛生首長不支援下，他與夫人赤手空拳栽培臺灣北、中、南社區公共衛生的種子師資與偏遠地區的衛生教育工作，深入基層，解決疑難。

近年中國大陸重視科學普及生根與素質教育，均受孝信兄的《通識在線》等刊物的耕耘影響。

美國高等教育的泰斗克拉克·柯爾曾指出教育的最重要評鑑是「社會回饋」。常見許多學者習於搶資源而成就個人，但孝信兄是沒資源仍努力實踐理想。臺大物理系，因孕育孝信兄的理想性格，讓臺灣社會多了無數默默耕耘的種子，又豐富了無數人的人生。

孝信兄，請安息吧！年輕一代必將承先啟後，傳播您科學生根的志業。



側寫老林二三事

游頤昶

對於林孝信老師，比起與他本人直接會面，更多的是聽聞對他的評價。

當然，這也包含因緣際會來到衛促會打工之後才開始聽聞的，在學長的口中提到林孝信老師對台灣做了多少事情、學識的淵博、以及惋惜林孝信老師重病的事情。或許這些事情都對我來說太久遠了，我永遠無法想像在七零年代，仍然有一位學生在美國呼喊保釣運動，並且也因此錯失拿到博士學位機會，且還列入中華民國黑名單的事情。

對我來說，那些像是上個時代的事情，和我沒有太大的關係。雖然如此，衛促會的學長學姊也提到在不久的將來，公衛所開設的課程中林孝信老師會上三堂課，如果他的身體狀況還可以的話，或許有機會聽到他的課，而他的課程中將談及科學史的事情。

「或許沒有機會，是現在的學生沒有福氣。」學姊那麼提到。

第一次見到林孝信老師時是在七月，那時大家坐下來討論醫事通識教育的事情，擔任紀錄者的我參與其間，聽聞林孝信老師對於當前醫事通識教育體系的討論。這時林孝信老師雖然還有點虛弱，但是還算硬朗，仍然能夠與大家討論，並且做出歸納性的總結，完成對當前醫學與醫事通識教育的討論。

從那時候，才開始認識林孝信老師，但也只是最初步的認識，而談不上深交。

第二次則是在科工館的演講時遇見林孝信老師，那時為了遠道而來的演講者郭位老師，林孝信老師特別空出時間前往高雄，與郭位老師促膝，並且擔任整場演講的主持人，以感謝郭位老師特別來到科工館演講。這時也提及在台南日益嚴重的登革熱，林孝信老師也聽我和學長提

及登革熱的事情，除了大部分時間在靜靜聽我們講話時，也提了幾句話。

那一次，我送林孝信老師到火車站前，伴隨著老師直到剪票口前，對著老師說謝謝與再見。第三次是去幫林孝信老師買刮鬍刀。學長說林孝信老師將要住院，需要幫他買刮鬍刀住院，需要病人用的、容易操作的。在家樂福前，我想著大概多重或是多方便才能給林孝信老師使用。和店員討論後，決定拿起眼前這一款體積稍微有些大、拆卸方便的電動刮鬍刀。買完後拿去給學長，請學長轉託給林孝信老師。當天晚上，學長打電話過來，說那把刮鬍刀對林孝信老師太過於笨重，拿不動。這時我才意會到，林孝信老師身體變差的事實，而這件事情，也使得我的心情隨著每次聽到消息而更下沉些。只是仍然希望林孝信老師能有好轉的一天，也期待哪一天能夠上到他的課程，甚至掂量著，到日本旅遊時幫林孝信老師祈求，希望林孝信老師能夠好轉。

上週二時，突然大家頻繁地提及林孝信老師，並且頻繁地探望他開始，或許隱約知道林孝信老師大概也將離世，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今日午時，林孝信老師安然離開，而他所留下的火種，也將繼續綿延。

願林孝信老師往生善趣，得世樂果。

光明真言：唵 阿謨伽 尾盧左曩 摩訶母捺囉 麼拏 鉢納麼 入嚩囉 鉢囉鞞哆野 吽

【社大教育篇】

仙跡岩翠谷中 炙熱教學的身影，林孝信老師

林淑英 致陳美霞的信

今上午收到佩娟的電子郵件，轉達您邀約我擔任孝信老師治喪委員會的訊息。能在終生為人們奉獻所能的孝信老師百年之後，為他盡一點心，其實是我的榮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週四）晚上，接到千里步道協會執行長周聖心轉寄來佩娟的電子郵件，信函是您請佩娟轉發：「林孝信老師病況危急，如果能在他的意識還清楚時探望他的話，可能要善加把握時間了」的訊息。當晚閱讀電子郵件三個附件中的《老林病中偶感》，裡面第一篇是在教師節那天寫的，主題是「生命的喜悅與讚歎」，孝信老師寫到在臺南後甲國中操場感受到的生命韌性。孝信老師的文章，讓我想起臺南有一群教育界的人士正在推動「草地操場聯盟」，我不知道學生人數眾多的後甲國中，有否加入這個聯盟的行列，但我知道此舉也已捲動一股風潮，假以時日，應該有更多人會有機會感受孝信老師所書寫的景緻與內涵。（請閱：「臺南虎山國小 倡組草地聯盟 <http://blog.udn.com/sejin7777/24263847>」）

懷念孝信

這一兩年來，曾經幾度一大早穿過世新大學隧道、循仙跡岩山腳木柵路趕往捷運站的時候，遇見孝信老師迎面而來，準備為學子們上課；也曾於黃昏，在世新大學校園遇見孝信老師和小

卓，老師雖然仍舊瘦瘦的，但仍讓我覺得他神采奕奕。如今收到這令人難過的訊息，才讓我驚訝好一段時間沒有在世新大學翠谷校園裡看見孝信老師的身影了。

十二月十九日那天下午，我應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之邀，前往為臺北大學學生通識課程上三小時戶外課；我搭捷運新店線從臺電大樓站五號出口、走向客家文化主題公園的師大路上，經過一家經營團體膳食的供應站，工作人員正在裡裡外外清洗；供應站的二樓，十幾年前曾經是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辦公室，聽說是這個團體經營者，因著認同全促會推動建構公民社會的理念，用非常少的租金，提供二樓給全促會使用的。當年，我偶爾就會來這裡開會，其中參與最多次的就是孝信老師召集的《社大開學》編輯會議，還有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的籌備會議，與會者都深深被孝信老師的「學·思·行動」所鼓舞，我則是一直好奇：這樣車輪般轉動的密集會議，體力哪裡來？時間是如何管理的？

定位原則

有一年暑假期間，全促會到金瓜石「雲山水民宿」開理監事會，順便做小小的旅行。我記得自己特別早一些起床去散步，然而，當我回來民宿這邊的時候，卻見孝信老師好整以暇地在客廳看書（好像是一本跟埃及這個國家財務史或數學史有關的書籍），他說他已經慢跑完幾公里、吃過早餐了；我還在陽臺看見老師可能慢跑、淋浴之後洗好的衣物，用衣架掛在冷氣機框架上吹風曬太陽的情景。又有一回，前往雲林縣參加社區大學（好像是）教師研習營隊，課程結束後我們一起前往火車站搭火車；我們邊候車邊討論事情的時候，我發現孝信老師「從口袋取出皮夾、把車票放進皮夾中、再把皮夾放回口袋」的動作，就問他：「老師，您怎麼這麼麻煩，車票直接放口袋不就好了嗎？」孝信老師答說：「淑英，這是『定位原則』。薄薄一張車

票很容易遺失，或被夾到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固定位置，就不必浪費時間在『尋找』。」

後來，一位在臺灣大學工作的朋友跟我說，她的先生送了一枚鑽戒給她，希望她常常戴著，但是手上戴著鑽戒很不方便做家事，所以做家事時她就將鑽戒取下來，結果又因為記性差，常常忘記把鑽戒放在哪裡了？甚至因這個狀況而造成夫妻之間不愉快，她說很傷腦筋。我想起孝信老師的「定位原則」，建議她使用三個小盒子（如：布丁盒），分別放在廚房、客廳、臥房等固定之處，當脫下鑽戒時，選其中一處放置，就很容易管理了吧。這位朋友後來跟我說，這個辦法真的很好，還說是「知難行易」。

各忙各的

孝信老師推薦我參與「千名婦女參與和平獎」的行列，是讓我極為吃驚之舉，因為我認為孝信老師跟我互動不多，怎麼會清楚我的所作所為而有此舉呢？他難道不擔心推薦不當嗎？我也曾想過，透過這項國際公共參與的歷程，來擴大我們參與公共事務的力量，或許是一個時機，然而，可能是某些政治因素的影響，無法藉這個事項有所發揮，而後來因諸多俗務，也就一直沒有向孝信老師請益說明，殊為可惜。

隨著全促會搬離師大路遷往南昌街，孝信老師在全促會出現的身影日少，《社大開學》停刊；我則仍舊忙於河川守護、水環境治理的公私協力課題，至今雖有一些制度性的建構，但是仍然路迢迢。幾年來跟孝信老師的互動則越來越少，至為遺憾。

原本，我以為未來的星期三傍晚可以到世新大學聽孝信老師講課了。之前因為每星期三、星期四兩天的晚上，舍孫女秧秧從幼稚園放學後都住我們家，由我和外子文潭一起照顧她；現在秧秧的媽媽安排她星期三晚上學游泳，我遂有了時間，沒想到敬愛的孝信老師卻走了！而從他記錄下來的點點滴滴，看見四面八方的友人對您倆的協助，跨國為老師作診斷等等，足以顯

示兩位老師待人處世的成功，十足成為我們的楷模！

我曾經在金門看見這樣一面「馬夫淚碣」的殷殷叮嚀：「一世告人以口，百世告人以書。」繼而想，古人教我們人生在世的「立德·立功·立言」目標，孝信老師早就已經達到這個境界！他走了，您一定萬般不捨，還望您節哀，持續引領我們：在公共衛生的萬里長征中，向前邁進，以告慰孝信老師在天之靈！

我們一月十日見 揣此 平安

科學民主愛國 求真善美 四十年鞠躬盡瘁 五四驚雷再震
通識社教公衛 惠老中青 三千里夙興夜寐 南北化雨春風

胡承渝

註：
科學月刊是「科學」，民主支援會是「民主」，保釣運動是「愛國」，正是五四運動的精神。
孝信兄回臺後，除仍致力於科學、民主、愛國外，長年又從事社區大學、通識教育及公共衛生等事，每星期都臺南、臺北奔走，為省時間，常常搭夜車，在火車上睡覺。



回觀來時路，一扇扇明亮的窗

林朝成

社大不是一所學校？臺南社大如何自我定位，確立辦學的宗旨？二〇〇〇年倡議地方政府興辦社區大學時，林孝信（老林）和我曾有過深入的對談。基本上，我們都認同黃武雄對當前社會問題的分析，解嚴之後社會重建是個有待實現的重要課題。社區大學以「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的理想，可作為社會轉型的解方，也是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盤。孝信當時已有非常深厚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知識傳播的素養，他認為社大的知識解放，是把知識的權力回歸大眾，讓知識為我所用，為社會所用，知識美好的滋味成為人們的養分和共享資源。在知識社會中，不因知識的落差得不到平等的發展機會，成為社會的弱勢者，失聲在社會權力之中。社大所催生的公民社會，乃培力基層民眾，組織結社，一同關心社會議題，一起尋找解決的方法，促使制度和價值更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反抗對美好生活的剝奪，也保衛社會足以抗衡專制和資本主義的毒害。在孝信的關切中，社大藍圖正是他從近身處所看到的遠方之光，值得邁力向前。

地方學

當時我對孝信分析臺南的社會文化情境，認為從臺南的主體、地方的再現、地方的對話切入，視地方學為有用的知識實踐，將是社區大學介入社造運動後的實踐轉向。地方學要把在地知識扎根於地方脈絡，活用地方知識以回應在地的行動與生活。地方學的教與學，其對話不只是知識的交流，也是故事的敘述與社會性的關係活動，更可以是集體共學的創發，其教學不執著於條條框框的成規，可以走進歷史田野、社會田野、地方現場、環境現場，描述、探索地方鮮活的在地性與整體脈絡的關聯。由此對談，孝信贊同地方學不是一種靜態的知識，更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在社區意識、社區運動、公民社會中茁壯的知識，聯繫起在地的對話與社會實踐。往後，孝信在各縣市催生設置社區大學，也不忘提及地方學在各縣市社大可扮演的功能和實踐的角色。

催生臺南社區大學

在林孝信、何宗勳和本人催生下，召開兩次「為什麼要辦理臺南社大」公聽會，終因催生公民社會和臺南學的定位，打動了張燦濤市長，應允成立臺南社區大學。然對於興辦社區大學的經費補助僅略高於臺北縣，全國次低，孝信深以為憂，恐在各縣市造成低標效應。在孝信的論述中，社區大學是終身學習型高等教育機構，是另類的成人高等教育，知識的生成轉化和創新仍是社大的教育核心，而公民社會更是社大的知識實踐，視社區大學為高等教育機構有著策略性的高度。在他的估算下，地方政府對每所社區大最低的補助經費應在壹仟萬元以上，才有資源維繫社大的正常運作。資源的取得、社大的定位、社會的認同和辦學績效是一貫相連的，政府在財政上吝於支持，可見對社大仍缺乏想像和理解。日後，在臺南舉辦的第六屆社區大學全國會議，主題為「創造成人高等教育的新契機」，正是釐清社大定位，前瞻二十一世紀高教思潮的社大藍圖。

臺南社大的自我定位

臺南社大如何自我定位？在實踐的經驗中，我們逐步確立了「一所公民學校」的目標。學習具有公共性，在學習所成就的社群關係中，課程服務於社群發展，在人對美好生活的籌劃中，人的天性也在公共事物的參與中發展自我的能力和美德。學習的公共性顛覆了傳統的佔有性的成長，認識世界的同時，我們也認識了自己。分享才是最內在的擁有，公共的行動是人類最深

沈的對話。這種洞見是社大的教育工作者和老師、學員共同分享、回饋得來的。學習歷程是關係性的、社會性的，同時也是身心投入的，所以本質上具有強烈的情感元素和意義性。真實有效的教與學，常發生在教室的窗內和窗外，計畫性學習和同儕學習的交錯，對話的引領和觀點的形成、自得與分享的共創、以及支持性的氛圍和行動中。公民學校培育文化的公民、環境的公民、社區的公民、知識的公民和行動的公民。每個公民都是那明亮的窗，洞見他者，關照自己，交涉迴互，進入真實。

二年前當臺南社大以一所公民學校自許時，看著教師、學員、教育工作者人員所啟動的覺察和關係的轉化，就像是一張張邀請學習的邀請卡，飽含著濃情和幸福的學習氛圍，原來公民學校也可以是愉悅的，也可以是自省的觀照，透過明亮的窗，流動於窗內窗外。

曾將「一所公民學校」的定位和孝信分享，他頗多讚許，未及深論。如今，人已安然遠遊，只能遙想睿智的他對社大的祝福。

道別與續行，在社區大學運動之路

——悼念社大前輩林孝信老師

吳茂成

給社大諸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與冠州諸友，探孝信老師，這一別即永遠。

回想起來，自擔任社大全國促進會理監事，才與孝信老師，有更多的交談共事機會，記得有一回北上參加會員大會，他靜靜坐在後面，一遇到公共議題，勇於發言的熱情，令人印象深刻。他擔任全促會常務理事的種種努力，早年推動全國研討會，好友冠州告訴我不少。

對台南社大來說，他也是台南社大創校史的一員。

十二月十八日，忙著第七屆重回村廟論壇前夕，接到朝成老師轉來孝信老師病危的消息，把握時節因緣，和冠州趕赴成醫病房，與這位社大運動前輩道別。進門，先在門口處淨手戴口罩，潔淨的病房裡，孝信老師閉目在床，瘦得很，看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言起。

美霞老師一旁提醒我們，多說說台南社大發展現況，她說，孝信老師很想知道這些事。

聞言心想，孝信老師到最後，念著還是社會改革的志業。

悄悄走近床前，側身向老師問聲好，孝信老師雖然閉目無語，但是當我們談到目前致力推展大廟興學運動，振興村廟社區共同體的興學工作，他眼睛一亮，看著我們，那眼裡有光亮，令冠州與我，十分欣喜。

隨後，老師微抬左手，美霞老師提醒，這是老師想要與我們握手，這一握，亦是一別，握住孝信老師的左手，心中湧起無限的感慨，一股哽咽，壓在喉頭，想著老師的熱情，這手握之氣，鼓舞著我們，當在社大運動之路前行。

病床前，做生死別！

孝信老師，這一股熱情與清明的意志，令後輩者讚歎。

直覺的告訴孝信老師，你與社大前輩點燃的火炬，現在已有更多的青年朋友在傳遞，形體雖有限，然而慧命無窮，一念清明即永遠，當下不由自主輕觸老師額前，一股溫熱從指尖流過。二十日，重回村廟論壇之上，傳來孝信老師病逝。

告別孝信老師，想著他念著社區大學的種種，這是給我們後輩者，留下公共知識分子，堅持理念與實踐精神的身影。

這也應是台南社大諸友，應思與續行之事，在社大運動之路，我們彼此終有道別之時，亦有相攜扶持之義，莫忘今日，道別與續行，慧命相繫，廣拓因緣，呼朋引伴，承續這一把社區大學運動火炬，為台灣民主深化、教育改革的志業，繼續努力，這也是吾人悼念孝信老師，實踐社區大學運動精神，最重要的工作。

美霞老師告訴我，孝信老師自少習禪，修佛法，一月七日與冠州，再赴孝信老師靈前上香，此刻告別，社大諸友若是有佛教信仰，盼大家一起從心底念佛迴向孝信老師，往生淨土。

靈前祝禱，祈社大推動公民社會運動之路，早日圓滿。

給孝信老師

吳佩娟

二〇〇〇年參加了第二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的義工，會議之後，孝信老師為了推動南部社區大學的設立，成立了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就此跟著老師一起工作。

社區大學成立之初，老師跑遍全國各地，促進各縣、市社區大學的成立，為了各社大彼此間的學習交流及聯繫，於各區召開社大聯誼會，在每一次的聯誼會中，若有任何一位新夥伴到場，老師則會不厭其煩的重複宣說社大的理念，每個月一次的聯誼會，對社大的發展，扮演非常重要的任務，除了業務上的交流之外，也討論社大的發展方向。記得有一次的社大聯誼會，時間到了，除了承辦學校之外，卻只來了另一個學校，我急著要再次打電話聯繫，問老師要不要再等等，老師說：「我們還是準時開始吧。」原以為老師就在座位上跟我們幾位聊聊，沒想到，老師走到了主席台前，拿起麥克風，很認真的開始講說社大理念，儼然面對一百個觀眾一樣，直到結束，偌大的會議室還是只有我們五個人。會後，老師檢討的不是工作人員聯繫上的缺失，而是，這個會議到底社大工作者怎麼看？對社區大學的推動是不是有幫助？感謝老師沒有責怪，也讓我感受到老師對推動社區大學理想的堅持。

如今，社區大學遍地開花，聯誼會的進行仍持續至今，成為各社區大學交換意見的平台，老師的用心功不可沒。

跟老師一起工作的日子，老師時常跟我說我們是一起工作的夥伴，要我叫他「老林」就好，我總是不好意思這樣稱呼他，還是稱他老師，但每次接到他的電話，第一句話就是「我是老林」，在現代社會中，多數人都習慣帶著階級的面具跟他人共識的文化中，老師的態度，更令人尊敬。

老師為了公務南來北往，經常捨棄飛機或高鐵，搭著火車趕往每一個會議現場，一方面為了節省公費的支出，一方面也因為搭火車有個完整的時間可運用，一週搭火車大概有六天吧，我們常跟他說，臺鐵應該發個獎狀給他。近的，他就騎著自行車前往，環保又健身，在生病之前，每天都跑步五千公尺，甚至在病中，老師還是堅持走路五千公尺，在這麼忙碌的情況下，數十年如一日的保持著運動的習慣，還常常提醒我要運動，老師要請別人做之前，總是先親自力行，如果沒有一顆堅毅的心，真的很難做到。

一年一次的聚會，老師都是親自下廚，還教我們怎麼炒菜，時間算得都非常精準。聚會時也喜歡說著他讀的書，或者他去了哪裡，看到了什麼特別的事情，像對著小孩說故事一樣，許許多多的故事，一件一件地浮現。感謝老師，您已圓滿了這一生，忙碌的日子終於可以稍做休息，祈願您到一個極樂的國度。

懷念孝信一幅輓聯

摩頂放踵，多方奔走為保釣，伸張民族大義，是我的，

那能寸土相讓，所做所為，是真愛台灣。

鞠躬盡瘁，半生苦行創社教，惠及小民生計，給他的，

就這一技之長，嘔心瀝血，已紅了杜鵑。

婁良輔



老林與旗美社區大學

洪馨蘭

一九九九年年底，我，阿蘭妹，在美濃愛鄉協進會初步完成永安聚落美化空間規劃案後，留職停薪北上埔里新故鄉文教基金會，支援九二一震災的在地組織。就讀政大政治系時期的導師，黃德北老師，帶著老林來到新故鄉的辦公室，說要介紹我們認識。老林當時正積極奔走於各縣市推動社區大學的設立，他跟我說他剛說服高雄縣政府同意試辦社大，因此希望高雄縣帶有社區運動精神的團隊可以去投標。他從德北老師那邊打聽到了有個學生在美濃團隊，目前在埔里支援，所以來跟我談談。

二千年年中，阿蘭妹返回美濃歸隊。第一件執行的工作就是撰寫一份以高雄縣旗山地區（旗美九鄉鎮）為校本部的社區大學經營計畫書，並在許多社運界前輩的肯定與背書下，當年年底徵集美濃愛鄉與後生會成員作為班底，以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標下高雄縣社區大學的試辦經營權——開始了臺灣第一所農村型社區大學之路。在這個過程中，老林在埔里跟我聊著「以社區大學來做社會運動」的理念，不斷在腦中盤旋。

二〇〇五年阿蘭妹轉換人生跑道，想走到最容易遇到年輕人的地方——大學校園。投資六年時間取得博士學位，並幸運地開始進入大學擔任專任教職。從一進大學開始，我就每學期都申請在通識中心開課。前年，通識中心進行評鑑，在抽籤授課者與評鑑委員面談的時段來到之前，我接到來電：表示我被評鑑委員「抽到」要進行面談。走入面訪教室時，一看評鑑委員原來就是老林！我心裡十分開心。我們閒聊著。他微笑著先問在大學裡任教一切可好，然後希望我聊聊對目前學校經營通識課程的看法。

我望著老林，忽然就說著：我覺得通識課是校園內的社區大學，社區大學亦是校園外的通

識課。老林再次投以微笑，表示同意，並分享了他一直以來對通識教育的期許。剩餘的訪談時間，我們就聊著他目前在各大校園裡推動的保釣工作坊，直到通識中心助理來說：訪談時間已到。

今日聞此噩耗之時，阿蘭妹正從陪同研究生參與校外社團辦理的青年講座離開。內心有一種典範消逝的難受。用社區大學來做社會運動，用社區開課來改變人心，這曾經是讓直接走在社運現場的人覺得過於溫和的作法，如今我們看到此力量所播下的種子，成為具有高度韌性、持續性、創造力的培力造人平台。其中，有些人逆向地從社區大學走入大學校園，如何把社區大學理念與作法經由通識課的開設，帶入校園並經營學生，影響青年及早關注社會多元議題，更是後輩們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阿蘭妹會記得老林爽朗的笑容、堅定的理念與實踐的話語。會記得老林那一年風塵僕僕地到埔里盆地，說了一席話，讓阿蘭妹展開了一場與社區大學相互探索的精彩會遇。



孤獨的行者：憶林孝信老師

李鎮邦

說來有趣，我認識林老師是在一個奇怪的場合。二〇〇三年我大學畢業剛去新竹念研究所，在社區大學邊工作邊搜集碩士論文的材料。十月份剛進去社大工作不到兩週，主任就通知我某天晚上要開車去臺南參加一個聚會。聚會是在林老師家中，到達時陳美霞老師熱情地下樓接待我們。當天晚上除了林老師、陳老師外，還有一群成大的學生和一兩位教授。當天討論的內容我已忘了大半，但是記憶最深的就是我們主任和另一位年輕教授當場打起架來，原因是這位年輕教授一直說社區大學還不是社會運動。我記得他跟我們說社會運動有幾個層次，社大還在很早的階段之類的。兩人爭得面紅耳赤，我們主任已經把板凳抬了起來，我很緊張地環顧四周，只見林老師坐在一旁，看著他們爭執。我心想，你家都要被翻了，你怎麼還這麼悠哉悠哉。這是我初見林老師的記憶。

全促會的會議

之後，工作的社大跟林老師有了比較密切的往來，我才初步了解，社大也有社運派與其他派的差別，林老師長期跟社會運動的關係被歸納在社運派。我被我們社大指派為協助林老師辦理「社運窗口」的專欄。「社運窗口」就是在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出版的刊物《社大開學》中的一個固定報導。每一期林老師會鎖定一個議題邀請相關的社會運動團體來到全促會辦公室進行座談和訪問。林老師對社運窗口的希望是建立社區大學與社會運動團體間的密切合作。不能說的理由是許多社大已經失去當初社大運動的理想，為了爭取國家的補助以及地方政府關愛的眼神，社大變得跟補習班沒有什麼區別。

林老師對社會運動以及社會正義有超乎常人的毅力與熱情。比如說為了南北開會，他常常搭半夜的平快火車，搭車的時間順便休息，而一下車就可以開始工作。我記得有一次早上十點在新竹的會議，他六點多火車到了之後，在麥當勞獨自等了三個小時。他不只一次跟我們提過要在六點開會也可以，他說這話時，我記得在場的其他工作人員都在翻白眼。還有一次，我開車載林老師一大早前往南方澳訪問漁民，出發時間是早上七點，當天來回。林老師臺語非常流利，對漁民的生活以及困難也都十分理解，我因為幫不上忙，在旁感到十分羞愧。但林老師對年輕運動者總是很寬容，即使在我們社大跟他的關係轉變之後，我也不記得他有對外說過任何怨言或是批評。

林老師夫婦的物質生活

我在芝大求學的第一年住在林老師和陳老師家中，也因此跟他們有了比較密切的往來。當時的室友除了一位芝大畢業生外，還有林老師的大女兒。林老師和陳老師每年固定回來兩次，暑假和寒假。跟一般人放假就放假不同，林老師和陳老師說他們每次回來都是充電之旅，他們一到海德園，基本上白天時間就是往圖書館跑，在芝大藏書浩瀚的圖書館內待上一整天直到日落，兩人出發前就攜帶了自製的三明治，通常是抹上果醬然後夾上一片火腿或是生菜，常常有奇怪的組合，比如藍莓醬加火腿或是花生醬配生菜。

林老師對物質生活可以說是極不講究的。他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套上一件灰底的套頭衫，外表都已破了好幾個洞，而他用來煮飯的鍋子應該在很多人眼裡大概就是從垃圾場撿來的。即使他們在芝加哥住了這麼多年，但他們很少去中國城餐館，跟我們這種貪食的晚輩比起來，他們在家請客時買的中餐就是在海德園內的一兩家主要賣給外國客的美式中餐。我記得有一回在他家吃飯，陳老師買了三道主菜，但是三道主菜除了食材不一樣外，調味都一模一樣。大家吃

完談起這事，都笑了；然而林老師一點都不介意，對他而言，食物只是維持這肉身之軀的必要，如果可以不用吃的話，我想林老師會毫不猶豫地戒食的，因為煮飯太浪費時間了。林老師最著名的一道菜就是大骨湯；通常是便宜的大骨（因為美國人少吃所以便宜），小火煮上個四五小時，加上白菜，這樣煮起來湯極鮮美，先喝湯配飯，然後剩下的湯煮麵條又是一頓，比起一般準備飯菜，這樣準備起來省時，營養也足夠。這樣的生活對我們這種貪食的小資來說無疑是十分震撼的。

邏輯嚴謹、關懷社會

認識林老師的人往往會被他的博學以及追求言論的合理性深深震撼。林老師說話都是建立在嚴謹的邏輯上，講話總是不疾不徐，非得要把上下條理一一理順後，才將主題娓娓道來，通常這一理就是要耗上大半天，這跟現在要求簡短追求效率的報告方式無疑是大相逕庭的。在芝加哥的晚期，我跟林老師常常在一些議題上有些意見。有一次對臺灣法學教育我們爭執不下，一直到接近凌晨一點。我記憶深刻的是，林老師對這個議題也花了不少心力在研究，不是片面之言。我們對臺灣媒體的現狀都感到十分不滿，然而我純粹就是批評，而林老師卻是即知即行，就我所知他也參與到關於媒體改造的運動中。

提攜後生晚輩

很多人喜歡說林老師是老左，其實我對這個詞十分困惑，老左究竟是指老（old）的左派還是過時（old-fashioned）的左派？林老師的確年紀比較大也比較不時髦，然而他關心的議題卻是與時俱進、非常跟得上時代：他關心農民在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處境，他關心年輕人對社會參與的冷漠，他關心媒體對臺灣社會造成的傷害，他也很關心我的研究，常常給予我不少建議。

就我所知，不少形銷骨散流落在海德園內的芝大博士生都曾經受過他們兩位的鼓舞甚至啟發，也有一些人因此重新找到研究的題目和興趣。

林老師跟陳老師對於提携後生晚輩總是不遺餘力，當他們發現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時，那種開心之情常常溢於言表，我記得有一回陳老師提起了她參加了海德園一個左派的聚會，認識了芝大人類學與歷史學雙主修的博士生 Saul Thomas，陳老師回來跟我和林老師提起 Saul 時，開心得不得了，他跟林老師一直說要多多跟 Saul 來往，之後也時常跟我詢問 Saul 的近況。

林老師過世了幾天，我一直回憶起這幾年來在大雪冰封的二月晚上看見林老師幫我們開門的景象，林老師總是一聲：「鎮邦，歡迎！」恐怕這數十年來，林老師一直重複著一樣的工作，在風雪不斷的密西根湖畔歡迎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們，用自己的熱情來感化他們，告訴他們人生中有一些東西值得花上一輩子去追求，去實踐。這過程也許孤獨也許寂寞，也許辛苦一輩子的運動不見成果，但林老師留下的影響卻不是可以這樣簡單計算的。雖然沒有像年輕時信仰佛教一樣遁入空門，但他卻是個真正大乘道的行者，在這污濁的世間踽踽獨行，不計毀譽。

我們懷念你，林老師。

未竟的社會理想——向公民社會的先行者林孝信致敬

林吉洋

或許拜網路發達所賜，近年來「公民團體」、「公民記者」等網絡串聯與自發行動蔚為風氣，民間力量蓬勃發展，終於在三一八社會力量大爆發，這股力量甚至有機會以第三勢力姿態參與主流政治。

此時，我想起一位公民運動的先行者，保釣時的學運領袖、《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他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於臺南成大醫院辭世，對於「公民社會」運動而言，是一個巨人的倒下。

老左

林孝信自學生時代憑藉優異表現，順利留學美國，在科學領域嶄露頭角。一九七〇年憑藉一股科學救國的熱情與傻勁，號召留美學生創辦一本「中下階層都能買得起」的科學雜誌。

隨後在一九七〇年末因保釣運動違逆當局而被註銷護照，失去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資格，從此被迫流亡海外直到九〇年代才得以解禁歸鄉。

一位與林孝信老師有忘年之交情誼的友人形容他是「在混濁的世間踽踽獨行，不計毀譽」的老左知識分子。「老左」可能有兩個意思，一是年紀稍長思想卻十分年輕與留學生相處甚篤。

老派也可視為是一種「時不我予」的形容，他在滯留美國二十年後回到臺灣，社會經歷各種論戰、選舉動員等力量拉扯，或許已不是他所熟悉的「故國」。

然而回臺後的林孝信理想性不減，仍投入各種風風火火的社會改革運動，最重要包括推動

社區大學運動，除了主編《社大開學》廣泛的連結社會運動與社區大學，林孝信特別關注全球化資本主義發展下農村與弱勢者的處境。

友人追憶林孝信是個物質生活極簡，近乎窘迫，對留學後輩卻是親切照顧有加，是極為重視思辨與實踐的知識份子。林孝信的思想資產與哲人風骨，應予以緬懷追思。

作為社區大學的晚進者、公民傳播行列之一，希冀拋磚引玉，以紀念前人之奉獻，是以為文。

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走過八〇年代的街頭狂飆，臺灣在九〇年代完成的民主化僅僅只有選舉形式的民主，整個社會仍然充滿著威權性格，而不是鼓勵自由思考追求自我實現。

除了保守的教育體制亟待改革之外，公民素養的提升成為當務之急。林孝信與黃武雄及其他推動社會改革理想的學者賢達共同催生社區大學，林孝信並擔任「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常務理事。

林孝信認為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之所以得以延續，很大原因來自於知識的菁英化、或稱知識的壟斷，因此社區大學成為林孝信寄予厚望的陣地。他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團結，從而使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團結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

打破後威權時代的牢籠

政治上的威權體制雖然已經結束，然而民主的社會卻仍遙不可及。從教室到街道，人民的

身體與思考仍然處於無形的威權籠罩。公民的內心牢籠顯現於，民眾雖然有了投票權，卻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積極監督執政者與民意代表。

選舉制度並未解決問題，反而成為問題根源之一。

缺乏民主核心價值的深化，人民賦予權力的執政者為了鞏固政權反而競逐金權，監督的民意代表卻勾結利益集團、濫權醜聞時有所聞，賄選買票風氣敗壞。在公民社會無法有效監督下，民主政治品質低落淪為國際笑話。

走向民主化的臺灣社會跌跌撞撞，經濟繁榮但人心浮躁，貪婪投機貧富不均社會價值混亂，重大犯罪頻傳，種種現象導致社會人心惶惶。

因此當時改革力量尋找新的願景，社會理想不應當簡化為政治符號，而應當培養有意識、有能力與政治部門抗衡的公民社會，社區大學的理想因而被提出，希冀「建立一個能夠提昇公民素養、創造臺灣新文化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理想

有持論者認為公民社會是一個內容空泛的「粗糙神話」；或視公民社會為「資產階級民主」的利益代言，批評其缺乏性別視野，忽略中下工農階層的參與。然而「公民社會」這個理想的內涵本身就包含的左右立場的視野。

社區大學運動開拓者提出「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的主張，藉以回應臺灣社會困境的理想訴求，希望藉由成人教育過程養成積極的公民意識，同時屏除由於知識的壟斷與菁英化。運動者積極倡議，在陳水扁當選總統之後獲得積極回應，社區大學遍地開花。

作為社區大學運動參與者之一，林孝信在〈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提到知識原先是提升人類幸福，卻成為與人類幸福矛盾的對立物。在專業分工社會，菁英「藉由知識謀取私利控制他人，知識成為維繫社會不平等的保守力量。」

因此林孝信格外重視農工階層的知識啟蒙，積極地推動社區大學不應該只是城市人享受的特權，而更應該普及到資源匱乏的族群，例如農村地區與勞工、以及語言文化瀕臨傳承危機的客家族群。

在林孝信等人的推動下，曾經全島性拜訪農漁會，積極推動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工作。由林孝信擔任執行長的社大全國研討會，於二〇〇三年社大全國研討會由旗美社大張正揚主任起草發布〈呼籲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聲明〉，關注臺灣三農問題，並希望藉由社區大學導引農村的學習力量，翻轉農村邊緣化的角色。

社區大學運動的挑戰

社區大學所欲達成的「公民社會」內容，實然涵括跨光譜的社會理想，或可借用一九三〇年代義大利共產黨人葛蘭西的革命理論「陣地戰」以理解左翼的公民社會理念，亦即藉由社區大學發動一場持續的政治文化運動，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認識的歷史與政治環境，進而取得改變自身處境的方式和方法。

然而理想的實踐總是需要資源挹注與不斷修補團體內部的共識。作為一個標榜知識解放的運動，內部從來不乏檯面上的辯論或是隱晦的路線之爭。從對外社運議題的連結參與、到社大學位認證制度的爭取與否，作為臺灣民主化社會改革的本土產物，無可避免與政治情境與思想立場所左右，社大的定位與價值一直在辯證與角力中探索前進。

在現實中，社區大學長期在政府治理與市場化壓力當中擺盪，由於法源得以從公部門取得資源，卻也在法令上成為政府的「委辦單位」，更甚者承受民意代表霸凌、遭遇機關以上級之姿要求「配合政府政令宣導」。

諷刺的是，自言因公民社會運動促發「白色力量」參選獲勝的柯文哲市長，構想以社區大學作為平台、邀請企業家傳授經驗打造「老闆學校」。市長不識社大「公民社會」理想的無心之過，卻也點出現實情境中，社大光環的褪色。

在公民社會理想的足跡之上，持續著變動與鐘擺的過程，在這個以「公民之名」行使追逐社會公義理想的時刻，或可進一步理解「公民社會」的理想。

林孝信是臺灣公民社會的實踐者、社區大學運動的重要推手，與年輕人一起捲起袖子做事的親切長者。他對弱勢者的關懷與理想的執著追求，讓人心生敬意。在「老林」走入人生盡頭的一刻，也是值得追憶這位「老派」理想主義者的時刻。

憂勞孝信 遺留典型稱識士

弘遠山林 開啟風氣作先師

劉源俊敬輓

悼念社會運動啟蒙師——孝信老師

陳雲芳

孝信老師是我投入社區大學工作時，很重要的啟蒙老師。在幾次的會議中，老師提到早年於海外時，如何透過科學月刊，組織一群有想法的夥伴，投入於保釣運動。當年，有很多海外的年青人，都有受過老師的照顧。老師的家，是海外青年們共同討論台灣未來的聚點，也是年青人投入社運的啟蒙者。

老師回台之後，致力推動科普計劃，並促進了社區大學的開辦。而我們後輩，也在老師的啟蒙下，思索著要辦一所什麼樣的社區大學。老師努力一生，為的是台灣更美好的環境與未來，對於教育的推動，勞心勞力。如今，社區大學，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將公共參與透過社大的推動，民眾開始關心環境與社會議題，也以行動投入改善，甚至由下而上的修法，種種的過程，林老師都參與其中，給予年青人方向、鼓勵。

老師，你辛苦了。好好休息，這一代的我們，會遵循你的教誨，繼續努力。



致最感性的理性馬克思主義者：林孝信老師

傅銘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老師離開我們了！不敢相信，一年一期的老林聚會竟在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成為最後一次的聚會。我還有好多話想跟您說、想跟您分享讀書心得，甚至我都還沒親口跟您說：「老師，要不是您在南藝授課一整學年的必修課：政治經濟學，就沒有如今參與、關心社會運動的我！更不會加入南部邊緣同志口述史小組、也不會有社區大學的經驗及工作。謝謝你，老師，我愛你」。

引我入門

研究所一年級，音像藝術管理所，有一門必修課：「政治經濟學」，還是一整學年的課程，第一堂課的讀本是《共產黨宣言》，當時心想：「我是來這裡學習影像管理的耶！為何要學這個呀？」。誰知道上完一年的課之後，自己開始參與社區大學影像教育小組的團體，也被點燃參與社會運動、同志運動的熱情之火，參加邊緣同志口述史南部小組，楊儒門事件走上街頭遊行，也進入社區大學全促會南部辦公室做農村教育、成人教育的專員，因緣際會下與李金佩一起到社區大學授課影像課程，每星期從臺南官田搭火車到臺中火車站，再從臺中火車站的公車站牌轉搭客運到臺中東勢的社區大學上課，維持約一學期，也因為這些經驗，與南藝管理所、紀錄所的同學們一股動力、衝勁到蘭嶼進行長達一個半月的社區影像教育教學。那幾年的憤青歲月，都是老師您的批判理論的啟蒙所致呀！

當第一次見到老師時，見到一位長得有點像是《辛普森家庭》卡通中那位奸詐剝削勞工的董事長的頭型、髮型、臉型，然後穿著非常樸素，有同學曾開玩笑說，老師這身打扮與樣子會

讓人以為是街友耶！更經典的是會用橡皮筋綁住兩腳的褲管，才好騎單車，以及那萬年側背的書包，看起來老舊、又會用夾子當作肩背帶與書包主體的扣環，一整個節儉到不行。最有才藝的地方，就是可以在同學報告的時候，雙眼閉上睡著，但同學報告完還能很精準、厲害地回應或提問，當時覺得老師是在打坐嗎？還是這是老師的特異功能呢？還有您那臺灣國語的口音，有時一個英語發音，會讓大家搞錯單字。是個沒有高高在上架子的公共知識份子，更是個信奉現代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後現代您一點都不認同。

對樂透的批判

還記得，有一次所上的大家在集資說要一起買樂透時，有人很有勇氣地問您要不要加入？您馬上回絕了，還問我們說：「你們覺得樂透是政府在賺錢還是人民在賺錢呢？」，然後開始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這個政府做莊的遊戲。老師的生命似乎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科學普及教育、保釣運運很深地連接在一起。連煮水餃、煮飯、做家事，都能科學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奧秘，還有一次大家聊到吃生魚片時，您竟然很認真地談起生食和熟食跟現代文明發展的關係是什麼？永遠都是那麼認真、嚴肅看待這整個世界的唯物論信仰者！

樂趣點滴

我很喜歡跟老師耍調皮，有一次您生日時，幫您慶生，我很大膽地提出美霞老師向您親一個，美霞老師害羞地笑著，您也是，甚至聊起您與師母的往事，就是不彼此親一個。還有，我老是喜歡拿著同志的觀點跟您辯論同志政治經濟學的東西，還去找資料給您看，甚至在媒體批判的課程，拿有男性裸體的GL雜誌到班上跟您說我想做的報告題目，更故意在政治經濟學的課堂上穿沙龍上課，老喜歡在課堂上、開會、工作中跟您搞怪、提出一些您總是傻笑回應我的

問題，您也不會責罵或是討厭我這頑皮的學生。

我喜歡看著美霞老師談到您那豐富政治經濟學知識時，那種景仰、崇拜的模樣，以及露出一種小女孩被寵愛、疼愛的樣子，我想那是愛吧！

某次課堂上，您提到臺灣的農民運動時，提及簡吉的故事時，說著說著您的眼睛竟然泛著眼淚，一度哽咽的模樣，讓我們很驚訝，想不到這麼理性的老師，也有如此真情的一面，難怪您會對於臺灣農民運動如此關心，甚至積極參與反WTO的相關活動、讀書會等。

永懷吾師

我很欽佩您因為在美國因為做《科學月刊》，而莫名捲入政治黑名單後，轉而成為一位積極從事保釣運動的精神，回臺之後更是用心投入臺灣社區大學推動的衝勁，雖然後來因為一些狀況，您淡出社大，不但不責怪或是說他人壞話，很有風度地放下。後來離開南藝政治經濟課程的教導，也是雲淡風輕地帶過過程。而這些經歷，您都是拿得起放得下，更不減您參與科學普及教育在大學通識課程的推動、保釣運動延續的動力、熱情。每次跟您的聚會、聊天，總感覺像是上了一堂課程一樣，收獲滿滿，刺激我的左派思想和一些實踐的東西，無奈人生無常，就這樣我們再也沒機會跟您再相聚了！但我會想念你、也會繼續用您教給我們的知識去實踐一些東西，因為您是我批判理論的啟蒙導師，也是我研究所的恩師之一，我雖沒有什麼好拿出來說嘴的成功的事情，但我不會忘記您給我的收獲及知識。

親愛的孝信老師這次要說珍重，再見了！以這篇來向您致敬、表達我對您的感恩、想念，老師我愛你，希望您一路好走！

永遠的老師·林孝信

曾也慎

昨天才終於在病房裡頭看到虛弱的孝信老師，今天一早，就接到佩娟打來給我，告知我孝信老師走了，突然間，我又想起了好多事情。

算一算，認識孝信老師快要十年了，我也不記得是在社大全促會還是在南藝「政治經濟學」的課堂之上，孝信老師的課堂風采大概每個見識過的人都能津津樂道個幾句，不論是精闢的政治經濟分析，抑或是在同學報告時睡著，卻又能在報告結束的瞬間回神，然後立刻給予評論的神奇表現，都始終難忘。

我進全促會那年是二〇〇七年，印象中，報到日是四月一日（愚人節真的不適合當報到日……）那年我二十三歲，研究所二年級。我當時去全促會的目的開始是協助影像教育小組，但後來卻開始了一個難以想像的艱鉅任務「客家講堂」，這是孝信老師奔走客委會多時才有的成果，然而，要做一個「全客語的社區大學」談何容易？那年，年紀尚輕的我，一邊追逐孝信老師的腳步（這是真的，孝信老師腳程超級快的，出差場勘幾乎是惡夢中的惡夢，像是健走一整天一樣……）一邊抱怨這案子複雜難行，我幾乎對社區工作萌生退意。

我也當然不是沒有當著老師的面抱怨此案，然而，孝信老師仍然用一貫的樂觀態度要我去做，還說「這案子成了你就當客家講堂主秘喔！」我簡直沒有興奮的感覺，只覺得「天啊！好大的坑啊！」然而，天不從人願，雖然此案與客委會有默契，但在招標階段受到不少的質疑，客委會與當時的評審似乎還在等候比我們更適合的團隊，導致案件流標了兩次，到了第三次，原先我向孝信老師表示我不想再投了，想離開全促會，孝信老師卻仍勸我繼續努力，因此我雖心灰意冷，還是硬著頭皮送出標案。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心不在焉之故，我竟然在此次的投標案中出了大錯，將應彌封的規格封直接擺在郵寄箱內，導致我們因此喪失投標資格，我暗自祈禱當次標案流標，卻也事與願違，就這樣，辛苦了快要半年的案子，就給另一家公關公司取得，全促會也無緣於客家講堂。

我打了通電話與孝信老師報告我的錯誤，並且直接向他辭職（雖然辭職並非負責任的作法，當時的我好像也只能想到這樣），但孝信老師連一句責怪都沒有，他很溫柔地安慰我，認為即使我不犯錯，我們也無法得標，並且花了很長時間鼓勵我繼續在社區大學為影像教育努力。因此，後來我開始在全促會擔任影像教育專員，離職後擔任顧問，不為什麼，只因為孝信老師的教誨——不要放棄理想的精神。

至今，我在教學的場域裡，我知道我應該要更積極的，讓年輕的拍攝者知道，影像不只是影像，影像還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影像可以批判、可以溝通、可以歷史……我會盡我的努力去該做的，說該說的，一直到我失去教學的機會，我也會繼續用影片，把「影像教育小組」的理想，表達出去。

謝謝你，孝信老師。



老林與南藝學生傅銘偉比手畫腳猜謎：恐怖份子

人生導師

曾靖雯

我曾經好長一段時光泡在找不到人生目標的憂愁視野裡，但這份個人式的茫然，在進入社大全促會工作的期間，因為社會意識的啟蒙而逐漸中止。

那是因為孝信老師跟林寶元老師對於「影像教育小組」的期許及信念，啟動了我對於藝術媒介從事社會參與的認識，原來當人有機會拿起攝影機說自己的故事時，力量這麼大。

我永遠記得，那一年因為我「看到」了社會，而更認識了個人的可能性。在那邊工作的日子，是改變我一生道路的起點。如果沒有那段工作帶給我的刺激及啟示，我就不會對於後來遇到的「被壓迫者劇場」，有那麼大的感動。

雖然也是在那段工作期間，經歷了被社會學知識霸權壓迫的慘痛經驗，歷歷在目，但事隔將近十年再想起來，委曲的都成為了養份，無語的都化為鏗鏘，人都有侷限，最大的理解都在時間流裡沈澱。

我記得孝信老師不管去哪，總是一定騎腳踏車、搭公車、搭火車，他一身清骨地用每日二十四小時的生活，實踐他對物質生活的簡單無欲，他最在意的事總是在國家社會裡。

自從離職後就再也沒跟孝信老師聯絡過了，但我會記得他每次進辦公室時，被風吹得蓬蓬的白色頭髮，還有慣常的淺淺微笑，好像什麼都難不倒他。

不曾停下的腳步——懷念老林

張正揚（高雄市旗美社區大學校長）

老林是林孝信，認識他時大家都這麼稱呼他，雖然我和老林的年紀差了整整一個世代，但剛認識老林時他就要我們這樣稱呼他，像是一個朋友。老林走了，但老林的形象沒走，在我的腦子裡住了下來。最鮮明的形象是底下這一幅。

印象中老林的工作態度

在十多年前，那時還沒有高鐵，對於南來北往，四處征戰的組織工作者而言，比如老林，火車還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和老林開會，有幾個關鍵因素必須掌握，除了會議目的、議程、與會人員之外，還有火車的時間——老林抵達或是離開的車次。有一次和老林等人在臺南開會，討論社大全國研討會的籌備工作，由於已近中午，老林於是約了大家在成大附近，長榮路上的一家快餐店討論，在與會者陸續點餐的同時，會議開始了。這個會議本來就是抓了一個午餐前的小空檔開的，時間不能算充裕。但那天非常奇特地，所有人的餐都上了，唯獨老林的遲遲未端上，老林是主席，於是邊看錶邊主持，一會兒轉頭向店家說，『來不及了，我等等要趕火車，請你將我的排骨飯打包，我帶走車上吃。』然後，轉頭回神繼續主持。不一會兒，店家將排骨飯打包好，遞給老林，老林邊收邊穿上掛在椅背上的夾克，繼續主持：『穿衣、趕車、主持，外加拎著便當，老林在一個時間內，同時進行了上面幾個動作，那種形象，恐怕「風塵僕僕」也不足以形容！他總是在最有限的時間和資源等條件內，做出最大的工作效益，哪怕是讓自己時刻處在一種緊張的工作節奏中，犧牲自己的健康也在所不惜！這種姿態貫穿了我所認識的老林，是老林形象的主調。』

與老林的互動——社區大學、社大研討會

我與老林結識於旗美社區大學的設立，後來與老林的互動也多在社區大學的範疇之中。多年來，有幾件和老林互動的事情，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其一，旗美社大以「臺灣第一所農村型社大」為臺灣社會所熟知，在二〇〇〇年底蘊釀籌組之時，臺灣的社區大學已超過二十所，但多集中於都會地區。當時高雄縣政府第一次試辦社區大學，所以委託辦理的是以整個高雄縣為範疇的「高雄縣社區大學」，我們以「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之名爭取辦理，但多年「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工作訓練所培養出的農村視野，讓我們決定要辦一所校本部設置於旗美地區的社大，旗美地區是高雄縣最偏鄉的區域，也是當時臺灣的社區大學所在最偏鄉的區域。彼時老林是全促會的常務理事，並兼任全促會南部辦公室主任，已具社大理念和實踐經驗，同時具有左派視野的老林，洞見觀瞻，一眼就看出社區大學過於分布在都會地區，因此倡議應當要有——農村社大、部落社大，以及勞工社大——以三個具代表性的弱勢做為主體的社大。我們的想法得到老林的支持與鼓勵，等到旗美社大正式成立，老林更大力宣揚「農村型社大」之意義與價值。可以說，旗美社大走向農村型社大之路，和老林的倡議是分不開的。此部分歷史，略見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高雄市教育局出版之《高雄市社區大學年報》。老林早年創辦《科學月刊》，對於科學等知識應當普及於社會大眾，而非由專業的科學家獨享，有著信仰一般的虔誠和狂熱，對照後來老林視社區大學為一種學習資源，不應由都會或中產階級所獨享的信念，可以說是早年創辦《科學月刊》精神的延續。在老林的努力之下，勞工社大雖然未能如農村社大開花結果，部落社大卻是在老林的催生下誕生了。

其二，老林在催生農村社大之餘，也不忘透過社區大學和臺灣社會進行對話。對話的方式之一，就是舉辦「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以下稱「社大研討會」），這是我與老林另外一個互動的重點。「社大研討會」是社大界每年一度的重大聚會，在兩天一夜的會議中，與會者除了來自全國的社大工作者、講師和學員之外，也有來自政府部門的官員，關注社大發展的學者專家，最特別的是，老林每年都會邀請許多來自社運和NGO部門的工作者，對社大和社運工作者而言，這是認識彼此的最好機會。透過這些工作者的與會，創造了大量的社運和社大部門的連結，這些連結具體表現在課程、論壇、人員，以及工作視野上。在老林負責的那幾年的「社大研討會」中，個人作為第一所農村社大的工作者，每年固定受到老林委託，負責組織「農村社大」分組論壇，也是在這個組織的過程中，農會幹部、農民、農村NGO工作者：等不同身分之人，都參與到「農村社大」分組論壇中來，農村的產業、文化、教育：等議題因此有了更寬廣的探討和關注，豐富了農村社大的發展內涵。特別是在二〇〇三年第五屆的「社大研討會」，為了讓「農村社大」的議題，受到更多單位如農委會的重視，會議前，老林要我起草《我們需要更多的農村型社區大學：呼籲普設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聲明》，並於會議中發表。「聲明稿」可以說是我在旗美社大兩年多的工作積累與心得，「聲明稿」總結了「農村型社區大學」應該具備以下三層目標：（一）滿足農村強大的學習需求，（二）建立具有現代意義的社區網絡，（三）結晶與記錄農村的生智慧與傳統文化。這三層目標，在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繼續指導著旗美社大的各種工作。老林在催生第一所農村社大名字的同時，也催生了一所農村社大的內涵。

其三，在老林參與全促會期間，不斷地透過各種機會，推動社區大學參與各種社會議題，其中最具代表性著當屬二〇〇三年在臺灣產生的SARS風暴，凸顯了公衛教育的重要性，在這樣的時刻，老林當仁不讓地組織了「公衛教育在社大」團隊，開始以各地的社區大學為做為「公衛種子師資培訓」的平臺，培訓出的公衛種子師資，累積至今已超過三千多人。為了讓公衛實際走入社區推展工作，後來更以「公衛種子師資培訓」團隊為基礎，成立了「臺灣公共衛生促

進協會」，進行社區公衛深耕。和推動「公衛教育」類似的，還有「客家影像」教育，同樣是利用社區大學的平臺，培訓了許多的社區影像工作者。社區大學之於老林，是推展社會運動的方法，也是目的。

老林在淡出全促會的運作之後，仍然孜孜於科普教育等事業的推廣，以社大做為平臺推動科普教育，延續了我和老林的互動。二〇一四年一月，由旗美社大所承辦的「社區大學與高雄發展研討會」，老林特地撥空與會，面對眾家關心社區大學發展的與會者，聲調激越，陳詞剴切，熱情昂揚不減當年。研討會收錄了老林早年的一篇文章《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其中有段話如此寫著，老林的思想在此一覽無遺：

「……『知識解放』的提倡，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社區工作者、社會運動家以及社會革命者。這些人有志於社會的改造。她／他們強烈地認為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不合理的、不正義的、甚至是壓迫的。而這些人發現，造成這些不合理、不正義以及壓迫的來源之中，知識的精英化或壟斷化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她／他們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能夠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覺醒與團結，從而使這些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得以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對這些社會改造者而言，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老林始終是老林

二〇一五年八月我與社大夥伴在臺南開會，利用會後空檔，和全促會的謝國清理事長與楊志彬秘書長，一起去老林家探視剛動完肝臟手術的老林，老林說起他的鬼門關之旅，依然清晰而中氣十足。由於過去對老林最強烈的兩個印象是：（一）永遠在行程中、（二）年近七旬，慢跑不輟。因此趁探病之便，我將多年好奇當作問題向老林提出，「你是如何養成慢跑的習慣的？」老林答，「當年在美國搞保釣被註銷護照，無法加入健保，美國看病貴，只能設法不讓

自己生病，就開始鍛鍊身體！」我感覺老林在說完這段話之後，現場沉靜了幾秒鐘，我想在場所有的人都動容了！老林精神矍鑠依舊，閒談間論及社大的發展，老林的目光就又亮了起來，說，「這個問題今天晚上大概談不完，改天我們找時間好好談！」一下子叫人忘記眼前這個意志驚人的老人，剛動完大手術，正在休養中！

早年有一回和老林談及事情的推展，意見相左。我覺得老林太過樂觀，老林則以為我過於保守。我說：「我做事情也不至於保守到要有百分之百的條件成熟才會推動，但總得有七成的把握吧？」老林回說：「不用七成，若是我，只要有五成就可以推動了！」是的，當別人還在七成與否的條件中猶豫拿捏之時，老林早已大旗一揮，輕騎出動了，然後在初時踽踽獨行的過程中，透過人員的組織發展壯大，最終造出時勢和風潮。這也是為何老林僅僅只是一個人，但在他一生之中，卻成就了如許壯闊的事蹟，社區大學僅僅只是他眾多事蹟之中的一項。保釣運動讓老林成為黑名單，同時也淬鍊出老林頑強堅韌的意志。

老林其人雖已遠離，卻留下豐富的資產：其作為事蹟，已長成一棵葉繁枝茂的大樹，繼續庇蔭後人；其畢生的耕耘，澆灌出一片豐饒的社會土壤，讓後繼者可以在這塊土壤上面，繼續耕耘；老林以其精神形象，深深地刻印在眾人的腦海之中，繼續鼓舞大家！

【通識教育篇】

林孝信的關懷與志業

劉源俊

林孝信積勞成疾，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因肝癌辭世。

《通識在線》創刊於二〇〇五年十月，原是出於林孝信的倡議，經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理事會通過後發行。林孝信一開始就擔任副總編輯，實際則負責執行，歷時七年多。

林孝信關心通識教育，其源頭應可追溯到他就讀中學及大學時期。早在一九五九年他從宜蘭中學考進建國中學高中部，就發現建中的對面有中央圖書館；建中的學風較為自由，於是中央圖書館成了他經常光顧的地方。從那時起他就養成博覽群書的習慣，興趣則從佛學逐漸轉到科學。一九六二年他經保送進入臺大，當時滿街數學物理的原文翻版書自然都是他攬讀的對象；圖書總館也是他經常的去處，因而對圖書編目如數家珍。他學識淵博，在大四的時候，就能寫出一篇關於量子力學詮釋的長文，登在《大學論壇》上。

後來他到學術殿堂的芝加哥大學留學，更受到該校「經典教育」的薰陶。前校長哈欽斯的教育理念及艾德勒主編的《大英百科全書》、《西方世界巨著》等更深深影響到他的關懷與志業。

他最關懷的是臺灣社會普遍知識的貧乏與理性精神的欠缺。他在大三時創辦《中學生科學週刊》（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在美國留學期間創辦《科學月刊》（一九七〇年至今）與《兒童月刊》，一九八七年回國後先是推動臺灣社區大學之成立與發展（一九八八年至今），

後來推動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舉辦「通識教師研習營」（一九九五年至今），復促成通識教育學會發行《通識在線》（二〇〇五年至今），所一貫秉持的理念就是為提昇社會的知識與文化水準。

他兼具墨家、儒家的精神：博學而博愛，盡己而推己及人；志於道，以天下為己任；擇善固執，鍥而不舍，摩頂放踵。他是知識領域的社會主義者，社會實踐的理想主義者；是深入社會的教育家。

他推動、參與的社會活動與大學活動甚多，難以盡述；總之皆以人文為本懷，提倡公義與公益，從不計個人利害，期為社會注入健康的人文精神。他沾染到政治則實是始料未及，也不是他所情願；至於投入公益活動，則從來戮力以赴，五十年如一日。

他常遇到曲高和寡的困境，但從不氣餒。他也常討人厭，但當舊朋友棄他而去時，他已結交了志同道合的新朋友。不少人覺得他不容易合作，那是因為不習慣他不同流俗、不斷要跳出小圈圈的作風。

我在二〇〇二年底曾寫一首〈林孝信頌〉，抄錄於此：

喚起民眾，串連烏合；挑戰不可能，像唐吉訶德。不畏孤單；為理想，總前瞻。

從創辦科學月刊到保釣，從關懷弱勢到推動無線電視公有；從通識教師研習到社區大學植苗——不斷積極奮鬥。反權威，反體制；擇善固執。

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摩頂放踵；但開風氣也為師，失敗當成功！不凡的孝信；永遠的山林。

緬懷林孝信老師

沈宗瑞

在我服務清華的歲月當中，有兩位引領社會風氣的同事，一位是龍應台，另一位就是林孝信了。孝信兄早年創辦《科學月刊》，其後推廣通識教育以及社區大學。從另一個角度看，在新知傳播與科普教育上，他的影響力涵蓋了高中教育、大學教育及成人教育。

孝信兄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就在清華大學教授相關的自然科學課程。課程內容包括〔無限〕之謎，空間的概念——科學的與文化的、時間的探討；文化及科學面向、數學與文化、混沌現象——內涵與影響、生活科技概論、科學名著與名片賞析等。顯然這些課程是屬於自然科學類的，其中有科普的，也有自然人文對話的知識。而這些知識的推廣多少與《科學月刊》的宗旨是呼應的。

之後，我有一段時間接掌了行政工作。那時總覺得清華校園存在兩種文化的差異與分野，這差異也不僅只是我個人的觀點。在許多行政會議和主管的對話上常會聽說，希望人文社會學院能夠多開一些課程給理工學生；同時希望理工學院也可以開出一些自然科學課程給人文社會學生選讀。此一知識交流企望，數年後，前者早已達標，但後者一直沒有妥適地實現。

今年有個機緣跟政大周校長聊天，他問我說在清華服務在期間最遺憾的事情是什麼？我回答他說，就是沒有辦法規劃出好的自然科學通識課程。在我的理想當中，理工學院教授開設自然科學通識課程，如果能以專業為基並在科學的哲學思考以及科學人文間的對話層次規劃，必將足以展現清華的傳統與特色。然而孝信兄作為兼任教席早就在實踐這教育的理念了。

孝信兄因為保釣的政治因素沒有獲得博士學位，因此他的知識內容多少比較偏在科普層次。然而他的課程名稱與理念依然是我個人內心企盼的自然科學通識課程典範。

一九九九年，全國第二所社區大學在新竹成立，孝信兄接了首任青草湖社區大學校長。社區大學成立之初，歷程非常艱辛，除了結合學術界與民間NGO組織，還有遊說中央地方政府與民意代表，每年還有一個訂有主題的年會。這當中，孝信兄都是核心的成員，幾乎在所有重要的場合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與謙論。

孝信兄對社區大學的發展基本上持有兩條路線：第一條是偏社會主義的，第二條則是聯繫通識教育與成人教育。清大通識中心還因為他的倡議，舉辦過一次通識教育與社區大學的研討會，並將相關發表論文刊登在當時中心所舉辦的《通識教育季刊》。所謂社會主義路線指的是倡議公平正義的社會議題，同時為社會弱勢階層傳遞知識，這與黃武雄教授的高等教育解放路線有所不同。我後來接任社區大學的事務，也都相當重視這樣的路線，包括為機車行老板，身障團體，原住民與外籍配偶等規劃相關課程。

在社區大學這一部分，我可以說是孝信兄的追隨者。而所謂的追隨並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是非常自然的傳遞與協作。他一生不修邊幅，隨遇而安，飲食更不計精麤。某次我看到他的頭髮非常奇怪，就問他怎麼了，他回說他自己用剪刀修剪頭髮。更有一次，我們因為參加社區大學年會共住一間旅館房間，他燈下手不離卷，但上床後不消五秒便鼾聲大作。他每次跟人談論或請託公共的事務或構想，總是一派輕鬆，輕聲細語，讓人難以回絕，因為你總知道他所作所為正是這個社會應當該有的事。

孝信兄少了一個博士學位，所以他這一生只能以兼任的方式在大學傳道授業。但是，真正說來，他的知識理念與社會參與卻是當今大學教授所普遍缺乏的。作為一類特殊的知識分子典型，他的辭世表徵了一個理想時代的結束，令人憂傷；但是他的遺產，包括科學教育，通識教育與成人教育相信仍將有後繼者持續接棒發展下去。

悼心靈與行動的巨人

王俊秀

一九七二就讀大學社會系期間，曾呼應保釣運動，半夜在輔大門口張貼「日本鬼子又來了」的大字報，一九七九年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Madison）期間，曾與臺灣同學一起到明尼蘇達州參加保釣紀念遊行活動，在那個階段知道了名列黑名單，護照被註銷的孝信兄。後來我在解嚴那一年的十二月回清華社會所任教，在一九九〇年代初起，開始因通識教育與這位心靈與行動的巨人孝信兄結緣。

還記得二〇〇五年十月八日，藉中原大學五十周年慶舉行之「第十五屆的教師研習營」中，由你推動而正式推出《通識在線》，在線博物館同時開館，讓我有系統的書寫了系列回顧的文章與照片收集，我先從中回顧一些孝信兄的通識足跡。

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

通識教育學會於一九九三與一九九四年籌備期間，即開始討論學會應該推動的事項，其中一項由當時科學月刊社總編輯林孝信先生所提出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當時的計劃目標為研習營每年舉辦一次，其目的在促進人文與自然科學教師知識之交流。後來辦理成效良好，已經成為一年舉辦二次。第一屆之主旨在於提供大專院校有志通識教育的人文社會科學教師研習科學知識，以增加人文教師對科學的認識，並有助通識教育的推展，而且強調研習營所介紹的科學知識，力求減少煩瑣細節，重視科學觀念的發展，及其對人類文化及對人類社會變遷的影響，並著重科學史及科學哲學的角度。

因此第一屆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就以「人文與自然科學的交流」為主題，由教育部、通識教育學會與科學月刊社共同主辦，清華大學承辦，於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至二十六日（星期日）假新竹縣竹東鎮大聖御花園舉行。研討範圍包括物理領域、數學領域、生物領域與生態領域，研討主題如下：哥白尼革命的意義、牛頓力學及其哲學影響、從熱力學的發現到訊息控制的理論、相對論與時空觀念的革命、量子力學與因果觀念的變遷、物理理論的統一與化約論思想的興起、從歐幾里德到公約論的發展、對稱觀念的興起及其影響、從數學嚴格化運動到數理邏輯的發展、演化論及遺傳學說、遺傳工程的發展及其社會影響、能量觀念及其互相轉化、「原子」思想的形成、「有限」與「無限」的觀念、數學上「無窮」觀念的發展。孝信兄當仁不讓，負責物理領域的主講。

如今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已舉辦第三十三屆（文化大學承辦），回顧第一屆研習營有以下特色：一、唯一一次三天兩夜，後來的研習營只有一天；二、在遊樂園舉行，後來的研習營都在校園內；三、提供園內生態之旅，老師也要戶外學習；四、有六位國中老師參加，後來的研習營以大學老師為主。

臺灣通識教育學會的成立

臺灣通識教育學會自一九九四年四月正式成立，週年慶即以「大學通識教育研討會」的方式呈現。研討會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四及十五兩天假中央大學大禮堂舉行，主題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實施與檢討。在一九九三年時，教育部曾經委託六所大學研擬「通識教育課程規劃研究」計畫，這六所大學為：中央大學、成功大學、臺灣師大、東海大學、輔仁大學、藝術學院（現臺北藝大）。藉此研討會發表規劃研究之結果，並且共商通識教育的未來，因此除了黃俊傑教授的主題演講：當前大學通識教育的實踐及其展望，研討會分成兩大部份：報告與座談會。兩場報告分由六校負責。

而在會議現場由林孝信先生的士林書苑 (Scholars' Books) 展示通識教育相關原文書，令人印象深刻（參見展示目錄）。林孝信先生當年因政治因素列名「留學生黑名单」，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後，方能回臺，在科學教育、通識教育與社區大學的推動上扮演先驅角色，帶動許多學會的「第一次」。

學會第一次研討會士林書苑的現場書展由於他對通識教育的熱情，當我於一九九六-一九八借調至高雄技術學院（後來的高雄第一科大），邀請孝信兄就近從臺南來任教，協助核心通識必修的「科技與社會」課程，同一時期，清華也邀請他教授相關的通識課程，還有社大等事情，顯示孝信兄從那時起早就全臺跑透透，後來加上通識在線反攻大陸（使用在線就是孝信兄的陽謀），他也中國跑透透，我們懷念你在通識的開疆闢土：通識無國界。在高雄技院（名稱唸起來不好聽，還記得我們一起為此大笑吧，說一定要儘速改制換名）期間，曾以專業人員，企圖聘你為專任副教授，在校教評會以一票之差功敗垂成，如果當時成功，現在的歷史又會如何？

籌設新竹青草湖社大

大概因為來清華任教，就近就籌設了臺灣第二所社大：新竹青草湖社大，在一九九九年一月成立，孝信兄擔任創校校長，作為在地 NGO 的一員，有機會相互支持，也留下了以下的合照。由於一起擔任通識學會的理事，一起參加許多屆他所倡議的教師研習營（二十八屆高雄大學合照），也在評鑑規劃與執行時有過相當多的討論與辯論，非常能夠體會他的理想性格，也一起認為推動通識是一種夢想，並一起主張：有夢最美，夢圓更美，夢醒悽美的革命情懷。孝信兄真的是一位心靈與行動的巨人，在有他召喚的努力下，臺灣的通識教育形式上與結構上有了改善，但立基於學習者主體性的實踐仍需努力，感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卻先走了。

作為一位具左派性格的通識典範，我想藉綠黨的名言來形容這一位心靈與行動的巨人，孝信兄：你不是左派，更不是右派，你是前進派。你是我們共同的回憶，因此我們就是你，請繼續鞭策我們成為前進派，天上與人間都需要通識教育、社大與科學月刊，夢裡再相會。

科教保釣五十年
忘我耕耘如一日
勇往直前為真理
求仁得仁應無憾
學貫中西育英才
薪火相傳永不息
愛國愛民好榜樣
光芒定將照千秋
孝信兄安息吧！

熊建劬敬挽

乙未年冬至夜



孝信老師與「通識兩三事」

林文源

《通識在線》是由林孝信老師倡議、「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主辦的通識教育刊物，創刊於二〇〇五年。這是一份以通識教育相關的深度報導、理念探討與意見交流為主要內容的雜誌。十年來已經累積相當豐富的成果，厚實臺灣通識教育的土壤。本中心的「通識兩三事」構想來自《通識在線》，緣起於我早先閱讀時偶發的感觸。

通識之異於其他專業在於各校教育理念不同且學生特質不一，在課程規劃與操作上更因師資、校院特質而有所差異，不但各校通識同仁需要交流避免閉門造車，在各校不同的風土民情下更應當交流，因地制宜地發展各自獨特通識風貌。因此，我們從二〇一四年起嘗試向同仁邀稿，以每週的電子郵件加上網頁刊登形式，累積關於清大通識的理念、課程與其他點點滴滴。一方面，希望讓獨自忙於研究與教學的同仁，能夠有機會聽聽其他不同領域的同仁如何想通識、做通識與探索通識，在清華園沈澱專屬於清華人的通識土壤。另一方面，也借此平台連結《通識在線》，增加本校同仁向通識學界學習的一點管道。

孝信老師長年在清大教學，是清大通識的一份子。我們甚早便知道孝信老師長期編輯《通識在線》深耕通識教育，對其中歷史源流、理念轉變、國際趨勢，甚至兩岸各校的發展轉折，都有深入了解。我從孝信老師在其中發表的文字與報導學習甚多。因此，從發行《通識兩三事》以來，便一直希望向孝信老師邀稿，為此單元增光啟發同仁。

積極投入社會與教育實踐的孝信老師，總是十分忙碌。孝信老師一口答應邀約，之後數度見面也總是笑呵呵地說：「等忙完就寫。」直到上學期中，得知孝信老師的課程有異動，才了解孝信老師的確長期過於辛勞。雖然我們都勸他多休息，但樂觀的孝信老師這學期又來開課。

這時我不敢再跟孝信老師邀稿，希望他有空多休息。然而數度的深談，顯得更瘦的孝信老師反倒是神采奕奕地，積極地規劃、邀我一起舉辦各種通識交流活動。這讓我反而覺得擔心是多餘的，也衷心希望他能永久保持這樣的精神與活力。

然而，總是不從人願。

對清華通識中心來說，孝信老師陪我們走過十八個寒暑，參與了清大通識的成長與轉變。雖然最後《通識兩三事》沒來得及請孝信老師特地為清大通識留下訊息。但我也知道孝信老師長久對通識的著述不懈，已經遠超乎我們多數人所能迄及。因此，我們特別請求《通識在線》的蔡傳暉主編允許我們挑選孝信老師的部分文字轉載，在《通識兩三事》與同仁分享。這或許是一生致力於教育推廣與實踐的孝信老師，會相當贊同的紀念形式。

謹以本文紀念《通識在線》的《通識兩三事》的機緣，緬懷與孝信老師相遇。期盼他的教育與實踐精神滋養更多的同仁，在清華園育成更多樣、美麗的通識風景。



憶孝信兄

朱建民

於通識教育初識孝信兄

初見孝信兄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通識教育學會成立一週年，在中壢中央大學舉辦兩天學術研討會。他帶了不少國外的通識書籍在會場展出，利用茶敘時間向翻閱者熱情介紹。當時以為他只是一位富涵人文素養的書店老闆，經臺灣大學黃俊傑教授介紹，才知眼前就是大名鼎鼎的科學月刊創辦人。事實上，前一年本有機會見面，當時我和黃俊傑教授、中原大學張光正校長、清華大學萬其超教授等人由教育部安排赴美考察通識教育，芝加哥大學行程結束後，一行人去孝信兄寓所拜訪，不巧他赴外地開會。由他夫人接待，眾人客廳暢談一晚，不禁感懷此一空間曾有多少家國天下的情懷激盪。

通識教育訪評共事經驗

此後數度在公開場合見面，但直到一九九九年春季，才有緣和孝信兄共事。當時教育部委託通識教育學會，展開第一次全國性的通識教育訪評，並依學校屬性分為四組，而我和孝信兄被分到同一組。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我們訪評了十七所私立綜合大學。無疑地，孝信兄在訪評中表現最為突出。參觀時，他總是問得最多。座談時，也說得最多。由於我擔任召集人，必須掌控流程時間，以維各校公平。因此，總是不得不打斷孝信兄的高昂興致。很明顯，他沒有把自己看做官方的訪評委員，他不是去訪評，而是藉此難得機會去各校傳播理念，尤其希望能改變大學校長對通識教育的想法。這一趟，我見識到孝信兄教育傳道士的風采。其實，對於教育的堅持與投入，貫穿了孝信兄的一生。甚至在二〇〇三年 SARS 疫情爆發期間，他還想要推

動數百場社區研習，希望藉此危機教育民眾正確觀念。

二〇〇五年七月，我和孝信兄赴廣西大學參加兩岸通識研討會，幾天下來，對他的生活形態多些認識。當地安排半日城市導覽，只有孝信兄不參加，留在旅館工作。原來他兩個清晨長跑，一次繞城東，一次繞城西，已經算是看完了。會後赴桂林遊漓江，我坐在窗邊看風景，他特地坐過來，一路講的是如何將通識教育的正確理念推廣到大陸，如何辦一份影響整個華人世界的通識刊物。這次經驗令我慚愧，我不時為眼前風光分神，而孝信兄卻全然未覺。

成立通識經典讀書會

回臺後，孝信兄約我和交通大學曾華壁教授到世新大學找賴鼎銘教務長，這次會面確定了通識經典讀書會的成立。幾位都同意，臺灣推動通識教育十多年，我們應該回頭深入探討根本理念，重新研讀相關經典。孝信兄推薦一長串書單，大家決定從紐曼的《大學之理念》開始。稍後，臺北科技大學李新霖主任提供免費場地，中央大學博士生黃柏翰義務擔任助理，於是幾位教授就展開每月一次的讀書會。週末的午後，有時適逢選舉或遊行，外頭人聲激昂，室內依舊潛心論學。一年多後，中央大學黃藹教授申請到國科會計畫，讀書會有了經費支持，也得以長期穩定發展。孝信兄在讀書會表現的淵博學識、謙和風範，以及理性論學、追求真理的態度，令人折服。更難得的是，當賴鼎銘教授和我陸續接任校長職務後，因週末仍多公務行程，漸漸淡出讀書會，而孝信兄依然堅守陣地，甚至專程由臺南北上參加。令人感動且不捨的是，去年十月讀書會及十週年研討會，孝信兄在過世前兩個月，還是抱病參加。

創辦《通識在線》

讀書會起步後，適逢通識教育學會的理監事會議，孝信兄在會中再次提案出版月刊。其實，

學會經費並不寬裕，而且已有一份半年刊的通識教育學報，孝信兄的提議曾被數度否決過。然而，他這次不屈不撓的堅持讓我和幾位理事改變立場轉而熱烈贊同，中華大學朱麗麗教授更當場慨捐六十萬元做為啟動費用，終於大家同意，決議籌辦雙月刊。就這樣，《通識在線》創辦了。世新大學牟宗燦校長在校內空間緊迫的狀況下，仍然慷慨提供免費場地，做為《通識在線》編輯辦公室。牟校長任社長，學會張一蕃理事長任發行人，黃俊傑教授任總編輯，而孝信兄任副總編輯，擔綱具體編輯事務。孝信兄希望《通識在線》成為華人世界傳播通識教育理念的共同平臺，編輯架構和方向也由他親自構思。但他總是把這些想法提到編輯會議徵求大家同意，從未獨斷獨行，他一直想把雙月刊提升為月刊，增加發刊密度和時效，也因大家擔心無法負荷而作罷。

隨同孝信兄參加讀書會和刊物編輯，更能感受他那苦行僧般的行事風格。當時，他雖無專職，但在臺南藝術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兼課，加上社區大學和各地演講，南來北往皆賴大眾運輸，很多工作都是在顛簸車程中完成。二〇〇七年，他打電話給我，說是請教一件私事。原來是臺中弘光科技大學邀請他擔任客座教授，而他卻在猶豫是否因此而框限一地，無法四處奔走。我當然力勸他接受，六十多歲的人稍事安定，亦理所當然。自此，孝信兄方有專職。幾年後，他轉任世新大學客座教授，方便《通識在線》編務。然而，孝信兄畢竟不為安定謀，奔波仍是常態。

保釣活動與釣魚臺教育計畫

眾所周知，孝信兄與保釣密不可分。二〇一〇年，他剛忙完科學月刊四十週年系列活動，接著就在籌備下一年的保釣四十週年活動。這兩年中，各地研討會和百場以上的演講都在孝信兄的推動下完成。二〇一二年，在密集的動員下，孝信兄發起了近年來最盛大的保釣遊行。九

月二十三日那天下午，國父紀念館前，周圍聚集各路人馬，有來插旗者，有來收割者，孝信兄披著總召集人的紅布條，拿著瓦數不足的麥克風，費力向群眾說明此次活動的本意。我環顧周遭躁動哄亂的場景，看著他單薄地站在宣傳車上，風吹散著灰髮，心中一陣悲涼。

遊行只是一次活動，孝信兄關切的還是教育。他深信釣魚臺事件是臺灣現實處境的縮影，也是諸多面向教育的最佳切入點。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他於二〇一二年開始執行釣魚臺研習計畫。記得有一次，在中國科技大學興隆路校區舉行兩天的釣魚臺研討會，來了十幾位老保釣。會後聚餐，繼續商討未竟事宜，不在大飯店，而是走到巷子裡的水餃店。一時擠滿小店，只見一群古稀老者懷抱青春熱情，喝著加了水的玉米濃湯，分食大盤裡的水餃。大夥客氣的表示吃飽了，只有孝信兄認真舉手說，他必須多吃幾個，否則吃不飽。

以這種克難方式辦研討，當今罕見。但是，教育部的經費支援仍有可能中斷。二〇一四年底，孝信兄告訴我，教育部表示下年度無法繼續支持，他只好利用春節假期到美國募款。這種情況實在令人不能接受，政府不支持，居然要靠海外募捐。二〇一五年一月我陪同孝信兄拜訪教育部高教司，向黃雯玲司長陳情。黃司長表示這項計畫原本不屬她管，但她願意想想辦法。不多久，我在大學校長會議遇見黃司長，又提及此事。她真情流露說，深受孝信兄感動，她會沒辦法中想出辦法。一個月後，孝信兄接到通知，教育部已挪出經費支援。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此時已知孝信兄術後狀況不佳，與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劉兆漢院士談起此事，他表示不久前還接到孝信兄電話邀他演講，完全未談個人病情。我知道劉院士在美任教時曾參與科學月刊編輯，問及當時狀況，劉院士說：我只是幫他打雜。孝信兄一心熾熱，感染周遭，受其引動者，何止萬千。今生有緣，得其啟迪，亦我幸也。只歎此後少此益友提振，非僅個人抱憾，亦臺灣社會之損失也。

誰都無法取代的林孝信教授

朱麗麗

沒有林孝信教授，《通識在線》不會創刊誕生。

林孝信教授以知識份子的浪漫理性，創辦《通識在線》，輔助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推動理想的通識教育。

《通識在線》鋪展著林教授昔日辛勤耕耘的痕跡，撰文內容，洋溢著他的教育使命與橫跨古今中外的宏觀視野，十年期刊迤邐與屹立著其關心通識教育的濃濃熱情與心跡，讓讀者感受他追求理想的通識教育抱負，投入的活力厚度、力度與強度。林孝信教授的學識器識氣勢，撩動《通識在線》與通識教育生命奮起飛揚。

《通識在線》不僅鼓舞全國教育界及社會各界重視通識教育，也是許多執教於通識教育課程教師，提升教學境界與指引方向的養分，亦是臺灣推動通識教育的重要借鏡基石。

《通識在線》催生期並不順利，二〇〇五年暑假前，林教授在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理事會會議上，提出創刊需一百二十萬元，學會僅能投助十萬元，本人不忍這本有助推動通識教育的刊物面臨流產，仍微得草屯鎮匡美牙醫莫若鴻醫師與夫人宋慧玲，及臺中市真永實業公司吳景柔董事長購買拙作六十萬元共同挹注，兩者數額遠遠不足創刊所需經費，林教授仍讓其克難誕生，令所有人敬佩其勇敢精神；創刊後他更遊走兩岸邀稿及勸募經費。

《通識在線》創辦不易，持續出刊更難。林孝信教授大半生追求知識真理，他以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創辦《科學月刊》的創刊宗旨「普及科學、介紹新知、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的「科學報國」信念，將其科學史、自然科學專長，融入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經濟、政治、政治經濟學、哲學、公共衛生等見識，不斷為《通識在線》撰文，詮釋與推廣理想的通識教育。此外，林孝信教授更在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世新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傳授通識教育課程，弘光科技大學以「特聘教授」禮聘；他還身兼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理事、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常務理事等，身體力行宣揚通識教育。

一座島嶼外，更遙遠的島嶼一個書店的
抵抗一個科學刊物的倡議一個奔走的講
演
從更遠的遠方堅持
堅持清寒的島嶼
左，再左
左到窘困荒蕪
環顧爾後
比賽右，更右，再
右，財富、名利、位置
他們騰騰
而你的方位究竟所向何處
剩下，無邊寂寥的單音符號
敲響誰喚醒誰呼喚誰，一切
如斯逝去
只有流水
只有流水帶走你的黑髮
不曾帶走巨大遼闊，一個人的巨大傷悲

所有悲憤抗議都漸趨淡冷
冷，更冷，冷至陌生的遙遠
如那已然不再熟稔的島嶼
那裡熱
那裡冷
那裡只有掛念的糾紛纏念和信念
甯甯獨行路上
我們不再是信徒與否
我們早就遠離聖堂
十字架在遠方
島嶼在眼前
我們在華麗的荒野，依舊
喋喋，咄咄
盛宴以及黃昏霞色的美艷
哭，哭這淚水時代
以及我該如何哭你的遠颺
——紀念林孝信先生
(中國時報作者 初安民 2015/12/23)

深誌孝信、永懷老林：兼論通識教育的根源性回溯

林安梧

深誌孝信：保釣運動、源遠為孝，科學月刊、立言有信；

永懷老林：通識教育、流長曰老，社區大學、植樹成林。

老林居然就這樣走了，在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廿日，安詳地，平靜地，走了！但我怎也不敢相信，更不願相信他就這樣走了。我以為這是一場夢，希望很快就能醒過來的夢。醒來了，仍然不願意承認它不是場夢。悲泣、不捨、慨嘆，是又奈何！夢中醒來，醒來還夢，直願意它只是夢！只是夢！

在美國與老林的相處經驗

相交廿餘年，來往雖疏而實密，所學雖異而志同，他學的是科學，而我學的是哲學；他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我則是孔夫子的弟子。在一九九三年秋，我到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訪問研究，那年冬天，先恆及美珍邀我到芝加哥一遊，順便拜會些朋友，就在十二月廿八日，在老林開在芝加哥大學附近的書店見面。一見如故，我聽老林天南地北的漫聊，聊了臺灣、大陸兩岸，聊了臺灣的教育與學界，當然更聊了臺灣的政治與社會，就這樣聊到了隔天凌晨四點鐘，方才入睡。

元旦，他與美霞嫂由芝加哥來麥迪遜，又與其他友人，聚聊數日，話題是上回的延伸。只是這回參與聊天的更多人，話題也更豐富，立場也更多元，有統派、有獨派，有毛派，有自由派，也有我這樣的新儒家派，我只覺得很有生氣、很有活力，很有革命氣息，像是清末亡命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還有孫中山、章太炎，政治立場雖或有異，但愛鄉愛國的情思，卻是真切厚實，清操礪冰雪、心志如日月。

回臺再續前緣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回到清華大學原單位通識教育中心繼續任教，後來，老林也回來了臺灣，他一方面賣書，一方繼續著他習慣地串連工作，每次見面談的，仍是第一次所聊開啟的繼續篇章，並且逐漸的加深加大。從保釣、科普、社運、通識，一直到後來他啟動的社區大學，無所不聊。老林他知識之豐富、見識之深入，是我所折服的；更讓我歡喜而相契的是他的真摯性情，純樸肫懇。老林儉樸而不修邊幅，質勝於文，單刀直入，契者喜之，不契者不喜。雖不喜，但也不敢不喜。其不敢不喜者，以其理想之堅定高卓，令現實俗輩，不敢不喜也。

老林的性子真有沖決網羅的強度，及重新建構的力度，在學術官場上講排場，那排場往往會被老林沖散開來。這一沖散開來，卻是十分了得，綻放著飄逸之氣，卻也會引發許多人的擔心。就這擔心憂疑，卻生出種種麻煩，這些麻煩引發業力，甚至貪嗔愾怒，再來雜著學術權力的業障，便生出了莫名其妙的事端來。這事端原只生於其心，卻進而害於其政，嚴重下來，卻是會要人性命的。記得我的老友卜問天說，他的習慣是罵一頓、兩頓，甚至更多頓。不只罵，而且喝酒，喝了酒，罵得更起勁。之後，飛灰湮滅，真有缺憾，缺憾還歸天地，能好的還是好，壞的也只能壞了。要不怎樣？徐復觀先生說：驕傲是人格的最後防線。說的真好。

老林一點都不驕傲，他生性慈悲。老林也不太喝酒，更不罵人，他就談理想，身體力行，行之太過，鍛鍊太勤，每日慢跑，而且一跑就六公里，身體一向矯健，竟然罹了癌，誰都不信。這癌是怎來的，不得而知，天知地知也乎！天知地知也乎！老林一生做的是懷抱天下蒼生，想

解民於倒懸，倒懸猶未全解；倒是上蒼已經解放了老林，讓老林回歸天地，自由去了。用莊子的話，這就叫「帝之懸解」。

老林與保釣志業

老林是保釣的健將，不只是健將，是少將、而健將，進而為老將，從一九七一年就開啟了他這終身的志業。保釣，保護釣魚島，不只是保護領土的愛國運動，更是保種保族的運動。他是繼續著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由於涉及於抗日，卻受到政府的打壓。風雲際會，老林與來自於第三世界的留美青年，受到了左翼思潮的影響，受到馬克思主義的薰陶，對於翻轉第三世界的獨裁者，建立新社會的可能性，充滿著期待。也因這樣老林被列入的海外黑名單，老林被列統派、毛派。他關於翻轉第三世界的獨裁者的想法，卻與臺灣民主運動的另一群人，有著相同的向度，也因此老林也投入了支援臺灣民主運動的事業。

值得注意的是，老林重視的不是權力的鬥爭與爭奪，他重視的是知識的解放與社會的改造可能。他聲援黨外運動，還有原住民、環保等運動，更支持鄉土文學，他寄望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式的科學啟蒙，從現在來看，老林從事的較接近於新世代的公民運動，而不是政治奪權運動。他思想的不是種族、不是族群，也不只是民族，他懷抱的是跨越族群的世界公民。

如果說他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應該是懷抱著世界公民，要求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者。就這點來說，我以為這與孔子的禮樂教化、六藝之教，由小康而進至大同的思想，都強調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相互融通的。見到老林，一見如故，深深相契，蓋由是者也，由是者也。早在一九八三年，我寫作了〈邁向儒家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可能〉，那時我還沒認識老林，形雖未見，神先相遇，有如是者哉！有如是者哉！

老林在通識教育的深耕

創辦科學月刊、串聯保釣運動，慢慢由科學救國，進到保種衛土，受到左翼思潮影響，再進一步進到廣土眾民、天下蒼生的情懷，孝信兄解放知識、改造社會的理念從無一日忘卻。一九九七年，他回臺之後，積極投入了通識教育的推廣，我們同為通識教育學會的理事，見面就更多了。他又一手創辦了通識在線，邀我擔任編委及主筆；並推動了社區大學，我也應邀參與其中，他更串聯了全臺的社區大學。對臺灣的社區營造，在知識的構建方面，起了長遠的影響。

一九九七年，我當時任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中心同仁一致同意邀請他來校兼任科學通識的課程，為方便他從臺南遠道而來，我邀請他每週來時就暫住我西院的宿舍，也常因之徹夜長聊。聊的話題常常是政治經濟學、科學普及、解放知識，當然關懷的還是臺灣的民主化、社會的公平性等論題，這是他的生命之所寄，也是他的生存之所繫。當然，老林是愛臺灣的，但他不同於臺獨論者，他是世界主義者，他想的是解放知識、改造社會，他希望的是一公平、正義、合理、自由、平等，免除剝削階級的社會。他關心政治，但他厭惡權力鬥爭；他喜歡學術，但他不喜歡學術的框框；他懷抱社會，但他不喜歡小資產階級式的軟性仁慈。他看到這世界，仍然充滿著階級壓迫、帝國霸權以及被權力左右著、利用著的種族主義，宗教派系，學術派閥，這都是必須被解放的。

認識老林，我應邀正式參加了科學月刊，作為編委；其實，在還沒認識老林前，我就參加了國中生日刊，那是由科學月刊的一群學者連同中學教師所聯合開啟的，也懷抱著解放知識的理想，這是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初的事，也在那時，我認識了劉源俊兄，後來，又認識了很多人，包括黃光國兄，我們也因此為當前教育提出了許多有別於所謂教改人士的另一番見解。八零年

代，我知識的渴望極強，在人文學科的探討之外，也參加了科學史的讀書會，認識了劉君燦兄、張之傑兄等一幫人，在會上也聽聞到林孝信兄的信息。人生有緣，必然相聚，九零年代終於也在海外見到了孝信兄。

與老林最常見面，還是通識教育會上，或是研討會、或是通識教育學會的理監事會上，或是通識教育的講會上，每次總感受到老林解放知識的活力。而且往往會後，還再尋時間談論。他實踐的熱情燃燒著、啟動著，自也影響到身邊每一個人。二〇〇一年春，我由清華回到臺灣師大任教，投入了許多在臺北的教育啟蒙、民主改革活動，老林一直是我學習與請教的對象。二〇〇三年我投入了臺灣師大的校長選舉，老林還為我寫推薦函，並且拉了許多朋友支持我。我也知道剛回師大，這選局成功的可能很少，但我的目的是清楚的，我重在宣達理念，指出：臺灣師大是到了該改革的年代了。我當時深深感受到人群構造的年齡層的配備是要穩妥，否則青黃不接，雖說依民主程序，但須知：政權的合法性取得，治理的能力若未能真切發揮，極易流於民粹。政治上流於民粹已經令人畏懼，在教育場上，若流於民粹，那更是哀哉痛矣！我身切的體會到人際三階，都得健全。老一輩人要有溫情關懷，中壯一輩要有胸襟器度，年青一輩則要有理想衝勁，這才是一個好的團隊。

對教育商品化的批判

有幾回我們談論到當前的教育隨著資本主義化的腳步，逐漸轉為消費化；由於教育消費化就使得教育權失落。誤將教育權轉成了消費權，老師與學生的關係由原先「教育者—受教者」的關係，轉為「販賣者—消費者」的關係。我們談著談著，經由政治經濟學的訓練，老林他更因之而討論了許多商品消費、資本集中，而人性如何異化的論題。並且說，這已經不是馬克思原先思考所及的，廿一世紀人們應該要對此進一步的展開思考。另外，老林極關心國際政治的

發展，霸權主義勃興，臺灣的未來堪憂！正因如此，解放知識、改造社會就愈為迫切。老林後來重心放在釣魚臺的教育啟蒙上，但臺灣民眾長期受到現代化商品化、消費化、小資化影響，只願意有「小確幸」、「小幸福」的生活，又受到世俗化的宗教影響，說的是當下、放下、放空，對於國土淪喪、帝國主義的侵凌，毫無痛感。老林想從教育啟蒙做起，但往往講者諄諄、聽者藐藐。這種寂寞，我是深能體會的。

老林走了，就這樣走了！我看看近十多年來自己所開啟的公民儒學論述，想著老林的種種，我願意說，老林是讓我真切地去思考這論題的主要觸動者。他也是我開啟後新儒學論述，作為左派新儒學的主要觸動者。爰取孝信兄老林的姓名做一敬名對聯，以為悼念。聯曰：

「深誌孝信：保釣運動、源遠為孝，科學月刊、立言有信；

永懷老林：通識教育、流長曰老，社區大學、植樹成林。」

二〇一六年一月廿三日寫於臺北福德街元亨居

因釣魚臺計畫而結識的老林

林明聖

從事科普工作，林孝信是個雲端上的名字，科學月刊、社區大學、通識教育……。而與他實際接觸則是導因於釣魚臺。對於釣魚臺一直是一知半解，直到有機會開設海洋通識，才對臺灣的海洋的人文、社會科學有些接觸，也對釣魚臺的地質產生興趣。蒙孝信老師邀請加入釣魚臺的宣導，接觸了釣魚臺的資料及參與人員，才比較瞭解釣魚臺，比較認識林孝信——朋友口中的「老林」。接觸期間不但討論通識，討論社區大學，討論釣魚臺，更陪同「老林」拜會主管部會，尋求支援。「老林」視野開闊、組織力強，對於推廣工作卻又採取苦行僧的傳道方式，令人敬佩，也令人不捨。四月得知罹病，卻堅持完成春季環島宣導，手術後的聯絡與見面，討論的又是秋季的環島宣導。如今，「老林」走了，留下的是一生「堅持」的背影。

精神不滅

李萍致陳美霞的慰問信

驚聞林孝信先生仙逝，倍感悲慟，專電致唁，並慰哀衷。林先生是臺灣地區《科學月刊》創辦人、學識淵博，多年來致力於推廣通識教育，為科學教育奉獻熱忱，為兩岸交流積極貢獻，是我非常敬重的學者。他的去世，讓我失去一名敬重的長者和學術夥伴，但他的學術思想不滅。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偉業，永垂於世，嘉惠後人！逝者已矣，還請您節哀順變，保重身體。

林孝信先生千古！

林孝信老師與通識教育經典讀書會

黃藿

最初認識孝信老師大約在二十多年前，在中央大學舉辦的通識教育研討會上。當時他大概剛從美國返臺不久，正熱衷於推動臺灣各地的社區大學，而聽聞其名。中大共同學科（後來更名為通識教育中心）作為主辦方，讓他在會場外門廳擺了攤位，舉辦通識教育書展，展出許多美國出版的通識教育原文書，當時向他買了一本 *The Philosophy of Curriculum: The Need for General Education* (Hook, Kurtz, & Todorovich ed., Buffalo, Prometheus Books, 一九七五)，這本書現在還在我書架上，不時拿出來翻閱。在茶會時間趁機和他攀談，得知他曾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因參加保釣後被政府吊銷護照，而未能完成學業。二〇〇五年，擔任通識教育學會理事的朱建民教授與孝信老師打算創辦一本名為《通識在線》的通識教育雜誌，為了讓刊物有一定的深度，打算同步成立一個通識教育經典讀書會，讓讀書會探討通識教育相關理論的成果能同時為雜誌提供稿源，他們倆人找到我與但昭偉老師一起加入。讀書會包括來自各大學不同系所專長的成員，初期的成員除了我們四人外，還有曾華壁（交大）、李新民（北科大）、尤克強、孫長祥（元智）、賴鼎銘（世新）、朱麗麗（中華）等人。

通識教育讀書會在成立的最初由朱建民召集，並由當時中大哲學所博士生黃柏翰擔任助理，負責聯繫與稿件整理的工作。我們每個月一次聚會，時間是每個月第一週週六下午，地點則商洽北科大通識教育中心的會議室。我們選讀的第一本書是紐曼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一書。二〇〇七年，筆者因擔任中大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透過申請教育部顧問室的計畫補助，同時獲得兩位老師的首肯，接手了通識讀書會。因為通識教育讀書會選讀的書籍基本上以英文為主，且其中內容多半牽涉教育的理念，便先後邀請教育哲學界及通識教育圈

的朋友參加，包括：郭實渝（中研院）、方永泉（臺師大）、林建福（臺師大）、蘇永明（新竹教大）、楊洲松（暨大）、王俊斌（暨大，其後轉任臺中教大、國北教大）、張鎧焜（北市教大）、林麗珊（警大）、朱金池（警大）、吳瑞珠（輔大）、徐永誠（實踐）、陳伊琳（臺大）、何佳瑞（輔大）、鍾怡慧（澎科大）、蔡傳暉（華梵）等各大學的同仁。我們這個讀書會不但跨校數目最多，而且以文會友，是理念與道義的結合，而非為了利益，能持續到今日十分不易。讀書會發起人與創始成員的朱建民和賴鼎銘後來分別當上了華梵與世新的校長，不再有空參與，以孝信老師的年齡、資歷與輩份，以及他參與推動的眾多公共事務（如科普讀書會、社區大學、保釣教育等），本可不用那麼辛苦每次都來參加，但在這十年中，除了真正有其他活動撞期，他都一直參與並陪伴我們成長，並不時給予大家鼓勵與指導，可說是做到了不離不棄。個人感念他的熱心支持，也盡量安排他擔任每次導讀主持人的任務，補貼少許交通費，以減輕他在南北奔波時的經濟負擔。其實這個跨校與跨領域的讀書會大部分成員都是人文與教育背景，只有孝信老師，前期參加的尤克強，後期加入的蔡傳暉老師具有理工的背景，這對我們理解通識教育相關原文著作中若干與科學背景相關的內容解讀，有極大的幫助。孝信老師除了物理學與自然科學的專業外，對於人文社會科學，以及美國高等教育等相關領域，用力甚深，因此可說是兼具科學、人文素養，以及現代民主社會公民素養的理想典範。這也是我們可以透過孝信老師和其他讀書會成員各自的學科專長背景，作跨領域知識學習與融合的大好機會。

孝信老師對讀書會有相當高的期待，我們讀書的成果，也不僅於將導讀稿整理，發表在《通識在線》雜誌上。他希望我們能將讀過的書分別寫成學術性論文，最好能透過開學術研討會的方式，撰寫論文，然後投稿期刊，或是集結成專書發表。這樣的構想很早就提出，鑒於經費的關係，一直未能如願。正好在去年年初，我將這個開學術研討會構想，向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黃俊傑院長提出時，獲得他全力的支持。透過讀書會助理文大哲研所博士生葉冰心幫忙撰寫計畫書與預算，得到黃院長贊助全部經費。該研討會定名為「通識教育與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從博雅教育到通識教育——教育哲學觀點的審視」，得到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但昭偉老師與鄭玉卿主任的協助，決定由臺大人社高等研究院、北市大教育系，以及文大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三方共同舉辦，地點就選在交通最方便的北市大。

就在我們籌備研討會的當下，卻聽到孝信老師罹癌的不幸消息。讀書會成員也都非常關心。透過育銘每次將師母有關孝信老師抗癌療程相關訊息，透過電子信函傳給大家，得以讓大家都了解他前往廣州中山大學醫院前後，接受手術的完整過程，心中也都為他默默祝禱。手術完畢，當時聽到的消息都是正面的，大家都期盼他能順利康復。我們也熱烈邀請他參加我們十月份在臺北舉辦的研討會。通識教育與教育哲學研討會如期召開，孝信老師特地從臺南北上，在重大手術後的他身形更加消瘦，但精神奕奕，參加並擔任其中一個場次的主持工作。內心十分感謝他在重大手術後仍非痊癒的情況中，幾乎是抱病參加，感受到他在精神上與實質上對通識讀書會的支持。

認識十多年的孝信老師，是一位終身為理想打拼，不計較個人利益，並且堅持到底的人，總覺得他像是雲門創辦人林懷民一樣的理想典範人物。有人說他像墨子一樣，摩頂放踵，為心目中的理想不斷呼籲奔走，臺灣就是有像林老師這樣熱心公益為理想付出，卻不計較自身利害的人，才能夠凝聚人心，將臺灣社會點點滴滴地改善。回顧孝信老師一生坎坷，卻能懷抱理想，追求社會正義與公益，與人為善，不怨天尤人，可以說是沒有敵人的人，不管政治立場的紅藍綠，都能與之交好，肯定他的為人與理念。他為人處事表現出不卑不亢的態度，不管對方的身分地位高下，他都能真誠以對，不伎不求，平等以待，是位令人敬佩的長者。

安息吧，孝信老師。在此敬悼通識學界的大老，《通識在線》雜誌與我們通識教育讀書會的發起人兼好友，孝信老師一路好走，你的精神將永遠與我們同在。

【披星戴月夙夜匪懈】

謝謝你，一位真誠的實踐者

管中祥

坦白說，每次和林孝信老師開會，心裡都會一直嘀咕：開個會為什麼要講這麼多、開這麼久！？但卻是暗自感佩，老林的話語裡總是藏著綿密的邏輯推論及龐雜的思想體系。

我擔任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時，老林是董事，他提了很多意見，我們總是藉口說，限於人力、物力，無法完成。十分虧欠。每回看到他，都會讓我感到羞愧，年紀一把了，還在為社會打拚，相較之下，我所做的，實在是微不足道。

老林今早走了，祝福他，也求上帝安慰他的家人。謝謝你，一位真誠的實踐者。

我與老林

王朝暉

我與老林結識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當時我是芝加哥大學生物領域的研究生。那時我對於人生、社會的認識比較混亂，處於相當徬徨的時期。

在我一九九〇年去美國以前，基本接受中國的「改開」思維，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抱有極大的好感和幻想，而對毛時代的中國基本與主流一致地持否定態度，對當時的中國感到悲觀失望。但到了這個世界最「發達、富有」的國家之後，親見各種不平等、不和諧的社會亂象，對美式「民主、自由」的美好期待逐漸破滅。

那時我特別喜歡在校園五十七街各種舊書店搜索關於中國歷史、尤其是新中國歷史的書籍（基本都是各種「黑」歷史）。「士林書店」是其中唯一一家中文書店，門面很小，除了書籍還賣中式的賀卡和小玩意兒，最吸引我眼球的是這裡居然有很多大陸一九七〇年代出版的魯迅作品單行本！當即買了幾本，那個年齡、那個地點、那個時代再讀魯迅，是全新的感覺：。我還在書店的櫃檯上見過一摞為陳映真代購的書籍，他是我非常喜歡的臺灣作家，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陳映真的政治傾向。我從沒有在書店見過老林，只知道這是一個「臺灣人」開的書店，但怎麼會有「淪陷」大陸的書籍呢？呵呵，答案的揭曉緣於我一貫的不安分。

記得是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去中國城參加一個關於「保釣」的集會，當時對於臺灣留學生保釣的歷史並不熟悉，只是由於我經常與實驗室的日本博後討論中日關係（抗日、教科書、日本年輕一代的態度等），有些感想要與大家分享，就去參加並即興發言（當地中文報紙《辰報》還把我的發言記錄下來，被我認識的「親日」臺灣留學生發現）。在那個場合，我被老林「盯上」了，類似現在的社團「招新」。後來他就約我和其他被他「盯上」的學生去家裡（就在校園裡）

吃飯、聊天，醞釀辦個保釣刊物啥的，但我們這些個人奮鬥的小資學生，即使不是很熱愛自己的專業，也基本還是以學業、學位為重，辜負了老林對我們的期望。

從老林那兒瞭解到的一九七〇年代臺灣保釣留學生的歷史及他個人的經歷，讓我從另一個角度意識到：我對於新中國歷史的認識雖然是「主流」的，但是片面的！（這的確與我記憶中幸福快樂的童年時代，一九七〇年代，非常契合。）我在芝加哥大學時有個房東也是臺灣來的，認識老林，也是士林書店的「股東」之一，他曾抱怨老林不好好打理書店，老是虧本。我只能呵呵了，老林肯定成不了成功的生意人啊！

那時去老林家，經常碰到的是童小溪，卻從沒見過美霞，因為她已經回臺灣工作了。不久，老林也回臺灣了，我從他那裡借的關於陽早寒春的錄影帶，也不得不還給書店。我們就此失去聯繫很多年。但收藏著他給我的滋根宣傳資料，我畢業後到紐約，也就是拿著滋根的聯繫方式，做了些「慈善」的事。但是一直「賊心」不死，關注著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於二〇〇四年回國，不久在網路上發現了美霞關於醫改的〈大逆轉〉和她的電子郵箱，終於又與她們取得了聯繫！

後來，老林或美霞來大陸，我們都會見面，她們也不放棄任何與年輕人交流的機會。同學們非常欽佩老林的理念、韌性、和樸素作風。今年夏天得知老林被診斷為肝癌，非常意外，但總以為以老林的身體素質和精神狀態，他應該能創造奇跡吧……！

安息吧，老林！

我們，還有很多年輕人，會繼續咱們共同的事業！

我所認識的林孝信

劉容生

臺灣總統大選進入到最後一週，全國各地旗幟飛揚，民情高漲。但在同時，老友林孝信平靜地安息了，上週日在台南「再，見老林」的追悼會，數百人念念不捨地追思這位一生從未參加過任何黨派，卻為臺灣民主有著重大貢獻；他一生追求理想，不求名利，努力為臺灣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他終生風塵僕僕，付出一切，五十年如一日未曾改變過。

孝信與我有七年是同窗同學。我們一起主編建中青年，畢業紀念冊。年輕的時候我們多次在一起批判社會，辯論哲理，探索人生到天亮；也曾為紀念冊左開右開的問題爭執了很長一段時間。孝信對人生有著無比強烈的愛心，對社會有著無比的使命感，對他的信念有無比的堅持，對入世又有超乎常人的投入。他興趣廣泛，涉獵淵博，記憶力超強，分析力精密，擅長於辯論，既能歸納，又善推論，再加上超人的耐心。所以幾乎所有人在跟他辯論後，沒有不被孝信的理念折服的而成為他的支持者。

大一下台大校園爆發了自覺運動，我們都一頭栽進了這一個戒嚴時代，首次的校園學生運動大浪潮，創辦《新希望雜誌》，推動科學民主。那時年輕志狂，常以「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自許。大二我們分別從化學系，電機系轉入我們喜愛的物理系。當時政府戒嚴，校園沒有言論自由。大三時學校以違反規定，勒令《新希望雜誌》停刊，社團解散。其後孝信著手推動科學教育，於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二日藉《臺灣新生報》，創辦了第一期《中學生科學週刊》，五月十八日成立「中學生科學促進會」，開始了他一生致力於科學教育推動的生涯。那時我們都不過是大三的學生，我們所有的活動都靠募款，沒有拿過政府或任何政黨一分錢的資助。

出國後，孝信去了芝加哥大學，開始籌組《科學月刊》。緊接著海外留學生掀起了澎湃洶湧的保釣運動，孝信的科學月刊網脈成為海外留學生保釣運動的神經中樞。後來釣運因左右的分裂，孝信被政府列入黑名單而護照被吊銷，犧牲了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但孝信並未因此放棄對臺灣社會的關懷，反而積極投入支援臺灣剛起萌的民主運動，援救島內志士。民國八十六年解禁返國定居後，全心致力於通識教育，社區大學的開創，並繼續釣魚台教育及科月的推動。

孝信一生努力的是理想的實踐、致力於一個更好社會的追求。他是一位科學教育的播種者、保釣運動的鬥士、社區和通識教育的先驅、臺灣民主的啟蒙者！如今老林已逝，我們會永遠懷念這位哲人！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四日發表於《蘋果日報即時新聞》即時論壇）



林孝信與劉容生

悼林孝信

李兆良

一個人一輩子做一兩件好事，經常可見，一輩子都做好事，很少見。孝信兄是一輩子做好事，難得的一位朋友，一個真正的好人。

我第一次認識他是一九七〇年在芝加哥，保釣運動裡一個會。冒著徹骨的寒風冰雪，他為我介紹了來自芝加哥、威斯康辛各地的保釣朋友。以後，只在保釣的通訊上知道他到處奔跑。以後四十年沒有聯繫，只知道他回臺灣了，還是為保釣奔走。

這裡只講一宗事情。二〇一三年，我的書《宣德金牌啟示錄》由聯經出版，我在保釣的電郵群裡介紹，想不到，第一個用行動支持我的是他。他沒有在電郵群裡說太多，卻給我通了幾次長途電話，電話裡，我們就像昨天才見面。他希望能幫我推介這本書，安排一些講座。結果，我在臺灣的短短的一周內，將近十個講座，除了中研院是我自己聯繫的，其他老林包辦了。

他安排我與保釣一群新老朋友見面，從臺北、臺中、到臺南一系列的講演活動，除非因為他有課和別的活動，一直陪著我，在臺南還住在他家。在我原定的活動時間表和他們的時間表，見縫插針，細心安排，有條不紊。我是第一次在臺灣逗留那麼久，人地生疏，老林連坐捷運到哪個視窗買票，都交待清清楚楚，這是老林的本事和作風。

老林不輕易認可一個概念，即使我跟他溝通了很久，他對我的專案評語是：假如能證明代人的確測繪世界地圖、到了美洲，這將是世界史的一個「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在沒有詳細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論以前，他還是用「假如」兩個字。這說明他對釣運的執著，不是一時衝動之舉，一旦他認定一個目標，值得他全部投入的事，他是奮不顧身的，這種宗教式

以培養親美反共的知識菁英作為在臺代理人。一時間，「美國新聞處」成為現代派藝術與文學重鎮；《學生英文雜誌》成為中學生必讀的課外讀本；「美國之音」是學習美語和接觸美國通俗文化的重要園地；中文版的《今日世界》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散佈在臺灣社會的各個角落，成為接觸美式現代化生活的窗口。長期在軍事戒嚴體制的政治高壓下，在美國現代化意識型態的餵養下，臺灣青年逐漸喪失了他們的民族靈魂和社會主義視野，「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竟成為那一代臺灣知識青年的現代鄉愁。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臺灣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隱然存在著兩條實踐路線的差異：一部份人標舉著自由主義的大纛，以落實校園民主和保衛言論自由為職志，延續著戰後臺灣親美、反共的右傾傳統。他們以《大學雜誌》為根據地鼓吹「革新保臺」；另外一群人，是從「反共冰箱裡出去的臺灣留學生」，受到六八年全球學生進步運動的洗禮，在「安娜堡國是會議」後決心與國民黨的右翼學生劃清界限，轉向「社會主義民族統一運動」發展。保鈞運動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它開啟了整整一個世代臺灣青年被「親美、反共、革新保臺」意識形態所蒙蔽的左眼和民族主義神經。

保鈞運動對臺灣知識青年的影響

這一條從「愛國主義民主運動」走到「社會主義民族統一運動」的道路，影響了在臺灣的知識青年，透過對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和臺灣史的重新閱讀和評價，他們在「親美、反共」的雜草叢中，找到了日據時期「反帝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歷史道路。一九七六年以陳映真、王曉波、蘇慶黎和陳鼓應為核心，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的領導與資助下創辦了《夏潮雜誌》。「夏潮」集結當時島內外主張民族統一的左翼知識份子，致力於青年學生的思想啟蒙，培養了不少優秀的鄉土文學作家，先後發動了「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現

代化與民族主義論戰」，並在八〇年代初全面參與了風起雲湧的社會改造運動，為臺灣社會保留了「統左」派的進步思想和實踐路線。

持平的看，保鈞運動作為一場「未完成的歷史」，可以說是在冷戰反共軍事同盟結構鬆解、朝向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渡過程中的靈光一閃。豢養在學術花瓶裡的自由主義思潮，只是校園知識菁英的善良願望，充其量是六〇年代失敗的全盤西化運動的迴光返照，從未在臺灣社會落土扎根；左翼進步思潮通過海外保鈞運動刺激與引進，開啟了戰後知識份子被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肅清掩蔽的左眼。但歷史給臺灣工人階級登上社會舞臺的條件，卻沒有給它登上政治舞臺的機會。九〇年代以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關廠運動，不過是為資本外移後的工業廢墟打掃乾淨，拉下鐵門而已。在資產階級奪權運動中，勞動階級的歷史缺位，導致省籍矛盾輕易的取代了階級矛盾成為八〇年代後民主運動的主軸，以至於在後冷戰時期為民粹主義所篡奪。晚近，三一八太陽花運動正是臺灣民主化成果為民粹主義篡奪的苦果之一。

保鈞精神永存

四十多年來，保鈞運動雖然在時代環境的制約下飽嘗苦果，成為一段尚未完成的歷史。但其愛鄉愛國的無私精神、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色彩，通過《夏潮雜誌》與八〇年代臺灣社會運動聯繫起來，早已融入臺灣社會，與日據時代以來臺灣人民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一同，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遺產。特別是在霸權主義國家衰微，中國和平崛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深化和鞏固期的今天，保鈞運動所彰顯的反帝愛國主義精神，在追求民族復興的偉大歷程中更展現出時代的光芒。

今天，我們向林孝信敬禮，也向整整一代團結在反帝愛國主義旗幟下參與保鈞運動、推動臺灣社會進步的「林孝信們」表達敬意；我們紀念林孝信，不僅僅是對他一生的理想與實踐的推崇，更是對他未竟事業的莊嚴承諾。

【江河滾滾征途漫漫】

雖死猶生的苦行鬥士——悼林孝信兄

杜繼平

上周日（十二月十三日）上午，釣魚臺研習營的助理陳崇真來電說：「林孝信老師的太太陳美霞老師突然從臺南打電話要我南下，說林老師有事要交待，今天的讀書會無法參加了。」聞後，立覺老林的病情可能不妙，但仍心存他能再度轉危為安的冀望。不料，今天竟傳來他辭世的噩耗，悵然之情，久久難去。

初知老林其人，是在一九八〇年代參與《夏潮論壇》及其後的系列刊物的編務時，曾聽陳映真、王曉波多次提起他的事蹟。大略是說：他在大學時期信佛，虔心苦修，同輩中人封以「和尚」的稱號；赴美留學後，有志普及臺灣的科學知識，而聯繫自然科學界學人創辦《科學月刊》；一九七〇年末，海外留學生興起保衛釣魚臺運動，他積極投入，不惜放棄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成了保釣運動左翼的活躍份子，因而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危險人物，吊銷護照，列入不得返臺的黑名單；但他不屈不撓，保釣運動沉寂後，又成立「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營救政治犯，多方支持臺灣島內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因他當時深受大陸文革的影響，崇奉毛澤東思想，與左立場的《夏潮》團體自然關係最為密切。

結識老林

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後，陸續解除海外黑名單，大約在一九八八年末或一九八九年初，老林終得以返臺探親。他初次返臺之際，正值工黨分裂不久，夏潮系與羅美文為首的工會幹部籌

組勞動黨前後，他很熱心地提出許多建言，對勞動黨多所期許，我與他謀面、訂交即在此時。一九八九年暑期，「臺灣民主支援會」邀我與另一位勞動黨工會幹部赴美國紐約等地參觀訪問，最後蒙老林與美霞姐熱情款待，在他們芝加哥的家住了一星期左右，於是有了進一步深談的機會，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別強調了一九六〇年代，中蘇共論戰時中共九評蘇共中央的系列文章的重要性。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他大半生的立身行事正是奉此為圭臬，他很認真地告訴我，若不能身體力行自己的信念，就稱不上真正的左派。

老林回臺後的活動

解除黑名單後，老林原想早日舉家返臺定居，但要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美霞姐的教職確定下來後，才得償夙願。返臺定居後，老林先是著力於推動建立社區大學。迨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一日，日本政府以向民間購買釣魚臺所有權之名，片面聲稱將釣魚臺國有化，再度激起臺灣內外保衛釣魚臺的高潮，老林遂於二十三日擔任「人人保釣大聯盟」召集人發起示威遊行，向日本在臺協會遞交抗議書，隨後並成立了「釣魚臺研習營」，每年在北、中、南、東分別舉辦認識釣魚臺的歷史與現實情況的研習班，我也受邀擔任了幾次研習營的講員。他會很感慨地對我說，臺灣的一大問題便是許多人對美日帝國主義的認識不足。他辦「釣魚臺研習營」的目的正是希望更多人通過研究釣魚臺問題的來龍去脈，認識美日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明白臺灣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現實處境，從而對臺灣何去何從有更宏觀、深刻的了解。

老林罹癌後

今年老林發現罹患肝癌後，一度病危，轉至廣州的醫院緊急搶救，病體稍癒。九月初，忽

接他來電說，希望我與他在清華大學合開一門通識課，講授二戰後東亞的歷史與形勢，聲音清亮，頗有元氣，顯示身體復原狀況不錯，很為他慶幸，故勸他靜心休養，別再南北奔波，他答以美霞姐亦是此意，但他擔心若請假過久，這門課可能被取消，未免可惜。不意，時隔不過一月，便病情惡化。我猜想他深知自己來日無多，總想趁還有一口氣在，多做點事，無法安心徹底休息，故而未能好好調養大病之後仍然虛弱的身體，終致不治，與諸葛亮一樣，做到了為生平志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無愧為一個真正為理想奉獻終身的鬥士。

亦狂亦俠亦溫文

當年老林在美國芝加哥開「士林書店」，書店的書簽上印有「亦狂亦俠亦溫文」，此句取自清代大詩人龔自珍《己亥雜詩》的〈別黃蓉石比部玉階〉一詩，想是老林的自況，也確能貼切地道出老林的人格特質。他深具急公好義的俠情，有不屑世俗名利的狂氣，待人溫文有禮，雖有爭執也不出惡言。凡與老林相交者大約都能感受到他「亦狂亦俠亦溫文」的風格。

萬事萬物莫不有生成毀滅，有生必有死，本是自然的規律，重要的是在生死的過程之間是過得充實而有意義，還是渾渾噩噩，與草木同朽。可以肯定的是，老林大半生的奮鬥是充滿意義的，他的諸多努力也必功不唐捐，有人是雖生猶死，他則是雖死猶生，也許他個人對志業未竟仍有遺憾，但就身為朋友的我來說，他已不虛此生。一九四九年末，大陸著名詩人臧克家曾寫一首詩〈有的人〉紀念魯迅，詩中有云：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有的人
騎在人民頭上：「呵，我多偉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
有的人
情願做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謹摘錄這數句詩悼念孝信兄，也望美霞姐節哀順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於北京

附：臧克家《有的人——紀念魯迅有感》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有的人
騎在人民頭上：「呵，我多偉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
有的人
情願做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有的人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給人民作牛馬的，
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
名字比屍首爛得更早；
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
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
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之一)
六十二年一忽過
童稚笑聲浮心頭
椰林大道連紅樓
問你可願再來合

(之二)
英雄不死 祇是遠離
不復相見 臨別依依

孝信兄 別矣
中小學的同学、老友黃三裕悼詞



追思邂逅五次的林孝信

李美枝

老林走了，留下不少讓人低迴沉思的驚嘆號走了。

論情論理，我沒有資格稱他老林，但是，「老林」似乎已經是大眾對他約定俗成的暱稱，我也不就不客氣地用了。我認為自己是老林的「圈外人」，因為我沒有參與過他的任何一項「使命大業」。

保鈞如火如荼地在海外留學生的大本營——美國發生時，我與大多數的在臺同胞一樣，懵懵懂懂地身處用戒嚴法圍堵起來的城牆內。第一次清楚保鈞是怎麼一回事時，已經是二千年代。九零年代的某一年，我第一次與臺大化工系同班二年二個月的同學在臺北聚會，期間，王賀勝提到保鈞運動，老王對我當年之陌生於保鈞事件感到非常驚訝，其實一點都不足為奇，如果老林等多人會為了因參加保鈞運動而被吊銷中華民國的護照，身居戒嚴時代的絕大多數臺灣民眾昧於海外不利於國民政府的訊息，是理所當然的事，除非個人有獲得小道消息的特殊背景。

當我對保鈞有較多認識後，在我的心目中，幾乎把保鈞等同於林孝信與牟永寧，因為他們兩個是我所認識，因受了保鈞的影響而實質地犧牲了正常生涯發展，並置在臺家人於被情治單位關注之困境的「傻子」，而林孝信之「傻」更是我所識者中之最。對老林產生意欲多知道一些的動力，始於二〇一五年五月在Che66的網路上，開始收到他的病情發展與求醫過程的報導，我多次心中驚嘆：「這傢伙簡直是唐吉軻德再世！」有關他的訊息從未有過這麼詳細的持續報導；他往生之後，有關他的訊息報導從原來特定的網路社群擴大成全球性的報導，追思會的隆重與參與者之眾及參與者的不同政治背景，更顯示老林是一個不尋常的人物。

跟老林不熟悉的我，閱讀了所有能在公共論壇中得到的有關他生平與事蹟的資訊，發現大半輩子以身體力行實踐心中理想的老林，「立言」之說雖然隨著他的足跡廣被兩岸與美國，卻不見有形之筆墨的著作。於此我試著從手邊得到的斷簡殘篇資料捕捉老林一生的行跡與使命大業中的思想概括，藉此拋磚引玉，期許未來或許會有他的戰友或入門弟子，為他們之述而不作的「當代孔老夫子」編撰一本《老林論語》。

五次邂逅之緣

所謂邂逅，我定義之為不期而遇的泛泛之會。我與老林的五次照面，不只是不期而遇而已，而且幾無可稱之為對話的交談。

第一次與老林邂逅是在牟永寧寫的《東方欲曉》書中（本人為此書的第二作者，二〇〇六年出版）。老牟在保釣運動期間，像一頭「發情」的動物，擱置忙碌的課業，東奔西跑地追踵釣運的足跡，更激情的演出是，他於一九七二年大膽地背叛臺灣的國民政府，繞道歐洲經希臘雅典與巴基斯坦投奔毛澤東以「東方欲曉，此地風景獨好」描繪的，還在文革中的「大好中共大陸」，一待就是二十年。老牟在《東方欲曉》書內如此交代老林的特色：

林孝信是我高中同班同學，他是從宜蘭中學初中考來的，是那年臺北高中聯考第二名的高手。他父親是電力公司的工人，他住在電力公司在臺北的一間簡陋宿舍裡。高中時有次去過他在齊東街的住處，發現他須要每天自己做飯，介於乾飯和稀飯之間的飯，加上一點簡陋的菜，才知道自己在家從來不用做飯，下課只知打球，是多 幸福幸運，對他早上升旗朝會時有時暈倒才知道原因。高三時因為我家距學校很近，晚上到學校的空教室看書，常到深夜才回家，在校門口不遠的包子店買幾個包子，常和他老兄分吃。他老兄不但功課極好，還有一特點：有時我請教他物理數學方面的功課，他熱心教我時，從最簡單的例子說起，開始我常不耐煩，越聽

越覺得他講得好。上臺大四年，他是全靠當家教自立的，當然還維持一流的成績，才能得到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我初到芝城時去看他，他住在芝大的 I House（國際學生宿舍），和曹亮吉同房。承留宿，兩張單人床臨時拼成一大床，我睡中間，談著談著，他能從談話的狀態突然進入不答話的熟睡狀態，我還覺得奇怪，曹兄說他就是如此。那時還沒發生保釣運動，他也還沒辦科學月刊。後來開始籌辦科學月刊，為募款和募稿，他老兄乘灰狗汽車跑遍美國。保釣運動開始後，他更是熱心投入，以原來科月的人脈，成為有名的保釣健將。一九八四年我在大陸十幾年後，第一次出來，重見這世界，他老兄多年如一日，還在芝城，物理學博士學位已不念了，除了原來的科月和保釣外，正在主辦「臺灣民主運動後援會」。另研究社會主義理論，比我這個已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的人，懂社會主義更多。如果不投入這些運動，他早已念完博士學位當名教授了。近年聽說回臺投入社區大學的推廣，其人為理想的執著，令人佩服。

我第二次與老林邂逅是二〇〇七年八月十日到十九日，由大陸臺灣同學會舉辦的，包含研討會與旅遊的〈山西行同學會〉，那一次的研討會主題是「關注臺灣政情展望兩岸共同發展」，林孝信的講題是〈兩岸通識教育發展的比較〉，我的講題是〈臺客文化〉。看到《東方欲曉》中的林孝信名字出現在研討會的名單中，當然藉機慕名求見。

與老林的第三次邂逅是次年到雲南舉辦的臺灣同學會。那一次的研討會，老林的講題是〈臺灣九二一地震民間賑災的經驗〉，我的講題是〈臺灣地區族群與國族認同的顯性與隱性意識〉，這二次的參旅，我與老林分屬不同的旅遊車隊，幾無聊天的機會，若與他有所簡短的交流應該是有關臺灣通識教育的問題，不然我不會有後來為他刻意安排的一次會面。

第四次的偶遇可能是二〇一〇年，我以牟永寧夫婦的跟班身分，參加了主要是老牟建中同屆同學在敦化南路一家餐廳的同學會，老林也出席了。這次的宴飲聚會可說是 VIP 的聚會，席中有國立大學的副校長、院長、中研院的院士、僑選立法委員及臺灣出版界的一個大老等等；

同桌共飲的這些VIP，都是我從報紙或雜誌得知其名的人。

二〇一四年的第五次照面是我為來臺之夏曉巒與鍾賜賢夫婦邀約在臺北之化學系同學的聚會，地點在麗水街的六品小館。邀約名單由夏曉巒提供，其中包括了林孝信，當時我還有點納悶，老林不是物理系的嗎？他與化學系有什麼關係？原來老林大一時念的是化學系，到了大二轉物理系；不過想到老林大半輩子風塵僕僕行跡臺灣、大陸與美國，認識五湖四海的英雄豪傑，他會出現在任何聚會上並不奇怪。

那是一次有說有笑的愉快聚會，記得陽明大學醫學院的徐明達教授講了幾個頗有意味的笑話，現在已忘記了笑話的內容，倒是清楚記住老林所講，非笑話的話，而且在往後的日子，我把他的話每天實踐至少一次。他說：「刷牙及使用牙間刷後，要讓牙膏留在口內約二、三分鐘後再漱口。我的牙齒一顆都沒壞掉。」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老林。

事實上，在六品小館的化學系聚會前，我還跟老林見過一次面，不過是特意安排的，所以稱不上是邂逅。事情的經過是這樣子的：自參加大陸的臺灣同學會後，我也成了老林廣大人脈網路上的一員；不時會收到他或他的助理傳過來邀請上課的函件，也定期收到《通識在線》的期刊。有一次，我刻意將他介紹給早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與我同屬以楊國樞教授為首之「華人大本土心理學」與「華人本土心理學基金會」之一員的楊中芳教授。「華人本土心理學基金會」於一九九七年成立，其前身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藉培訓中國大陸心理學相關學系與科研班的青年講師、助教、與研究生，復甦大陸在十年文革中被革掉的心理學。七年課程結束之後，隨著大陸經濟的崛起與海外留學歸國學人的增加，原來的基金功能已經消失大半，再加銀行的長期低利率，五百萬基金的孳息已難以支撐做有實質功能的事情，因此董事會曾有議論，是否考慮將基金轉贈給其他的基金會？這時候，自保鈞時代開始，幾乎以募款與推動各種公益大事為業的老林影像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想著何不把我們的基金轉給他主持的通識推廣運動？由於楊中芳是基金的最大捐款者，推想她若同意，就有轉贈的可能。那次我們三人在臺大校外公館處的一家餐廳碰面，記得老林點的是牛肉麵。基金轉贈之議因有部分董事反對而作罷。六品小館會後，再次得到老林的消息竟然是他被診斷得到肝癌末期的消息。

一次 Person-to-person 的通訊

我追蹤著老林求醫記的日誌式報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日，我忍不住寫了一封電郵給他，意圖提示他放棄侵入性的治療，估算自己剩餘的時間，抱著「置之死地」的心態，趁還有體力的時，將他最重要的思想留下可以傳世的紀錄。他親自回了答謝的信，但仍繼續接受成功率不高的侵入性治療。其實當他決定到大陸開刀時，我就很想把這樣的想法告訴他與他的家人，當然我沒做這樣的事情，其他有同樣想法的人也不敢說出口。我曾親眼目睹癌末病人接受副作用很大的侵入性治療，最後還是在痛苦中離開人世。據我對肝癌末期死亡的了解，與其說是，病人被囂張的癌細胞殺死，不如說是，因癌細胞無情地剝奪病人的食慾而致餓死。當我回顧了老林親友故舊的諸多報導後，恍然領悟到，老林就是那種對旁人看來成功率幾近於零的追逐目標也不會放棄的鬥士，因此有了「當代唐吉訶德」的稱號。

捕捉老林的社會主義思想

雖然老林走後才一個多月，我認為可以為他做第一次的「蓋棺論定」。他的老保鈞戰友——陳讚煌以下列二行字概括了他一生的功業：

科月保鈞民主支援通識教育五十年，披星戴月夙夜匪懈電郵網聯志士間；

江河滾滾征途漫漫東海江山猶強占，風起雲湧英雄老去火種傳承更爭先。

科學月刊、保釣、民主支援、通識教育是老林一生一脈相沿的志業，而貫穿他一生的核心思想，我大膽的推論是：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他的社會主義雖然內含所有社會主義的共同元素：反資本主義、關懷被資本家剝削的勞工群體，但是他的社會主義也包含了西方社會主義所沒有的反帝國主義元素。在老林的眼裡，一九七〇年美日之間私相授受釣魚臺之舉是帝國主義列強欺侮第三世界國家的遺孽。由於對第二個元素的堅持，使得一九七一年在美國發生的保釣精神，跟著一九九七年回到臺灣的老林持續到今天；他的反帝與反資的保釣路線，在保釣發生統獨的分歧路線後，仍然一以貫之。

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結束後，在老林保釣網路名單中的積極分子，開始分化，最先分化出來的是「統一派」的保釣圈。大家都知道參與二次保釣大遊行的人，主要是從臺灣與香港到美國求取更高學位的留學生，其他還有在美的許多位華人學者。美國尼克森政府與日本政府的私相授受釣魚臺，喚起了日本侵華的舊恨與五四運動的愛國情操。手無寸鐵的留學生，訴求示威遊行的抗日手段之餘，求救於他們所來自的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幸地，這段期間的國民政府正面臨自一九四九年撤退臺灣之後，前所未有的國際關係危機——向支持臺灣代表中國的美國尼克森總統有了打開中國大陸共產鐵門的念頭。美國政府的這一招，不只挖了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根，也帶動了全球性的中國熱，於是一部分的保釣分子做了「西瓜偎大邊」的選擇，保釣群開始發展了第一個分支——「統一派」。隨著中國大陸在國防、外交與經濟上的崛起及有了可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坐二望一」實力，「認祖歸宗」的統一派開始將不願意或猶豫著「認祖歸宗」的原保釣同路人視為「帝國主義的走狗」，而這些「走狗」大部分是與中國大陸分隔三、四百年的移民後代；老林認為在美國產生的「臺獨意識」是被「認祖歸宗統一派」激盪醞釀而成的。所以，原始保釣群開始有了第二個分支——「臺獨左派」，這些人一方面不完全認同曾將臺灣送給日本的母國，另一方面則認為臺灣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下，遠離了社會主義

的精神，有待志士同仁回臺從事解放革命的運動，其結果是，一腔熱血付之東流。

老林的社會主義思想並不同於「臺獨左派」，後者的社會主義思想基礎來自西方，他們順應臺灣的選舉制度，試圖建立工人勞動階級的政黨。在老林看來，這種沒有本土元素，也缺乏下基本功而急功求權的左派，在資本主義旺盛的臺灣社會必然失敗；國民黨之為走資派殆無疑義，民進黨在野時是社會主義派，執政時卻也不得不偏向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路線。走正統社會主義路線的工黨與勞動黨，在二〇一六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的選舉中，被也是從反當權政府之社會運動中走出來的「新勢力時代力量黨」所取代。

概括老林一生的志業有四項可以追述：（一）為一九七一年在美國發動的保釣運動提供示威遊行的廣泛聯絡名單；（二）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三）透過「保釣教育課程」將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傳給臺灣的下一代；（四）透過「社區大學」與「通識教育期刊」匯集社會運動的傳播者。在以上四項中，最為撲朔迷離的是第二項。於此，我試圖捕捉他建立本土性社會主義思想的過程。

社會主義思想與發展社會運動的啟蒙期

老林的社會主義思想與從事社會運動的啟蒙，最早可以溯源至小學階段參佛時的「傳道弘法」體驗。社會運動的主體是群眾，而建立人脈網路則是推動者必要的手段。老林是我所知，在電子網路創建前最傑出的人脈招攬者；有朋友說他，若他傳道的內涵是宗教，他有很多的信徒，而的確，他最早的傳道工作就是佛教，那時候他還是小學的學生。

老林一九四四年出生，六歲左右從現在的彰化縣芳苑鎮搬到宜蘭。一九五〇年進宜蘭中山國小，結識了一輩子的摯友——李宗德。李宗德帶他參加了星雲法師辦的屬雷音寺練佛會之下的兒童班，並皈依星雲法師成為他的第一代弟子，法名慈文。師父給他上臺演講弘法的機會；

訪問會友與招攬會友成為他課外的工作，從這些經驗中他學到，弘法的前提就是要有一顆關懷群眾的心。在那貧困的世代，他清楚見識到貧困是怎麼一回事？勞動階級如何被有權有錢者剝削？推想其社會主義的思想與建立人脈關係的本事從這裡開始播種。

一九五六年老林以第一名考取宜蘭中學。初二時，好友李宗德插班到臺北的建中。一九五九年在老師的鼓勵下，老林轉籍臺北參加臺北聯考，以第二名考進建中高中，與李宗德成為隔壁班。在學校裡他繼續熱誠地做傳教拉人的工作，得了個「和尚」的綽號。

建立人脈網路的再磨練

建立廣博而有效率的人脈網路是老林所擁有的無他人可及的本事。一方面他從小學與中學的傳佛經驗及大學時代在新生報開辦《中學生科學週刊》及保釣運動發生之前的留美期間（一九六七—一九七一）籌辦《科學月刊》等工作中，磨練了招攬群眾及建立人脈資料庫的方法。出國後，在沒有電子網聯及大家都是窮留學生的世代，老林使用了一個頗有創意的「循環聯絡法」：如老林是發信的第一站，他在信上寫一段話，收到信的第二站加上自己的報導訊息，這樣一一傳下去成為一個循環。為了縮短循環的時間，分成幾個循環，七、八個人為一環，過一陣子再大風吹重組。

在另一方面，當他的中華民國護照被吊銷後，非法居留與無業遊民的身分使他有了比一般留學生更充分串門子的時間與動力，他的才華、不幸與熱誠感動了所有認識他或聽聞他的在中國知識分子；廣結五湖四海的英雄豪傑成為他失去學位、國籍與就業機會的補償。這些廣結的各路英雄豪傑包括那些人？

建立本土社會主義思想的過程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一次被訪問中，老林說到了自己到美國後建立社會主義思想的過程，認為自己思想左傾的轉變比別人慢。在訪問稿中可以看到好幾位先他產生左翼思想的人，如劉大任、郭松棻、李我焱、王春生、陳明伊、張子賢、陸光祖、香港人廖約克、段世堯、陳若曦、黃武雄、陳玉璽等等。

老林思想左傾的轉向來自對孫中山先生的探討。保釣之後的一九七二或一九七三年，老林在編《釣魚台快訊》期間，遇到了孫中山的問題：在臺灣的反共思想中，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等提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想的重要人物都是「匪類」，大陸那邊則以「蔣匪」或「蔣逆」稱呼蔣介石，而孫中山先生在臺灣被推崇為國父，因此老林推想，在大陸跟臺灣敵我對峙的情況下，如果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等人物像臺灣所講的那麼壞，那麼大陸那邊對三民主義創始人孫中山的批判，應該比臺灣對毛澤東罵得更兇才對。懷著這個好奇心，老林開始尋找閱讀中國大陸如何評價孫中山的資料，結果發現跟他的預期有很大的差距，而對他產生更深遠影響的是，發現大陸在評價孫中山時使用了一些社會主義的觀念或專有名詞，在似懂非懂中，小學階段深藏在他腦海裡的「勞工階級被有權有錢人剝削」的記憶若隱若現地被引出來了，之後他花了一兩年的時間大量閱讀了有關社會主義思想的書籍與文章資料。另一方面，他從美國社會和大學的反越戰運動裡所含的反當權階級與有錢階級吸收到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批判意識。

如果將社會主義分成西方社會主義流派與中國大陸的毛澤東社會主義，我認為老林的社會主義至少近似後者的社會主義思想。我之做這樣的推論，是根據如下的思考：

在中國共產黨崛起的年代，他們所宣傳的社會主義訴求很能打動懷有社會正義感的高中

生、大學生與知識分子，因為如老林說的，裡面含有關懷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崇高理想。此外，中國大陸飽受日本帝國侵略的痛苦與仇恨，老毛言論與文宣內容必有反帝國主義的成分。

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後到一九八〇年代開放之間，中國大陸的內部實情，因西方國家對之實施封鎖，外界不易清楚窺知，但毛澤東原來提倡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文宣資料仍然能夠透過特殊管道流出國外，而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反當權政府之革命志士所推崇，並以為之為發展自己國家之共產主義的引導方針。保釣期間，海外華人所能見者，推想也是這套很富理想主義的毛說。

老林在被訪問中清楚說道，回到臺灣想搞革命運動的志士及後來成立的工黨與勞動黨，其行動綱領以西方社會主義為引導；林認為發展於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不適合曾被帝國殖民過的第三世界國家（應該也包括曾被日本帝國殖民過的臺灣）。老林認同的社會主義很明確地說出，包含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進一步可以思考的問題是：「所有既存的社會主義中，哪一個人創立的社會主義包含這二個成分？」社會主義發源於西方國家，特別興盛於工業化與資本集中化發達的西方國家，在這些國家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著眼點在本國的勞資關係。另一方面，這些國家藉著船堅砲利的實力變成追求向海外擴張的帝國，他們將剝削的對象從國內勞動階級轉向工業與科技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

中共建國前後，在中國大陸發生了各種有違人道的階級鬥爭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得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受到很大的懷疑。那麼，為什麼老林不排斥它？我認為是他超乎常人的理想主義的性格使然；有這種性格特質的人，幾乎絕對相信理想，如果理想在現實世界執行後產生偏差，如，中共建國後進入經濟路線的分歧與奪權——保權的文鬥與武鬥，對老林來說，不是理想出了問題，而是執行過程出了問題。以老林之具唐吉軻德精神，他相信，只要堅持不懈，必有實現理想的門道，只是這需要時間、方針與策略，他著手推展的策略是在他的「保釣教育課程」與「通識教育課程」裡循循善誘學習者的思想開導。

結語

簡而言之，老林的社會主義思想，啟蒙於小學階段的傳佛經驗，而且從未間斷過，只是他是到了美國接觸了左派人物與閱讀左派思想的書籍之後，才清楚「社會主義」一辭的學術概念意義，之後，他以自己求真的科學訓練背景開始省思最適合中國人的社會主義；老林最後認同的是毛澤東的純淨社會主義思想。即使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在大陸的實驗結果是失敗的甚至是可怕的，而且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政權聲稱他們奉行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他仍然認同毛派社會主義中有崇高的理想性。

雖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從上到下都忌憚公開談毛派的純淨社會主義思想，老林認為到底它是在被列強侵略過的中國大地上土生土長出來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算是有過解放的體驗了，而臺灣長期陷在美式資本主義與威權世代的思想桎梏中，還有待解放。他意圖將這種理想帶到他生於斯長於斯，且愛之最深的臺灣。對他來說，兩岸統一或臺灣獨立自成一國並不在他的追求目標內，重要的是，要將理想的社會主義思想傳遞給中國人所在的地方。

曾有少數幾位朋友勸老林靜下來撰寫他的思想體系，但他堅持思想必須建立在實踐上，認為自己在臺灣的實踐工作還做得不夠，還未到撰文寫作的階段。二〇一五年四月他被診斷出罹患末期肝癌，他的奮鬥方向被迫從社會運動「暫時」轉移到抗癌運動，非他始料所及的是，這個「暫時」的改造變成永久的休止符了；他未竟的使命有無接手的戰友或弟子？拭目以待的人應該不會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俯仰無愧 頂天立地——悼念孝信

林梓秧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臺灣的新聞媒体有一則新聞：《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昨天病逝臺南。人來人去，這個大千世界那一天不有這類消息？居住在休士頓的臺灣同鄉，具有理工背景的為數不少，大膽的假設，聽聞過他名字，聽聞過《科學月刊》的恐怕也不少。只是，這則新聞，充其量只在認識他的人們心中帶來一絲惋惜訝異。但是對我來說，他的逝世是個無情且沉重的打擊，因為他是我二弟。

孝信的求學過程

他自小聰穎過人，小學與初中在宜蘭念書。升高中時自己到臺北參加聯考，以很好的成績分發到建中，高中畢業保送臺大化學系。那時李政道與楊振寧剛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影響所及，很多頂尖的年青學子無不以物理系為第一志願，他就在大二轉到物理系。大學畢業出國，他在一九六七年進入芝加哥大學，該校在美國大學物理領域排名很高。他很快的修完學分，通過資格考試，只差一篇論文便可得到博士學位。

一九七〇年他留學芝加哥大學期間創辦科月，他懷有科學報國的壯志，要讓科學在故鄉生根，以「普及科學，介紹新知，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為宗旨，他開始奔走在美東、美中各大學，聯絡各大學來自臺灣，具有共同理想的留學生，以三寸不爛之舌尋求支持。他的朋友他取個綽號：和尚，因為他剃光頭，每次來訪有如上門托鉢，十元二十元的小額捐款也要；又有人叫他「苦行僧」，因為他總是不修邊幅，粗茶淡飯，布衣破鞋毫不在意。就這樣，在極其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創辦這本華人社會第一本普及通俗的科學刊物，發行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四年，成為臺灣歷史最久的科普刊物。它不只是許多大、中學生重要的精神食糧，也鼓舞許多人

對科學的興趣。

參加保釣運動及其後果

也就在這一年，臺灣發生保衛釣魚臺事件。原本只是難得聽到無人居住的幾個小島，引起日本與臺灣為它互爭主權。國民黨政權外交外行，無能捍衛主權，引發全民共憤；看在留美的年青學子眼中，國民黨政府的軟弱無能，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年青人的愛國熱忱爆發開來，他們組織起來向駐美的領事館及大使館示威遊行抗議。這一波學生運動，芝加哥大學的同學會是急先鋒，而孝信是主將之一，他放棄了博士論文的寫作，全心投入保釣。由於創辦了《科學月刊》，已經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馬，他們不停地到處示威抗議，惹惱了政府，幾次要求「保釣減溫」。孝信不為所動，抗爭的結果是付出重大的代價。他申請護照展期，政府毫不客氣地就沒收吊銷他的護照，並把他列入黑名单內。這一來他成了無照居留，而美國移民局很快就找上門來（多半是有人密告）。其後數年他為了在美居留問題，多次出入法庭。多虧一位在波士頓執業的臺灣人律師義務幫忙，才解決了居住權的問題，其過程的複雜艱辛實非外人所能道。

國民黨政府眼見無法在美逼他就範，乃改採溫情政策。多次派遣管區警察到臺北我父母的家，要我父母勸說兒子不要過問政治。父親總以「生兒身不生兒心」，「兒女長大了，哪由得父母」等回答。事實上，孝信唯恐拖累父母，已經很多年不寫信回家。在郵電管控的戒嚴時期，政府確實很容易知道他並沒有跟家裡聯絡通訊。

參加保釣運動的另一後果是他被迫放棄學業，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不翼而飛。雖然他從未為此後悔，但證諸臺灣解嚴，黑名单撤消後他回到臺灣，因為沒有博士學位，在尋找大學教職時屢受挫折，只能屈就，在清華，世新，臺南藝大，弘光科大等校兼任教職，只能領鐘點費，

十足是個廉價勞工。那幾年他是鐵路局的常客，披星戴月，餐風露宿，坐自強號、莒光號全省走透透，到處趕課。三弟聖芬就曾笑嘆說：鐵路局要是有意類似航空公司的 mileage program，他一定是累積哩數最多的人；我常感慨：要是保釣運動晚兩年發生，他應已得到博士學位，也就不必為五斗米折腰，透支體力。

回臺後的孝信

他在回到臺灣之後定居臺南，因為妻子在成大公共衛生系執教。他從事的第一件工作是推動成立社區大學，社區大學提供銀髮族以及想要增廣學識見聞的社會人士學習的場所。如今在各鄉鎮遍地開花，全臺灣目前有八十多所。此外，他也大力推動通識教育，創辦《通識在線》雜誌 (General Education Online)。簡言之，他認為念理工科的大學生必需有基本的人文與社會學知識，文科系的也必需懂些基本的理工常識。這其實是現今大學教育的潮流，美國很多大學頭兩年根本不分系，學生接受的就是通識課程。

我們兄弟性向志氣各異，在美期間聯絡不多。他不曾主動告訴我辦科月搞保釣的任何信息，甚至捲入無照非法居留美國的困境，也沒有向我訴苦或求助。他俯仰無愧，頂天立地，行所當行，為所應為，深得眾多認識他的人肯定。他的人生有風有浪，走得精采，雖然短了些，卻讓人時興懷念。孝信！我雖不捨，你可以安息了。



我所認識的林孝信

張之傑

早年初識孝信

我與孝信相識於一九六五年，那時孝信計劃在臺大創立一個科學社團「求真社」，到師大招募社員。在一間空教室裡，孝信像傳教士般，對著我們四、五位師大同學大談他的理念。當時孝信理光頭，穿著邋邋，其貌不揚，但言辭與態度頗富感染力。我與一位數學系的同學加入了求真社，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二日曾到臺大出席會議。

過不多久，求真社為《新生報》中學生科學週刊組稿。我將這個消息告訴師大同學，一位同學交給我一篇習作，隔不到一週就被退稿了。此事讓我很沒面子，但仔細看看，又覺得那篇稿子不夠好，就親自上場，勉力寫成生平第一篇科普小品——〈泥鰱的腸呼吸〉，不意收到孝信的親筆退稿函，婉言解釋審查未通過的事，退回的稿件上卻批著「老生常談」四個字。那時我常在報章雜誌上寫點散文和小說，沒想到費盡力氣寫成的第一篇科普小品，竟被自己參加的社團退稿，還被審稿者批得一文不值，一氣之下再也不參加求真社的活動，從此和林孝信斷了聯絡。

讀研究所時，科月創刊，《中央日報》副刊刊出孝信如何穿著破皮鞋、搭乘灰狗車在美國各地募款的事，孝信的形影再次出現眼前。我成為《科月》的訂戶，如飢似渴般地攝取《科月》上的新知。當時臺灣資訊貧乏，《科月》成為我們的重要精神食糧。很快的，我從讀者成為作者，一九七四年春，由家嫂的弟弟許瑞星引介，結識《科月》總編輯劉源俊，同年秋到科月當副總編輯。

從劉源俊的口中，得知孝信已經輟學幹革命去了。記憶所及，劉源俊曾有過讓孝信回國到清大物理所完成學業的設想。總之，在《科月》的兩三年，斷斷續續常會聽到一些有關孝信的傳言。離開《科月》後，有關孝信的消息中斷，但孝信的理想化人格形象，卻成為我追慕的對象。

自求真社之後，時間一晃就是二十四年，第三次和孝信見面已是一九八八年底的事了！那時孝信已自黑名單解除，在《科月》的歡迎會上，他穿著一身寬鬆的廉價人造纖維夾克，當年的光頭換成枯草般的灰白亂髮。我們緊緊握著手，彼此都歷經滄桑，外貌已告知對方自己的一切。記得餐會時我曾勸孝信不要再涉足政治，他未正面回答，只說人是無法離開政治的。

《科月》奮鬥經歷

此後孝信經常回國，見面的機會自然多了。據我旁觀，他的確不再過問政治，他的興趣集中在科學教育上，最不能忘情的還是《科月》。未回國定居前，曾為《科月》做些聯絡工作，奔走臺灣南北，為《科月》建立人脈。每幾個月回國一趟，由《科月》支付來往旅費。《科月》節儉慣了，而孝信是幹大事的，不大在意單據等細節，承辦人員被他弄得很煩，彼此難免有些嫌隙。

在孝信看來，《科月》要想有大作為，必須來上一場革命。他提議將《科月》社團化，由他擔任執行長。《科月》已經遵循著既有的道路走過二、三十年，這種顛覆原有架構，弄不好有可能歸零的做法，難免受到質疑。當孝信期待擔任《科月》執行長大幹一場時，董事長張昭鼎在董事會的一席話，使他的計畫破滅。

大約一九九六年，孝信將收掉美國的書店回國定居。我曾介紹他到錦繡出版公司工作，老闆希望他當特助，結果不了了之。為了讓孝信有個工作，周成功、洪萬生和我等幾位熟識的《科月》理事私下商議，認為總編輯郭中一任滿後，應該由孝信接任。我們的想法是：總編輯的位階較執行長低，在既有的框架下運作，孝信大開大闢的革命家作風應不致造成負面影響。再說，孝信的學問和文章大家有目共睹，《科月》正需要這樣的專任總編輯人選。

大約一九九七年春，我們幾人的想法由我提出，獲得理事會通過。翌日《中國時報》以相當大的篇幅刊出孝信將出任《科月》總編輯的消息，還有孝信的專訪。孝信在董事會還沒同意之前就擅自發佈消息，坐實了若干董事的疑慮。董事會責成秘書辛鬱（知名詩人）致函《中國時報》澄清，一場風波引起劉康克、林和、周成功、曾憲政等退出理事會或董事會，劉康克的激烈情緒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餘波蕩漾中，同年六月，郭中一突然辭職，劉廣定、劉源俊希望我來接替，我只答應代理幾個月，並有個但書，必須徵得孝信的同意。我寄信過去，孝信勉強同意了，事後見面，孝信責備我未能擇善固執，我告訴孝信，大家都不是壞人，我可不應命出來幫忙，眼睜睜地看著《科月》脫期嗎？

若干年後漸漸悟出，當時我們處心積慮為孝信謀個工作，實在太不了解他了。史上有哪位革命家有固定的工作？孝信要的不是工作，而是個可供揮灑的舞臺，多少年來他不停地尋求舞臺，創造舞臺，更換舞臺，這是他屢屢綻放光與熱的根源。

跨足社區大學

孝信回國定居後，以其過人的活動力，成為臺灣推動社區大學運動的先驅之一。他一手創辦新竹青草湖社大（一九九八年），整合各地社大，結合同道，成立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一九九九年）。他又借助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創辦了《通識在線》（二〇〇五年）。這些努力，使他成為社大和通識教育的標竿人物。

一九九八年，全臺第一所社大——文山社區大學成立，蔡傳暉為主任，鄭秀娟為主秘。同年底，蔡主任邀我前往開課，並成為自然科學課程召集人。我和社大沒有淵源，是誰推薦的？直到孝信去世，向蔡傳暉求證，才知道是孝信！這事孝信從沒對我提過。

孝信有很長一段時間以兼課為生，然而，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孝信從遊走各地的兼課老師，竟然以退休之齡，成為弘光和世新的特聘教授！不過孝信真正讓我佩服的，是他的獨特人格，和屢仆屢起隨時抓住機遇創造人生高潮的革命家精神。

科月四十

二〇一〇年，《科月》創刊四十週年，孝信以創辦人的身份，出來籌辦慶祝「科月四十」活動。孝信得到臺大科教中心主任陳竹亭的大力協助，和全國一百三十五個單位，幾百位學者的響應，短短一年之內舉辦了二百九十六場科普演講，九場研討會，三場茶會，建立了一百本科普好書推薦的名單，這樣的活動力當今全臺無人能出其右！

二〇一一年五月底，我的健康出了點狀況，但仍出席六月間在廈門召開的第四屆海峽兩岸科普論壇。孝信也出席了，他意氣風發地報告「科月四十」活動，我卻在臺下暗自盤算，怎麼交出所攬的一些工作，包括三個月前才成立的「中華科幻學會」。當天晚餐時我對孝信說，我的健康亮起紅燈，人生將從加法變成減法。孝信說我缺少運動，又說他活到八十歲也不會讓人變成減法。「明天早晨就跟我跑吧。」他每天晨跑三千到五千公尺，我哪跑得下來！

「科月四十」所累積的人脈，使得孝信萌生串聯各大博物館，輪流舉辦科普論壇的念頭。二〇一二年十月間，孝信一手策劃的「二〇一二科學教育與傳播論壇——你今天科學了沒？談科普活動的推廣」，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召開，幾乎網羅所有和科學教育、科學傳播以及科普有關的公私機構和個人，大概只有孝信有如此寬闊的眼界和器識，讓我再次見識到他過人的

活動力。

然而，接下去的幾屆，孝信成為客卿，不再是主導者。孝信的一生大致如此。人生的起起伏伏是造成他悲劇英雄性格的原因之一。他就像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也像拉美革命家切格瓦拉，只能不停地奔走，不停地開創，摩頂放踵，一刻也不得閒。

釣魚臺風波再起

二〇一二年七月，美、日聯手挑起釣魚臺問題，孝信這位老保釣再度找到舞臺。九月二十三日的保釣大遊行，孝信斜披彩帶，走在前頭，不時有相識者或慕名者過來握手或打招呼。當天參與遊行約千餘人，除了勞動黨的群眾，其他政團的群眾以外省人為主，大多上了年紀。當時孝信尚不到七旬，但看外貌似乎較那些參與遊行的外省老者似乎年輕不了多少。我驀然覺得，孝信累了。

今夏聽說孝信罹癌，向劉源俊打聽，獲得證實。接著程樹德告訴我，孝信已在廣州中山醫院開刀，癒後良好。不意本月十九日下午接獲蔡傳暉簡訊：「孝信病情惡化，已不能言語，但仍有意識，要見他一面要趁早。」二十日下午接到劉源俊電郵，孝信已往生了！

孝信啊，孝信，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年輕時的初衷已經守住，且放下懸念，好好休息吧。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我所遇到的林老先生

李世民

第一次碰到林老先生是在清華名齋，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關於臺灣的消息，知道臺灣還有這樣一批人，像魯迅筆下所描述的「民族的脊梁」一樣在做事情，我感到非常欽佩，感覺到了祖國的統一還是有些希望的，這種希望絕不是來自上層人的恩賜，而是確確實實感受到了。

後來我斗膽邀請林老師去農大辦講座，老師沒有任何猶豫就答應了，讓我十分感激，老師沒有半點架子，這是我從來沒有想到的。到了現在我還能記得起這件事，那是我第一次邀請老師辦活動。那次講座還有一點感觸讓我十分難以忘懷，林老師講他每天鍛煉一個小時，堅持了至少十幾年，我是十分震撼的。作為大陸左翼學生，我懂得這份精神的可貴，並且會把它傳承下去，這份事業沒有完成，我就絕不言放棄。

最後，王老師會經常給我們一些林老師的故事，特別是講到林老師對她的啟蒙時，王老師都非常動情，還有林老先生把自己的人生大半時間奉獻給了「保衛釣魚島」運動，可以這樣說，林老先生活得很有意義的，他是不朽的！

向林老先生致敬！

老林與左翼的集結

黃德北

老林過世的那天早上，許多朋友聚集在楊寧蓀家中，這樣的聚會大約已經持續兩年了，每隔兩三個月老楊就會邀請一批老保釣與社運朋友到大家小聚數小時，他會準備豐富的食物，吃吃喝喝之外，就是密集的討論與交換對時事的看法，這是典型的老林做法，老楊最初大約就是應老林之請才作此安排的，老林那時顯然是想再做一次左翼集結的嘗試。

那天早上的集會，大家原先計畫要討論的主要議題是萬一老林走後應該如何繼續推動釣魚台教育與其他進步的活動。我本來近中午時也要趕過去開會，但接到老林病逝的消息，所以決定立即南下協助美霞處理後事，直到深夜才回家。在高鐵來回的車上，想起過去與老林的種種互動及合作事宜，思潮不斷起伏，情緒很難控制。

老林在臺灣的保釣、科普、社區大學、通識教育、公共衛生與左翼／社會運動等領域的投入與貢獻，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從大學時代幫報紙編科學副刊，介紹科普知識；再到美國留學時組織全美各地的留學生成立科學月刊；隨後又以科學月刊的留學生網絡，動員支持保釣運動。為此喪失了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護照也被剝奪，成為一位在美國的非法居民。生活陷入困境的他卻持續投入各項反對臺灣威權政府的運動，除了組織援救當時被政府迫害的政治受難者陳明忠外，美麗島事件後他更在海外成立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募款支持臺灣的黨外運動與社會運動。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老林得以返臺定居後，開始積極投入臺灣的各項進步運動。他與一些熱心的學者及社會人士積極參與社區大學的創建，許多地方的社區大學他都馬不停蹄、日以繼夜的參加他們的活動，並與各社區大學的年輕工作者共同學習、討論、規畫，日後社區大學能

有如此豐碩的成果，老林是功不可沒的。可惜政黨輪替後，老林在社區大學主辦的一份刊物中，持續批判時政，惹惱了一些想討好綠營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強迫將社大的刊物停刊，並架空老林的位子，那時他一定是非常悲憤的。在臺灣，左翼天生是會遭到右翼的藍綠兩黨敵視的。

老林過世後媒體對老林的生平做了很大篇幅的報導，但媒體報導多偏重他在科普、保釣、社區大學、通識教育等領域的積極投入，卻鮮少有人提到他在工運與左翼運動的參與，但在我看來，那才是他最關注的焦點。一九八八年他首度獲准回台，最初幾年他實際上主要就是在忙著當時興起的勞工運動與工人政黨議題。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五年他第二度投入左翼集結的活動上，他與許多左翼朋友與團體密集集會，希望建立一個左翼對話平台，為未來左翼政治力量集中建立基礎，當時我曾與他一起積極投入那一波的串連。可惜這兩次努力都失敗了。

我與老林是在一九八九年夏天相識的，那時他因父親過世得以暫時獲准回臺奔喪，一些自由派的學者邀請他出席一場由自立晚報主辦的紀念雷震研討會。會後休息時，他聽到我剛從北京獲釋回來，對於剛發生的天安門事件與大陸的現況，充滿了好奇，不斷與我討論。當時我還只是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左翼朋友的形容），因此與他的對話雖然深入，有時卻也會格格不入。一九九〇年代初蘇聯東歐解體後，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刺激我開始重新思考之前閱讀的左派書籍，思想開始向左轉，我與他開始有愈來愈多的共同語言。那時有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概念沒弄清楚，常常與他討論，受益很多。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老林返台定居以後，我們開始有更多的互動，很難忘記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地震後與他常下災區串聯的經歷，以後我們與其他左翼朋友合編《左翼》這份刊物，希望能夠藉此集結臺灣左翼力量，此一理念雖未達成，卻是我們一直期盼有一天能夠實現的目標。

過去這幾年老林把重心放在釣魚台教育工作上，他深感今天臺灣許多民眾竟然對於國土淪喪與帝國主義的宰制無知無感的危機，因此希望從教育宣傳著手，能夠對人民的觀念啟蒙產生影響。我則關心臺灣左翼／社運政治化與集結的問題，所以這幾年我們雖然成為同事，反而較少集體合作行動。

老林的生活是清苦與簡樸的，高鐵還未出現前，他總是搭乘深夜的平快車（這種車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奔波南北，參加各項工作會議與年輕人的讀書會。他總說搭這班車最划得來，因為價格最便宜，且晚上就夜宿在火車上，可以省下住宿費。有次我去成功大學演講，晚上去他家與他聊天，深夜一起搭那班平快夜車回台北，前半夜我都睡得不太安穩，但他卻立即入睡，讓人佩服他的隨遇而安。但我也聽他提及，好幾次疲憊的他夜宿平快車時，背包、手機、電腦都曾遭到偷兒光顧，聽了讓人心酸。他每天慢跑，對自己的體能頗為自豪，但我深知，這種苦修忙碌的生活早已將他的體力透支殆盡。

老林一生主要是在做兩件事：一是思想啟蒙與教育的工作，科普教育、釣魚台教育、社區大學、通識教育都是希望能提升民眾的認識與觀念的轉變；另一件事就是希望將更多進步的人團結起來，一起來改造這個社會，他常用左翼集結來形容此事。雖然今天臺灣社會許多人已知曉老林在教育與啟蒙上的努力及成果，但老林可能更關心左翼集結的未來發展，因為他深知改造當前的社會及建立一個人類更美好的社會，是需要靠集體的力氣才能完成。老林走了，希望我們都能沿著他走過的路，繼續推動左翼的集結，一起來翻轉這個不合理的體制。



一九八八年被列入黑名單超過 20 年後首度回台在機場受到社運朋友的熱烈歡迎

【風起雲湧英雄老去】

青澀歲月

黃三裕

我和林孝信都是念宜蘭中山國小，但不同班，真正開始結緣是在「宜蘭念佛會兒童班」，並於一九五六年皈依星雲法師，照片至今仍陳列於高雄佛光山。

進入宜蘭中學初中部時，我們在同一班。天氣晴朗時，中午吃完便當，常與他到操場對面農家竹林下聊天。孝信看的書很多，思才又敏捷，聊天時真的是海闊天空，使我受益良多。放學後常一起走路回家，他家近，我家遠，所以常去他家，他家在電力公司圍牆內宿舍，日式平房，屋外有網球場，感覺很大。他的父母都是很溫和，平易近人的長者。這段期間，我們和幾位師兄、姐在星雲法師的鼓勵下，成立「宜蘭念佛會學生會」，孝信的姐妹也都先後加入。在學生會期間，我們一起拜佛念佛，一起聽星雲法師的講經說法，也在師父的帶領下，辦讀書會、編刊物，更騎著腳踏車唱出「弘法之歌」到鄉下各地弘法。

同班李宗德升初三時，到臺北插班考進建中並直升高中，林孝信則是初中畢業後，北上參加臺北高中聯考，以「榜眼」榮入建中，轟動一時。他於寒暑假回宜蘭時，大力協助學生會的會務，並且以他所學的「杜威十字分類法」，建立了宜蘭念佛會學生會的圖書館。

我高三時隻身來臺北插班轉入建中時，蒙孝信兄的幫助，把他父親公司的員工子弟招待所自己的床鋪暫借給我住，而他則去住位於紹興南路舅舅家，並安排我到僑生餐廳搭伙，使我生活安定下來，這份恩情永生難忘。學校放學後，我們一起到僑生餐廳吃飯，傍晚離開餐廳，經

常一起散步、聊天，談他的想法抱負，也告訴我，他一些很有才識的朋友，包括後來與他一齊走過幾十年的陳讚煌同學。

孝信兄學識淵博，抱負遠大，毅力十分堅強，所以吸引許多仁人志士，共同推廣偉大而艱辛的志業。這方面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是大家一致讚嘆的。

孝信兄是一位英雄：英雄不死，祇是遠去；不復相見，臨別依依。

孝信兄，別矣！



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

影響我這一生最深厚的人——林孝信

程樹德

林孝信該是我父母以外，影響我這一生最深厚的人。一九七一年春節剛過，學生們回校園，欣賞滿城杜鵑花之際，從美國傳來了保釣大遊行及示威的消息，瞬間反對美日私相授受中國領土的激情，席捲了整個臺大校園。哲學系的洞洞館上垂下來兩幅白底黑字的五四時代標語，「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其後海報及大字報像火一樣焚燒，蔓延到椰林大道的各側，激發出有些學生熊熊的愛國熱火。

就是在這熱血亢奮的時刻，我寫了一張大字報，抗議媒體隱匿學生保釣的活動，也參加四月十五日學校及官方默許下的到美國大使館抗議的示威遊行，當時為了區別學生與非學生，還要我們都穿那黃色的制服，回程還安排了大巴士送到校園內，我第一次坐在忠孝西路正中的柏油石子路面上，看著緊閉的使館大門，民族主義的激情，鮮活地燃起，已經不再是三民主義課本中，冷冰冰的竹槓子。

但這一刻，並非我對政治現實的大徹大悟。在多年的國民黨宣傳下，原先所接受的教條，正像南極三千公尺的冰層，並非臺大校園內三年的政治火花所能融化，但是從保釣、臺大社會服務團、慈幼會、民族主義論戰、哲學系大整肅等事件，或是親自實踐（前三項），或是聽聞（後二項），都讓我從憤怒到困惑到猶豫到追尋，一位理工男孩，有了足夠開放的心靈，願意接受現實政治的啟蒙。

以上是我首度受到林孝信的影響。在我留學美國波士頓期間，由於朋友圈內沒保釣人士，居然無緣見面，只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與劍橋書屋內，蒐讀臺灣禁書，及中國近代史、社會主義方面的書來讀。

與孝信認識，要延到一九九〇年，他特意到陽明大學找我，勸我加入《科學月刊》。那是我投身科學教育的起點，至於誰向他介紹了我，一直忘了問他，還是個謎。

孝信在一九九〇年代依然艱辛工作，除了保釣，又推動大學通識教育、社區大學，以及左翼社會運動，並在多所大學兼課，風塵僕僕，常打電話約我見面，給我一些工作，我受他道德的感召，就義無反顧的幫忙。他年輕時被稱為「和尚」，保釣後成為「苦行僧」，我則尊稱他為「林聖人」及「墨子」。

二〇〇五年保釣的愛國人士們要登島並建立媽祖廟，孝信找我幫忙，我就投身進去。當年夏天，我們一齊到蘇澳港澳安排登島船隊，回程時遇到颱風，火車停駛，我們就投宿羅東一便宜旅店，數人共宿一床，捱了一夜。回家後，為機密起見，沒敢向妻子報告真象，被她認為「不忠」十多年。

現孝信的遺骨要撒在釣魚臺海域內，正是他最適宜的埋骨所，釣魚臺光復後，我會到島上祭拜他，告慰他在天之靈。

林孝信是個時代人物！

南方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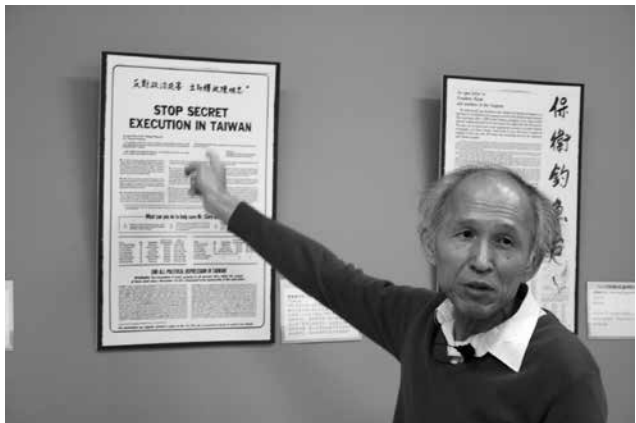
一九七〇年代是臺灣的狂飆年代，由於臺灣的美國留學生發起了保釣運動，最後各種運動一波波接踵而來，釣運之後是統運，接著是親國民黨的這一派出現「革新保臺運動」，這兩波運動又逼出了臺灣意識這一派的獨立運動，近代臺灣的統和獨以及保臺三條路線的基本格局因此形成。這些運動反饋回到了臺灣本地，也強化了臺灣的民主運動，一直走到了今天！

而在這個狂飆年代裡，林孝信毫無疑問的，乃是個標竿型人物。他是臺大物理系畢業生，而後赴美進了芝加哥大學，在保釣期間他就是個主要戰將，但在釣運轉化為統運的階段，他卻和統運保持了距離，將他的關心和熱情，放到了臺灣的兒童教育、科學教育上。他在美國發起募款，在臺灣創辦了《兒童月刊》和《科學月刊》兩份雜誌，《兒童月刊》後來停刊，但《科學月刊》則持續至今。

他除了關心兒童教育和科學教育外，也關心臺灣的民主運動。在臺灣民主運動快速發展的八〇年代，他在芝加哥就辦了好幾次夏令營，討論臺灣的民主運動課題。後來臺灣民主化，他的黑名單解禁，他於一九九七年返臺，而後將近二十年，他獻身各種社運、民運和教運，他是個終生都未停歇的運動者，一直走到了他的生命盡頭，他的朋友們稱他為「和尚」與「苦行僧」，就是在說他的風格。他畢生勇於公益，不為自己圖謀，他是現代臺灣絕無僅有的行動家！

保釣那一代的美國留學生，我幾乎可說無人不識，有的學問極佳，有的則官運亨通，事業有成，但林孝信卻一無所有，他無錢無勢，原本可以信手而得的博士學位，也因為獻身運動而捨棄，一個人可以無私無我到這樣的程度，乃是我生平僅見。我和他締交四十餘年，一直對他保有最高的敬意，就是我敬重他的人格特質。

兩個狂飆年代，一定風雲際會，各種人才輩出。一九七〇年代的臺灣，社會力開始蓄勢待發，旅美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就是開了第一槍，而後即槍聲不斷，最後落實為臺灣本土社會的民主化和改革化，最終是臺灣的主體性因此而形成，欠缺了臺灣主體意識的，必將被淘汰。在開了第一槍的保釣人物中，林孝信是個始終未嘗與時代脫節的英雄人物。他關心臺灣社會，願意為了臺灣的教育、科學、社會的合理化改革作出無私的奉獻。這種傻瓜型的人物，到底是真的傻瓜呢？或是大愚若智？在林孝信逝世的此刻，我以這篇短文向他致上最高的敬禮！



記林孝信的赤子之心

龔忠武

在保釣運動的征途上，又倒下了一位老戰友；是的，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老林是個歷史人物了，那就談一下他在我心目中的歷史定位吧！

釣運初期，大家都在保衛釣魚臺，他的《科學月刊》通訊網起了不可或缺或傳播聯絡工具的作用。但當釣運轉向統運時，老林並沒有隨大流，積極唱和。他參與的《芝加哥快訊》，基本上唱的是自由派民族主義的基調，批蔣的火力十足，雖不反毛但也沒有讚毛，而老林在裡頭面唱的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調子，顯示他認清時代的主流，沒有逆流而動。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吧，他又發揮苦行僧的作風，搞全美大串聯，串到紐約，做了我的座上賓。自然是興之所至，無所不談，但主要集中在兩個話題上。首先是請教他為什麼老是三句話不離臺灣，鼓吹獻身臺灣，落實到島內。他回答的很乾脆，他是草地人，在那裡有根，有人脈，有故土鄉情，辦起事來容易下手著力。大陸固然是祖國，但說到底是個邊緣人，是個客人，無法深入社會基層，除非回去落地生根。作為臺籍的老保釣，老林認為他在島內會大有作為，獻身臺灣，把理想變成現實，也鼓勵其他老保釣也這樣做。

這一番夫子自道的坦白，讓我消除了對他在釣運初期不熱衷統運的誤解；原來他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不愛高談闊論，而是一個懷著要幹一番力所能及、造福鄉土、結出碩果的苦行僧！

其次，我們談到那時在大陸風起雲湧的學運。我講了我的憂心和對胡耀邦、趙紫陽自由化路線的不滿。對此，他發表了至今還有鮮明現實意義的宏論。他說胡、趙的路線，或說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是以政治換取中國的現代化，而向西方取現代化之經是要付出代價的，當時

的中國用毛留下的政治資本同西方交換經濟資本，於是就放鬆了意識形態。他講的話後來都一一應驗了；此後六四動亂、民運等一系列的思想迷失和政治動亂，以及海外釣運的式微及內部的分化，推本溯源，都可以歸結到發家致富的自由化路線。

二〇〇九年老林趁我到臺灣參加清華大學舉辦的保釣論壇之便，邀我為他的通識教育做點事，讓我講點毛澤東的歷史故事。我欣然從命，到臺中、嘉義走了一趟，但在十幾個人的小圈子裡講毛的歷史故事，卻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這間接地看到民進黨將中國邊緣化的惡果，以及老林推動通識教育的急迫性和及時性！

那一次我在同他閒聊時，一時心血來潮建議他向國民黨當局要求為釣運期間受害的人正式平反，因為不僅很多人進了黑名單長期不能回臺，有的甚至還受了牢獄之災。他說，沒有必要了，因為馬政府已經用行動平反了。一點不錯，馬英九這次以總統之尊，褒揚老林這些年來獻身臺灣的傲人業績，就是最好的證明。

最後蓋棺定論，在老保釣的一百零八將裡，真正為自己的信念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前有程君復，後有老林。兩人完全體現了獻身臺灣，心懷祖國的赤子之心！斯人已逝，精神長存！



長跑選手

周同培

孝信是長跑選手。

保釣運動和通識教育都不是靠衝刺。

一提到他就肅然起敬。雖然我們信仰不同，我知道他所做的都不是為自己。

保釣起頭的時候，我們還是年輕力壯血氣方剛的小伙子。日本的野心激怒了一群群憤怒填膺卻徒呼負負的海外遊子。孝信所受的傷害與屈辱，見證了弱國無外交的現實。遊行抗爭不過是一時的，之後有什麼後續的手段呢？有的。它的名字叫林孝信計畫。孝信開始了釣魚臺的長期教育。老林進入長跑。

通識教育的前身就是《科學月刊》。這個起因更早，可以追溯到大學幾個資優生在新生報上開闢了《中學生科學周刊》開始，由《中學生科學周刊》，而《時空雜誌》（壽命很短），逐步進入《科學月刊》。孝信對於推動全民普及教育，實在已經立下了根基。芝加哥輟學，不得已開書店，造就了林兄成為通識的專才！有誰能不承認他才是博學之士！

美霞嫂，我們都以「我的朋友林孝信」為榮；但是妳不同，妳真是了不起！和他攜手走過人生路。老林是英雄，妳真是有眼光！

活躍在社會議題的最前沿

張碩越

二〇一四年夏，值釣魚島爭端又起，林先生來大陸交流，曉敏在臺交流時曾到林先生家串門，因而自然搶先得知林先生要來的消息。她問我們看能否幫忙張羅一下林先生與同學的座談。之前我們已幾次見過美霞老師，這次又聞保釣鬥士林先生要來，自是欣然答應。於是計畫交流的主題，幫訂火車票，並準備好去機場接林先生。

接機前我們並沒見過他，不過我們一路上頗興奮地有說有笑，彷彿要接一位熟識的友人，即使夜深，興致也高。不過當臺北的飛機就要到時，我們還是緊張起來，打起彼此彼此的衣著是否得體了。還沒準備好，林先生便飛也似的從人群中鑽出來，直奔我們，這倒也免去我們的尷尬。先生花白的頭髮蓬鬆著，眸子深邃，精瘦得雖有些讓人擔心，但背包拎箱仍健步如飛，若讓人猜，肯定是還不到五十歲的中年吧。先生清晨五點都跑個五千米，大概憑此保持住青春的吧。

先生在大陸的行程安排得很緊，因為有許多朋友要見，可總是先問問我們學生的時間是否合適，把我們的座談保證好。我與先生前前後後總共見了三、五次，聊過保釣成績與不足，談過臺灣的歷史、社會根源，還聽過通識教育，每一部分先生都是如數家珍、深入淺出地道出。比如保釣，並不僅僅是領土的紛爭，更是從反帝反殖民的歷史脈絡發展出來的；臺灣的社會來源，有日殖時期的影響，也有臺灣地主利益的訴求，反共意識形態的宣傳等；通識教育，則並不簡單是大陸大學裡所謂的普及傳統文化，更是社會勞動者面對用工制度日益彈性、產業變化日益迅速的一種自身力量提升的途徑。我們本來還打算瞭解創辦雜誌、組織社區大學的經驗，可一來座談時間已經太長，即便林先生還沒有困乏之意，我們也不捨得耽擱這麼久，二來心想

著來年林先生還會來。結果，林先生罹患癌症的噩耗突然阻斷了這一切。之後時不時收到曉敏轉來的訊息，都「輕鬆地」描述下與病魔抗爭的成果，可，林先生還是很突然地走了。

死生亦大矣，現在細細想來，林先生的致力於啟迪民智、伸張社會主義，比無數小說還要傳奇，相比自己，卻並無這份韌性，豈不羞哉！可能有人說，林先生保釣了一輩子，於共產主義運動並無大作用啊。那我則要說，在一九七〇年代後西風壓倒東風的大環境下，林先生所做的，便是一個有社會理想的人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創辦期刊傳播思想，建立網路，組織社區大學培養人才，乃至活躍在通識教育、保釣運動等社會話題的最前沿。

林先生首先與我們聯繫起來的，是實踐社會正義的理想，是做人的謙和與自強不息，林先生雖然去了，但這份理想、這種精神，已影響了我們，並會繼續傳播下去。



另類的兒女親家——懷念林孝信老師

謝小芬

林孝信老師從大學時代起，便以知識傳播造福人類為志業，半個世紀，劍及履及、席不暇暖、廣結善緣、濟世育人、不曾稍歇。他曾在多所大學任教，因著他將所珍藏臺灣留美學生保釣運動文獻捐贈給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與清大更有殊緣。謹此紀錄他與清大的特殊情誼，致上無限的感謝與懷念。

釣運文獻典藏的脈絡

認識林孝信老師大約在一九九〇年左右。他聽說清華大學剛成立了通識教育中心，非常感興趣，而我久仰他創辦《科學月刊》，很是敬佩。有一回我們相約在臺北信義路跟永康街口聖瑪莉麵包二樓的咖啡廳，討論通識教育與教改議題，講著講著，忽然鄰座有位先生忍不住加入討論：「聽你們談那麼多，我的看法是……。」當時究竟談了什麼，已不復記憶，但暢談情景仍印象鮮活。

那時，孝信兄還沒有回臺灣定居，常以芝加哥的士林書店(Scholars Book)幫我們訂購西書。他回臺定居後，一方面在清大通識中心兼課，另一方面推動新竹青草湖社區大學，常跑新竹，來串門時總提出各種有關通識與社大教育的點子。二〇〇二年我擔任通識中心主任時，共同促成了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與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合辦、在清大教育館舉行的「社區大學與通識教育研討會」，研討會論文並收錄到《通識教育季刊》。

二〇〇三年我接任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某次參訪臺大圖書館特藏，有感於特殊檔案文獻最能彰顯大學特色，不禁想到……清華大學能發展出怎樣具有獨特性與代表性的「特

殊典藏」？正巧此時，經楊儒賓教授引介，葉光南、葉芸芸兄妹將其尊翁葉榮鐘先生畢生收集、有關臺灣從日治後期到戰後的書籍、文件、手稿等多樣且大量的文獻資料捐贈給清大圖書館，成為第一批特藏文獻，也開啟圖書館數位典藏的系列工作。旅居美國的葉女士一本熱誠，持續跨洋「捐後服務」，不但協助解答關於葉榮鐘文獻的疑難雜症，也建議進一步典藏方向，其中之一，就是七十年代的臺灣留美學生保衛釣魚臺刊物。她將自己的與好友的收藏捐出，並且提點，孝信兄的收藏尤其有名。

此後，每見到孝信兄，我就厚著臉皮以各種理由遊說他捐贈收藏。他總是溫文笑笑，雖不以為忤，但很快轉移話題。如此這般，大約過了一年多，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某日再提此事時，孝信兄忽然說，「好，我決定把資料捐給清大」。事不宜遲，我們立刻約好時間，造訪孝信兄臺南的家。只見從各儲藏空間與不同角落，拉出一個又一個從美國運回臺灣尚未拆封的箱子。「這箱可能是當年的芝加哥快訊……」、「這是我們當年辦夏令營的讀書規劃……」、「啊，沒想到循環信在這裡……」。隨著一箱箱資料的開啟，我彷彿看到孝信兄一段段的生命紀錄。然後，他灑脫地一揮手：「這些都是清大的了，你們搬回去吧！」。如此這般，我們又去了林家一、二趟，每次都滿載而歸。

感謝兩位澳門朋友捐贈一筆鈞運文獻計畫經費，圖書館得以聘專任助理，整理大批的刊物、書信、手稿、文件。但無論是做分類或編目，都須先掌握資料內容；孝信兄的「捐後服務」於焉展開。幾乎每週，後腳跨出通識課堂，前腳就邁進圖書館解說資料。不但如此，孝信兄也希望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資料盡量集中，他積極籲請當年的鈞運好友慷慨捐贈，協助我們進行口述歷史。他也介紹我認識中國大陸「臺灣同學會」成員，參加他們的活動，間接促成了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的鈞運文獻典藏。透過鈞運文獻的徵集與整理，我們得以認識令人敬佩的老保釣們，也才有機會深入了解臺灣留學生七十年代在美國保釣運動風起雲湧的來龍與去脈、精神與價值。

從本土新希望到海外循環信

早在一九六三年，一位美國留華學生狄仁華在《中央日報》發表了一篇「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指出中國人有人情味卻缺乏公德心。一群臺大一年級的學生，包括清大前副校長劉容生、東吳前校長劉源俊及林孝信等深受刺激，發起自覺運動，出版《新希望》刊物，引起極大的社會迴響。戒嚴時期容不下學生運動，《新希望》出了八期後被迫停刊。但這並沒有澆熄林孝信的熱情。一九六五年大學三年級時，他邀集同學組成「中學生科學促進會」，跟當時的《新報》合作，製作《中學生科學週刊》，每周寫出半版六千字的介紹給高中生的科學新知，直到一九六七年出國，每周都準時出刊。他對知識與教育的熱愛、社團組織能力、刊物的長才與韌性此時已蕪露無遺。

他們這群同學大學畢業後大都赴美留學。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美國的反戰、反種族歧視與反女性歧視的學運風潮正熾，校園不時有激烈的抗爭行動，震撼著剛從戒嚴臺灣來美國的留學生們。同學們希望到美國後保持聯繫，在沒有網際網路的年代，發展出一種循環信，大家接力寫信報導各校見聞。一九六八年這些留美菁英多已通過博士資格考，就讀芝加哥大學的林孝信又興起發行《科學月刊》的構想。

他風塵僕僕拜訪全美各地留學生，宣傳理念，邀請大家共襄盛舉。一九六九年建立起全美《科學月刊》網絡，也有了發刊辭、發行試刊號，有策略有步驟地推動科普刊物。一九七〇年末，美國打算將釣魚臺群島治權交給日本的消息傳出，這群留學生就運用《科學月刊》組織網絡傳遞訊息，呼籲大家關切。咸認，保衛釣魚臺運動之所以如此迅速席卷美國各地，科月的網絡動員最是關鍵、功不可沒。

一九七〇年底，美國各地華人留學生紛紛示威遊行捍衛釣魚臺主權；一九七一年四月華人

留學生分別在美國東岸、西岸與首府華盛頓特區集結舉行大遊行，向美國與日本政府抗議，也呼籲國民政府保衛抗日勝利後應取回的國土。然而，三方政府的表現都令留學生們失望，保釣運動也出現不同主張與路線，終致分裂。在這過程中，留學生們也組織讀書會，探討中國近代史、國際政治經濟、西方社會發展與社會運動理論，思考中國未來的方向，並撰寫文章宣揚理念。各地的釣運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出刊，壽命長短不一。威力強大的《戰報》只出兩期，而林孝信主編的《芝加哥釣魚台快訊》周刊（後改為雙周刊），一九七一一一九七九，九年間共出版一五四期，是發行最久、最早關懷臺灣社會議題的刊物。

隨著釣運路線分裂，許多釣運參與者的命運也各有因緣轉向他們未曾預期的方向。林孝信的護照被吊銷，不得返鄉，還喪失學籍與即將完成的博士學位。但他沒有喪志，關懷行動也不會停歇。他組織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創辦《民主台灣》月刊，並透過管道向國際發聲，從海外關注臺灣人權，聲援弱勢群體，營救政治受難者。他也熱愛知識，再艱困的環境都堅持廣泛閱讀、組織讀書會、舉辦夏令營、出版刊物、思考國家民族的未來、為社會正義付諸實踐。直到解嚴後獲准回臺，旋即馬不停蹄推動社區大學、通識教育、公共衛生教育等等教育與社會改造運動。

在荊棘叢中開闢出新徑

圖書館同仁不敢辜負所託，認真整理文獻，讓年輕的一代有機會重新認識七十年代波瀾壯闊的保釣運動與那群精采絕倫的「二、三年級世代」。二〇〇九年在孝信兄與多位保釣前輩協助下，圖書館舉辦「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文獻之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與文獻展，邀請當年投身運動的當事人來回顧這段風雲際會、愛國保土與個人啟蒙交織的青春記事。孝信兄在會中欣慰的表示，當年捐贈「好像是嫁女兒」、「很高興與女兒嫁對了！」

次年，論壇所發表的文章與討論紀錄集結為《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專書，呈現釣運的軌跡以及對兩岸社會，特別是對臺灣之民主進程，的深刻影響。清大圖書館釣運特藏資料，常為相關主題研討會提供展覽內容與教育素材，「釣運文獻館」網站作為雲端傳播平臺，隨時提供關心者資訊養分。我這媒人兼接生婆早已退下圖書館職務多年，不知不覺成了終生志工。

二〇一五年的初夏，聽聞孝信兄身體不適，不久又聽說他赴廣州治療成效不錯。八月底，與圖書館特藏組同仁去臺南探望孝信兄。只見他精神奕奕，細細說明病況與治療過程，分析療養策略與具體作法，條理清晰，循循善誘，彷彿在解說釣魚臺主權歷史與釣運的意義。我們擔心談話太過耗神，他卻完全不以為意。話鋒一轉，又熱切談到新年度釣魚臺教育計畫，全臺巡迴之後，希望再回清大舉辦一場，並擬恢復定期到圖書館協助文獻整理等等。

在孝信兄樂觀與自信感染之下，我們滿懷信心回到新竹，期待著他繼續來說保釣故事。不料他不久便病情惡化，於年底辭世。消息傳來，深感扼腕與失落，還有那麼多事要向他請教、需要他幫忙；而這日益騷動不安的社會，更多麼需要孝信兄這樣的人格典範！

孝信兄一生經歷許多困頓與磨難，但總有超常的能耐，在荊棘叢中開闢出新徑，將荒野墾殖出花木。我常想，能如此淋漓盡致活出風采，夫人陳美霞教授一路上勇敢堅毅地相知相挺相扶持，絕對是的重要支撐。就這一點而言，孝信兄毋寧是幸福的。孝信兄，請您安心好走。

其實我跟老林並不太熟

陳崇真

我是二〇一五年八月中旬進入釣魚臺教育計畫辦公室工作的，在此之前，我跟老林並不認識。說不認識，我卻一直都知道他。怎麼知道的現在也沒印象了，只知道是在追求解放思想學習過程中，「林孝信」三個字莫名在我認知中留下一左派大老的形象，可能是我接觸的社群、也可能是閱讀的讀本，說不準。

此外，我遇過老林兩次。二〇一四年台社年會時，當時老林是開場主題演講的講者之一，我因身為工作人員而坐在較前方的位置，當時就覺得林孝信的講演一定很有意思，定要來好好專心聽，也因此，在老林講演的過程中，我跟他有很多眼神上的互動，甚至我覺得整場講座下來，老林看著我講的頻率也太高。當我面試釣魚臺教育計畫的工作時，小卓一告訴我老林非常熱愛教育年輕人，我便瞬間想起跟老林在臺社年會上的眼神交流，因為那時的我確實感受到老林散發出教育學子的熱情。

第二次遇到老林老師，是在大陸毛左袁庚華來世新大學講文革議題時。但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時老林坐在臺下聽講，講座進行快一半時，老林先是接了手機，並用聽起來刻意壓低，但其實並不小聲的音量與對方通起話來，教室內一度出現老林與講者聲音交雜的情況，我坐遠方，都感到有些尷尬，覺得老林未免太猛了。想不到後來老林還打開筆電，改用 Skype 通話，聲音依然還是壓不住。當時只覺得老林好特別，很有個性，後來小卓跟我說，我才知道當時講座前一周左右，老林剛檢查出肝腫瘤大小，當下在講座中用電話與 Skype，正是為了爭取時間諮詢各專家意見，盡快做出治療方案。

進釣魚臺教育計畫辦公室工作後，我跟老林每天早上、下午必通一次 Skype，一來我必須盡快進入狀況，二來老林有很多事要跟我交代，因此在這過程中，我們幾乎只有工作上的交流與往來，甚至我感受到一股很緊迫盯人的壓力。老林常常要我多思考教育計畫的事務，在每次談完工作內容後，問我有沒有其它問題，或詢問我在工作過程中有沒有什麼觀察，有時候我還在思考剛交代下來的工作內容，來不及反應他的詢問，就被他稍微唸了一下，耳提面命地提醒我要處處多留心，沒事就要多思考。

隨著工作內容從前置階段進入執行階段，老林的病情也開始惡化。一開始，向來準時通 Skype 的老林，上線時間變得不固定，漸漸有時一個上午或一個下午都沒上線，那時都還以為他只是需要多休養，而沒想太多。直到第二場認識釣魚臺研習營要舉辦時，當時我已兩天沒跟老林通 Skype 了，我出發前，還留了訊息給他，告知他我要準備出發了，有事記得打給我。然而那時，老林的病情早已惡化。

之後兩次去臺南看老林，也都是為了講工作的事而去。因此，除了教育計畫的工作內容以外，我跟老林的交流真的很少。八月至十月近兩個月每天通兩次 Skype 的過程裡，我也問過老林一些工作以外的事，至今讓我最為遺憾的，是我曾問他為什麼要用「理想主義」這個詞？不直接用更具體的字眼或給予更直接的理念？但那時他只回我：「嗯，這問題很好，不過現在我們很多事要忙，等之後我們再來聊。」

又有一次，我倆針對活動舉辦的執行面上有爭論，我強調執行的難度，老林則認為一定可以，後來他跟我說：「根據我從年輕到現在的經驗，那些我們認為不可行的問題，幾乎百分之九十都能被解決，你可以相信我，我沒有騙你。」說真的，當下我真的感到矛盾，一方面我相信老林如此誠懇說出的話，另一方面我又很難想像眼前要執行的事能如何辦到。最後，事情真的順利完成，沒有太多預設的、想像中的困難。

老林過世後，我一邊收集大家對他的悼念與追憶文，一邊藉由閱讀來認識老林。這些文字中呈現出的老林，都與我跟他僅有互動中的表現相當一致，這樣想起來，老林早把最真實的一面展露在我面前，他就是這個樣子。我同時有很深的遺憾與慶幸，遺憾在這樣的時間點才與老林有一起工作的機會，慶幸至少還有這樣近兩個月與他共事的時間。

說什麼繼承、延續之類的，我覺得太過矯情，但作為一個理念堅定的、期望自身的投入能對人類社會有所幫助的左翼，本就會在人生旅途上不斷摸索著如何走下去、該怎麼做下去。老林做的事，從來就不是他自己一個人的事，也因此對我來說，當老林不在了，而我剛好在這個位置，就要繼續努力下去。

老林，讓我看到一個可供學習與自我鞭策的典範。儘管我跟老林並不太熟，但我所處的環境，無處不是老林留下的寶貴遺產。我總覺得老林似乎又教了我什麼，只是這次是用他精彩的一生。

孝信兄走了，走在成千上萬人的悲痛和懷念裡

陳雍

我雖與他是建中同屆校友，但絕不敢高攀是他的親密友人。不過，對他的行誼多少有所瞭解，據此，在這兒大膽說幾句心裡面的話。

老林一生沒有敵人。此話當然有人不同意，會反問：既然沒有敵人，為什麼會有好長一段時間，他有家歸不得呢？老林被拒於出生、成長、念茲在茲、一生摯愛的臺灣之外，是那段時期臺灣的政策使然，將這政策執行在老林身上的人，也是身不由己，並非敵人。

我所聽到對老林的評語，有人或許對他的理念和活動不頂熟悉，但對他犧牲奉獻、無私無己，畢生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莫不肅然起敬。

我們不必，也不該說老林「壯志未酬」。因為他的壯志不停的在更變、在擴張，不論老林再給他多少歲月，對老林來說，不會有「壯志已酬」的一天。

眾人皆知老林在保衛釣魚臺運動、推廣全民科學和通識教育，甚至臺灣民主運動方面所作的努力，慶幸在許多領域後繼有人、追求目標，雖然前途漫漫。

我相信老林對兩岸的前途至為牽掛，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也有自己的看法。不過在這方面，未見老林正式訴諸文字或演說。同時也相信，與他熟識的親友必有領悟，在此呼籲識者公開披露，將是對追懷孝信兄非常有意義的。

孔子的立言見諸《論語》，是由他的學生寫成。耶穌的立言見諸《新約聖經》，是由他的門徒寫成。不論從任何角度審視，孔子與《論語》、耶穌與《新約聖經》都可稱之為「不朽」。看來，老林的立言，要由他親密的戰友、學生、門人來發揚光大。諸君，勉之哉！勉之哉！

老林屬於大家

陳讚煌

雖然幾個月來，朋友們已得知林孝信（我們都稱他老林）和癌病正在搏鬥的斷斷續續報告，但是對於他過世的消息，還是令大家覺得錯愕與悲痛而無法接受。因為，我們都認為他一向健康，生活節制，每天晨跑，精神奕奕，不吸菸、不喝酒，個性樂觀進取，是對社會充滿關懷和奉獻精神的人，怎麼就真的走了！？

老林真的走了，留給親人的自是無限的哀傷，我們又是多麼感同身受。老林一生的努力和志業，從來都是為了社會的公平和國家的正義：從科學推廣、保釣運動、民主支援到深入社區大學和改革通識教育，他總是全力以赴，積極奔走。

可以說：老林是屬於大家的，因為他畢生從事的活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臺灣的前途，關切臺灣的弱勢族群，讓臺灣社會能更公平合理。

老林的人格特質主要可以歸結到兩點：個性溫厚與執善固執。認識他的人都說：「老林沒有敵人」，一個沒有敵人的人，不會去算計別人，而且必定是個性溫厚，能讓人感受到如沐春風。但另一方面，認識他的人也說：「老林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因為他認定的事情，一定堅持到底，不達目的不罷休。所以老林會到處串聯，誨人不倦地說明他的理念，推動他的必要之善。

老林從小學開始就和朋友去學佛，而且是星雲法師的第一代弟子，法號慈文，虔誠到打算出家。那時還去參加弘法，關心群眾生活。隨著年歲增長，人生閱歷增加，對於佛的絕對化逐漸放棄，但對於眾生則顯然依舊執著。

宜蘭初中畢業後，老林到臺北以聯考第二名考上建中，我們因此而相識。老林從小就對科學有興趣，卻找不到什麼科普書籍，也許是這樣的原因，讓他在大學三年級（一九六五年）便投身開辦《中學生科學周刊》的工作，該周刊成為後來《科學月刊》的前身，也因此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老林循著「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風潮，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學位。他堅持科學在臺灣生根的理念，以《中學生科學周刊》認識的人脈為基礎，開始串聯各地籌辦《科學月刊》事宜，踏上他的漫漫長路，並且建立了工作通報的聯絡網。一九七〇年一月《科學月刊》在臺北創刊，而一年後的一月二十九日，全美發動了大規模的保衛釣魚臺遊行。

保釣運動開始後，學生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在美國各地大學校園出現，老林在芝加哥大學定期出版《釣魚台快訊》，與各地類似的刊物不遺餘力地宣傳保釣，批判國民政府，探討臺灣問題，後來更涉及國際與第三世界相關的一些論述。在臺灣問題方面，老林認為癥結在於國民黨統治階層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

老林因為參與保釣運動而上了黑名單，護照被吊銷，但以天下為己任的他仍然堅持運動，繼續關注台灣的弱勢族群，並於一九七九年在芝加哥成立了「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解嚴後次年（一九八八年），老林首次回到闊別二十年的臺灣，但是直到一九九七年他才真正在臺灣定居。他回臺後，把全副精力投注到教育上，辦理社區大學和改革通識教育，開啟了另一片新天地。

老林近年來又致力於釣魚臺公民教育計畫，為了讓臺灣的中小學教師對釣魚臺的地理、歷史、自然資源、海洋漁業主權、國家主權、進而對海峽兩岸、中國問題、世界局勢，都能有正確的認識。這個項目主要是靠捐款來支持，為此，他每年在臺灣、也跑到美國找當年參與保釣

的人士慷慨解囊。這個項目已經持續了數年，如今老林走了，他已找到接班人，持續這個火把。期望我們大家把懷念老林轉換成正面的能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讓老林的理想火把繼續燃燒，照亮人間。

以下是我總括老林一生的寫照：

科月保釣民主支援通識教育五十年，

披星戴月夙夜匪懈電郵網聯志士間；

江河滾滾征途漫漫東海江山猶強占，

風起雲湧英雄老去火種傳承更爭先。

選擇一條做大事之路

歐陽博致陳美霞信

美霞嫂：

由於正在旅途路之中，今早才從源俊兄的電郵，得知孝信兄仙逝的消息，真是錯愕和惋惜不已！原以 在廣州的手術成功，期望身體能逐漸康復的；但天不假年，孝信兄還是先我們而去，令人遺憾。吾嫂已經盡心盡力，還請務必節哀順變，多多保重身體 盼！

九個月前，和興國兄與孝信兄在洛杉磯見面，傾聽孝信兄暢談保釣工作和臺灣通識教育的進展，深感吾兄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把他的愛心灑向人間，令人欽佩不已，他是個有「大愛之心」的人。

從中學生科學週刊（臺灣新生報）、科學月刊，到保釣運動以及現在的臺灣通識教育，孝信兄選擇了一條做大事，而不做大官之路。

想當年，在芝加哥大學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拿到學位對孝信兄不是件難事；但是他不從俗，毅然決然地開始致力於臺灣的科學普及教育，因 他認識到這是臺灣迫切需要的，遠比寫幾篇學術論文要更有意義。有些人不理解，真是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沒有大智、大仁和大勇，一般人是不會做到的。

不論是保釣運動或通識教育，孝信兄表現出他的愛心是對所有的同胞的——包括太平洋兩岸以及海峽兩岸。他的「大愛之心」感動了所有人，這就是 什麼當大家得知他不幸患病時，有那麼多的朋友會關心他，並且伸出援手。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信哉斯言也。

孝信兄是我們傑出的校友，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相信有更多的年青人，會受到孝信兄的精神感召，繼續完成他未竟之志；孝信兄當含笑九天之上。

我拍老林

黃子明

關於林老師的一生經歷，許多媒體已有詳盡報導，我只是想談談與林老師結緣的經過。

早年在美國因保釣而成為黑名單的他，直到前總統李登輝解禁黑名單，才得以回到臺灣。一九八八年他回到臺灣那天，是我跟同事到桃園機場接機，並送他回到師大附近弟弟林聖芬家中。印象中那天回到住處已經非常晚了，我幫他把行李箱提到樓上，離開時，林老師還送我們下樓，並不斷向我們道謝，毫無架子，令人印象深刻。

後來在一些採訪或活動場合偶爾會碰到他，我總會與他打個招呼，寒暄幾句，此外並無太多機會互動，但總覺得他一直都是個謙虛且平易近人的長者，連穿著都非常儉樸，就像一個平凡的歐吉桑。

幾年前，釣魚臺風雲再起，國內一些保釣人士公推林老師為召集人，秘密籌劃再登釣魚臺。我因緣掌握獨家消息，也先向當時總編輯王健壯報備，期間在他們出海實際演練，以及打造準備送上釣魚臺的小型不鏽鋼媽祖廟等行動，我都派人祕密採訪，甚至選定會潛水的同仁準備裝備，如果真正行動時可以派上用場。雖然後來計畫被迫中止，沒有付之實行，但那段期間，林老師怕電話遭監聽洩露行動，我們兩人經常私下約定見面，一方面了解進度，一方面他也向我打探多次到釣魚臺海域採訪的經驗，因為他也想知道日本海上保安廳部署與處置流程。當然我能提供的只有採訪所見，離情報價值應該還是有些距離吧！

每次跟林老師見面，我們除了聊登陸釣魚臺計畫，他也曾談到當年在海外保釣及被列黑名單的往事，但他說來總是雲淡風清，談最多的還是有關推動社區大學事務的一些想法。我們就

像一對忘年之交，有時一聊就好幾個鐘頭，這也是我跟林老師比較緊密接觸的唯一一段經驗。

從他創辦《科學月刊》、參與保釣到回國推動社大事務，他總是一以貫之，關心社會，無私奉獻，對待自己卻始終一身布衣，就像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黃武雄得知林老師病危，寄信給林師母所言：「告訴他，這世間有他真好。很多人都因為他，人生變得不一樣。」

聽到林老師去世的消息，利用夜深人靜的時刻寫下這些記憶，願林老師安息！也請林老師家人節哀！

PS：這張照片是當年林老師返台後，我為他與家人所拍攝的合影。



敬悼理想與實踐兼備的林孝信先生

葉光毅

孝信兄離世已近一個月（一月十日告別式），少他六歲的我，從認識他，到熟識他，大概也不到二十年。當然，我仍在大學唸書時依稀記得曾短期訂閱過《科學月刊》，當時就已知道有這個人的存在。大約一九九六年以後，因林孝信夫人任教於成大醫學院，林兄必須分擔夫人育兒工作，本人的長男與他的兩位女兒同樣寄託在臺南長榮中學的安親班，因此於接送孩子時經常有機會閒聊，甚至討論到一些社會、思想、科學、哲學等方面的知識。

由於各種的因緣際會，特別是往後戴國輝教授曾來成大兼了幾年課；再因戴教授曾仲介出版「雙鄉記：葉盛吉傳」於日本岩波書店，故對本人厚愛有加，每次到成大上課或開會，若有過夜，幾乎都會要我再邀請顏世鴻醫師（與先父同為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學委案」之受難者）、林孝信兄，及二、三位成大教授，彼此交換一些好友的動向、對時勢的看法、讀書心得。共進晚餐與交談的時間短則兩小時；遇到選舉將屆，甚至談上近五個小時。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對孝信兄逐漸深入了解，因此曾向他提及並介紹成大通識教育的內容；進而也邀他到過我們系所進行演講。內容是修畢大二工程數學就可理解之一些關於數學與物理的有趣課題，打開了「設計／規劃」領域之大學生們的視野。往後，偶而也會與他的夫人及一些好友相聚；甚至在他致力推廣通識教育之初期，還簽過名支援過他的理念。

有關於林孝信的生平、事蹟，近幾週一些媒體、雜誌或有介紹。由於孝信兄行動力極為旺盛，經常往來於臺南與臺北，要找機會促膝長談實非易事。幸運的是，他外出或返家時的路徑，與我的生活行徑均會重疊在半徑三百公尺範圍內，因此一年總會碰上二、三次，每次他總會把自行車擱在路旁與我談上五至十分鐘的話，對我啟發良多。正因如此，也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

我在從事教研工作之餘，還會想再以「實證研究」所累積完成的一些成果做基礎，將內容應用到目前台灣學界仍較少觸碰到之「設計／規劃」領域的「科學方法論」。同時，也讓本人理解並支持我的長男以「物理」作為學生「唯一志業」的選擇。孝信兄過去所從事各種社會運動的大量檔案文件，據聞已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此舉更是拉近了我與清華大學，特別是物理系的感情。

當我於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中旬，在成大附近街角，偶然跟行色匆匆之林孝信夫人擦身而過，從只不過是幾分鐘的急促談話與略顯緊張的神情中，掠過腦際的是「情勢不妙」！尊敬的林孝信先生，終其一生所留給我的啟示是：不是頹廢、虛無的人生。如果孝信兄曾說過：科學／學問是在於增進人類的幸福；那麼我會接著說：科學／學問是在於深化人們的「認識」，並警醒人們的「自覺」。前者若為「目的論」，後者則為「過程論」，應可彼此互補而臻於較具「全面性」。



老林在南藝宿舍與學生討論社大影像教育計畫

不滅的理想——對林孝信先生的追思

鄭小惠

二十一日聽童老師說論壇發佈林先生的噩耗了，真是感傷不已。

回想自己第一次見到林先生，是在二〇〇八年四月份，當時邀請他在北京清華大學做了一次口述訪談。記得他說過，要做他的保釣口述恐怕一次不夠。的確如此，第一次口述，他著重講述整體背景和個人，臺海形勢、國際形勢、美國環境催生下，保釣成為一個導火線。

而他個人的成長經歷也促使他成為一名終生的探索者。中學時，他曾虔誠的信仰佛教，在宜蘭有個念佛會，念佛會的主持人叫星雲法師，在星雲的弟子裡林先生的輩分很高，他常常還會到建中對面的中央圖書館，去看大藏經。後來進入大學時，漸漸遠離佛教，開始對科學感興趣，在同學胡卜凱的幫助下，辦起了《中學生科學週刊》，為芝加哥大學讀博期間創辦《科學月刊》奠定了人脈基礎和操作基礎。

講到整個大背景時，時間已不知不覺過去了兩個小時，但我瞭解到為什麼早期好友稱他為「和尚」了，他一生為了心中不滅的理想，不顧身體勞頓，奔走四方，成家很晚。

時隔四月，林先生在第二次來訪清華時，我們抓緊時間對他進行第二次訪談，也因此他和圖書館老館長薛芳瑜教授建立了更多的聯絡。等到第三次來北京時，他希望在下午抵達北京後到臺灣同學會宴請晚餐的空檔做訪談。記得那天天氣寒冷，我和童慶鈞、何玉四點左右去臺灣同學會準備做訪談，然而飛機晚點還沒到達，三人在中關村南大街溜達了兩個小時。六點多，林先生才到賓館，我們邊吃邊聊，看得出他心裡盼著大陸發展騰飛，兩岸和平共處。第四次見到林先生時，是在〇九年七月份了，他和美霞老師一起來北京清華做客，談到社區大學、談到

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滿懷著理想主義的情懷，為弱勢群體呼喊並身體力行。

二〇一〇年八月，他參加了臺灣同學會組織的保釣四十周年紀念會，還在會期偷閒跑步練身。二〇一四年九月，受邀參加清華圖書館組織的「海外保釣運動文獻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精神矍鑠、侃侃而談，絲毫不像七十歲的人，早晨從翠宮飯店步行到清華，堪比年輕人。

在我們讚歎他的體力和精力之時，不曾想多年勞頓已經在透支他的身體。他的容顏姿態仿如昨日，留給我們的是他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和理想主義的感召。

林老師對我的影響

江峻宇

前兩三年和孝信老師一起經歷了許多美好的時光。當有機會單獨和老林聊天時，我們喜歡談到我在清大念書時上他開的通識課，聽他分享愛因斯坦與社會關懷、科學與人生等等的議題。也會討論我在社發所念書時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到黑格爾哲學的學理內涵。後來我們更加深入談到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的精神、在今日華人社會中釣魚臺公民教育知識解放的實踐方法。……很遺憾的是畢業後因為個人的考量而選擇沒有更加地投入老林協領的團隊。晚輩謹記在老師身上所學的一切，希望在未來的人生時光中，試著更加努力以實現您給予我們的價值觀念。

追憶林孝信

朱敬業

我和林孝信本來不太熟，比較記得的是在臺灣的報紙副刊上看到一篇寫他和《科學月刊》創刊的文章，主題是說這位廢寢忘食，不修邊幅的苦心僧是如何在芝加哥把《科學月刊》催生出來的。

保釣運動後期，經常看到他發言，苦口婆心的給大家分析二二八事件，臺灣問題等等，很多人往往講到激動處會提高嗓音，但是我印象中林孝信從來沒有發過火，總是很理性，很耐心，很理解別人似的。後來聽說他回到臺灣，成了家，又沿著他的老跑道，繼續廢寢忘食，苦口婆心的在社會上播種子，提高人們的家國大我認識，老林「癡人」依舊，不同的是他有了照顧他，支持他的好伴侶。

最近三、四年吧，他每年大概來兩次紐約，我們幾個人就和他在唐人街先吃個飯，一邊吃，一邊就看他的電腦，介紹他在臺灣，大陸兩邊跑，做了些什麼。老林的人脈很廣，也是他多年來努力，誠摯修來的。談話間，我們不免擔心他奔波勞累，他總是說，如果老天有眼，還可以撐幾年。去年，他果然帶了兩個青年人來，看到老林撒種有成，我們都很高興。

我有時覺得人的壽命不能用年數來算，而應該用如何利用有生之年來算，老林從很早就開始「透支」了。他總是為一個理想拼命奔跑，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七十一年生命做過的事遠遠超過一般人七十一年能做的。保釣孕育了我們的心胸和膽識，而老林讓我們又記得了那些青春無悔的日子。

高中和大學時代的林孝信

牟永寧

朋友們，

老林病了，大家都很關心，老林走了，大家都很痛惜。

今天這個追思會，在網上看到後，我當時就決定來參加，本來沒準備發言。後來收到黃先生的電話，約我發言。現在準備了稿子照著念，是為了表示我的鄭重和誠懇。

我和老林是高中同班同學，高中和大學時都比較接近，來美國初期都在芝加哥。後來雖然分開，他結婚時我又碰巧在場，我甚至曾在他的書店裡工作過一段時間，一生各階段交往確實不少。他的志業，很多朋友都知道得更詳細，我主要說點他高中時和大學時的事，或許可從那時的老林，可以看到後來的老林。

老林的求學歷程

一九五九年老林在宜蘭初中第一名畢業，到臺北參加高中聯考獲第二名，（臺北的初中學生大都在臺北，初中畢業有一部分最優秀的學生免試直接升入高中，高中聯考考生很多來自外縣市，是超過大臺北地區的聯考），一九六二年高中畢業保送臺大，是最優秀的優等生之一。和他同班時我對他開始的印象，是他特別能解說物理的有關問題，他能用深入淺出的例子，從看似無關的起頭，回答我的問題。我們高三時上物理課，我們的老師是大家尊敬的出名的老師。老林除了正常的上課外，還去旁聽晚上的建中補校高三的物理課。一般來說，中學生哪會去聽什麼額外的課？何況是正常的建中日間部的學生，不會去聽夜間部或同等學歷的補校的課的。他大概是聽說那位老師講得好，是慕名而去。我知道這事，是有次他無意中和我說起，晚上補

校的那位老師講解柏努力方程舉的例子實在講得好。那麼他為什麼要去聽補校的課程呢？很明顯的是，對課程本身或考試的要求對他是駕輕就熟，游刃有餘，他另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他只是追求更高的知識，那也不算特別。特別的是他更有志於傳授知識，和所傳授的知識之廣。他一生傳授的知識從物理學開始，從中級到高級，從自然科學到社會人文科學，從象牙塔裡的學術到草根活動，從當家庭教師到當大學教授，從朋友間談話到群眾運動甚至現實政治，他不止是傳授知識，事實是在傳道了，而且傳這麼久，範圍這麼廣，真是特別。

老林家境非常清寒，好像是在高二時，有次課後我跟他去到他的住處。他家不在臺北，那時他獨自一人住在臺北一條叫齊東街的小街，電力公司的一個工人宿舍的簡陋小房間裡。我去時看到他上頓飯剩下的，半鍋半乾不稀的米飯，還有點剩菜什麼。不用說，買米和簡單的菜來自己做飯，和洗自己的衣服等等，都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起我自己，或是一般同學，下了課後，打打球回家，有現成的飯吃，我原先是從來不知道也沒想過的有他這樣的同學的。從那起我才知道早上升旗時他曾暈倒的可能原因。後來上臺大後，很多同學尤其理工科的，常有去當中學生的家教，賺一點零用錢，這是那時的普通事。老林也當家教，我知道他的全部學費和生活費用，全是靠他當家教維持。老林是我少年時代所認識的，那個時代的，臺灣最清寒刻苦自力工讀的學生。

高三下學期，為了大學聯考的準備，一般同學都很時間緊迫。已經公佈了獲得保送同學沒有聯考的壓力，相對來說比較有時間，所以畢業紀念冊的有關編輯工作是由保送的同學去做，老林是其中之一。在考完聯考之後，還沒有發榜，紀念冊編印的最後階段，另一位參加畢業紀念冊編輯的同學來找我，說是人手不夠，約我去幫忙做最後的錯字校對的工作。那工作並不難，我又有時間，當然就去做了。由此我知道，那時他們幾位參與編輯的同學有些意見爭論，而且各自堅持己見，造成工作缺人。我不知道他們爭論什麼，但是我知道堅持己見的人之一就是老林。堅持自己的觀點，老林的個性真是早有所聞。

老林在大學時當家教，我想對他而言，收點費用還不是全部目的，授課本身對他也是一種樂趣。他自己是高手如雲的臺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以他的博學和興趣，講述中學的課程本來就如魚得水，對他自己和學生必都是一種享受。受教的學生本人和家長一定都滿意，都尊敬他。我知道他有個相同的家教學生維持了好幾年。後來那個學生也考大學了，可是考的成績並不好。我曾和老林談起此事，我說你是那麼好的老師，你親自費力教了好幾年的那個學生竟然不好，他真是有負你的教導。

老林默默進行的教育工作

後來經過多年，看著老林，持久的投身各種活動，我想起此事，覺得老林所投身做的事，所盡力努力去做的事，很多是不能以一時的成效來衡量的。我不認得他當家教所教的學生，或者老林也不知道他們後來的生涯發展，那個在升學考試中考分不高的學生，其實並不表示老林當家教不成功。我估計既然他曾是老林幾年的弟子，以他所受的潛移默化，必然在後來的一生中，有他的豐碩的開花結果。老林所曾投身的各種運動和活動，如同他當家庭教師，成效不是短時可以衡量，範圍可是比當家教不知大了多少倍。

老林一生的活動和運動，很多我沒有參加，有的我也不知道或不懂。和他交往前後五十六年，我覺得他的志趣是從少年時就開始的，數十年如一日的追求大概在少年時就立定了方向走下來的。

在座的各位，大都不是年輕人了，我們經歷了時代的變化，也都見過許多不同的人，像老林這樣的人，大概也都見過不多。認識老林這樣的不平凡的人，是我平凡的一生當中的，不

近年，我知道他每天堅持跑步，有次和他說起來，他不是說跑步是為了健康，而是說跑步也才能健康才能做更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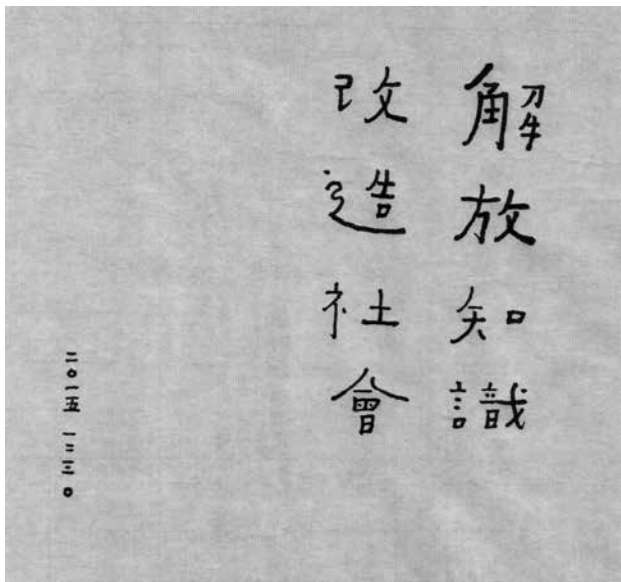
他想做更多的事，可是，天不假年。

你已做了夠多的事了，安息吧，老林。

於二〇一六年一月二日紐約追思會的發言



老林與南藝學生的課程討論



老林的台南藝術大學學生何景窗所寫的書法

追憶老林

張冷

昨晚，朋友發來消息，一九七〇年代海外保釣運動英雄、臺灣左翼社會運動者林孝信老師病逝，享年七十一歲。悲痛不能自抑。有幸在芝加哥海德園與林老師見過幾次。一次他來我們的讀書會講保釣歷史及他的經歷，兩次他與夫人陳美霞老師請幾位社會學系朋友與我去他家晚餐，傾談至夜半，如沐春風。還有一次請林老師在芝大（他曾在此讀理論物理博士，因被國民政府沒收護照而身份非法，被迫放棄學業）給華人留學生講保釣歷史及中日關係現狀，可惜，參與者並不多，有些年輕人也對保釣不以為然，說：中國強大了，區區一個釣魚島何必去爭？！

我想到林老師去世後，他的親友發出的新聞稿中寫道：

他畢生艱苦卓絕，為保釣運動、教育工作奔波勞動，集結群眾力量，抗拒美日帝國主義霸權，捍衛國土，傳播科學知識，擴大大人思想教育，為中華民族的團結與復興而奮鬥。

今年五月，聽說林老師罹患肝癌，正在廣州救治。那時大家都盼望奇蹟發生。後來聽說，治療一段時間，病情的確有好轉，但林老師再次嘔心瀝血工作，大家心疼而擔心。林老師生活簡樸而自律，生病前，每日跑步五公里，不問寒暑。回到芝加哥海德園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在圖書館讀書寫作，餐飯簡樸至極。從車到餐具，都老舊不堪，但林老師與陳老師不以為意，對他們來說，精神理念比物質享受有意義得多。一位深受林老師影響的朋友寫道：「感謝老林，用你的一生告訴我們真正高貴、不畏權力的人格應該是什麼樣子，您活出了一個真正左派的样子，一個真正由裡到外一致的實踐者，謝謝您的付出。」

鈞運特藏的奠基者——追悼林孝信老師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嘿，我又來啦！」林孝信老師每次來館都有這聲親切的問候。

不論熟與不熟，林老師總能和大家聊上兩句，館內同仁對這位可愛的歐吉桑都有著深刻印象。

一談到一九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一定會提到的人就是林孝信老師。當時，還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林老師，為推廣科普知識以實踐「科學報國」理想，創辦了《科學月刊》，《科學月刊》意外成為美國留學生參與保釣運動重要的聯繫網路。而林老師則因為投身保釣運動而被註銷護照，直到一九八八年才終於獲准回臺。

二〇〇六年，在清大圖書館謝小芬館長的遊說下，林老師將其珍藏數十年、由美國運回的保釣運動及「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相關的活動刊物、手稿、文獻等，全數捐贈給清大圖書館，並持續協助整理，奠定了本館特色典藏的基礎，從此也與圖書館結下了不解之緣。自此之後，圖書館只要有相關活動，林老師幾乎無役不與。

為了讓讀者更深入瞭解保釣運動的本質與影響，謝館長與林孝信老師等人通力合作，決議舉辦一場座談會，讓當時還是禁忌話題的保釣運動，能夠被公開地討論。於是有了二〇〇九年的「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文獻之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由於林老師居中牽線協調，讓立場迥異的意見在此激盪交流，最後又能圓滿結束。

不只在保釣議題，林老師也關心科普、民主人權、通識教育、東亞政經局勢的發展。林老師在各地來回穿梭，熟識他的人都說，彷彿又看到老林如苦行僧般的身影，四十年來始終如一。

林老師總是做得太多、休息太少，像陀螺般轉個不停，卻總是精神奕奕。林老師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因病辭世，圖書館同仁得知此消息，都感到相當的不捨與難過。

在林老師大力支持所建立的鈞運文獻典藏基礎上，清大圖書館將持續徵集、整理、加值等工作，以廣為教育文化研究之用。謝謝林孝信老師，謹以此文致上無盡哀思。



老林在社區大學影像教育研討會上與學生互動

孝信——理想的社會主義者，積極的實踐者

楊貴平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見到孝信，他到加州柏克萊來串連。屋子坐滿了從臺灣和香港來的對釣魚臺關心的留學生。孝信熱烈的跟大家分析國際形勢、運動形勢，他的結論是運動高潮正在眼前，我們要有計劃有行動。同年我經過芝加哥，在他家，人來人往，從早到晚談的都是國家大事：國際形勢，美國帝國在越南的戰爭，和新中國從西方全面封鎖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設社會主義。當然，更多的是怎麼樣才能夠更深入臺灣，讓臺灣更多的人認識釣魚臺事件和新中國的變化。

到了八〇年代，大家陸續在美國研究所畢業，各自成家立業，中國也起了很大的變化，運動也到了低潮。孝信的訊息不斷，他沒有繼續在芝加哥念博士學位，他開了一個進步書店，他發動在美大學的臺灣及香港的留學生援救陳明忠行動，他成立了「臺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他依然奔波於各地，一年會來紐約幾次，每次來都和大家聚會，他總是有條有理，耐心說教——從國際形勢、運動形勢深入分析，他的結論又是一如往常：再次的運動高潮即將來臨，即使我們都在低潮，他依然保持樂觀。對於釣魚島，他始終不只是從領土的角度，而更是從中國百年來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框架來看事。孝信對釣魚臺具有很寬廣的視野，他關心的是如何走向更公平的社會主義道路，孝信致力於透過行動來改造社會。

孝信是孜孜不倦的老師。記得臺灣一個年輕朋友初次到芝加哥，想到處走走看看，結果卻在孝信家學習了三天的「馬克思主義」。回臺灣後，聽說他穿梭於臺北、新竹、台南間，持續他熱衷的教育啟蒙事業——傳播馬克思思想——影響更多年輕人。後來推動社區大學，我曾到三重地區的社區大學聽他講課，他不再年輕，頭髮少多了，顯得更清瘦，但仍然精神奕奕，他教的主題是中國大陸的階級分析，聽講對象是三重地區的工人，我不清楚有多少人能聽懂他的課程。

近年，他全心在臺灣推動「釣魚臺教育計畫」。釣魚臺不只是島嶼問題，更是擺放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及全球化背景脈絡下的歷史課題，他希望透過教育讓大家認識這段歷史和它的現實意義。

孝信也非常關心大陸農村發展，並參與大陸社區大學及平民教育的發展。二〇一四年，他積極參與中國滋根和北京晏陽初平民教育發展中心共同主辦的「第四屆平民教育論壇」，他介紹了臺灣社區大學的實踐意義，特別強調臺灣社區大學的功能在於回歸知識本質——知識是用來服務人群而非壓迫人群，以教育手段培育臺灣草根民間社會。

二〇一五年孝信積極參與中國滋根主辦的「促進可持續發展論壇暨中國滋根二十周年慶」他對於尋求參與促進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也充滿熱情，對發展領域，孝信有豐富的知識和積極的行動。

多年來，孝信不曾停歇：他是理想的社會主義者，他是積極的實踐者，總是以「迎接運動高潮」來鼓勵大家跟著一起行動。我們深深地懷念他。

【火種傳承更爭先】

懷念我所敬愛的老林

卓淑惠

與老林相識在二〇〇三年，當時受到 SARS 衝擊，我一心想做點事情，注意到老林與美霞發起了「公衛教育在社大」的種籽師資培訓，便報名參加。如今，我已不記清楚培訓內容談話，卻強烈地記憶著培訓會場上大家熱烈地討論達成共識：培訓只是我們關注的開始，更重要的是展開後續一連串的社會教育行動及組織工作。那時，老林呼籲我們應該要辦一場記者會，受到極大鼓舞的我便主動去找老林，告訴他我願意當志工投入籌辦工作。從那一刻起，我與老林開始緊密地共同工作，他成為我人生道路上循循善誘的導師、無話不談的忘年摯友、有共同理想的同志。

越認識老林，越覺得他如大海般的寬廣！在知識上，他學貫古今中西，橫跨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似乎沒有能難倒他的問題，可是，面對知識，他是真誠的、嚴謹的，若不清楚也不裝懂胡謔。與他辯論，特別能檢視自己思路是否有邏輯性。老林做學問是有如此深厚的底蘊，不過，有天在辦公室，他卻告訴我希望自己能影響年輕人的，不只是他的淵博學識，而是關懷社會的心情與行動。正如同他推動科月四十的理念：「理想·啟蒙·奉獻」，以及保釣四十的理念：「理想還在召喚」，他很期待更多人投入到社會改造的隊伍中，而不是耽溺於象牙塔的舒適圈。那天回家路上，手中彷彿捧著老林要交給我們這代年輕人的理想蠟燭，我要小心翼翼地保護好並傳承下去。

回顧老林一生為臺灣社會推動許多重大基礎建設的工作，如科學月刊、保釣運動與教育、社區大學及通識教育。這些工作從來都不輕鬆，也不是一帆風順，甚至會遭遇反動力量。我清晰記得，剛認識他的前幾年，看到他被反動力量壓制欺負，我不忍心便勸他放棄離開吧，他反而趁此機會教育我，要分清主要問題（克服社會矛盾是我們要奮力的目標）及次要問題（自己在投入之中遭遇的困難與委屈）。這充分反映出老林對理想志業的投入是置個人榮辱於身後的，這段對話回憶，常常在我內心脆弱時浮現出來，勉勵自己超脫個人感受，繼續前行。

老林一向理性，不擅長表達個人情感，但老林對弱勢工農的處境是有著很深刻的悲憫心。有次，他在跟我們幾位年輕人介紹二林蔗農運動的推動者簡吉的故事時，竟話說到一半就痛哭起來，長達數分鐘之久，我們當時真有點傻住，而這就是他對工農階級的真情流露。後來，有次我們聊到國共內戰，那時還沒有階級意識的我，仍受到主流國民政府的歷史觀影響，認為中共是很毒蛇猛獸，殺人不眨眼，國民政府對中共的圍剿是有正當性的。後來老林反問我：「你知道國民政府殺了更多人嗎？」我當下啞口無言。這個反問促使我願意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史，把自己已被扭曲的世界觀進行重塑。

最後，我還有好多好多話想跟老林說啊！老林，你始終神采飛揚，熱情有勁，有著無限充沛的體力，自強不息。如今，我不得不懷著悲痛的心情接受你還是離開了我們的事實。大家都說，你會繼續以另一種形式參與在社會改造之中，對吧？只要我們繼續往前邁進且留心，必能在某處見到你的烙印與身影，是吧！

如何向我們的時代記取孝信老師的教訓

郭譽孚

孝信老師離去了，久仰他的大名。

早年，他都在海外活動；而我沒有出國過，自然難有交集；後來，他回臺見過兩次吧；沒有深入的交談，只有他匆匆行色，留給我忙碌的印象；對他比較熟悉是最近兩年的事，因為他舉辦釣魚臺公民教育研習營，而我一面由於重視保釣運動的意義；一面因公民教育應該是接近我當年師大的教育專業；我有一種自己應該責無旁貸的感受——我想我長期關切的臺灣史研究應該可以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我自願成為該營的志工；是這樣我參加了該營每週一次的聚會，不過他還總是那麼行色匆匆，因而，我們並沒有多少溝通的機會；雖然，他病倒前不久，曾經提到打算設立一個教育中心，希望我的臺灣史研究可以在其中充分發展。

但他真是忙碌的，我們仍少談話，我只是努力積累與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準備發表——直到今天，在他病倒後的聚會中，人們整理他的資料，才知他個人是那樣地投入自身的理想，如何以一抵十地奔波著。是了，大約「摩頂放踵」與「席不暇暖」就是這樣的吧！我正想著。

然而，沒想到他竟然病倒了，由於肝癌的緣故，平素健康的他，竟沒有幾個月的時光，感慨著，直到那次聯誼時，傳來他最後的消息。

研習營的朋友們，想各自寫些什麼做為紀念，希望不只是個結束，更是個開始；那麼我該寫些什麼？直到最近上網搜尋才較知道他在海外努力與回到島內後，僕僕風塵、櫛風沐雨的勤懇足跡：

對於這樣一個難得的時代人物，我懷想著，他的志業，他堅定的步履：

還想到他的肝疾；啊，記得有一鬱悶傷肝的說法，島上近幾年來的情勢，可不是也必定讓他深深的鬱悶著：那是自己雖屢屢歌哭卻也不見得能夠散去的傷心——啊，看看最近日本向韓國的慰安婦認錯，如果他聽到，怎能不再次沉痛感到我們島人自身的可怕墮落，他堅持義烈的肝膽，將如何能承受這樣傷心地蹂躪：

我們應該如何紀念這樣的一位我們曾經共處的人物：我不知道，我只能惋惜著過去的日子，真沒有更多機會彼此溝通，如今研習營的夥伴們，已經決定要努力繼續下去。

我想，有沒有教育中心，其實沒有那麼重要，有他當時那句話的肯定，對於幾十年寂寞征途的我，應該也已經夠了：只要研習營中有需要我的臺灣史真相講演，我就一定支持。

孝信老師，是離我們而去了，作為保釣研習營的一分子，真為他的離去感到遺憾——我只比他小幾歲，誰知道明天會怎樣。

對我而言，除了努力整理我的臺灣史研究資料，隨時準備接受研習營的徵召外，我自己也更要努力發表才是；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霸權透過政客擺佈著學術研究的時代，網路空間是我們唯一可能存活與反敗為勝的機會。

我想，從今天，這二〇一六元元旦起，我要更積極地整理與貼出自身的研究成果，就像是自己明後天就會消失一樣。

釣魚臺公民教育計劃志工郭譽孚敬白

痛悼孝信兄

劉江永

二〇一五年歲末驚悉臺灣島內老保釣林孝信歸去，絕對不敢相信！

孝信前輩是我最敬重的臺灣學人之一。他是一位很有人格魅力的良師益友，一位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的好人！

在福建師範大學、北京的清華大學、國家圖書館，他曾談笑風生，充滿激情。這就是每天堅持長跑、體型保持良好的孝信兄！

我當時認為他一定能長命百歲的，驚悉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他不幸病故之噩耗，實在遺憾痛心！

仔細算來，人生大多活不過三萬六千五百天，能為社會做好事的时间就更有限，而七十一年對孝信兄來說又實在太短太短！

他在有生之年，一腔熱血，拼命做事，捍衛疆土與正義，可歌可泣！

他被稱為臺灣島內保衛釣魚台的「苦行僧」。他的一生是以甘地精神保釣、以中山理想奮鬥！

他重視臺灣島內青少年的培養教育而毫無私心，他常來大陸交流又充滿愛心！

孝信兄走得太早太快。我有一部新書《釣魚島歸屬考：史實、法理、證據》二〇一六年即將出版，本想寄給他賜教的，現在只能留下遺憾！

新年本應快樂，我給許多朋友發去的都是這樣的問候與祝福！

但是，當我敲擊鍵盤緬懷孝信兄時卻情不自禁，熱淚奪眶而出！

這麼好的人保釣，釣魚島不是中國的都見鬼！

安心吧，孝信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您的精神光照千秋，保釣自有後來人！

兩岸霧霾終會散！中日必定要友好！

銘記心裡的話

蔡明珊

孝信老師講的話，大概是最常被我用和記在心裡的。走高速公路塞車的時候，就會想起孝信老師說臺灣的交通系統是被一群美國回來的交通學者搞砸的，不好好發展公共運輸系統，整天一直蓋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現在看南三高是空空地很快，但很快它就會被車子塞滿，因為汽車方便了，就鼓勵大家繼續買車開車，所以終究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會再度阻塞難行。看到窮人又病有淒慘，就會想起孝信老師說健康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經濟，因為有錢人才能有足夠的資源得到貧脊的醫療資源，得到健康和長壽的生活，但這是不對的。好多好多生活中經驗的小事都會讓我想起孝信老師說過的話，給我許多提醒與反省，我這輩子大概就會在這樣美好又犀利的思考中好好地生活下去，因而感到非常幸福，謝謝孝信老師您——事實上，老師，我非常想念上課與您討論思考的日子。

記老林兩三事——一個左派實踐者

李鎮邦

各位朋友，我們親愛的林孝信老師在臺灣時間十二月二十日早上病逝於台南成大醫院。

記老林兩三事：

在生病前，每日跑步五公里，不問寒暑。

只要回美國在海德國時間，大部分時間都跟陳老師在芝大圖書館中度過，中餐就是自製的花生醬吐司夾生菜。

晚餐則是早上出去前用小火慢燉的大骨湯加上白菜，只要將麵條放入就飽餐一頓。車子則是一九九六年出產跟芝大研究生三千元購買的 Nissan Sentra，至今仍在使用。老林及陳老師用來煮晚餐的鍋子則是已經破爛到不成形狀的鋁鍋，一日美國室友問我為什麼他們要繼續使用這個鍋子，我跟他說我也不知道。

老林跟陳老師的生活方式至今仍給我很大的震撼，他們簡單自得，相信自己的信念，從不委屈求全，他對後生小輩也很寬容，即使跟其他人有立場上的不同，但很少惡言相向。

老林跟陳老師半年回海德國一趟，每次回來就相約在他家吃飯聊天，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夜。每次談論，老林總是精神奕奕，從物理學談到科學哲學。

感謝老林，用你的一生告訴我們真正高貴，不畏權力的人格應該是什麼樣子，您活出了一個真正左派的樣子，一個真正由裡到外一致的實踐者，謝謝你的付出。

毅力與恆心——讓人感佩的身影

林柏儀

懷念孝信老師。他的毅力與恆心，奔走的身影，實在讓人感佩。理科出身的他，卻熟讀 Paulo Freire，並貫徹在他的實踐中。還記得二〇〇三年他為了反戰，來到臺大奔走，串聯學生社團。年紀越長，越深覺其中不易。林老師，一路好走。

生動講解『熵』和『焓』的孝信老師

林稚霏

在南藝就讀期間，有一晚約莫八、九點之際，接到孝信來電，他問我：稚霏你在哪？我答說在宿舍，他立刻說你下來我在宿舍門口，他找了幾個同學去他家開會，我最討厭開會，於是到了孝信家中，剛好那時看了一篇文章提到熵和焓，就拿這個問題問他，孝信很興奮地用快兩小時的時間，生動地以我能理解的方式說明了這複雜難懂的物理學概念。其實我常幹這樣的事，上課不想看英文讀本，就問他我有興趣的問題，孝信總能很深入淺出地回答我的疑問，比起枯燥的每個人看英文讀本然後翻譯精彩很多，不過直到老師去世，我才領悟到他或許是想引領我們享受閱讀的樂趣，記得有次上課蔡明珊問孝信：你家都沒看電視嗎？老師說沒這習慣，明珊很任性地說我不相信，反問孝信，那你們家過年吃完年夜飯做什麼，老師說一起看書，結果全班都不可置信地笑了。直到隔年有機會與孝信大女兒嘉黎同團去雲南，我問了她，才證實這無法令人置信的事實，吃完年夜飯，孝信家是圍桌然後一起看書。

給老林的信

袁子賢

美霞老師您好：

我是南藝音管所畢業的袁子賢，學生目前在澳洲攻讀博士，知道孝信老師的狀況，可惜人在海外無法回臺灣探望老師，明年有機會返臺，希望能再和孝信老師聊聊，請美霞老師代為轉達學生的問候。也請美霞老師好好保重身體，照顧孝信老師之餘也要多多休息。

*

孝信老師：

老師您好，我是南藝音管所的子賢，現在在澳洲讀博士，目前是在寫論文的階段了，希望完成論文後，能給孝信老師看。

回首過去的求學階段，孝信老師您是最敬重的老師，也是改變我一生的老師，老師的政治經濟學，讓我重新認識我們所處的資本主義世界，老師的媒體批判讓我重新面對我曾學過的大眾傳播，老師的每一堂課都衝擊我過去的所學與所思，以致有今天的我，謝謝老師！和老師一起在社大全促會的日子，是學生非常想念的時光，也是一份學生覺得最有意義的工作。以前常常看著老師的背影，總覺得：「怎麼有這麼樣的一個老師，擁有源源不絕的熱情，不管是對學生、還是任何一個人，永遠這麼親切」，老師的樸實，讓人感動。我永遠記得老師談農村談楊儒門事件時，情緒激動的落淚，老師讓我看見知識份子的真情與社會責任，是學生最好的典範，未來學生也希望能像孝信老師一樣，保持這份「解放知識」，希望世界更美好的理念，付出自己的心力。

孝信老師，謝謝您，沒有您的鼓勵，我不會繼續唸書，希望您一定要好好養病，健健康康，我還有好多問題想要問您。

林孝信老師，是我最敬重的老師。在南藝讀碩士的時候，第一堂最重要的課就是政治經濟學，從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始讀起，對那時候的我而言，那麼左的思想，真的讓我很痛苦，徹底顛覆我以往看到事情的方式。孝信老師絕對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上課時，那些真知灼見就這麼侃侃而談，讓人聽得津津有味；後來又修了媒體批判，對媒體知識產生興趣。

研三的時候加入孝信老師社區大學全促會的團隊，負責「影像教育」的推動，和老師有更多的接觸，有時也和老師坐火車，慢慢的從臺南北上，到各個社大參加活動。老師真的很像苦行僧，也很節省，對人也很有熱情。在讀書會的時候，老師講到簡吉、談到農村問題、楊儒門事件，突然就情緒激動的哭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知識份子的真情。

在社大的那段日子，真的很有意義，謝謝孝信老師給了我這個機會。也謝謝您的鼓勵，讓我來澳洲繼續唸書！

林孝信老師生病了，臺灣的朋友有機會的話，可以去探訪老師。（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人生短暫，歲月匆匆。謝謝那些您教給我的知識，謝謝您對社區大學無私的貢獻，我會永遠記住老師的身影。（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懷念林孝信老師

章曉敏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五點多，收到一封來自臺灣的郵件，標題是「林老師過世了」。

我當時以為自己看錯了，心中忐忑的點開，郵件內容是臺灣中央社臺北社二十日電的新聞稿，第一句是「曾參與保釣運動、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今天十一時十二分於臺南市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過世，享壽七十一歲。」之後的正文部分，回顧了林老師這一生的崢嶸坎坷歷程。

確信這是真的無疑了，不久前還在不斷收到轉發的訊息，說林老師體力恢復住進成大醫院注射 anti-pd1，再之後是預備出院第二天，林老師突然高燒於是繼續住院，看到美霞老師依舊隔幾天報告林老師病情，似乎是越來越不好的趨勢，膽紅素不斷攀升，住進安寧病房，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林老師會離開的這麼快，似乎是不到一個月前，還看到林老師對下一階段的規劃，包括消解症狀，恢復體力，讀數學史和愛因斯坦還有東方主義，完成意識形態，最後一條是構建臺灣左翼運動策略。

當時心中空白了一陣，然後是一陣壓抑，我翻出了一些照片，從當初在臺南林老師家裡，到在北科大和同學們一起接待林老師，還有後來林老師在清華求是講座的時候和林老師最後一次見面。我把臺灣中央社的新聞稿截圖轉發了以前和林老師有過接觸的朋友，他們都表示遺憾，然後勸我節哀，然後現在德國的碩越學長說：「林老師的去世，對事業的損失，不可估量」。而在全總工作的永飛師兄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

初識經過，歷歷在目

初入大學時，我就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小丫頭，一個平時消磨時間考試前突擊的庸碌乖乖女，似乎不會去思考自身小圈子以外的事情。大二的時候，接觸到一些理想主義的同學和朋友，我會被他們堅定的決心和寬廣的情懷感染，然而我依然繼續著自己的軌跡，並不想從精英主義的拼搏軌跡騰出時間來去好好琢磨關乎「人類」的學說。二〇一四年上半年，大三下學期，我有幸得到了去臺灣成功大學交換一學期的機會。剛去臺灣，和一群大陸交換生在一起，我中心也是想著刷雅思，拼積點，做項目發文章，還有在全臺灣遊山玩水。然而到了五月份的時候，有天下午突然想起大學有朋友告訴我曾來我們學校座談過寫下《大逆轉》一文的美霞老師就在成功大學。心中曾被大學遇到的理想主義的朋友們觸動的那一角仿佛又被隱隱喚醒，於是給我美霞老師發了郵件，表示想拜訪一下。

美霞老師很快回了郵件，很不巧的是她那學期在芝加哥大學訪學，並不在臺灣，然後美霞老師把衛促會的慈立學姐推薦給了我。於是我當時和成大物理系的兩個臺灣的小夥伴去拜訪了慈立學姐，相談甚歡。現在還記得慈立學姐當時給我們介紹臺灣的醫療不平等，介紹她關於原住民飲酒習俗的商品化的碩士論文，然後我們還談到資本主義。我當時真是覺得奇妙極了。那學期正好趕上臺灣學生的反服貿運動，平時接觸到的臺灣同學，以及他們在網路上的言論，甚至包括物理課堂上老師的調侃，我感受到的都是兩岸關係的不和諧因素，在那種一邊倒的聲音的包圍下，大陸交換生的身份，就略顯尷尬了。隱藏在複雜兩岸關係背後的深層次的政經原因卻是絲毫看不到蹤跡的，資本的罪孽都化作了兩岸同胞徒勞悲哀的敵對。然而那天我竟然在臺灣遇到一位和藹可親的學姐，表達了她對於資本主義的控訴，對於社會主義的嚮往，甚至慈立學姐還提到了她曾經去北京買了一套毛選。這一切都讓我倍感溫馨。

再之後，慈立學姐向我們介紹了美霞老師的丈夫——林孝信老師，慈立學姐口中的林老師，是一位「長得像愛因斯坦，物理學的超好，政治經濟學超熟悉，在芝加哥大學爬了很多書，被國民黨沒收護照後走向『保釣不歸路』，頗有傳奇色彩，學識淵博的長者」，這一切讓我對林老師更加好奇。在知道我們可以去林老師家裡拜訪他的時候，我簡直樂開了花！

第一次去林老師家，是慈立學姐帶我和弘煦學長一起去的。還記得初去林老師家，是在臺南後甲國中後面一棟庭院清幽的公寓中，不大不小的三室一廳，室內陳設樸實無華，一位鬢髮花白，身形清瘦，行動幹練的老伯在廚房做菜！這就是林孝信老師了！當時真不敢想像林老師如此平易近人，一位如此經歷傳奇，影響力大（百度百科上有詞條，在當時稚嫩的我看來，百度百科上有詞條的人一定很偉大很厲害），眾人欽佩的老學者，竟然為了接待我們幾個晚輩後生，親自下廚給我們做菜！

那天晚上我們聊的很開心，林老師的髮型配上他有神的雙目，的確很像愛因斯坦。一開始好奇林老師的經歷，得知他當時在臺灣最好的高中——建國中學念的，然後又在臺灣最好的大學——臺灣大學物理繫念的本科，之後去芝加哥大學讀物理學博士，可謂「人生贏家」。這讓當時的我和臺灣的弘煦學長驚訝豔羨不已。一直以來，尤其是那個時候精英主義的我，都很仰慕學術大神，而林老師如此驚豔的履歷簡直讓我拜服。由於專業背景相似，林老師一開始和我們聊了很多物理，還談到了《科學月刊》（後來大四我在大陸中科院物理所做畢設期間，有一位臺灣中正大學物理系的教授來我們組交流，我曾無意間和他提起過《科學月刊》和林孝信老師，他講述了他那時似乎是在上小學期間，《科學月刊》第零刊發行，他當時激動的心情，《科學月刊》在全臺灣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再後來，我們又聊到了政治經濟學中的一些原理以及社會主義。直到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刻奇異的感覺還依舊歷歷在目，恍然如昨，一個從未離開過大陸的乖乖女，竟然會在一座曾經完全陌生的小島上，遇到這樣一位智慧傳奇的長者。

幾次聚會，帶來思想的震撼

小資的生活總是充滿了懈怠與動搖，事實上也正是在臺灣幸運的遇見了林孝信老師，我才真正開始正視「理想主義的事業」，開始去思考一些曾經從不納入考量的事物。後來，在回大陸前、在臺灣最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去拜訪了林老師六、七次，每一次，若是在飯點，都是林老師早早備好菜肴，然後我們邊吃邊聊，現在想想還很懷念林老師親手烹飪的「尼祿紅」。吃完後，林老師再端出臺灣水果或是備好的甜點和茶，常常聊至夜深，林老師眯縫著雙眼，於是我們知道，林老師睏了，是時候離開了。那段日子，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大飽耳福，林老師的學識修養，經歷豐富，真是無論如何也無法窮盡的。林老師的思維也很開闊活躍，常常從自然科學一下子跳到社會科學，明明還在講楊振寧的規範場論，又一下子跳到從古典經濟學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史。細細數來，那段時間，林老師聊過的，有數學物理領域的歷史和發展，還有從康得、黑格爾到馬克思的哲學史以及經濟學發展史，梳理了臺灣形成的過程和根源，還講了諸如法國大革命，二戰，乃至文革的歷史，還有林老師自身保釣的曲折經歷，等等，那時驚訝於林老師的大陸地理也學得那麼好，竟然知道湖南省和江西省的四大支流的名字，簡直讓我這個大陸人驚訝萬分。

在我們的要求下，林老師談到了他當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從一位物理系的博士生高材生，到轉去干涉政治開始保釣的經歷。從臺灣戒嚴的環境來到美國，看到美國本土學生，當時對於反越戰還有美國社會的關心，抗議，街頭示威，給當時臺灣留美學生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本著為臺灣社會做貢獻的樸素想法，林老師聯合其他臺灣留學生創辦了科學月刊，普及科學知識。時值釣魚島事件爆發，美國竟然把地理位置屬臺灣島的釣魚島給了日本！留美臺灣學生感到憤怒，而林老師創辦的科學月刊的聯絡網，也應時成為保衛釣魚島的聯絡網。林老師說當時組織了兩次較大的臺灣學生的示威遊行，而臺灣當局為了尋求國際關係上美日的支持，竟然號

召保鈞降溫，還找了當時保鈞的幾個牽頭學生談話，其中包括林老師。在談了幾次，威逼利誘都不行的情況下，他們沒收了林老師的護照！沒了護照，林老師待在美國便屬非法，既不能拿到博士學位，也無法找工作。當時聽到這裡，我真的被震撼了！很難想像當時在那樣的情況下，一位在物理學習中頗有造詣、而僅憑一腔愛臺熱情的留學生，該如何面對這樣的政治迫害！林老師說，那時在朋友的接濟下，所幸還能度日，之後便從物理領域，全面轉入社會科學，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讀了很多相關書籍，在之後的一兩年裡，以理工科學生居多的臺灣保鈞留學生從慣來在臺灣戒嚴時期妖魔化大陸、妖魔化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中薰陶出的固有印象，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開始認清真相和真理，樹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樣故事於當時的我衝擊也很大，自幼活在片斷性的「社會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宣傳中，從初中開始背各種斷章取義的馬原政經，於是和無數大陸學生一樣，對強制色彩和考試色彩頗濃的灌輸性的教條充滿了排斥，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如此充滿光輝和力量的學說，更毋庸說會認真的為之奮鬥終身。

印象很深刻的還有，在第三次去林老師家裡拜訪的時候，那是一個下午，我們意外發現林老師家裡另一番天地——與簡單樸素的三室一廳以窄小過道相連的另一端，是一棟巨大的兩層複式書樓！每一個房間，每一個牆壁，全是書，所謂書屋，不過如此！林老師頗為自豪的帶我們參觀了這另一番天地，還細細給我們介紹那些分門別類的書，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的中外文書籍，林老師還挑出了幾本與剛才話題相關的書籍，供我們翻閱，依稀記得有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敏的書，還有古典群論。那天林老師還送了我兩本書，一本是英文原版的《Study of Capitalism Development》，還有一本繁體字版的楊振寧的演講集。林老師說，那邊住人，這邊住書，當時在台南買房子，也正是因為書太多，得給書找個住的地方。所謂「學者」、「爬書」，正是如此吧！林老師還有一點讓我印象深刻，他有一個小本子，密密的記下了未來的日程規畫。而不同事項之間，林老師總是快速的切換。比如有一次晚上去林老師家裡拜訪，林老師說好讓我們去共進晚餐，而我們去的時候，林老師過了很久才開門，他說他正參加一個關於日本軍國主義的網路讀書會，所以晚了，於是林老師麻利的給我們煮麵條，動作非常迅速，同時還說為了節約時間，我煮麵條的時候，你們也可以和我探討問題。於是林老師就那樣一心二用著，給我們答疑解惑。還有一次，是林老師下午急著趕高雄到臺北的高鐵，而我們還在他家，他就一邊很迅速的收拾斜背包，一邊聽我們講話，最後還有十分鐘，林老師急急忙忙出門騎上腳踏車奔著臺南火車站狂飆。那個架勢，簡直不像一個年屆七旬的古稀老人。林老師真是一秒鐘也不肯浪費的！

在那期間，林老師去過一次北京參加一個會議，那時我把我在北京認識的一些朋友介紹給林老師，再之後林老師回臺灣後又與我們分享他在北京的見聞。後來七月份，當我結束交換生涯回到大陸，大概是七月十幾號的時候，林老師因為要去東北參加老保鈞的集會，途經北京坐高鐵，還托我幫忙在大陸這邊用網路買高鐵票，最後是經驗豐富的碩越學長幫忙訂的。於是很榮幸的又與林老師見面了。那時還有一些大學的朋友，在陪林老師取過高鐵票後，晚上大家聚集在林老師下榻的賓館，一起和林老師聊天，林老師那時竟然很客氣謙和說，這麼多貴客來訪，真是蓬蓽生輝，還把澎湖特產小冬瓜糕拿出來想給大家分享。那晚林老師回答了大家一些感興趣的話題，主要是包括臺灣、世界經濟形勢等。最後大家離開的時候，竟然邀請我們和他第二天一起早起跑步，不過因為時間太早，大家起不來，所以作罷。第二天早上七點見到林老師，他說四、五點就起來跑步，把北科大跑了個遍，他已經跑完步、洗好澡、收拾好東西，也退完房了。在北科食堂鴻博園吃過早飯後，林老師就離開了北科大坐高鐵去東北參加聚會。



一月十日「再見·老林」告別式

安息吧！永不停歇的實踐者

最後一次見到林老師，是二〇一四年九月份的時候。林老師來北京國家圖書館辦保衛釣魚島展覽，同時在清華做了一次關於南海局勢的講座。那時在清華看到林老師，他精神矍鑠，一如既往的步履穩健，行動有力，風風火火。講座很成功，幾乎座無虛席，也有很多同學提問，甚至包括來大陸清華念書的臺生。我那時想著臺生在大陸聽到一位臺灣學者如此這般和臺灣主流聲音並不一樣的條分縷析，會是一種怎樣世界觀被衝擊的感受？那次林老師還在一個冊子上提了字——「世界在變化，讓我們站在受壓迫者的立場共同建立一個平等、民主、無剝削的新世界」。林老師竟然是使用簡體字書寫的。我想，這需要怎樣的功力和細緻心，才能如此合時宜的流暢無誤的寫下簡體？最後，我們把林老師送出清華，送到五道口，一路上林老師還在給我們介紹他保釣的情況，還說如果有機會，希望能在大陸更多的高校和機構，宣傳這項事業。分別時，林老師和我握了手，我那時說，以後肯定還會有機會再見的。可是沒想到，那一別，就是永別。這位睿智和藹、坦蕩無私、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懷著赤誠之心、學貫諸領域的學者，以及永不停歇的實踐者，就這樣離開了我們。

林老師，安息吧，安靜的休息。您日夜牽掛的事業，一定能被越來越多的後來者繼承和創就，您不懈的行動以及人性的光芒散播下的火種，一定會點亮更多的星辰。您好好的睡，大家永遠和您的精神，靈魂在一起。

從小卓處聽說明天是林老師的告別式，不能身去臺灣，僅以此回憶文字紀念敬愛的永不離去的林老師。

記憶中的林孝信老師

莊淑惠

林孝信老師（團隊中大家都稱他老林，文中還是跟著記憶稱老林吧！）本來是一個遠在天邊為社會奮鬥的人，一次機緣中認識了老林，接觸不多，但是每次都令人心領神會的學習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思維，瞭解在過去、現在與未來要如何看待國家與社會。然而，老林走了，將一切留給我們，如同他仍與我們同在一般，他的精神是永遠不會走的，雖然是條艱辛難走的社會改革之路，然而跟隨著他的精神感召，總是有著這麼一群人，默默的持續著，縱然需要更多的勇氣與毅力，卻是不斷的在這條路上前進，傳承著這一股推動社會推動民眾利用實踐知識學習改造環境的能量，改造需要科學精神的知識基礎，才能真正賦權於民，讓民眾以自身為主體到回饋社會，成為真正隨時具有反思能力的個體，也才能讓社會走向真正的自主與民主。

老林是個平易近人，多元思維，具有各方知識、邏輯推理與整合評論議題極為精準與深入的人，記憶中去過他家三次，每次都是因為有朋自遠方來，凝聚了來自世界各方的經驗與知識，不同階層的人在他家針對不同的社會與國家議題侃侃而談，激盪討論出不同視野的想法與理念，你永遠會驚訝於他的多元博學，不只是社會科學，還有政治、經濟、教育、地理、人文等等，然而他永遠專注於將這些知識轉化成為自己的理念基礎，為社會改革滋潤養分，讓人見識到宏觀的氣度與真正的實踐。

談起保釣，老林總是有著說不完的故事與義憤填膺，在老保釣的時代那麼多的歷史，在他口中成了邏輯清楚、資料詳盡的人生，累積成了他在社會運動中的能量。在公共衛生教育上，他在「衛促會」實踐了以知識為本，啟發民眾有組織的積極參與與實踐，並能夠自主思維與反思，連結許多人的生活經驗與資源，才能夠真正全面性的創造群體改革的力量，也在過程中提升自

我與發覺真我，期望我們在他留下的精神中持續下去，繼續傳承那小小的火苗讓它變成火炬，我們就會看到老林仍在前頭帶領我們。

記憶中的林孝信老師，永遠是堅毅微笑的臉，具有秉持與溫柔的力量，回眸時，仍見那笑臉。



老林與南藝學生在台南每年的一期一會聚會合照

老林老師一直沒有離開我們

陳繪宇

從收到辦公室要我寫悼念文時，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寫什麼。這兩個禮拜，我的腦中不時浮現與老林老師相處的各個畫面，每個畫面都沒什麼值得特別寫的，但是這些畫面卻是我與老林老師情感累積的過程。

兩年前我開始跑到清大上他的課——「認識愛因斯坦」，他並不記得我，即使我已經與他一同參與「通識經典讀書會」三年了。我知道他腦袋裡裝著豐富的知識，但當時我不知如何去「挖寶」，往往只能跟他討論課堂的內容。直到有一次，我問他關不關心太陽花運動，他居然開始滔滔不絕的講，直到不得不去上課為止，我覺得很奇怪，我認識的大學教授雖然也能討論這些時事，但沒人像他如此熱情。而且愛因斯坦跟太陽花學運根本八竿子打不著，我覺得他簡直怪透了。

但我還是喜歡在課堂結束後跟著他一起去搭車，這樣我可以再多問問題。反正我問什麼問題他都會回答，只是他不一定會真的回答到就是，因為他總是要從淵源談起，往往還沒講完車子就來了。幾個月前在skype上通話時，我問他，「老師你覺得種族主義有什麼不好？」他就從德國希特勒開始跟我講故事，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他覺得種族主義有什麼不好，因為他的故事講了一個禮拜還沒有講完，我們都忘記一開始的問題了。當然我曾經嘗試問他：「那這跟種族主義有什麼關係？」不過卻被他一口打斷：「繪宇（語重心長的），一個問題的答案往往不是這麼簡單，了解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深入且透徹地從頭了解……。」

老林老師對我的耐心不僅於此，對於我「頑固不靈」的臺獨思想，他沒有放棄，而是深信如果有一天我有所改變，我會走得比別人久。寒假期，我巴巴地跟著他到美國一起募款去，在

法拉盛的飯店裡，他曾花了一整個下午教育我，因為我告訴他：「我覺得大陸人民水平真低，我不想被統一」，他沒有一下就告訴我這之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被考慮，而是不斷地問我為什麼有這種想法，然後告訴我：「臺灣也是這樣過來的，這都是過程而已」。一個下午過去了，我還是沒有聽話，我告訴他：「就算老師你在理性上說服我，在感性上，我還是不想被統一！」他不但沒有生氣，還點頭同意我：「這些大問題本來就要時間，多看多想，不急。」這是老林老師的風範，雖然至今我還沒想出個答案，但是在我心中，一個左翼的典範就是長這樣的。

對我而言，老林老師一直沒有離開，因為他教我自我辯論、自我批判，對於既有的想法抱持懷疑的態度，直到有一個答案能經過種種檢視而屹立不搖，那才是值得堅守的真理。他曾經說過，他對於左翼的想法並非一開始就接受（例如他說過，雖然很多人因為四人幫的垮臺而對大陸很失望，但他並未受到很大的衝擊，因為當時他還在思考這個問題，或是認為大陸政府雖然帶給很多人很大的希望，但不能忽略其中可能有一些問題），可是現在我們看到的老林老師，卻是一路來的屹立不搖，我想這正是因為在一路上，他是不斷思考、不斷與自己辯論的，因此才比更多人更堅定自己想法，並且是不斷往前進的。

老林老師沒有離開，因為對我而言，每每在我進行自我批判時，腦子裡總是會想到這些東西是老林老師教我的，雖然我還沒找到什麼是真正對的事，但是這個學習不會停止，就像老林老師還是一直在教我一樣。

懷念孝信伯

許以勤

褲腳經常用橡皮筋束著，傍晚的課上總是開心吃著同學們帶去的點心；對我們講課一貫滔滔不絕且有問必答，縱橫時空而條理分明；喜歡我們帶著問題來，接二連三地討論；樂於分享自己的一切，也對學生的想法、畢業發展十分關心；永遠好客，時常下廚款待大家，花好幾小時熬高湯；家中的藏書數斗櫃讓我們嘆為觀止，不覺心生無限的欽佩；永遠想要為社會做更多、更多、更多，直到燃盡自己；在最後的時光，當學生在床前分享喜悅時仍奮力揚起一絲笑容，用炯炯的雙眼熱忱地望向每一個人，只為讓我們感到他的心意、回應我們的話語。

在我的記憶中，孝信伯永遠是微笑的。

老師，您辛苦了，感謝您用一生告訴我們何謂奉獻、謙恭、真誠、努力，您已經留給我們藏不盡的寶物，之後，就是我們的事了。請您安心，大家會更加努力。



與林老師的相處記事

葉韋君

林孝信老師過世了，他的照片看起來就像甘地。

記下和林老師短短相處，卻影響人生的事。

聽說大學時，他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剃光了頭髮在宿舍打坐。一個毛派的佛教徒、科學家，在他身上，卻似乎並不矛盾。

二〇〇四年東亞所畢業，當成露茜的助理，她還沒有時間理我，第一個工作就是和社區大學全促會、公共電視合辦「媒體素養種子師資培訓活動」，那時候全促會方面的負責人是林孝信老師。第一次見面，他知道我是東亞所的，就和我聊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和列寧的「怎麼辦」，他說這也是社區大學的理念，要上山下鄉，要解放教育，有三天的晚上，在全促會師大路上的辦公室聊到了近凌晨，一開始我還很興奮，因為即使考試要考，但還沒有人和我討論過「怎麼辦」到底要「怎麼辦」，到了第三天我可能有點後悔告訴他，我就住在隔壁街上，不用顧慮回家的時間。老師談起實踐理論，似乎永遠都不會累。

老師邀請我，培訓計畫結束後，到全促會的南部辦公室去，他說：「不用擔心，可以先住我家。」南藝的同學說，老師家沒有電視，客廳有一張大書桌，大家都在書桌上讀書，好幸福的畫面。可是，社大的朋友告訴我，萬萬不可，他們說他是個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腦袋裡幾乎沒有現實限制，這樣的人很了不起，但和他工作你會累死。

三天兩夜的培訓營非常緊湊，六十來個學員，討論課到晚上九點，然後工作人員要再開會準備，第一天晚上，開會時間已近十一點，我毫不遜地對老師說：「我還要整理學員討論記錄，

明天七點還要起床。」老師沒有生氣，卻反而抱歉地笑著，我感到羞愧不安，但終於結束了。那時，我們住在紅樹林，早上六點，老師已經跑了山路一圈回來。早先紀錄片研習營在中央大學，老師也是六點就跑完三千公尺。

第三天的結訓，是在兩個小時內要批改六十多份課程計畫，我們原本預期三位老師一人平均改廿份，林老師說為了公平起見，要三位老師都批閱後再算平均，另外兩位老師都露出難色，時間實在不允許，最後決定一份計畫要有兩個老師改。

在最後只剩下十分鐘，我忙著將卷子排序時。林老師要求我要登錄 excel，我心想「還來！」不情願地登錄完後，林老師算出了，三種批閱結果的平均值、標準差、中位數。這是不同閱卷老師，相對公平的結果。他微笑地說：「你要相信我，我是學科學的。」

林老師是第一個教我看 Freire 的解放教育學和 Kellner 的媒體識讀的人，他印給我的講義上有許多註記。他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一直努力不懈。沒有博士學位，所以只能當兼任講師，世新大學聘他為通識中心的客座教授，走在學校裡，他仍是瘦削，健步如飛，這樣的世新好好。

成露茜（一九三九—二〇一〇）、陳炳基（一九二七—二〇一五）、林孝信（一九四四—二〇一五），老左派，理想主義者，這一個時代。

謝謝你，孝信老師

劉嘉圭 (Beat)

一直不是孝信老師的好學生，圖像思考的我，研究所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都是低空飛過。但回頭看十幾年前畫的老師，卻仍看見他因為對世界懷有熱情而展現的執著，那是學生畢業後可以帶走最長遠的東西。孝信老師，謝謝你，一路好走。



老林的南藝大學生劉嘉圭在課堂上所畫的老林

林老師的辭世

劉世鼎

大概在一九九七到二〇〇〇年間，當時我還在讀碩士，與林孝信老師有過幾面之緣，但隨後我就離開臺灣了。聽到這個消息，想起許多往事，還有林老師人格魅力的一些回憶。感覺那個時期的臺灣，與現在的臺灣有某種斷裂。那個時期活躍的人的視野，與現在活躍在社會舞臺的人，也有些不同了。或許林老師辭世，也代表某種「政治」的結束？想到這兒，內心暗流澎湃卻悵然不止。

握手，然後微微鞠躬

張結印

學生和林孝信老師有過一面之緣，很是幸運。之前聽小夥伴介紹，便對林老師有了崇敬之情。玩轉物理學後把自己奉獻給了社會科學和社會運動，這種轉變不是誰都敢的，這種奉獻也不會誰都會的。還記得那是在自己準備考研的夏天，林老師來到我的學校。第一眼，這個老人精神矍鑠。你絲毫不會把這樣一個人和行將就木聯繫起來。握手，堅定而有力，同時又微微鞠躬。這是在大陸幾乎看不到的一幕：一個老人和一個小毛孩握手並鞠躬。那一刻，很深刻的感受到了林老師的修養，他的不講究，沒有架子。後面一起吃飯，為了回報林老師的這種修養，自己當時也特地從另外一個樓層去打了學校裡最著名的雞腿套餐。很是遺憾，吃完飯送走老師的時候很少交流。在離別的時候，老師依然是握手，然後微微鞠躬。

與林老師的交會

曾福全

認識林孝信老師大約是在二〇一二年草根學校的時候吧！那時候他講的內容對當時的我來說十分艱澀，不過言談之中感受到他對於傳達理想的熱情。

下一次交會就是在二〇一四年，那時候小卓學姊要將老師「名著選讀」課程的助教給我擔任，當時跟林老師有過大約半小時的談話，總覺得有一種力量不斷溢滿出來，那是對於藉著教學過程當中改變學生信念的堅信感吧！臨走前給我幾本通識的學刊要我看，下次就來一起上課帶大學部學生討論。

不料，世新大學剛好是只給予課堂人數超過八十人的課程申請教學助理，那次的班級人數剛好不足八十人，我就無緣擔任助教了，不過每次在看到林孝信老師出席的演講，總會覺得那是一種歷史尚在眼前的感覺。

向您致敬

趙佳馨

林孝信老師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去機場接他的時候，他執意要給我們這幾個學生付車費，在路上不斷主動給我們講他參加社會運動的經歷和對臺灣各種社會問題的認識。他深知，不從底層群眾的視角出發，無法認清整個社會。而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為了推動社會變革，參與社會運動，放棄了許多個人的名利。向這位終生信仰馬克思主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鬥士致敬！

四、老林文選



【科學月刊】

寫在零期出版之前

林孝信

這是一份為高中到大學青年辦的科學月刊，預定明年正式創刊。這一期是試印本，不公開出售。大部份文章，創刊後都會再出現。因為出在第一期前，所以叫它作第零期。

為什麼我們要有第零期試印本呢？

這得從我們為什麼要辦這份刊物以及用怎樣的態度來辦這份刊物說起。

我們的動機很簡單：希望腳踏實地去做點事，以代替留學生常有的空談。試印本旨在徵求大家對這方面的看法及對本刊的意見，並聯絡更多的朋友。

離鄉背井的我們，大多會有一種飄泊無定的感覺。學業或事業的順利，往往彌補不了內心那種無所從屬的空虛。人家的成就，總使我們想到自己國家的貧乏，別人的進步，更使我們想到自己社會的敝陋。這份痛苦的感受，促使我們興起要為自己同胞、社會服務的念頭，這也便是我們共同的出發點。

既然要做事，為什麼不選擇國內最需要的事——如文、法方面的介紹——來做呢？這是限於我們的能力。我們知道，要使社會進步和現代化，政治、經濟等固然是最有力的因素；然而，我們認為一般民眾知識的提高、健全的社會價值體系的建立等等，更屬基本的要素。科學知識的介紹，正屬於後者。

有人以為，國內現已大力提倡科學，連中學生都一窩蜂去學理學工，似乎，我們不用再錦上添花。然而，大家的崇拜科學，並不表示對科學真的瞭解了；相反地，我們認為這種崇拜是盲目的、病態的。即使大力提倡，我們也認為不夠紮實穩固。學校的教育只教學生如何應付考試，在社會上更缺乏夠水準的科學刊物或其他社教工具來維持應有的科學知識水平。於是報章上常有宣揚易經包括相對論之類的文章；於是一本充滿荒謬的科學書（吳國柄著：原子核子能學）居然能暢銷到要再版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說國內的科學發展是健全的嗎？

所以，我們要辦一份科學月刊，不僅要作為學生們的良好課外讀物，也要成為一項有效的社教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的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

這是我們的動機。再說我們的態度。

既然我們想主動做點事，當然不能抱應付敷衍的態度。特別這類刊物具有教育意味。我們不但要保證內容無誤，而且要讓讀者容易閱讀。因此，在審稿方面，除內容外，每篇稿都要請幾位外行人看過，並請專人修改文辭；為了解國內程度與需要，我們買了許多參考資料（如中學教科書、翻譯名詞等），還要將這份試印本送到國內作讀者意見調查；為使讀者樂意閱讀，用紙印刷我們都十分考究，但為減輕讀者負擔，訂價將盡量低廉，學生訂閱將有國內絕無僅有的對折優待；為穩定稿源，並維持一定水準，在創刊前將集足六期稿件，為加強對讀者的服務，將成立一「讀者信箱專欄」義務回答各類問題等等。總之，我們的態度是要辦就得好好辦。

雖然，上述的條件是一本有份量刊物的必需條件。但卻不是容易做到的。靠我們自己，我們辦不到，靠大家一齊合作，我們或能實現這個理想。我們願先做些預備工作——試印本便是大家共同出錢出力的成果，把我們的理想和計劃公佈出來，歡迎你來參加，讓這件有意義的工

作，也有您的一份貢獻——不僅是稿和錢，最重要的是是一份熱忱。

無論您是捐款或寫稿，或想知道刊物的詳況，請與下面任何一人聯絡：

臺灣：李怡嚴 清華大學物理研究所

美國：林孝信

S. S. Lin, 5328 S. Greenwood Av., Apt. 3B, Chicago, Ill. 60615. Tel. (312) - 955 - 9218

「第零期」是一個起點。在0與∞之間，到底我們能走多遠，要由您的參加來決定。

共同發起人：

于樂勝	王九逵	王文隆	王如章	王青雲	王重宗	王重華	王執明	王家堂
王 渝	王詩逸	任鷹揚	江志樞	江清源	何七然	吳力弓	吳家璋	吳瑞碧
吳建福	宋頌賢	阮大仁	李怡嚴	李琪明	李超騏	李遠川	辛 鬱	沈哲鯤
宗家齊	周一心	周同培	周芙蓉	林孝信	林克瀛	林尚武	林煜明	洪成完
洪秀雄	施繼渝	胡卜凱	胡宏聲	祝開景	段乃華	高亦涵	婁良輔	徐中時
徐世勳	徐均琴	徐徵明	袁 旂	袁家元	梁上元	孫賢鈺	夏沛然	康明昌
張系國	張昭鼎	張智北	張慶勝	陳文彥	陳石彝	陳宏光	陳宜琴	陳滿枝
張火水	陳 達	陳福泰	陳穗生	陳蔡鏡堂	陳讚煌	曹亮吉	曹靖暉	曹錦綸
許世雄	許景盛	項武義	彭宗宏	游昌禮	黃健次	黃碧端	黃智光	葉公杼
楊中芳	楊紀宗	楊思成	楊盛祖	楊國樞	楊覺民	虞和健	趙一夫	劉凱申
劉源俊	劉醇聰	賴世立	賴昭正	蔡式淵	蔡嘉寅	盧秀菊	謝光強	
魏弘毅	瞿海源	顏 晃	顏晃徹	蕭次融	蘇美貴	(以姓名筆劃順序)		

這是你的雜誌——代發刊詞

林孝信

習慣上，一個新創刊物的發刊詞都是介紹它的內容，性質以及創刊的動機。以之衡量，這刊物是不必寫發刊詞的：因為科學的大概內容以及其性質都不難了解；科學又是較客觀的知識，一份科學刊物很少用來宣揚某種主義或觀點。至於在臺灣辦一份科學刊物，其動機亦不外是——科學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國內缺乏類似的刊物，以及協助大中學的科學教育，藉科學之介紹而將科學精神帶到行政處事上，帶到日常生活思想上，等等。這些道理人人都說得出來，不必再多廢口舌，關鍵在於能否確實做到而已。一個刊物的好壞，或者想達到的目標，最好由它長期的努力成果，請讀者自行評價。因此，我們不擬再唱八股式的爛腔。

這裏我們想改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談這個刊物。

不少的讀者大概都正從目錄裏文章的撰譯者，或者從其他的廣告宣傳裏，發現許多稿源來自旅美的中國人。可能有不少人便聯想為：這是份旅美學人辦的雜誌。「旅美學人」這個名詞，從國內一窩蜂崇洋留學的風氣，從報章雜誌對少數歸國留學生繪聲繪影的描述，早已使多少人對它抱著一種敬畏的心理，彷彿是一種又貴重又不敢碰又怕落地鏗鏘一聲打碎了了寶物。於是，這麼有份量的「旅美學人」辦的刊物，自然是非同凡響了。

我們願很誠懇地說，如果你抱有這種想法，那麼我們就失望了。不錯，確有一些成名學者贊助此事，但這並不等於是「旅美學人」辦的刊物。事實上，熱心人員中有一大半都是默默無聞的留學生，大部份仍在求學階段。我們一樣會犯錯誤，我們最擔心的事，就是我們所犯的錯誤會被「留學生」甚或「旅美學人」的名銜所蒙蔽。

我們提出這些絕不是故示謙虛。我們有幾個很大的缺點：首先留學生對國內的情形多較隔閡，所學的東西幾乎都是象牙塔型的，可能與國內的需要配合不上。我們的目的，決不是要替美國研究所製造一些優秀的準研究生。普遍地提高國內科學水準才是我們的原意。其次，科學的發展是一日千里的，可以介紹的東西如此多。我們不願意做不負責任的介紹、看到一篇便翻譯一篇，因此在題材的選擇方面總是爭端最多之處。我們盡力選擇最切合需要的來介紹；可是，由於能力的限制，我們不敢保證所選擇的是最適宜的；即使有時找到所需題目，也未必能找到理想人才來執筆。第三，美國的幅地如此廣大，撰稿人員與工作人員散處各地，聯絡討論不易；大家都忙於工作求學，對這份刊物的服務完全是基於熱心。在許多工作的推展上，自然比不上專門人員。

這些坦誠的說明，並不是要替我們未來可能的瑕疵預留藉口。我們只希望報告讀者，除了科學知識或許因地利之便稍微多知道些外，我們並沒有比大家高明了什麼。

我們願意嘗試。但嘗試的成功與否，不全是我們所能決定的。唯有讀者的來函批評，才能減少我們象牙塔的弊病，也唯有如此，才是許多熱心義務服務的同學，最大的報酬。「讀者來函」、「讀者信箱」、「教學心得」、「書評」、「門外漢」等等專欄，都是針對這個需要而設的。

這是你的雜誌，不是我們的雜誌。不要被動地等待我們出什麼文章，便讀什麼文章。積極主動地把你的看法，你的要求，你的困惑寫出來，讓我們這個社會共有這份刊物罷！

（一九七〇年元月 科學月刊創刊號）

《科學月刊》是如何出現的：四十年後的回顧

《科學月刊》創辦人 林孝信

《科學月刊》創辦於一九七〇年。在正式創刊之前的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五日，還先編印了第零期。楊國樞教授說：「起先我聽到要辦第零期覺得很詫異，印象中沒有其他雜誌是如此出版的，後來想想這可能就是《科月》的『科學精神』吧！」

《科學月刊》選擇「0」做起點有它的緣故。四十多年前是沒有電子郵件，沒有傳真機，甚至還沒有複印機的時代。在這樣的條件下遠從美國要為臺灣社會辦一份刊物，其困難程度不難想像。許多人初聽之下都覺得是不可能的狂想曲，即使她／他們肯定這件工作的意義。因此，創辦《科學月刊》的主要困難不僅在稿源、財務，而是在支持者的信心不足，不相信留學生真的能夠把這個狂想曲實現。

第零期的出版把許多支持者與懷疑者凝聚起來，同時吸引更多留學生與海外學人的參與。第零期的出版也因此是海外留學生大規模以具體行動為自己成長社會無私地服務的里程碑。隨後，《科學月刊》順利創刊了，而且還延續到今天。

對於一個樸素的純知識性雜誌，能夠持續出版四十年，不能不說是個奇蹟。是什麼因素使《科學月刊》產生，而且可以長期生存下來：

籌備委員曾經討論這個問題。最後，李國偉兄把它歸結為六個字：「理想、啟蒙、奉獻」。創辦《科學月刊》本身就是高度理想主義的體現；《科學月刊》不僅要介紹科學知識，更要強調科學方法與精神，是一個具有人文意涵的啟蒙運動；而從四十年前籌辦起就強調《科學月刊》是海外留學生為自己成長社會的服務與奉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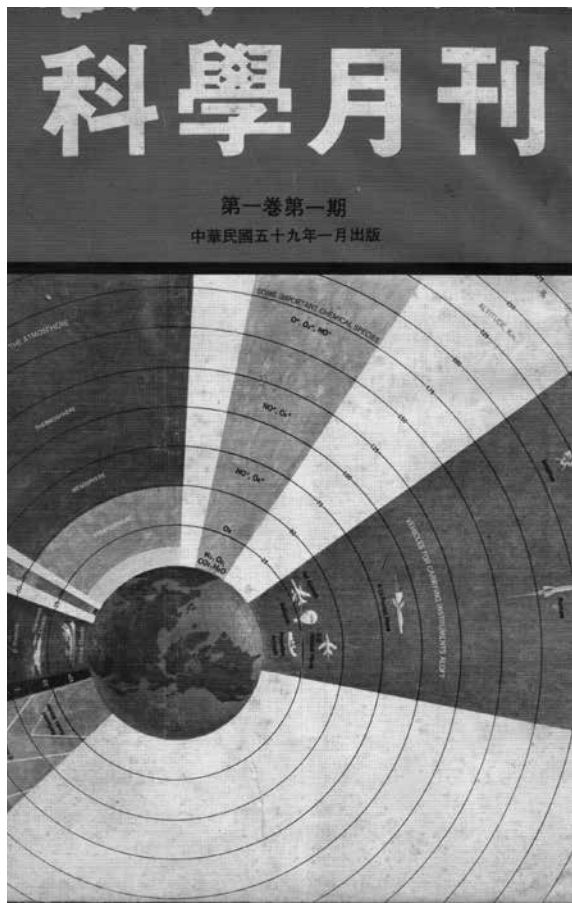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這些理念與精神不僅支撐著《科學月刊》的風格與生存，也是當年臺灣社會孕育出來的精神風貌，對於更廣泛的臺灣社會也有價值。我們籌辦慶祝《科學月刊》四十周年活動，不是為了懷舊，更不是為了自我表揚，而是要把創辦《科學月刊》的理念與精神重新呈現給臺灣社會，希望臺灣社會多一些理想色彩，多具備啟蒙精神，多強調服務奉獻。

更進一步分析，這些理念與精神之所以成為可能，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因素：《科學月刊》的公共性。法律上，《科學月刊》當然需要有一個法人來承擔法律責任；但是在精神上，她不專屬於這個法人單位，更不是任何《科學月刊》工作者的事業或私產。從創辦起，四十多年來不知多少人貢獻她／他們的心血，默默地耕耘。大家都把《科學月刊》當作臺灣社會的公共資產。正因為這個公共性，才使「理想、啟蒙、奉獻」的理念與精神長期堅持下來。

近二、三十年來，私有化的思潮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全球，公共性的理念日漸凋萎。然而，過度私有化實為造成金融海嘯，以及今日許多社會病態的根源。《科學月刊》的公共性，以及她所承載的理念與精神，在金融海嘯後觀之，實具有更積極的意義。

最後，從臺灣社會的發展來看，有人認為，《科學月刊》從創辦到維持至今，雖然是一「筭路檻樓，以啟山林」，但是成效似乎並不顯著。臺灣已經是高度科技化的社會，但是民眾的科學素養比起四十年前似乎改進有限。迷信依然充斥，社會的理性不彰。最近有人指出臺灣社會的「理盲」十分嚴重，說明科學普及與科學教育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另一方面，今天臺灣的科學家忙於做研究，對於公共事務缺少經常性的討論平臺，可以成為民間社會的基礎。臺灣的科學社群也有待建設。對照大眾科學素養的不足以及科學社群還未成形，科學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卻更勝往昔。一個「理盲」的社會，即使我們享有各種高科技商品，卻無法有效應付水災、流行病等等天然災難，甚至也會因為理性的不足而陷於政客惡鬥等人為災難。所有這些都說明，《科學月刊》四十年前所追求的目標還未達到。

我們期待臺灣社會共同來慶祝《科學月刊》難能可貴公共資產的四十歲生日，並經由這些慶生活動，為臺灣社會注入更多「理想、啟蒙、奉獻」的成分。這是今天慶祝《科學月刊》的主要意義。



科學月刊第一期封面

【保釣運動】

保釣歷史的淵源跟對海峽兩岸的社會意義

林孝信（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回顧保釣四十年，其意義不在於緬懷過去是自我表揚，而是期望保釣歷史的真實面目能夠被台灣社會所了解，最終能把保釣的火種延續下去。這段歷史相當重要，但是它的理念與精神，不幸卻由於各種因素，而被台灣社會忽略了。再現這段歷史及其蘊含的精神，對當今台灣社會應有參考價值，甚至對兩岸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亦能有所貢獻。

保釣運動從日本軍艦驅趕台灣漁民開始驟然爆發

保釣運動的歷史要從一九七〇年的暑假說起。台灣的漁民長年在釣魚臺海域捕魚的地方，當時忽然受到日本軍艦的驅離。漁民回來申訴，引起台灣媒體的注意與報導。最早報導的是《中國時報》。他們特別派出記者出海到釣魚臺實地採訪，然後做出報導。余紀忠先生當時敢於派遣記者實地專門採訪，是要擔當相當的風險。他做出這個有擔當的工作，為保釣運動發揮催生作用。所有保釣朋友都不會忘記余先生的貢獻。

經由這些報導，日本軍艦驅趕釣魚臺事件開始為海內外大家的注意。留美學生開始醞釀保釣運動，先是在普林斯頓、紐約、波斯頓、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加州柏克萊等大學（差不多



參加 1971 年 4 月 10 日華府保釣大遊行的台港留學生在聆聽演講

同時）分別自發地在少數留學生圈子談論。這種討論很快蔓延開來，並開始成立保釣團體，進行橫向聯繫。保釣運動迅速蔓延開來，有助於當時留學生已經存在的一些跨校組織，包括中國同學會聯合會、大風社、《科學月刊》網絡網等。

事情發展的很快，不到半年，一個全美國的留學生運動已經隱然成形。到了一九七〇年年底，就有人提議示威遊行，很快就獲得各地保釣團體的支持。一九七一年的一月二十九日到三〇日，美國的華人與留學生就在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六個城市，舉行第一次的保釣示威遊行。

這對台灣學生是一個巨大的飛躍，因為從前戒嚴時期，民眾自發的政治性遊行是一種巨大的禁忌。這個巨大的禁忌這麼快就被衝破，其原因值得深入分析。首先，它說明大家對日本企圖佔領釣魚臺列嶼是很憤怒的；其次，大家覺得這不是狹義的、爭取個人權益或遂行政治鬥爭的政治活動，也不是批評政府的活動，而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矛頭向外。因此，大家覺得理直氣壯，甚至認為政府應該褒揚我們；第三，那時期美國的校園常有反越戰遊行，美國學生上街頭示威家常便飯。台灣留學生在此氛圍中耳濡目染也逐漸解除內心對遊行示威的恐懼。

還有一個可能更根本的因素。當時台灣的社會價值觀比較推崇理想主義，比較不那麼現實。如此薰陶出來的留學生，對於大是大非比較比較重視，比較堅持，比較勇於表達立場。這和今天社會的價值觀差別很大。這個因素的作用是間接的，潛在的，你也許很難找出具體的案例證明它的因果關係，也許很難量化它的影響；但卻是根本的。保釣運動能夠迅速發展，波瀾壯闊，持久存在，我個人認為這是根本的原因。



1970年4月10日華府保釣遊行隊伍

保釣運動的爆發，引起台灣政府很大的震撼。誠然，我們這些學生在台灣都是只知道讀書的乖學生，怎麼到了美國就變得「不乖」了？要知道台灣當時在戒嚴時期，學生幾乎不曾見到自發性的遊行示威，更不要說參加。社會氛圍無形中阻礙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學生也都識相地躲避政治活動。不錯，當時出來參加示威遊行的同學也受到一些親國民黨學生的規勸或壓力，然而影響不大。這使得臺灣當局大為意外。

由於參加保釣人數眾多，而且原來多屬於乖學生，很難把這麼多個留學生都打為陰謀分子，或說他們被陰謀份子所利用。於是國民黨政府派遣國際文教處長姚舜前來疏通，可是這並不能夠平息保釣的熱潮，因為大家覺得我們並沒有做錯事。我們是愛國啊，這不是從前學校裡的教誨嗎？

接著在三月間，又發生旅美五百位華裔學人上書蔣總統事件。這封公開信提出四點主張，要求保衛釣魚臺，並且強調反對在主權未定前與日本洽商聯合開發附近海域的石油。這個上書的意見正好呼應了留學生保釣運動的主張。這五百位著名的華裔學者很多都是國際級的大師，包括數學家陳省身等多位院士在內，是台灣政府十分重視的知名學者。如果台灣當局懷疑參加保釣運動留學生別具目的或受人利用，那麼這份懷疑就很難加在這些學者身上。事實上，情形正好倒過來：有些留學生本來還有點兒顧忌，如今看到這些著名學者都站出來保釣，原有的一點顧忌也都消失了。因此，這五百學人上書對保釣運動產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示威遊行當然不可能達到目的。但是大家士氣很高，認為不達到保釣目的決不罷休，於是相約四月十日再來一次。為了造成較大的聲勢以達到最大的效果，大家約定美國東岸與美



1970年9月2日中國時報記者登上釣魚台升起國旗，回來後做了頭條、整版的報導

國中西部（其實是在美國的中間偏東各州，從東岸到美國密西西比河）都集中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紐約與中西部的芝加哥便不再舉辦遊行。

一半的留學生參加示威，結果對政府失望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日在華盛頓、西雅圖、舊金山跟洛杉磯等城市舉行第二次大示威，這一次示威的聲勢非常浩大，單單在華盛頓那一場估計至少二千五百人，有人估計到四千人。美國西岸的三個城市也各有數百人參加。當時台灣出國留學生每年大約在二千人左右，以平均在學三年計（佔多數的碩士生平均兩年畢業），估計每兩位留學生就有一位出來示威遊行。如果考慮到美國南部與中部地區距離東西兩岸太遠的因素，參加的比例應該更高。

數量之外，遊行的對象與訴求的主張也有所擴大。一月底的第一次示威對象主要是日本政府的駐外機構；但是一連串的事件讓留學生擔心台灣政府不會為了保留聯合國的席位而放棄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的堅持。此外，大家也注意到美國政府偏袒日方。因此這次大遊行的對象便包括美國國務院以及中華民國大使館。

遊行第一站是美國國務院，他們的回應不僅明顯地偏袒日本，而且態度相當傲慢。面對幾千人的遊行隊伍以及保釣人士用心收集各種證據，並指出之前美國政府過去偏袒日本的錯誤言論，如此精心擬定的抗議信，美國國務院的回覆只是重複事前已經表明過的立場：「美國過去只是暫時管理釣魚臺列嶼，將把它連同琉球群島交還給日本。」完全不理會保釣人士在抗議信中陳述的反對理由。遊行隊伍一些人聽到了這樣的回應，忍不住哭了。因為這和以前對美國的理解不同。以前被灌輸美國是最重證據，並且一向在國際上支持正義的，因而不少人事前帶有不小期待。這下子落空了，而且發現過去的信念原來很有問題。

美國的回應令遊行學生深受刺激，但是美國終究不是我們的國家。因此，第二站的中華民國

國大使館就令許多遊行人滋生出額外的期待，期待自己的政府能夠堅強地保衛國土，能夠理解我們受美國欺負的心情，猶如小孩在外頭被欺負了，想要回家尋求母親的理解與安慰。遊行隊伍蜿蜒經過漫長的路途，才從美國國務院走到雙橡園（一九三七—一九七八年間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官邸），長途跋涉示威人士都有點累了。在心身俱乏之下，大家期待自己政府能夠表達振奮人心的作為。結果完全落空了。雙橡園官員不但沒有表現堅決的保釣立場，沒有理解學生愛國感情受到美國國務院的打擊，連大使本人都沒有出來與遊行隊伍講話。在美國國務院所受到挫折就轉化為對政府徹底的失望。保釣學生驀然發現，釣魚臺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還有賊。自己政府如果立場不堅定，保釣是很難成功的。

隊伍離開了雙橡園，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經過了那一幕，很多人意識到，保釣的關鍵在於自己政府是否決心保衛釣魚臺。從這個過程中，保釣人士感覺到政府並不重視保釣。大家擔心，在聯合國席次風雨飄搖之際，釣魚臺主權可能成為犧牲品。體會到這些，對於下一站日本大使館的抗議，示威人士已經不帶任何期望。大家心中在想的是，如果政府不重視保釣，怎麼辦？

遊行的各地積極分子，當天晚上在馬里蘭大學的召開檢討會。對台灣政府的失望以及對保釣運動的出路成了會議的主軸，批評國民黨政府成了主要內容。這樣的會議自然不可能有具體



1971年8月布朗大學的美東國是討論會是該年美國各地國是討論會之一

的結果。由於大家感覺到政府不重視保釣，繼續組織遊行向日本示威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會議原來想要討論下一個行動步驟也得不到共識。會議草草結束，留下很多人的失望與徬徨。

失望與徬徨也不是全然負面。至少大家開始探索：為什麼國民黨不熱衷保釣？甚至有些國民黨忠貞黨員還暗中打擊保釣運動？

一台灣教科書告訴我們，日本戰後洗面革新，特別在蔣總統寬大為懷，以德報怨的政策下，聲稱永不對外侵略。怎麼現在又要侵占釣魚臺？台灣學校與社會輿論一再說，美國是我們的友邦，而且是主持正義的世界領袖，怎麼在這次事件偏袒日本？這許多疑問湧上心頭。大家開始懷疑過去在台灣所接受的教育內容，特別是近代史的部分。

記憶拉回來了，許多人回想起在台灣的中學中國近代史課程，內容往往語焉不詳，有些論述明顯不合理。但是好像是禁忌，不能追根究底。然而，心裡總是有些疑問。這些疑問本來深藏內心，而且已經漸漸淡忘了。但是保釣遊行的挫折又喚起內心深處的這些疑問。於是在四月十日遊行後，許多留學生開始探討近代史。美國一些大學收藏豐富的中文圖書，可以看到許多此前不知道的事情。

此外，以前在台灣禁忌也不能再限制我們。於是從保釣運動發展出一個近代史的研究運動。不久，五月四日來臨，由於保釣運動有些地方與五四運動相似，於是許多保釣團體辦理五四紀念會，把近代史的研究帶到高潮。在這樣研究活動下，大家才逐步解開埋在心中長期的疑問：為什麼日本又開始來欺負我們，為什麼美國會偏袒日本，為什麼國民政府不願意認真的保釣。保釣運動就因此從本土愛國開始深化到對歷史發展脈絡的認識。

保釣運動的左右之爭與第三條路

對近代史的研究，回答了疑問。但是，出路何在，卻依然沒有答案。正在這時候，美國總

統尼克森宣布他已經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訪問過北京，並計劃在次年訪問北京，打破中美兩國敵對二十多年的局面。這個宣布像是一個炸彈，震撼了全世界。二十多年高度敵對，從不公開接觸的兩個大國，忽然要開始來往了。這個宣布開啟了國際局勢的新時代。

這個宣布對保釣運動也產生巨大的衝擊。台灣留學生猛然發現，還有一個中國政府，她已經強大到美國總統都必須登門拜訪的程度。「說不定北京政府能夠保釣」？徬徨中的保釣人士像是在迷霧裡看到一盞燈。

逐漸地，部分保釣分子把希望寄託在對岸。當時美國社會燃起一陣中國熱，不少保釣人士也積極去了解中國。因為以前在台灣念書的時候，對中共幾乎是一無所知的。因此從「月尼克森宣布將要訪華之後，許多保釣運動人士積極設法了解中國的情形以及社會主義的理念。他們如飢若渴地閱讀有關中國的報導與書籍，逐漸把保釣運動轉化為認識新中國的運動，甚至成為認同新中國的運動。由於中國當時還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這個轉化的運動也常常被看作左派運動。

就在許多保釣積極分子轉向認同新中國之際，一些堅定的國民黨籍保釣分子也在謀求出路。受到大量留學生不滿國民黨政府對保釣態度，以及尼克森宣布後國際局勢大轉型的壓力，這批國民黨堅定分子也積極凝聚起來，逐漸形成保釣運動的右派。



安娜堡國是大會 - 會議記錄封面

除了這兩個派別之外，還有相當一些保釣分子在這個局勢大動盪的過程，並沒有忘記對台灣的關懷。他們多數也熱衷於認識新中國，不少人也開始了解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他們堅持關懷台灣為重點。他們認為，即使中共要統一台灣，也需要台灣人民的認同為前提。因此，如果要促進統一，就應該回台灣，而不是到北京。他們又說，主張社會主義就應該支持台灣勞工，農民以及其他弱勢者的抗爭，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換言之，保釣運動應該以關懷與支援台灣內部人民的奮鬥為方向。

於是保釣運動就逐漸形成三個不同發展方向。一九七一年的九月，保釣運動人士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舉行國是大會。它是保釣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會議結果，保釣運動分裂。一般說法是左右分裂，其實不止分成兩條路線，應該是分成三條路線：第一條左派路線，或是統一運動路線。很多保釣組織就改名稱叫做中國統一運動組織。第二條右派路線，主要是一些非常支持國民黨、支持國民政府的人組成。他們後來成立了一個反共愛國聯盟。

前兩條路線區分的標準一般採用左與右，但是比較貼切的標準也許應該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一者持高度批判乃至否定的態度，一者基本上肯定認同，即使也有些內部的批評。所謂左派或統一派，雖然多數接受社會主義的理念，但是更多的是基於民族主義；而當時的右派多數也是贊同中國統一，甚至也有人思想上贊同社會主義。因此採用統一派，或是左派右派，並不十分貼切。他們主要的差別，毋寧是對國民黨政府的態度。

第三條路線呢？持這條路線的人，基本上也是高度批評台灣政府，但是他們強調關心台灣，支持台灣內部追求正義的鬥爭。他們認為，即使追求中國的統一，也應該基於台灣人民的利益與認同為基礎，真正的統一運動應該以台灣內部人民的要求為主。有採用這條路線的人嗎？當然。一些保釣朋友從運動中重新認識了台灣。他們發現台灣還在戒嚴的體制下，還有很多台灣內部的問題。他們認為保釣運動需要去關心台灣社會，去做啟蒙工作，去支持台灣內部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

第三條路線的保釣人士聲援台灣在戒嚴體制下受到打壓的各方人士，他們或是因為鄉土文學的創作與論述、或者因為政治見解，或者為了追求合理公平的社會體制，等等，而受到迫害，譬如說陳明忠、施明德，余登發、許信良等人，以及從事勞工、農民，原住民，環保、等等運動人士。當時我們都在聲援這些受到迫害的事件。

第三條路線過去沒有人提及，主要是因為在當時台灣的氛圍，不允許第三條路線公開自己的活動與主張，否則會危害到台灣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如此就違背了關懷與支持台灣的初衷。但是，這條路線確實存在，而且有不少人投入。走第三條路線的人也不在乎他們的奉獻是否得到承認，甚至不在乎是否被知道。今天公開提出來，也不是走第三條路線者的要求，而是希望還原歷史真相。



1972年2月29日中國毛澤東主席在北京接見美國尼克森總統



《民主台灣》是代表第三條路線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機關刊物

再回到歷史發展的脈絡。國是大會以後有一個比較大的事件，就是五位保釣人士訪問中國，並且受到周總理的接見。這是台灣去美國的留學生，一九四九年後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隔年七月，美國正式把琉球群島主權奉送給日本，並且將釣魚臺當作琉球的一部分一起交給日本。日本當時就借用這個機會說，釣魚臺是琉球的一部分，當琉球被日本併吞時，釣魚臺就自然屬於日本的了。對於美國把琉球交給日本，保釣運動很多人都覺得也應該要講話，因為正是琉球被美國送給日本，又把釣魚臺當作琉球的一部分（這點是日本特別強調的），才有保衛釣魚臺的必要。如果琉球獨立了，也就不會有日本企圖佔領釣魚臺的問題了。因此，運動一開始，就有些保釣人士主張起來反對美國將琉球交給日本，應該支持琉球獨立。這樣的運動策略，還具有更高的正義性質：我們不只是保土愛國，我們還捍衛國際正義。琉球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本來不屬於日本的。戰後根據波茲坦宣言跟開羅會議的精神，應該讓琉球獨立，只是因為當時亞洲形勢十分複雜，終於沒有辦法獨立，甚至最後被美國送給日本。

但是這種主張並未得到多數保釣人士的重視與採納。這可能由於，這種高調不容易獲得廣泛的響應，不利於保釣運動的發展。此外，還有一種考慮，認為琉球問題應該由琉球人來講話，外人不宜過分越俎代庖。後來，筆者聽說琉球一直有琉球獨立運動，琉球人民不願意當日本人。另外，還有一種擔心的情況：如果琉球人也主張釣魚臺屬於琉球，問題就複雜化了。

總之，一九七二年七月當美國要把釣魚臺連同琉球奉送給日本時，留學生又舉行最後一次的保釣示威遊行。這次遊行由前兩種路線分別辦理，第三條路線人士由於不便公開，也不希望產生更多的分裂或混亂，並未單獨舉辦，而是參加其中場次。

以上簡單回顧釣魚臺運動的大致歷程。掛一漏萬是難免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大家回到四十年前的情境，也提供未參加過保釣年輕朋友理解運動脈絡。

美日國際關係調整引發釣運

接著來談保釣運動產生的歷史淵源。我把它分為外因跟內因來介紹。

外因方面，首先是美國正在改變亞洲戰略佈局。一九六五年美國開始打越戰。以美國軍力之強大，美國統治階級以為擊垮北越是輕而易舉的事。沒料到事與願違，越戰不僅未順利結束，反而遭遇巨大的抵抗，迫使美國不斷增兵，美國政府也就不斷徵兵，最後徵兵到大学生。由於在越戰戰場上，美軍死傷累累，就引起大量美國大學生的反戰示威。同時，為了取勝，美國使用各種新發展的武器，其中有些十分殘忍。這些殘忍的屠殺鏡頭有些被記者撲捉到，經過國際媒體報導，美軍的殘暴受到全世界的批評，反戰運動就此擴展到世界各地，人們甚至開始反省越戰的本質：美國打越戰是在捍衛自由民主呢？或是進行帝國主義侵略？越戰不順利，反越戰運動壓力大，美國被迫考慮從戰爭抽身，但是又不能直接承認失敗。於是，「光榮結束越戰」就成了美國追求的目標。美國深知北越受到中國的支持，因此要「光榮結束越戰」，就必須與中國談判。越戰的發展，促使美國改變孤立中國的政策，需要與中國打交道。

其實，改變孤立中國的政策已是不得不做的事了。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一直拒絕承認，甚至在國際外交，經濟，軍事，等等方面封鎖中國。為了合理化封鎖中國的政策，美國製造各種不承認中國的藉口，包括說，中共統治不得民心，即將垮台，因此不必給予外交承認，等等。但是這些藉口，經過了一二十年後，已經站不住腳。因此，美國內部主張與中國建交的要求越來越強。另外，出於與蘇聯對抗的需要，美國考慮聯華制蘇的策略，與中國建交可以分化中蘇關係。以上種種因素，使得美國政府要與中共打交道。但是，美國並非真心地與中國友好。在與中國逐步友好的同時，美國更加強扶植日本。前者導致中美兩國最後建交，後者則答應日本的要求，將琉球交給日本，包括釣魚臺。

正是在美國國際關係大變動的背景下，爆發了釣魚臺風波。日本政府也利用美國在越戰的困境而再度佔領了琉球，中共也藉此機會打破了被封鎖、被包圍的孤立局面。只有台灣陷入困境。台灣的漁民被驅趕，台灣政府的外交關係更是急速滑落。留學生聲援漁民，保衛領土主權的完整；國民黨政府則唯恐得罪日本，擔心進一步惡化外交關係，更擔心聯合國席次不保。在此背景下，保釣運動的發生以及與國民政府的衝突，都注定會發生了。

美國扶植日本並非從那時才開始。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以中共勝利結束，美國就開始轉向扶植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戰略夥伴，並作為遏阻社會主義力量擴散的橋頭堡。在美國的積極扶植下，日本迅速從戰爭破壞中復興，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國。經濟一旦快速復興，日本又要對外擴充，重演明治維新後的路線。正如一八七〇年代的歷史顯示，佔領琉球是第一步。於是藉著美國受困於越戰，需要日本支持之際，同時看準美國不願意琉球獨立（以免獨立的琉球國外交上傾向北京），但是又不能無限期佔領下去的尷尬局面，便向美國索取琉球。於是這個違背開羅宣言，違背聯合國處置被法西斯侵占國家原則，更違背琉球人民意願的勾當，就這樣發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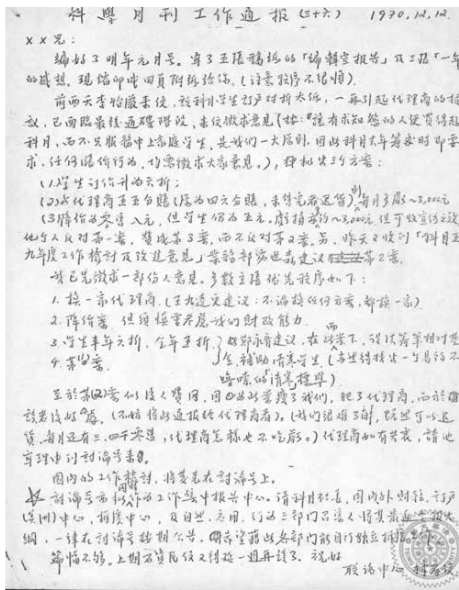
但是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比較，這次日本的胃口更大。不僅要琉球，還要釣魚臺！

釣魚臺是無人小島，附近海域雖然有豐富漁場，倒還不是日本如此重視的理由。日本特別指定要把釣魚臺當作琉球的一部分，隨同琉球交給日本，主要因為釣魚臺附近海底可能蘊藏豐富的石油。

日本太需要石油了。戰後日本與世界各國經濟的成長，主要建築在大量廉價石油的使用。但是，日本卻是唯一不產石油的經濟大國。過去從國外（主要從中東國家）購買石油，倒也沒有問題。但是自從中東以色列、阿拉伯之間衝突加劇，特別在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以阿拉伯國家為主的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就威脅說，如果再爆發以色列、阿拉伯戰爭，將實施石油禁運，以制裁在戰爭中支持以色列的國家。支持以色列者當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在內。日本在外交上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因此，勢必受到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禁運的制裁；而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國家之中，就數日本最缺石油，石油禁運所造成的打擊也會最嚴重。日本人驕然發現，他們雖然是經濟大國，卻是資源小國。後來，阿拉伯國家的威脅果然發生了，一九七三年第四次以色列、埃及戰爭爆發後石油禁運也跟著出現。

這些威脅使日本積極尋找油源。根據當時已經相當成熟的石油地質理論，靠近大陸的近海大陸架下很可能蘊藏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而當時的科技已經發達到足以開採大陸架下的海底資源。亞洲是世界最大的大陸，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海洋。東亞大陸的長江黃河經年累月攜帶大量泥沙與生物殘骸沉積到海底，產生東亞、太平洋的大陸架，這個巨大的海相沉積很可能蘊藏異常豐富的石油資源。備受缺油之苦的日本早就想開採這個大陸架下的海底石油。

但是還缺臨門一腳。這個大陸架的石油資源主權不屬於日本！根據一九六〇年聯合國國際海洋公約法的規定，大陸架的資源屬於與這個大陸架自然相連的陸地國家與大陸架上島嶼國家所擁有。東亞、太平洋大陸架的主要擁有者當然是中國。日本與這個大陸架並不自然相連，甚至琉球也不是（琉球與這個大陸架之間隔著一條很深深的琉球海溝）。如果日本想要擁有亞洲、太平洋大陸架的開採權利，至少就得佔有大陸架上的一個島嶼。



1970年籌辦《科學月刊》的《科學月刊工作通報》在釣運初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這就是日本要佔領釣魚臺的主要理由。因為，釣魚臺列嶼就在這個大陸架上。日本只要擁有釣魚臺，他就可以擁有大陸架下礦產資源的部分主權，就可以開採這裡的海底石油。日本想要開採這裡的石油，而且早就把這層關係搞清楚，因此他要佔領釣魚臺。總之，東亞的國際局勢在保釣運動發生前，已經處在巨大變動前夕。這是發生保釣運動的歷史背景，這是發生保釣運動外因的第一項。

另外一個重要的外因，美國校園的反戰運動幫助台灣留學生克服了對示威遊行的畏懼感，並且促使留學生想法的改變。留學生出國前，台灣處於戒嚴時期，參加自發式的示威遊行是被嚴厲禁止的。台灣學生不僅沒有參加過自發性示威遊行的經驗，甚至帶有恐懼感與排斥感。如果沒有美國校園經常發生的反越戰示威遊行作為榜樣，很難想像台灣留學生有那麼多人敢於出來參加遊行。

美國那個時候校園的反戰浪潮不僅幫助台灣留學生克服了對遊行示威的恐懼感，而且還激發了留學生潛藏在內心深處的理想主義。因為當時的反戰運動也引發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對現存資本主義體制的一些反思運動，從而西方的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盛行。留學生感染到美國校園的理想主義氣氛與思想，不但鼓舞了留學生勇敢站出來，而且促使大家開始反思許多問題，例如：越戰的性質，台灣政府與媒體對越戰報導與詮釋的可靠性，對美國的認識是否片面，甚至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本質等等。這些反思是後來保釣運動能夠深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自覺運動與《科學月刊》是釣運的內因

內在因素也有不少源頭。首先，是自覺運動。一九六二年台灣發生一個自發性的學生運動——自覺運動。這在戒嚴時期是個意外。也正因為在戒嚴時期，這個學生運動無論就規模、激烈程度，直接影響，等等各方面與後來美國反戰學生運動比較，都無法相比。雖然如此，卻為參與

者埋下了種子。

其次是《科學月刊》的創辦。《科學月刊》對保釣運動的作用，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考察。首先，創辦《科學月刊》具有一個潛在的理念：留學生應該關心自己的社會。這樣的關心很容易延伸到其他領域，包括關心台灣漁民的權益，關心國家的領土完整等等。從熱心支持《科學月刊》到投入保釣運動，在理念上是一脈相通的。

《科學月刊》當時在美國建立了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聯絡網，這個聯絡網對保釣運動的興起與迅速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科學月刊》在創辦時，美國各地留學生都很熱烈的支持，很多人常常來信。大家的支持是《科學月刊》珍貴的資源，需要有效的維護。要維持大家的支持與熱情並不容易，先決條件就得與大家保持經常的聯絡，不然的話，熱心朋友來跟我們談、談了一次，相見甚歡，談完以後幾個月都不跟他回應，當然早就忘掉了，熱忱也就冷卻了。可是，要保持經常聯絡並非易事。那時候沒有 e-mail，沒有傳真機，連複印機都沒有的時代，要跟一群人保持聯繫是很不容易的。怎麼辦？我們就用小時候辦刊物印刷的土方法：刻鋼板！就是在鋼板上，把通訊內容用手寫的方式，刻在蠟紙上，然後用滾筒沾油墨，就可以把通訊印刷出來。這是在當時條件困難下，為了建立聯絡網，採用的辦法。我們就用這種土法煉鋼的方式，出一份工作通報，就叫做《科學月刊工作通報》。最頻繁的時候，每個禮拜出一期，等於說我們同時辦兩份刊物，一個是《科學月刊》本身，一個月出一期；第二個是《工作通報》，一個禮拜出一期。《科學月刊》就這樣建立一個有效率聯絡網，留學生透過這個聯絡網保持密切聯絡。這個很有效率的聯絡網，意外地在一年後的保釣運動發揮重大的作用，這是始所未料的。

這個《科學月刊》聯絡網，成了迅速傳遞信息與意見討論之外，間接地還為彼此之間建立了信任感。這種信任感在保釣運動時很重要，因為保釣運動含有政治性質，如果彼此缺乏起碼的互信，很容易被中傷，被分化，更多的參與者也會因為擔心受人利用而不願意站出來。如此，

運動就不容易蓬勃開展。《科學月刊》聯絡網正好提供這個互信的基礎。沒有人懷疑參加《科學月刊》者的理想性，這無形中增加了對保釣運動的信任。有了這個信任做基礎，保釣運動才容易蔓延開來。

《科學月刊》對保釣運動的影響還有一個層面：《科學月刊》的理念，還影響了日後保釣運動的演變，這就是前面所說第三條路線的產生。屬於第三條路線的人，基本上可以說受到參與《科學月刊》的影響。本來，《科學月刊》的創辦，是以服務自己成長社會為號召。許多《科學月刊》朋友參加保釣運動，並沒有取消大家為自己社會服務的信念，反而更加堅定，更加認識到關懷自己社會的重要性，甚至還要擴大關懷與服務的範圍。

理想主義的理念是促成保釣運動蓬勃興起的潛在原因

這些內因都屬於形式部分。接著分析內因中的實質部分，這需要考察保釣一代人的思想背景。保釣一代人成長於五、六〇年代，當時台灣社會思潮比較樸實，也相對貧窮些，這些都是孕育理想主義的土壤。理想主義是促成轟轟烈烈保釣運動的根本因素。如果留學生缺乏高度的理想性格，很難想像會有那麼多人出錢出力，犧牲學業，不畏被列入黑名單，積極而充滿創意投入與個人功成名就無關的保釣運動。隨著年歲的長大，年輕時的理想激情難免轉化，因此，常有人反思這樣的理想激情是否必要，是否值得。特別在今日理想主義大退潮時代，常常聽到有人質疑理想主義

的價值，並進一步質疑參加保釣運動的意義。

要比較深入回應這個問題，需要考察理想主義在人類歷史中的作用。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認為，理想與現實都不能偏廢。理想主義常常被人嘲笑為天真，不切實、唐吉訶德，認為那是少數人的夢想。然而，歷史上理想主義屢屢發揮重大作用。影響歐洲近代史至鉅的法國大革命，並不是發生天災歉收，百姓餓肚子而造反的；而是受了啟蒙運動，理性高漲，人們為追求合理社會而引發的。又如在鴉片戰爭後多少人投入改革或革命活動，甚至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惜。這些改變歷史的活動，背後都可以看到理想主義的力量。

當然，過分的理想化固然無補於事，甚至還會帶來災難；但是，過度的現實化也同樣有問題。過度理想主義固然曾經帶來巨大的傷害，例如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可賓黨專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由於過度現實而產生的危害或災難，也是史不絕書。遠的不說，就以去年金融海嘯為例。這場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傷害，其嚴重性已經不待多言。但是導致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正是社會過分現實。連美國前聯邦儲備局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九二六—）都承認說，他沒有料到美國的華爾街那些人是那麼的貪婪。資本主義本來就是建築在追求私利的基础之上。要華爾街不貪婪，那就不是華爾街了。但是不管怎樣，這裡反應出一點，就是說現在大家認識到過度貪婪會帶來傷害。然而，過度貪婪的根源就是過分現實，缺乏起碼的理想性。可見，過於現實一樣會帶來災難。理想與現實都不能完全偏廢。



1971年5月8日台港留學生在美國加州柏克萊演出五四時期的話劇《日出》



1972年9月周恩來接見秘密來訪的「保釣第零團」開啟了中共了解台灣的一個重要窗口

保釣運動的精神資產：理想主義、熱情、歷史觀、國際觀

理想主義的理念我認為是促成當時保釣運動蓬勃興起的潛在原因，它也因而留下一些可貴的精神資產。第一個精神資產，是愛國愛民、關懷世事。第二個精神資產是熱情，不計較個人的得失，敢於為正義的事情站出來。這些正是理想主義者具有的品質。今日，我們看到太多人過分計較個人得失，對一些是非、正義的事情常常都不敢站出來。對這點，相信所有在這裡的保釣朋友都有同感。保釣的這個精神資產，值得今日台灣社會參考。

第三個精神資產是重視歷史，善於學習。保釣人士很重視歷史。首先，對於釣魚臺的歸屬問題，就是從歷史找證據；其次，保釣人士把釣魚臺問題聯繫到近代史，從歷史的視野定位保釣運動的意義，而歷史的定位與意義反過來又有助於運動的持久與深化；再次，重視歷史的態度也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的重新認識，有助於對台灣的深入了解。這些認識了解，是保釣運動能夠延伸到關懷中國與台灣的基礎。另一方面，保釣運動人士善於學習，善於在運動中不斷的學習。保釣運動不只是站在街頭喊口號而已，在喊口號的過程中也在思考、也在動腦筋，也在覺得「我這樣喊得對不對？」、「我不是只是為喊口號而喊口號？」還是我覺得喊口號喊得真的是有內容？真的也是我相信的？因此很多保釣人士在運動過程中不斷成長。保釣運動是一個很深刻的一個自我啟蒙、自我洗禮的一個過程。

第四個精神資產是注意國際大局的演變，並且善於從世界大格局的眼光，來分析跟了解台灣的問題，以及兩岸的問題。保釣運動關心台灣或整個世界性的問題，而且不是站在個人的成見或個人的利益的角度去關心，而是站在整個台灣社會最大的利益，站在兩岸最大的利益，站在長期發展的利益，從這樣的角度來考慮這些問題。我回到台灣，看到很多有關台灣前途問題的言論，常常都只考慮個人或一個黨派的利益，比較少從整體，長期、多數人的利益來考慮這個問題。誠然，這種不謀私利的態度，或許是保釣運動終究變弱的原因之一。設想，保釣運動如果採用一般民主政治做法，以政治運動獲取權力，以政治權力謀取財富，再以財富支持運動，如此循環生生不息，保釣運動或許可以延續更久。當然，這樣的運作必然會拋棄理想主義；失去了理想主義，保釣運動本身是否能夠存在就有問題。

其實幾乎所有參加保釣運動的人並沒有個人私利的動機，都無所求。幾乎所有保釣運動的人回到台灣或到任何地方，都不是要求官或做什麼事情，甚至個人如果說被列入黑名單，也並不是認為要得到什麼賠償；那怕是受到委屈或有所犧牲，大家都覺得這不是關心的重點。重點是，從參加保釣運動，是否學到東西，是否能夠從學習到的觀點，視野，格局，知識，繼續為整體中國發展，為台灣社會做出一些有意義的貢獻。

保釣運動可以被視為「新的五四運動」

最後談談保釣運動的意義。第一，它可以被視為「新的五四運動」。很多人都提過這點。聽說保釣一團見到周恩來總理時，周總理就說，保釣運動是「海外的五四運動」。這個傳說流傳很廣，不知是否屬實。在座的陳治利當年參加這場會談，是不是可以驗證一下。當然，這種說法只是就它的意義而言。就規模與影響來看，它跟五四運動是不能比的。五四運動在更廣泛的整個中國大陸發生，保釣運動則只是在海外的一部分留學生；五四運動促進了中國反對帝國



2011年4月9-10日紀念保釣四十週年系列活動的主題是「理想還在召喚」

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大革命，保釣運動當然沒有這麼巨大的作用。但是對於溝通兩岸的了解，對促進中美相互的交流，對支持台灣的思想啟蒙，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保釣運動也作出難得的貢獻。把保釣運動視為新的五四運動，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論如何，保釣運動的貢獻跟五四運動相比還是小很多。為什麼會這樣？在大家都理解的差別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因素：因為保釣運動不在於自己的土地上發生，是在美國。而五四運動在自己的土地上發生的；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保釣的訴求無法直接傳遞給台灣漁民以及一般人民。不僅如此，保釣人士還被隔絕在海外，無法回台灣宣揚我們的訴求。甚至，保釣後出國的留學生都被打了預防針，不敢參加保釣運動，不敢接觸保釣人士，因為保釣人士都被列入黑名單，都被宣傳成反政府人士，附匪份子。如此，保釣運動就與台灣社會脫節，保釣運動所發展出來的精神資產也就無法貢獻給台灣社會。這是保釣運動與五四運動的一個巨大差別，這也導致保釣運動無法發揮它可以產生的貢獻。

參加保釣運動的人開始都沒有警覺，結果一不小心，一大堆人就變成黑名單啦，甚至還有一些人根本就回不了台灣。其實當時很多參加保釣運動的人開始都沒有什麼與政府對抗的意識，甚至對政治毫無興趣。而且，許多留學生並沒有打算常居美國，沒有什麼自己將來要準備留在美國的，所以很多人也沒有去拿什麼綠卡、什麼通通都沒有的。忽然西哩呼嚕變成黑名單，甚至回不去台灣，在這種狀況下，很多人就被隔絕再海外，使得保釣人士沒有辦法回到台灣貢獻。保釣運動很多人都很優秀，可是優秀的人才卻不能為台灣這個社會發揮應有的貢獻，我要說，這是台灣社會非常大的損失。

因此反過來我在想，如果能夠把保釣運動的真正面貌，重新讓台灣社會所了解，保釣運動的精神能夠注入台灣這個社會，成為一個新的元素，我相信對台灣社會會產生貢獻。就我個人來講，典藏保釣文物最重要的意義也在這個地方，希望透過這樣的典藏，再現歷史，保釣運動的精神資產能夠貢獻給台灣社會，從而讓保釣運動變成真正的新五四運動。

總之，保釣運動在理念上、精神上，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接近五四運動。遺憾的就是保釣運動並沒有產生對於自己成長社會的應有的貢獻，這是我覺得最可惜的。甚至到今天，保釣運動的真正面貌、它的理念與精神，還沒有得到台灣社會完整的了解，保釣有價值的精神資產也就無法貢獻給台灣社會。

保釣運動對海峽兩岸的意義：促進兩岸相互了解

最後，還應該談談保釣運動對海峽兩岸的意義。保釣運動發生的時候，兩岸敵對隔絕超過二十年。台灣多數人不了解大陸的情形，大陸也同樣不了解台灣。如果再考慮台灣曾經被日本佔領五十年此一事實，兩岸人民相互了解的困難度更是不可低估的。尼克森打開與中國交往之門，也同時開啟了兩岸交流的契機。但是，當時雙方都低估了長期隔絕造成的相互誤解以及發展兩岸關係的複雜程度。記得當時周恩來總理有次在回答西方媒體記者說，只要美國與台灣政府「廢約，撤軍，斷交」，台灣與中國的統一就沒有問題。後來鄧小平復出後，多次強調統一台灣是一九八〇年代中國政府要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言下之意，在中美建交以後，解決台灣問題已經水到渠成。這些都表示中共的領導人低估了台灣問題的困難度。

因此，保釣運動對兩岸的意義，最主要的就是促進兩岸相互了解。許多保釣人士訪問北京，成為中共了解台灣的一個重要窗口。另一方面，保釣人士積極認識中共，也帶動台灣留學生對大陸認識的興趣與動力。當時很多保釣人士自動介紹或宣傳大陸的情況，包括演講，電影放映，書籍推銷，等等，也提供了台灣留美學生認識大陸的機會。總之，保釣人士在這個歷史交匯點，發揮了橋樑的作用。今天，海峽兩岸都在鼓勵交流，推動交流是光明正大的好事；但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兩岸交流在台灣是禁忌，主張交流被認為是「附匪」。保釣人士冒著台灣親

人受迫害的壓力推動交流，走在時代前端，功不可沒。

如果進一步考察交流內容，可以看到保釣推行的交流活動，不只是遊山玩水，更不只是經商賺錢。當時的交流更多的是去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二十年來做了什麼，了解中國的制度以及制度背後的理念、思想，等等。當然，受到當時中國激烈政治運動的影響，一些認識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但是，那種交流比較深刻。相比來看，今日兩岸交流的量大，質卻不深。兩岸未來進一步的交流，需要量與質兼顧。總之，雙方認識對方的努力，認識對方六十年來做了什麼事，遇到什麼困難，犯了什麼過錯，等等，這才是深度的交流，這應該是交流的重點。就這點來看，早期保釣人士進行的兩岸交流方式，很值得參考。

儘管保釣人士發揮了橋樑的作用，但是也需要檢討的地方。不少到北京交流的保釣人士，對台灣的認識也很片面，這可能誤導了北京對台灣的正確認識。前述北京領導人對台灣問題保持過簡單化的看法，有可能受了這種片面認識的影響。事實上，當時許多保釣人士對台灣也不是很了解。留學生多出身中上家庭，台灣以前的教育只要學生讀書，不鼓勵接觸社會，對台灣社會的了解機會本來就不多，對台灣認識不夠深刻，是相當自然的。當然，也有比較注意台灣社會的保釣人士，但是他們往往也比較關心台灣，因而選擇走第三條路線，也因此比較少到北京交流。

總之，兩岸的交流還需要大量發展，特別在質的深刻相互認識方面。保釣人士在這方面還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

三十幾年前保釣對今天兩岸社會的意義

最後，我將談談三十幾年前保釣對今天兩岸社會的意義。首先，前面提過保釣運動的精神資產對台灣今日依然很有參考價值。這裡我願意補充一句：這些精神資產對中國大陸同樣有參

考價值。且看前面列舉的保釣精神資產：

- 一、愛國愛民、關懷世事；
 - 二、熱情，不計較個人的得失，敢於為正義的事情站出來；
 - 三、重視歷史，善於學習；
 - 四、注意國際大局的演變，並且善於從世界大格局的眼光，來分析問題。
- 這四點對兩岸當今社會，都很值得提倡。

其中第四項，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在中國經濟和平崛起的時期，特別值得重視。中國的崛起可以一掃過去受欺負的悲慘命運，或許可以因此保衛釣魚臺。然而，在中國崛起後，不要忘記還有廣大第三世界還處在受欺負的狀態。他們還存在貧窮，教育與衛生條件差，常常被強權干預等問題。他們在國際上多無發言權。中國應該要有世界大格局的眼光繼續與第三世界並肩奮鬥。事實上，中國今日能夠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受到重視，第三世界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原因。保釣人士都還記得，當年正是第三世界的支持，中國才能衝破美國長期的阻撓而進入聯合國。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主要大國，可千萬不能拋棄第三世界的立場。期待中國繼續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建設一個比較民主，平等的國際關係。在這方面，當年保釣運動的精神資產還很值得參考。這也是今天我們紀念保釣運動的意義所在。

【編者註：老林這篇文章對保釣運動歷程的描述著重在北美地區，但是對於國際和歷史原因的分析以及保釣運動的意義則不限於北美地區。】
 （原文刊登於《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頁24-26。此為《破報》2011年4月7日發表的刪節版。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致各地釣魚台委員會信

林孝信一九七二年

XX兄：

正當大家熱心的為自己國家領土主權努力時，我們卻從中央日報——代表執政黨的報紙——海外版看到許多不符國家利益的報導與言論，長此以往，很可能是鷓蚌相爭，漁翁（日本）得利。

二月廿八日又刊了一篇這類文章「以理智行動表達愛國熱誠」！此文可能有相關代表性（政府的）。《釣魚台快訊》將在下期（第四期，三月九日出）轉載此文，同時刊登大家對此文各節的感想與反應。此外，也擬報導大家對中央日報這一連串有關文章的看法。

希望你與貴地同學討論後，將意見於星期六（五月六日）前以 *Special Delivery* 寄出（三月八日整理編輯）。請力求扼要簡短。別擔心與他人重複，我們可看出各種主張有多少代表性。

貴地有任何活動可報導全美知道者，亦請同時（並且以後經常地）寫下新聞寄賜。

謝謝你。

芝大釣魚台委員會 林孝信

致各地釣魚台委員會信

XX兄：

正當大家熱心為自己國家領土主權努力時，我們卻從中央日報——代表執政黨的報紙——海外版看到許多不符國家利益的報導與言論，長此以往，很可能是鷓蚌相爭，漁翁（日本）得利。

二月廿八日又刊了一篇這類文章（「以理智行動表達愛國熱誠」）！此文可能有相當代表性（政府的）。「釣魚台快訊」將在下期（第四期，三月九日出）轉載此文，同時刊登大家對此文各節的感想與反應。此外，也擬報導大家對中央日報這一連串有關文章的看法。

希望你與貴地同學討論後，將意見於星期六（五月六日）前以 *Special Delivery* 寄出（三月八日整理編輯）。請力求扼要簡短。別擔心與他人重複，我們可看出各種主張有多少代表性。

貴地有任何活動可報導全美知道者，亦請同時（並且以後經常地）寫下新聞寄賜。謝謝你。

(林孝信)

芝大釣魚台委員會 林孝信

【社區大學】

臺灣社區大學的經驗

林孝信

前言

一九九八年九月廿八日，臺北市木柵出現了文山社區大學，啟開了臺灣成人教育的新一頁。她特殊的辦學方式與理念，不僅在台灣前所未有，在世界成人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

文山社區大學創辦後，這種新型的成人教育機構便迅速在台灣普及起來。不到半年（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第二所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成立。接著那年秋季又誕生了九所社大！從文山社大開創後的前三年，幾乎以每月增加一所的速度成長。目前，臺灣已經有近百所的社區大學遍布在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

除了各縣市紛紛成立社區大學之外，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在新竹舉辦了一個大規模的社區大學會議（當時僅有兩所社大），吸引了全臺灣關心成人教育人士近三百人參加，並且經由媒體的大量報導而成為全臺灣社會注意的焦點。這個會議對臺灣社區大學的普及以及社會對社區大學的接受與肯定發揮很大的作用；而且，也因為這樣的效果，此後每年固定召開大會（至今已舉辦了十屆），參加人數迅速增加，（近幾年每次會議的參加人數往往在千人以上），成為臺灣成人教育的年度盛事。

接著，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成立了旨在推動社區大學發展的一個非營利民間社團：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通稱「全促會」），並且於同日創辦了一份報紙型的通訊。這份通訊後來演

變成為雜誌《社大開學》²，作為各社區大學相互交流經驗以及社大整體與社會對話的媒介。

要之，臺灣社區大學的發展迅速，遍地開花；而且經由一年一度大型會議的召開，聯合性社團「全促會」的成立，代表性雜誌的出版等等各方面的建設，而成為一個廣受台灣社會接受與期待的成人教育機制。

本文作者以全程參與這個成人教育機制建設的角度，探討她為甚麼會出現的因素，分析她的理念與特色，以就教於成人教育的學者專家以及實踐者。作者希望臺灣這個全新的教育實驗的經驗整理與心得能夠有機會與各界人士交流，並且希望她的一些正面或負面的經驗可以供其他華人社會發展成人教育的參考。

臺灣出現社區大學的因緣

為甚麼臺灣會在二十世紀末冒出一個廣受社會歡迎的成人教育機構？回答這個問題，得從臺灣社會變遷與教育發展的角度來探討³。以下將先回顧台灣社區大學出現的因緣，然後從其中歸納這個不尋常教育產物背後所蘊含的臺灣社會發展的脈絡，以及成人教育的價值。

臺灣在一九八七年解除實施近四十年的戒嚴。伴隨著戒嚴的解除，不僅帶來台灣政治巨大的變化，也引發社會的變遷。這個社會變遷卷進了許多社會運動者，她／他們主要從事各種街頭活動，並善用大眾媒體，以達到各種社會運動的目的。這些社會運動的目的很廣，例如環境保護，勞工、農民權益爭取，教育改革，文化資產保留，大眾傳播管制解除，社區經營，少數

1 臺北縣五所：板橋、永和、新莊、蘆荻、汐止等社大；其他縣市還有：苗栗社大、宜蘭社大、基隆社大以及台中縣大里公民大學（後改名為屯區社大）。

2 這份刊物目前已經停刊。

3 這正是因為臺灣社區大學具有的一個少見的特色。台灣社區大學主要是台灣社會變遷的直接產物，是由參與台灣社會變遷人士為主力催生與辦理的，而非由政府或教育家為主來辦理的。雖然如此，但是這些參與台灣社會變遷人士亦不乏具有教育知識、熱忱與理念者。由於這個特色，因此在探討台灣社區大學出現的因緣，需要從台灣社會變遷的脈絡來理解。

民族與族群文化與工作權維護，等等都是。但是，儘管各種社會運動目的各異，都會帶來社會的變遷。這是台灣歷史上罕見的，涉及面廣闊，而且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

社會變遷本身就是一場大規模的社會教育，其中更有直接的教育改革運動。臺灣的民眾經歷了這場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沖擊，感受到政治體制，社會規範各方面都變化了；外在世界的巨大而快速的變化，往往是刺激人們學習的動力。此外，一九八〇年代也正是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排山倒海地侵襲到臺灣的時期，它的諸多影響之一為臺灣的經濟活動快速地變化，人們經常要面對競爭、轉換工作、失業等等挑戰，因而需要不斷學習。所有這些都為日後的社區大學的開辦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

在主觀條件方面，則是存在大量曾經參與社會運動的熱心青年投入社區大學的創辦工作，為臺灣社區大學的迅速普及提供了必要的工作骨幹。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的民主運動以及各種社會運動曾經吸引了許多熱心青年的參與。這些運動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就逐漸冷卻下來：政治運動隨著戒嚴的解除與民進黨的成立而逐漸體制化；社會運動在局部直接的目標達成後就難以為繼。這些滿懷理想的熱心青年面臨運動的瓶頸，逐漸體認到教育的重要性，體認到惟有公民素質的提升才能使政治與社會的改革運動持續並深化下去。於是許多本來上街頭的運動者轉向社區的教育工作，構成了臺灣社區大學迅速成長的主觀條件。

客觀與主觀條件的成熟，是產生一個歷史事件的必然性條件；而當這個歷史的必然性條件巧遇歷史的偶然性條件，事件就發生了。這個偶然性條件，乃是台灣教育主管擬議設立一種新型的社區技職教育機構。教育部技職教育司規劃要將部份的技職中等學校轉變成社區學院⁴，而草擬了「社區學院設置條例」。部分曾經參加教育改革的社運人士聽聞這個擬議中的計劃，提出不同的主張。她／他們認為，臺灣並不需要大力推行技職性的社區教育。她／他們也贊同發展社區成人教育，但是其教育內容不是技職性的；臺灣社會更需要的社區成人教育，是以提升公民素質為目標的社區大學。這樣的主張很快獲得共鳴，籌備委員會便從民間自動地形成；經過半年多的積極籌備，期間並爭取到臺北市長的支持⁷，這就是臺北文山社區大學成立的因緣。教育部技職司擬議的「社區學院」迄今並未成立，但是這個擬議的舉動卻促成臺灣社區大學的蓬勃發展，成為它的偶然性條件。

臺灣社區大學的特色與面臨的挑戰

從上節的介紹，人們可以看到，臺灣社區大學有幾個罕見的特色：

臺灣社區大學不是以技職教育為主的。這是世界成人教育少見的案例。西方成人教育的產生，多是以技職教學為辦學的要點之一，即使不是唯一的要點。這是因為西方成人教育的出現主要為了提供勞動階級的學習機會。

西方工業革命後出現了大量未曾受過足夠教育的勞動階級。知識不足的勞工對於科技與產業不斷升級的生產活動顯然是不利的，因此雇主與政府都歡迎勞工接受與技職有關的訓練與教育；另一方面，勞工也逐漸覺醒到知識的重要，不僅對她／他的工作以及就業、待遇、升遷等等有幫助，也是勞工爭取自己權益所必備的基礎。歐美成人教育興起的時間幾乎都發生在勞工

4 台灣自1980年代為了培養勞力密集產業的勞動力，成立了大量的技職中等學校。到了1990年代，台灣的勞力密集產業大量出走，臺灣政府積極規劃培養高科技的勞動力以適應台灣產業的升級。於是有條件的技職中等學校紛紛升格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實力不足者教育部便考慮改制成為「社區學院」。

5 部分原因是台灣社會存在大量的技職補習班，可以滿足各種職業訓練的需求。

6 取名社區「大學」是要與教育部擬議的社區「學院」有所區別。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臺灣教育部規劃的「社區學院」並未實現。後來教育部曾經行文縣市政府，要求所屬的社區「大學」正名為社區「學院」。但是，「社區大學」的用法已經使用多年，廣泛為社會所採用。因此，一般還是使用社區「大學」的名稱。

7 當時臺北市長為陳水扁。他很快答應支持，撥出台幣六百萬元的補助費，但是要求文山社區大學在當年（2008年）的九月就要成立。這顯然有選舉的考量；那年十二月台北市長改選，民進黨的陳水扁市長面臨國民黨馬英九的強力挑戰。投票結果，馬英九勝利。雖然如此，但是社區大學還是跨出關鍵的第一步。民間教育改革者從長期書生「坐而談」進入真正的「起而行」，意義非同小可。然而，這個背後的政治考量似乎預示台灣的社區大學不易擺脫政治的干擾。

運動高潮的前後，這絕不是巧合的。可見不同階級以及各國政府都重視勞工的教育（雖然重視的內容有所差異）。成人教育既然與勞工培訓密切相關，這樣促成的成人教育自然以技職培養為辦學的重點。

但是，臺灣社區大學興起的歷史因緣與西方世界不同。臺灣社區大學的出現是在巨大社會變遷的背景下產生的，這個社會變遷也有科技與產業升級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社會與政治的改造。這個不同的歷史脈絡造成台灣的新興成人教育機構——社區大學辦學的特色。

此外，臺灣的技職教育本來就十分發達，不論是青少年的技職學校教育，或是成年人的各種職業補習班，應有盡有，培養勞動階級技職能力的成人教育方向就不是那麼迫切。因此臺灣的社區大學辦學重點就回異於歐美的型態。

這個特色雖然獲得台灣輿論的普遍肯定，卻不是沒有代價的。主要的代價在於它不能滿足社會不同類人的學習需求，使得它不易開拓更廣泛的生源。因此，在萌芽期迅速成長之後，臺灣社區大學的進一步成長已經遇到瓶頸了。

臺灣社區大學是由民間主催產生，基本上也是由民間力量為主體經營的。這使得臺灣的社區大學能夠維持比較高的理想性格，也因此能夠吸引許多滿懷教育理想的热心年輕人的參與。

但是，這個特色也有其代價。民間主催的社區大學在經費與各種資源的獲取都嚴重不足。經費的拮据使得臺灣社區大學的主要經費來自學員的註冊費。如此一來，辦學方向受市場的制約乃為無法避免的現象。在市場邏輯制約下，一些比較知識性、比較觀念性、理念性的課程由於叫好不叫座，就不容易在社大堅持下來。換言之，臺灣社區大學原先強調的理念與理想性也就在市場邏輯的規範下逐漸萎縮。

此外，由於臺灣的社區大學並不是由政府計劃推行，因此迄今尚無完整的法律依據。社大學員所修的課程不能得到教育部認可的學分，更別談上學位文憑。這種完全沒有學分學位與文憑的教育機構居然可以獲得社會普遍的歡迎，這不能不說是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值得教育社會學者進一步的探討。然而，即使有了這樣的成就，它還是要付出代價：一些比較知識性的課程便不容易招到學生。

臺灣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

如前所述，台灣社區大學已經成立了近百所，在法律地位上互不相屬，多數都屬於縣市政府委外辦理。這些法律地位各自獨立的數十所社區大學很可以各有各自的辦學理念。但是，由於這些社區大學都源自一九九八年的文山社區大學，並且經由歷屆大規模的年度大會以及許多由「全促會」召開的小型會議所產生的理念交流與實踐觀摩作用，臺灣各社區大學大致還擁有共同的辦學理念¹⁰。這個共同理念主要有兩方面：

解放知識¹¹：社區大學辦學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將大學殿堂裏的「高貴」知識解放出來，成為一般民眾都可以學習，可以掌握，可以應用的普及性知識。這是社區大學「解放知識」的第一個涵義。第二個涵義是要改革知識的作用，使其從謀取個人的名利權力，或作為控制他人的作用轉變成為造福人類社會的作用。

⁸ 臺灣的社區大學多獲得縣市政府的補助，但是每年每校平均指得到兩百萬元新台幣左右；而每所社區大學平均服務兩千位學員，折算每位社區大學的學員每年只獲得地方政府一千元補助，相對於台灣小學生每人每年政府支出三萬元，差距高達三十倍。除了地方政府之外，臺灣的教育部從社區大學存在的第四年開始，也編列補助經費，其金額接近地方政府的補助額度。這兩項合起來還是嚴重偏低。

⁹ 除了縣市政府委外辦理之外，臺灣的社區大學辦理方式還有多種形式：縣市政府自辦、鄉鎮公所委外辦理或自辦、農會、宗教團體或其他民間團體自行辦理。有些民間自辦的社區大學後來也參加投標成為政府委外辦理的方式，主要是為了方便招生。在多數委外辦理的類型，又可以接受委託辦理單位的性質加以細分，主要有：社運團體、文教團體、大學推廣部門、宗教團體、臨時成立的社團法人等子類別。

¹⁰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共同理念的「共同性」將會逐漸弱化，分歧化。
¹¹ 參閱：林孝信，《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第一個涵義至少包含如下的內涵：

知識不應專門給那些「考得上好大學，並且付得起高貴學費」的少數社會精英或其子弟，而應開放給所有想學習的普羅大眾，不論她／他的身分、地位、性別、貧富、年齡，甚至學歷背景。換言之，知識應該是屬於全民所有；

因此，社區大學不應該有入學限制（當然，對於一些比較進階的課程，需要有一定的預備知識。這可以用適當的課程體系設計來克服）；

成人學習不只是全民性，而且是終身性。換言之，社區大學主張終身學習¹²；

第二個涵義也包括如下的內涵：

知識具有公共性。所有知識的創新，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都是無數先驅積累的結果。因此對保障知識創新者應有合理的辦法，避免過分擴大化，妨礙知識的公共使用。換言之，知識不應該私有化；

知識可以成為個人工作的助力，也可以成為個人謀取名利與權力的工具。筆者認為，前者是正當的，而後者將會侵犯到他人，造成社會的不公平不正義的結果，因此應該加以適當的限制；

社區大學要致力於提升社會弱勢者的知識水平，使其不因知識水平的因素而受到歧視，應有的權益受到剝奪。唯有大家的知識水平相近，具有通識而又能尊重不同的專業，社會的民主才有基礎；

社區大學一方面致力於提升弱勢者的知識水平，另一方面提醒人們體會知識的重要性；

改造社會，或是建設公民社會

如前所述，解放知識的目的在於造福人群。但是，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造福人群的一大課題是要改造社會。

這是因為台灣的社會還有大量需要改造之處。在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經濟發展方向，教育制度，族群平等，財富分配，司法系統等方面都有許多需要改造的地方。臺灣社區大學的出現，原本就是要延續解嚴前後社會運動的理念。

事實上，這些需要改造的問題，並不是台灣所獨有的，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因此，它應該舉有更普遍的適用性。但是，在近代世界文明的發展，知識作為改造社會的面向日益受到忽視，學校傳授知識的目的日益偏重技職的訓練，或是成為治理社會能力的培養。知識作為造福人群的面向萎縮了。

改造社會這個理念也有比較弱，或是比較廣泛的說法：建設台灣的公民社會。廣義地說，建設公民社會可以包括社會的改造，但是焦點比較分散。

結語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決定一切的世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九九八年十月召開一個「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的國際會議，在其總結報告中明白地指出，未來的高等教育发展趨勢是要讓所有的人在一生所有的時間都要接受教育。換言之，高等教育不僅要對所有人普及，也要對每個人的一生普及。這就是高等教育要從精英教育轉為普及教育，也要從青年

¹²因此，臺灣政府對社區大學的法制化，首先見於「終身學習法」。

教育擴充為成人教育。

臺灣政府自從一九七一年離開聯合國後，就未注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要活動。但是，從前面所述，台灣的社區大學正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建議。

臺灣出現社區大學已經有十年的歷史了。在世界教育的歷史中，十年只是短暫一剎那。然而，這短暫的十年卻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台灣總共有近百所社區大學，平均每所大約有一千五百多名學員，十年下來，總受教學員估計在五十萬人。每所社大每學期平均開授五十門課，總共授過課的教員當在五千人左右。每所社大的工作者（包括承辦團體負責人，社大的校長或主任，社大的工作人員等）平均在十名以上，表示至少有一千位熱心而有理念的年輕人投入辦理社大的工作。這大量的人力投入，加上大家的用心耕耘，其所累積的經驗很難在這短短的文章中完整呈現。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本文主要就台灣社區大學產生的因緣、特色與挑戰、辦學理念等幾個方面做扼要的介紹，以就教於各方。

還有更多方面，諸如課程結構，師資招募與培育，與社區、社會運動以及體制大學的互動，社區大學成人教育理論的建設，等等，就有待以後再介紹。作者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本文能夠激起各界對台灣社區大學的好奇與了解。如果能夠因此而促使華人社會對成人教育普遍的重視與實驗，那就是作者最大的滿足。

（《教育與考試》二〇一〇年第六期）



《社大開學》試刊號封面

成人教育傳統中的知識解放

林孝信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前言

知識是人類理解外在世界，並且用以造福人群的工具，西方世界從文藝復興後，人們逐漸擺脫了宗教神權的枷鎖，接續上古希臘重視知識的傳統。培根（Bacon, Francis 一五六一—一六二六）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或權力）」，充分說明知識的重要性已經開始被西方世界所認識到了。

知識雖然是造福人群的工具，但同時也是維護既有社會體制的媒介。知識最主要的傳承場所——大學，從西方中世紀設立以來，便與保守的社會力量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資本主義興起後，大學一方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同時又是保留既有文化、鞏固現存政治與社會制度的主要保守力量，可見知識的雙重角色。

知識的雙重角色，使得知識的解放，成為人們關切的問題。特別在教育上，如何傳授與生產「解放的知識」，是今日教育界迫切的重大課題。

本文旨在討論在成人教育中，知識解放如何可能，並且結合到目前臺灣正蓬勃發展的社區大學的情況，探討知識解放在今日臺灣的現實意義。

知識與知識解放

從哥白尼到牛頓的科學革命，人們充分發現知識的威力。十八世紀歐洲各國因而紛紛廣設科學院，積極提倡科學的研究。進入十九世紀，普魯思的瑣伯特（Von Humboldt 一七六七—

一八三五）在創立柏林大學時，把科學以及其他知識的研究納入大學教育中，開啟了十九世紀德國學術研究的蓬勃局面。知識的生產進入飛快的階段，今日人們經常論及的「知識爆炸」，實源於瓊伯特的創舉。

「知識爆炸」雖然造福人類至鉅，卻也使知識愈來愈與平常人脫節，而成為少數知識精英的專利品。多數人無法欣賞或是掌握大部分的知識。知識對於他們而言，不僅深不可測，甚至是一種被壓迫的根源。在科學昌明、知識爆炸的時代，卻產生了許多「科學文盲（Scientific Illiteracy）」、「知識文盲（Knowledge Illiteracy）」的現象。尤有甚者，知識由於變成少數知識精英所掌控，成了社會一部分人牟取私利，控制他人的工具，形成維繫不平等社會體系的保守力量。一種原本為了造福多數人的人類文明產品，卻變成少數人的私產。「知識」辯證地從造福人類異化成為控制人類的對立物。

要免於「知識」的這種異化，「知識解放」開始被提倡，成為一些具有反省、批判能力社會學家與教育家的關心題材。這其中，成人教育是這些關心「知識解放」人士最重視的場域。

「知識解放」的提倡，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社區工作者、社會運動家以及社會革命者。這些人有志於社會的改造。她／他們強烈地認為現存的社會制度是不合理的、不正義的、甚至是壓迫的。而這些人發現，造成這些不合理、不正義以及壓迫的來源之中，知識的精英化或壟斷化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她／他們提倡知識解放，改革教育體制，使其能夠合乎社會正義，幫助弱勢者或被壓迫者的覺醒與團結，從而使這些弱勢者與被壓迫者得以行動起來，達到社會改造的目標。對這些社會改造者而言，知識解放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知識解放能夠讓弱勢者與被壓迫者自覺起來，建立主體性，達到社會改造的目的；同時知識解放也有助於改造運動本身的推行。

不論是基於知識異化的糾正，或是基於社會改造的需要，知識的解放都是重要的課題。另一方面，展望二十一世紀知識社會的來臨，知識爆炸與社會改造都還是人類尚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因此，在這世紀之交，探討知識解放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成人教育的精神

成人教育的興起，可以追溯自十九世紀中葉。當時知識已經被大量地生產，有限的學校教育已經不足以包括日益不斷地更新的大量知識；而資本主義工業化使生產技術與社會關係複雜化，更使教育不再專屬於少數精英而必需成為多數工作者所享有，終身性的成人教育開始受到教育家與社會改造者的注意。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成人教育的蓬勃時期。特別是在美國，杜威（John Dewey 一八五九—一九五二）與林德曼（Eduard Lindeman 一八八五—一九五三）不僅積極從事成人教育的推動，而且為終身學習與成人教育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們的努力與理論，其影響延伸到世界各地。例如，他們對終身學習的名言，Education is Life，曾經被胡適介紹到中國。「教育即生活」成了當時中國社會與教育界的口號。

近三十年來，成人教育理論與實踐以巴西 Paulo Freire（一九二一—一九九七）的工作最具影響。Freire 強調對話（Dialogue）教學法的重要，師、生在教學過程中應當處於平等地位來對話，才是有效的學習方式。這種學習方式特別適用在成人教育中。因為成人教育的特點或長處之一，在於成人已經有豐富的社會經驗知識，比起教師的課本知識各有千秋。成人教育的教學過程，應當吸取學員的這個長處。因此，成人教育特別要強調師生平等對話的機制。

另外，Freire 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在使學員自覺而具有改造社會能力，此即 Freire 一再強調的 Empowerment 的觀念。這個與以幫助學員發揮其潛能，以便在未來人生生涯中立於有利地

位的自由主義教育思潮大不相同。這種思潮卻與知識解放的理念十分接近。

從上述成人教育理念的發展，我們看到成人教育不僅作為體制內學校教育的延伸，而且拓展了教育的範圍，使得體制內學校教育日益僵化，日益與社會改造相背離的情況得到補充與糾正。我們甚至可以說，由於體制內大學教育日益象牙塔化，大學教育原具有改造社會的作用日益被引導到純然地以壟斷化的專業知識來提高生產力及和諧化社會的紛爭的方向，從而知識日益地用來延續既有不合理社會關係。除非體制內高等教育能夠作根本的革新，否則知識解放與 Empowerment 這些教育目標將與體制教育漸行漸遠，從而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

知識解放與成人教育

Freire 的教育理念契合了知識解放的目標，但這並不表示知識解放只是 Freire 這一派教育學者的主張。我們已經論述過，體制化學校教育將日益象牙塔化，從而與知識解放的目標漸行漸遠。因此，要保有教育基本理念，體制外的教育方式不僅是要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成人教育是非體制化非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方式。它雖然是以終身學習為主要目標的，但成人學習具有如下兩個學校教育較欠缺的特色，而使得成人教育中容易達到知識解放的目的。根據 S. Brookfield (一九四九—) 等學者的分析，成人學習具有如下兩個特色：

成人對於學習的目標或方向具有自主性。她／他們知道要學什麼，以及為何要學。因此，他們對學習抱持主動積極的態度，不像一般未成年的學校教育(包括正規大學)，學生多是「被安排」去上學，在學習態度上便顯得被動：

成人已有的社會經驗是學習的一個資源。書本的知識常受到學員過去經驗知識的檢驗與互動，知識將不再是象牙塔式的。更且，學員的社會經驗往往會反映她／他們的政、經地位，學

員得到的知識比較能反映對社會體制的觀照，從而使知識能夠與社會改造發生關連，而學員也比較可能認同社會改造的理念並且身體力行地從事社會實踐。

當然，成人教育的這兩個特點，並不排斥學校體制教育也具有知識解放的作用。我們甚至更期待學校教育都具有這樣的作用。畢竟，知識的解放、社會的改造與進步，是教育的共同目標，而不應是成為某類教育的專利品。然而，鑑於目下正規高等教育知識的日益專精化與壟斷化，加上一般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與了解，而且畢業後往往成為既得利益的社會精英，我們很難期待體制化學校教育能夠承擔解放知識的目標。

臺灣社區大學的意義

從一九九八年興起的社區大學，其理念正與前述當代成人教育的目標一致。事實上，知識解放，正是目前台灣各社區大學共同追求的目標。

社區大學不僅具有這些理念，對於達到這些目標也具有比較有利的條件。因為臺灣各社區大學的學員，多數屬於成年人，且有相當豐富的社會經驗，是名符其實的成人教育。社區大學的學員，也多體認終身學習的意義，而非僅為了取得一技之長。

這些有利的條件並不能保證知識解放的目標就必然地會在台灣各社區各大學實現。除了理念與現實必然有落差等因素之外，臺灣各社區大學在達到知識解放的目的前，會受到至少下列幾項挑戰：

來自師資方面：社區大學在台灣是個全新的教育機構，沒有人有教過這類大學的經驗。Freire 的 Dialogue 教學法在台灣還是相當新的東西。

來自社會意識方面：臺灣的社會思想家或學者很少對台灣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深入的反思與

批判。因此，與其他國家不同地，台灣資本主義體制需待改造之處尚不為社會大眾所了解。社會意識普遍地存在於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境界。人們對於各種不合理、不公平的現象，多半諉諸天命或自覺無力感。要教育學員達到 Empowerment 的地步，得先有人深刻地分析社會體系中待改進之處。

來自知識本身方面：知識的解放，並不意味著對高深知識的揚棄。社區大學或許不是要成為生產新知識的研究型大學，但決不是要否認知識（包括高深知識）的重要。但如何將這些高深知識從少數專家學者中解放出來，則是一個高難度的問題，是全世界致力知識解放的教育家所共同面臨的挑戰。

結論

把知識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成為社會上人人都可理解與享受，並且讓知識不僅用來充實個人、發展潛能，而且成為社會改造的工具，這樣的「知識解放」，正是教育的基本目標。

成人教育，由於它獨有的特色，傳統上具有知識解放的成份。在正規學校日益象牙塔化、精英化之際，成人教育更凸顯其重要性。

臺灣近年發展出來的社區大學體系，本質上正是一種成人學習的高等教育機構，雖有許多挑戰，卻值得耕耘。

（《台北市社區大學教學理念與實務運作（一）》，臺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社區大學的出路何在？

林孝信

前言——社大的定位刻不容緩

第五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為社區大學運動找到一個長久的定位：終身學習型的高等教育機構。在此之前，社區大學一直在「高等教育」抑或「社會教育」的定位之間模糊不清。這個模糊不清的定位狀況，不僅造成社區大學的面貌不明，影響政府對社區大學的補助；也導致各社大開課及其他辦學活動缺乏方向，部分社大的工作者在方向不明的狀況下，容易受市場機制引導，而日漸淡化社區大學的理念層面。

另外，近年來「全促會」積極推動的社區大學法制化，亦由於缺乏對社區大學定位的明確主張，而難以有一貫堅定的政策，更不易獲得社會廣泛的理解與支持。其結果是法制化的目標主要依修法的難易程度而定，而較不容易顧及到法制化對社大權益的保障與永續經營的問題。

因此，社區大學的定位已刻不容緩的地步。

社區大學 vs. 高等教育（一）：就學年齡與場域

環繞在社區大學的定位問題，是「社會教育」vs.「高等教育」的抉擇。在探討定位之前，有必要對這兩類教育機制進行較深刻的瞭解。

社會教育與高等教育最大的差別，並不在於受教育者的年齡與場域。傳統上，這曾經是區別兩者的一個重要依據。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一向被認為是繼初等教育（Primary Education，泛指小學）、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中學）的第三階教育（Tertiary

Education)，三者都屬於在學年齡的教育，學生通常是全職性的；而社會教育則是以超越在學年齡的成年人為對象。

就教育的場域而言，高等教育與前二階的教育都屬於學校教育，學生在固定的校園內受教，戶外教學只是偶而為之。早期的學校教育甚至安排學生集中住校，以專心讀書。過去認為，學生的受教應與社會隔離。此不僅使學生能專心學習，也避免社會各種誘惑或保守習氣腐蝕學生純潔的心靈，而不利於學生理想性格的建立。古希臘哲學家兼教育學家柏拉圖甚至主張大學（Academy）需與社會徹底隔離，方能培養出優異的金質人與銀質人，從而有利於培育治理國家公共事務的人才。

這種把學生隔離而集中學習的辦法，以各種形式沿襲下去，其背後的理由，除了集中學習較有效率，以及小孩子容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環境影響教育（或人格成長）等常聽到的理論之外，還潛在地假設兩個教育哲學的主張。其一是假定真正的知識具有普適性，應當超越時間與空間。這種對知識（或真理）的絕對普適性看法，是古希臘哲學的一個主流思潮，可以上溯自西元前五百年前的帕門尼德士（Parmenides）的伊里亞學派（Eleatics）而以柏拉圖集其大成。由於柏拉圖在西方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教育思想也就深刻地影響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教育。既然真正的知識是「放諸四海皆準」並且是「亙古常新」，傳授知識的學府自然不宜受任何地區社會的影響。因此，校園應當與社會隔離，形成專屬的「象牙塔」。附帶言之，今日高等教育追求的「校園自主」或「大學自治」的主張，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自柏拉圖的教育哲學。

另一個潛在的假設認為大學畢業生負有治理社會的責任。既有的社會充斥了各種知識上及道德上的無知與墮落，大學如果不能從無知與墮落的庸俗社會中區隔出來，如何讓學生在畢業後治理國家，教化百姓？因此學校不宜與社會混雜。柏拉圖的這種教育理念與他的其他哲學思想一樣，具有高度菁英主義的色彩。其不合於民主時代的理念至明。但也不是一無是處。他的

教育理念，進一步地假設知識的目的是用來改造社會。今日的教育多強調知識對社會的不涉入性，從而把知識扭曲成追求個人名利的工具，或只是某種「客觀」「專業」的能力。相較之下，柏拉圖的教育思想仍有其值得參考之處。要之，傳統的教育認為受教育是屬於年輕人的專利，並且在特定的校園內（象牙塔）進行。而從十九世紀興起的社會教育則以成年人為對象。教學場域也較靈活，並不全部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校園內部。

但這種區別已日漸模糊。今日，許多成年人都利用在職進修等方式來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許多社教活動亦廣招年青人參加。至於校園的象牙塔化問題，目前世界潮流多認為學校應開放給社區，即使研究型大學亦不例外。因此，從就學年齡與教學場域來考察，社會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差別已相當模糊。

但是，社會教育與高等教育在教育的内容上還是有根本的差別。正由於這個根本差別的存在，社會教育與高等教育的區別還是有其意義。也正是由於這個根本差別，對社區大學的定位才有必要與根據。

社會教育 vs. 高等教育（二）教育的内容

就學年限與學習場域已不足以區別社會教育 vs. 高等教育。但兩者的區別依然存在。這是因為兩者的教育目的與内容還是不相同。

社會教育的總體目的在於促進學習者進一步社會化。對社會整體而言，社會教育的目的在於增進社會的和諧或是宣導政令或其他社會服務的提供；對受教個人而言，社會教育可以協助個人改善人際關係，增加個人生活的情趣與技藝，培養個人對社會的關懷與參與等等。要達到這些目的，教育的内容可能是知識性的，但更多可能是社交性或休閒性。

高等教育由於歷史悠久，其內容與目的曾有不同的說法。但不論那種說法，都離不開一個核心的理念：知識的傳授與創新。可以說「知識」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成份。

大學當然也有促進社會化的目的，但是這個目的的達成需要基於對知識的傳授與研發的過程中來實現。大學也有鼓勵師生關懷社會、參與社會；但這種關懷與參與還是要立足於知識。大學也會開設一些藝術或技能以及文化的課程，但大學開設這類課程，不能單純地以社交式欣賞為授課主要內容，而應佐以相應的知識介紹。大學也會關心學生與別人的溝通與相處，但通常會拉高到心理學、溝通理論或社會科學的知識層次。總之，高等教育的具體課程內容可以豐富多元，但要具備一個共同的組成部份——知識。

臺灣的社區大學運動一開始便以「解放知識」為主要宗旨。所謂「解放知識」是要把知識從象牙塔裡解放出來，讓它不再只是少數專家的特權。可見社區大學要的是「解放知識」，而非放棄知識的核心地位。因此，社區大學就其創立的宗旨而言，應屬於高等教育而非社會教育。

如果就前述社大的定位：「終身學習型的高等教育」來看，「知識」在社大的重要性就更加明顯。眾所週知，「終身學習」的提倡，主因基於二十世紀知識的空前爆炸，大學四年所學到的知識很快就會過時。可見，自始終身學習的根據就在於「知識」的獲得，而非傳統的成年社會教育。

從以上社區大學高倡的宗旨或推動的初衷來看，社區大學的主要內容還是知識的傳授，甚至創新。因此，社區大學在定位上應屬高等教育，殆無疑義。一九九九年，在新竹市舉行的第一屆社區大學全國研討會，大會的主題便是「落實高教於地方」，可見社區大學自我定位為高等教育，是自始便如此的。

這樣明確的定位，為什麼到近兩、三年來變得模糊，而需要再度加以論述釐清呢？

社會教育在台灣

要徹底了解社區大學的定位逐漸從高等教育滑向社會教育，還得探討社教在台灣教育上的特殊性。

臺灣政府的教育政策通常將教育分成「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三大類，主要依教育場域來分類（但亦大致對應於學生的年齡）；歐美教育學界則較少提及社會教育，代之以「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始自十九世紀，歐、美資本主義進入工業革命階段，科技知識不斷更新，學校教育已不足以應付生產技術經常改變的知識要求，成人的技職與科學知識需要不斷地加強，成人教育於焉產生。

另一方面，十九世紀下半頁，西方國家產業勞動人口大增，資產階級無情的剝削促成了勞工運動的興起。在勞、資對抗中，勞方逐漸認識到一般社會知識的重要性；然勞方通常所受教育較少，且多屬技職訓練，欠缺對社會的分析與批判的知識，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於是工會及同情勞工階級的知識份子開始為勞工及其他成年人辦理成人教育，其內容並不限於技職教育。

因此，在歐、美的成人教育，其教育內容多屬科技知識或社會知識（甚或人文學），接近高等教育的內涵。成人教育也多被視為高等教育的一環。「成人高等教育」的用法出現，並常與「成人教育」混用。

深受歐、美學術潮流影響的台灣學界，「成人教育」的用法也開始流行。一些大學設立了成教系或成教研究所，有別於五〇年代的「社教」用法（當時主要設於師範院校），但兩者的

差別並不清楚。政府機構的用法，則多沿用「社會教育」。故教育部有「社教司」，而各地方政府多用「社教課」，而非用「成教司」或「成教課」。

這不僅只是名稱用法的差別。如前所述，社教與高教在教育內容上有本質的差異，從而也影響了政府對社教與成教資源分配的鉅大差別。台灣的成人教育，常被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環，此與歐、美國家多把成人教育視為高等教育不同。這個認知上的差別，影響台灣社區大學的命運至鉅。這是社區大學定位從「高教」滑向「社教」的一個重要原因。

社區大學與「終身教育」

除了「社會教育」與「成人教育」之外，與社區大學定位相關的，還有「終身教育」或「終身學習」此一概念。

知識的繼續快速爆炸與不斷地淘汰更新，催生了「終身教育 (Life-Long Education)」的概念。它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的二〇年代的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但真正引起注意並影響一些國家教育政策，則要到一九七〇年代。一九七一年，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 首倡「永遠教育 (Permanent Education)」，接著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呼籲推行「回流教育 (Recurrent Education)」，一九七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廣受重視的法爾報告 (Faure Report) 正式倡導終身教育，認為終身教育具有解放與改造的力量，並認為學習的場域不應侷限於學校，而要擴及到社會各處。法爾報告對教育的內涵、學習年齡、場域等都提出全新的看法，有人把它視為教育史上的哥百尼革命。

七〇年代是二十世紀知識份子反省的年代。這是以解放與改造社會為宗旨的「終身教育」主張出現的時代背景。進入八〇年代，柴契爾與雷根等保守勢力在英、美先後執政，「終身教育」的主張也就被各國政策決定者所淡忘，只有少數學者還在堅持。

但到了九〇年代，「終身教育」的口號又再度受到各國政府的青睞。但這個青睞的內容，卻和七〇年代所主張解放與改造社會的宗旨不同。九〇年代提倡「終身教育」的重點，在於為「知識經濟」與「知識社會」奠定基礎。其理念基本上延續了八〇年柴契爾、雷根等人執政所根據的新自由主義。「終身教育」的目標主要著眼於建立知識經濟，以求在國際經濟的競爭中佔上風，而不再強調對人的解放以及對社會的改造。

九〇年代對「終身教育」的再度重視，但又是具有不同內涵的重視，還受到兩個因素影響。其一是電腦資訊革命的開展，讓人們注意到知識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建立知識社會的重要性普遍受到肯定，而且認識到僅靠學校教育不足以建立知識社會；終身教育得派上用場了。其二是全球化高潮出現，國際競爭加劇，知識經濟成為一國經濟成長的基石，終身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七〇年代臺灣還處在高度戒嚴時期，這個被喻為「教育史上的哥白尼革命」的世界終身教育思潮並未在臺灣的教育政策上留下任何痕跡。臺灣提倡「終身學習」，主要從九〇年代開始，此時終身學習的焦點，已轉向知識社會或知識經濟的奠基於上。同時臺灣正處於經濟轉型期，剛好接上國際第二波倡導終身教育的潮流。

雖然臺灣的主流教育思想是以配合產業升級為目標來提倡終身教育，但臺灣的民間草根教育改革卻是強調解放與改造的理念。這主要是因為十多年來臺灣民間出現了具有相當改革理念的社會運動，類似六、七〇年代歐、美等國的社會運動。因此，今日社區大學運動的主旨：「解放知識，改造社會」正暗合七〇年代國際「終身教育」的思潮。

這段「終身教育」理念的轉折，卻異時同空地體現在臺灣。理解了這兩個性質不同的終身教育理念同時並存在臺灣教改潮流中，或許就不會對當今社區大學法制化的困難，以及「終身

學習法」之所以不能適合今天臺灣社區大學需要等現象感到意外了。

終身教育的革命性

七〇年代終身教育的理念之所以被視為革命性，除了在教育內容強調人的解放與社會的改造之外，還至少包括下列兩個因素：

一、它打破了過去認為受教育是青少年適學年齡人的專利。即使成人教育已被提倡，但人們仍假設成人教育只是彌補式——彌補學員過去失學或學習不足——的，與補充式——人們知識的學習主要在青少年時期為之，成年對知識的學習只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終身教育認為成年人仍可學到全新的，過去所未曾觸及的知識新領域。這種把主要受教育的年齡假設為從幼年到青少年（及相當於從幼兒教育到大學／研究所教育）的看法是深深地根植在人們的腦中，並據而建立了成年人與非成年人的界限。未成年人接受教育，而成年人則從事社會服務，以及教育未成年人。這種成年與未成年的二分法，正體現在臺灣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二分對立上。在第五屆社區大學研討會上，我們主張廢除學校教育 vs. 社會教育的二分法，正對應了消除成年 vs. 未成年界限的終身教育原則。

二、學習不再限於所謂「適學年齡」，這意味著人的性格、知識與能力的發展是無限可能的，沒有一個年齡的上限。長期以來，有種成見制約著人們對教育體制的規劃：學習力與創造力都是年輕人的特權。一旦超越一定年齡，創造力與學習力就迅速下降。因此，學習主要應在年輕時期為之。終身學習的主張基本上打破這種迷思。人的學習潛力是無限的。過去的成教學者甚至注意到，「成年」的學習能力雖與「青少年」不同，但卻各有所長，各有特色。認知科學家也發現，一個人一生所學到的通常只佔她／他認知能力的一個極小比例。易言之，人的學習能力不會在步入「成年」便達飽和狀態。更多的認知能力猶有待開發。

這種終身教育理念的革命因素，不僅令人們對「成年人」的定義必須加以重新思索，也推動了各國積極建立「成年高等教育」體系。這不但出現在歐、美教育先進國家，一些較落後的地方，例如中國大陸，也都積極在發展成人高等教育。這個可能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重大的革命，正悄悄地在許多國家發酵。

對於這場革命，臺灣政府決策人員的認識顯然是嚴重不足的。不錯，台灣也有人提倡終身教育，但政府決策人員的眼界只停留在促進產業升級，奠定知識經濟基礎的範圍；教育部也有所謂「回流教育」的設置，但必要的配套措施卻付諸闕如；各大學也在教育部的宣令下開辦推廣教育，但大家都知道那是增加大學收入的主要手段，以解決各大學因政府補助的不足而必須自籌部分財源的困局。

社區大學的出現，應當是彌補臺灣在這場重大教育革命漏洞的最好機會。社區大學許多參與者不僅具有為台灣建立終身教育體制的心願，並且以極低的政府資源代價，高度熱忱地投入。可惜多數政府官員不理解其中意義，更不知道這是台灣教育可以趕上世界高等教育革命的契機，未曾加以珍惜、協助這個難得幼苗的成長，反而以各種僵化體制來困擾社大的發展。不少官員甚至不了解社區大學的理念，而輕忽地將之歸類為一般社教機構，並不斷降低對社大經費的補助，甚至有人粗暴地將社大定位為補習班。

社大定位須先加強對臺灣社會的對話——代結語

社大的定位：「終身學習型的成人高等教育」，從六年前社大運動開始起已很明確。造成今日定位模糊的根本原因，係因臺灣社會不理解成人終身高等教育的來臨，甚至不知道什麼是終身教育。這種無知使得我們完全忽略了一個重大的世界教育革命已悄悄在世界許多角落發生了。

由於臺灣社會對終身教育重要性的無知，自然不可能對社區大學的定位有一個正確的認知，從而臺灣官方也就難以恰到好處地來協助社區大學的發展，以共同達到推動臺灣建立終身學習型高等教育的長遠目標。相反地，這種無知更強化了原本就十分困難的社大運動。解決之道，只有加強與社會的對話，讓她們了解社大的理念、了解甚麼是終身教育等等。

終身教育是一種革命性的理念。從來，革命性的理念都是在既存社會現實中進行的，而這個既存社會往往包含需要被改革的成分。因此，當我們進行一個革命性或先驅性的工作時，最大的阻力往往來自既存社會的成見。要進行一項先驅性的工作，克服既有的成見往往是最艱難，也是最關鍵的。對廣泛的社會進行終身教育理念的教育，將是終身教育能否在臺灣生根成長的最關鍵工作。

（《社大開學》第八卷第三十七期，二零零三年）

【通識教育】

什麼是通識？新世紀通識教育目標為何？

林孝信 《通識在線》副總編輯

通識教育淵源流長。歐洲十二世紀開始出現的大學，其教學內容的七藝教育（Seven Liberal Arts Education）就是通識教育。事實上，文藝復興時期創辦的大學，教育理念多取自古希臘。所謂七藝教育可追溯自西元前六世紀畢達格拉斯（Pythagoras）學派的教育思想。

「通識教育」這個概念的歐洲語系早期用法為「Liberal Arts Education」，意涵的內容便是要提供古希臘城邦自由民的教育。古希臘屬於奴隸制度，所有的生產勞動都由奴隸提供，自由民的教育便不需要技職專業的訓練，而專注於參與公共事務能力的培養，或是哲學思辯、文藝創作、探索世界真理，等等方面知識能力的教養。這正是今日普遍認為通識教育為「非技職、非專業」教育的來源。總之，歐洲大學教育自始便是通識教育。

但是，歐洲早期的通識教育並不能完全適用於現代社會。古希臘的自由民實為當時的統治階級。自由民教育顯然是一種菁英教育，專為統治階級需要而設立的。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大學教育已經逐漸從菁英教育轉型為全民普及教育，大學教育的理念更是力求從培養統治菁英蛻變成為奠定民主社會基石的角色。因此，新世紀的通識教育目標必須超越菁英教育的思想。

然而，對大學通識教育最大的挑戰還來自於社會高度的分工以及知識爆炸式地增長。人們需要學專門知識，獲得一技之長，才能謀得工作而生存下來。知識爆炸性地增長更使高等教育需要終身學習化，大學短暫四年的學習顯然無法涵蓋未來才會生產出來的新知識。專業與技職

教育從十九世紀蓬勃地成長，已經成為探討通識教育最常面臨的課題。

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大學教育往往還是政府追求富國強兵的主要工具。許多低度發展國家在歷史上都曾或多或少地遭受帝國主義堅船利砲的侵略，因此其教育政策便以富國強兵為潛在的指導思想。教育的專精化、技能化很自然地便成為追求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教育的這種工具主義哲學，在第三世界國家十分普遍。中國從清末洋務運動，就是這種工具主義哲學的典型。

工具主義誠然會有部份的效果，卻難以創造偉大燦爛的文明。歐洲近五百年文明的大放光彩，獨領世界風騷，絕非僅靠技職或專業教育的成功。牛頓科學革命固然有技術應用的工具層面，更重要的是牛頓科學對人類思想的啟蒙與解放作用。事實上，沒有牛頓科學革命，就不可能有十八世紀以「科學，理性與進步」為主要內容的歐洲啟蒙運動——歐洲現代性思想的基礎。要讓中華文明在新世紀也如經濟領域一般地「和平崛起」，必須超越工具主義的教育理念。

回到「什麼是通識」這個基本論題。前述古希臘的七藝教育雖然帶有菁英主義的色彩，卻有一個精神值得兩千多年後的我們參考，那就是通識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以及堅持真理的精神。畢達格拉斯相信世界萬物是由數字構成的，合理而和諧的世界萬物都應具有簡單的整數比（ratio）。合乎這樣條件的世界便是理性的（rational）。七藝教育的後四藝：「算數，幾何，天文，音樂」，都是為了解萬物的整數比，也就是為了追求世界的理性本質，而設計的。換言之，七藝教育的目的是要幫助人們追求理性，追求真理。

追求理性是西方思想的主要傳統。在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理性還曾經發揮非常巨大的社會改造作用，成就了西方文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她推動了西方文明的進展，是西方世界近五百年來崛起的重要因素。理性在大學通識教育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工具性的技職或專業教育。

近幾十年來，理性是否全然正面的，甚至真正的理性是否可能，成了許多當今哲學討論的重大問題。但是，不管理性是否可能或是重要，古希臘的追求真理，堅持實踐真理的精神，卻在新世紀的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大學教育，特別是通識教育，一向強調批判精神與能力的培養。然而，沒有追求真理，實踐真理的前提，批判力可能變形為象牙塔的文字遊戲。西方古代的教育理念，仍然還有許多值得深思之處。

（《通識在線》一期，二〇〇五年十月）



哈琴思改革芝加哥通識教育的歷史意義

林孝信《通識在線》副總編輯

成立於十九世紀末的芝加哥大學是美國效法德國研究型大學最成功的範例。創校校長哈潑（R. Harper, 一八五六—一九〇六）不僅成功地引進洪堡德的教育理念，本人也有許多新的創見，如學季制（Quarter System）的建立，重視圖書設備與學術出版，在性別歧視時代接受女性教師與女生等等。但是在百多年輝煌的芝加哥大學歷史中，最引人注意的校長並非哈潑，而是哈琴斯（R. Hutchins, 一八九九—一九七七），主要因為他成功地在研究型大學重建通識教育，首創西方經典鉅著的學習，並以之作為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

在哈琴斯於一九二九年出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之前半個世紀左右，學術研究開始在美國的大學中受到重視。許多傳統的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紛紛轉型為研究型大學，包括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等今日美國的名校，都在這個時期從早期複製英格蘭的博雅教育學院型態轉變成仿效德國的研究型大學。創校即刻意模仿柏林大學的芝加哥大學更是研究型大學的個中翹楚。

研究型大學誠然容易進行學術創新，但是往往忽略教學，從而影響通識教育的實施，甚至放棄通識教育。這在德國並不要緊，因為德國的中學教育整齊而相當通識；但在美國就嚴重得多，因為美國的中學教育參差不齊，通識普遍不足。缺乏通識的高等知識份子或中產階級在民主社會中不易產生凝聚力，一旦出現外力衝擊還會造成社會的尖銳對立。一九一九年哥倫比亞大學開設「當代文明」課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下的，而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也是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環境中進行的。因此，在過分強調學術研究的氣氛下，美國教育家也在反省而考慮重建通識教育。在研究型大學最早重建通識教育最徹底而具有特色者，非芝加哥大

學莫屬。

然而，在研究型大學裡推行通識教育的改革特別困難。因為處在重視研究的氛圍下，研究型大學的教員往往視教學為不得已的任務。尤其大學部的通識課程，不僅對於教員的研究工作沒有直接的助益，往往還要耗費比教授研究所的課程更多的時間與心力來備課。但是，學校的資深教授如果不積極支持通識教育的授課，通識教育的推行與改革便會受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這種困難一直到今日都還存在。臺灣許多研究型大學的通識課找不到資深教授授課，往往由年輕助理教授或講師承擔，說明這個困難還在困擾臺灣通識教育的實施。

此外，大學系所自足的校園管理方式也往往增加教育改革的難度。優秀的研究型大學教授多數很有主見，不容易配合學校的改革；在系所獨立的體制，他們在學術地位的傑出成就常成為溝通的障礙。校方推動的任何改革容易受到反對或抵制。

哈琴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推行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他在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大學的潮流中提倡通識教育，等於是不識時務的反潮流；他在研究型大學重鎮的芝加哥大學強化通識教育，更像是在虎頭上拔毛，其困難不難想像。但是正因為如此，他的改革，便具有里程碑的歷史意義：改革如果成功了，便說明研究型大學照樣可以實施嚴謹的通識教育。

但是哈琴斯改革的歷史意義還不僅止於此。他對通識教育有一套與眾不同的看法，既不同於英國傳統以培養貴族的紳士風度為宗旨底「博雅教育」，也不同於今日流行的兼修科學與人文的「溝通兩種文化」的教育，更不是為迎合市場需要開設大量課程供學生自由選修的「百貨商場式」教育。哈琴斯認為，大學教育的宗旨在於傳承人類文明的文化精華。這些文化精華存在甚麼地方？哈琴斯認為，人類文化的精華就存在經典鉅作裡。因此，大學生需要廣泛閱讀經典名著。試問，人類文明的精華如果不是由大學來承載，還有其他更適合的社會建制嗎？又有

誰比大學生更適合於學習這些文明精華以達到傳承人類文化的目的？

經典鉅著何時閱讀？哈琴斯主張將之安排在大學的通識教育裡，成為每位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本來，經典閱讀可以作為大學的重要課程，但是未必要列為核心或必修課程，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推行的「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就是以閱讀西方的經典為上課的內容；學校也可以設立核心課程制度，但可以有不同的內容，不必然以經典研讀當作核心課程之一。臺灣最近多所大學推行核心課程，絕大多數便不是經典研讀。

哈琴斯的改革將核心課程的制度與經典閱讀的課程結合起來，而且賦予更高的地位：成為唯一的核心課程。他還進一步在芝加哥大學組織委員會，精心選擇了一套西方文明的經典作品，作為通識教育的教材。這個教材後來發展成為有名的「西方世界名著文庫」(The 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涵蓋古希臘到十九世紀末西方文明的主要經典，共編輯成五十四冊，交由大英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

哈琴斯以研讀西方文明的主要經典當作通識教育的內容，這個大膽的創舉，引起熱烈的爭議。多數持反對的意見，課程原始的計畫甚至受到芝加哥大學教授團的全體反對；至於他的改革計畫背後的教育理念，也受到廣泛的討論與批評。一九三六年他的演講稿集結成書²時，就引起許多書評與論戰，名教育家兼哲學家杜威(J. Dewey, 一八五九—一九五二)便針對哈琴斯的教育理念提出許多尖銳的批評。

雖然受到這許多的反對或批評，哈琴斯並未放棄他對通識教育改革的計畫與理念。他作了一些讓步，使得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終能實施。讓步後的方案雖然並未全然的經典閱讀，也沒有研讀西方文明所有的主要經典，但是經典研讀還是佔課程的相當大比重。而且即使在讓步後的改革方案，其幅度之大，內容的革命性，依然十分震撼的。這個革命性的改革就形成了通識教育的芝加哥學派。

總而言之，一九三〇年代芝加哥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提高了通識教育在研究型大學的比重；在教學方式上，大量研讀原始經典；在課程規劃上，採用核心課程制度並精心規劃課程內容等等。哈琴斯通識教育的改革成功地證明研究型大學可以辦理高要求的通識教育，說明研究與通識教學可以並存不悖。此外，哈琴斯賦予通識教育額外的使命：透過通識教育達到傳承人類文化的作用。換言之，他把通識教育提升到更高的層次：教育不僅是培育人才，訓練就業所需知識與能力，傳播主流價值以維護社會的既有次序，促進人格的全面成長，發展個人的潛力等等傳統教育哲學所分析的功能；教育更要達到延續人類文明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哈琴斯對通識教育的提倡並未犧牲芝加哥大學在學術研究上的卓越傳統。事實上，在他任內對芝加哥大學的學術研究也有許多了不起的建樹，如重建日趨平庸的數學系使其恢復頂尖地位，創立科際整合的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爭取聘任大物理學家費米(E. Fermi)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從而在校園內完成歷史性的連鎖反應實驗，等等。但是與這些傑出的學術領導相比，哈琴斯最為人稱道的還是在通識教育的改革。

參考資料：

關於介紹芝加哥大學通識教育的文獻很多。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 An Account of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y President and Former Members of the Facult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0 一書由參與芝加哥大學改革的老師們撰寫編輯而成，最值得參考。該書第一部份有兩章，分別介紹芝加哥通識教育的理念與改革歷史；第二部份討論課程的規劃，分成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數學、寫作、語言等章，外加一章討論課程的整合；最後部份探討方法，包括教學法、考核方法與諮詢等三章。另外，參閱林孝信，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台北：科技報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第五版）

哈琴思的生平，可參看：Mary A. Dzuback, Robert M. Hutchins: Portrait of an Educator,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哈琴思有關通識教育的著作，重要的有：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The Yale Press, New Haven, 1936.

The Great Conversation, from vol I, 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published by

Chicago, IL: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51

(《通識在線》六期，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注釋

¹ Liberal Arts College，也可譯為通識教育學院，端看上下文意而定。

² 哥倫比亞大學有一位學生阿德勒(M. Adler)修過這門課，深受啟發。阿德勒日後將之介紹給當時在耶魯大學出任法學院長的哈琴思。不久，哈琴思出任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便延攬阿德勒來參加規劃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阿德勒延伸哥倫比亞大學「當代文明」課程閱讀經典的精神，並系同而大幅度地擴充，終於成為著名的芝加哥大學通識課程。

³ Hutchins, R.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by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The Yale Press, New Haven, 1936.

⁴ 原始的方案被美國馬里蘭州的聖·耶輪大學採用實施。

哈佛大學通識改革初探

林孝信《通識在線》副總編輯

哈佛對改革的重視

今年五月間美國哈佛大學正式通過大學部的改革方案，引起全世界媒體與教育人士的矚目。作為一所世界頂尖研究型大學，她對大學部的教學持何種看法？在二十一世紀知識不斷深化，社會高度複雜化與全球化的時代，傳統的通識教育會受到哈佛大學怎樣的看待？這些都是人們好奇的部份因素。

哈佛大學對這次改革顯然十分慎重。從二〇〇四年開始，整個改革的規劃整整耗費三年，參加各種改革委員會的教員超過一百位，還邀請了二十多位大學生參加。三年改革過程中開了無數次會議，也產生了許多討論文章。這麼大張旗鼓地進行課程改革，是一九七八年 Rosovsky 大改革後所僅見。這至少說明進入二十一世紀哈佛大學還是高度重視大學部的教學。

哈佛為何重視通識教育？

一個研究型頂尖大學為何如此重視與研究無關的大學部教育？對這個問題，哈佛大學的態度是明確而堅定的。在二〇〇六年的「一份重要改革報告《Curricular Renewal in Harvard College》」中宣稱，這次哈佛的改革將有許多面向，但是有兩個共同的原則：

再保證哈佛文理學院 (Faculty) 一視大學部教學為中心工作；

再保證哈佛大學認同通識教育 (Liberal Education)。¹

報告中提及當今研究型大學常常以博、碩士教育或研究活動為主，從而影響學者們對大學

部教學工作投入的問題。雖然存在這種問題，但是這個報告強調在哈佛學院裡，教學仍然是哈佛教育的核心。

報告更引述十六世紀作家蒙恬（Michel de Montaigne, 一五三三—一五九二）的名言：「在所有自由民的知識（Liberal Arts³）中，讓我們從那些可以解放我們的知識開始。」表示知識應從解放自我開始，而這樣的知識就是通識教育的內涵。因此，即使在知識爆炸的二十一世紀，我們還是可以從傳授解放性的知識開始；從而，通識教育仍然是大學教育的基礎。因為它將提供必要的基礎知識，使人們可以進行反思與分析、藝術創作、以及理解科學觀念與實驗；而有了這個廣博的教育，個人才有可能得到解放。報告並稱，專業教育，即使有其功能，並不是哈佛學院的教育使命。

要之，哈佛的大學教育目標，是要培養畢業生具有四種主要的能力：

知性能力（Intellectual capacity）：

藝術能力（Artistic capacity）：

道德能力（Moral capacity）：

公民能力（Civic capacity）。

使學生進入社會後能成為一個獨立思想者，並且會終身學習。

另外，在今年五月哈佛文理學院的決議文中亦說明哈佛通識教育的四大目標為：

公民參與：通識教育可以激發學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傳統文化：通識教育可以培養學生認識，個人是藝術、理念與價值等傳統文化的產物，也

是傳統文化的參與者。通識教育並可以使學生理解協調文化差異的困難，知道許多差別巨大的不同文化卻源自同根，熟悉文化演變的動力學，等等；

回應變化：通識教育告訴學生如何批判性地，但同時建設性地面對各種變化，特別是科技帶來的變化；

倫理面向：通識教育發展學生認識人們所作所為的倫理意涵。

舊哈佛通識教育的主要問題

哈佛的改革，當然基於對過去通識教育的不足。那麼，過去哈佛通識教育有什麼嚴重的問題，使得哈佛要大動手術？

哈佛過去的通識教育基本上並沒有大問題。過去同樣是重視通識教育。因此，就理念而言，兩者還是一脈相承的。之所以需要改革，主要因為外在環境不同了，要回應新世紀全球性的變化，這是主要的因素。例如，哈佛的改革要點：廢除過去的核心課程，代之以分類選修，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基於外在環境的複雜化，少數幾門核心課程實不足以幫助學生應付這些複雜的社會。又如，在分類選修的類別上，增加了科學類的比重，以及新添「世界中的美國」等類別，都是為了培養學生應付日趨複雜化世界的的能力。

另外，過去通識教育在實施中也發現重大困難。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核心課程的問題。一九七八年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開始採用核心課程制度，三十多年的實踐經驗，認為核心課程的問題很多。首先，範圍太狹窄，面對日愈複雜的外在世界，少數幾門核心課程實不足以應付多元的世界。其次，學生修課的選擇自由度太低，少數的核心課程與哈佛學生興趣與需要的豐富多元不相稱。學生得不到她／他們所需要的知識，這也有悖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再次，核

心課程的開課與各專業系所無關，將造成專業與通識的疏離，有違辦理通識教育的本意。

核心課程制度的實施還有一個現實的問題。這類課程多找大師上課。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因為核心課程的選課學生人數很多（可以選擇的核心課程本來就不多，再加上大師的號召力），造成超級大班。許多大班生課程的問題都發生了，最嚴重的是師生的互動幾乎不存在。哈佛這次改革所強調的主要理念之一，就是要尊重每個學生的差別性，給予因材施教的照顧。這在幾百人的大班課程，完全不可想像。

廢除核心課程，並非回到完全自由選修的方式。在核心課程與自由選修之間，還有一種分類選修的制度。哈佛在十九世紀末首倡自由選修，作為回應當時時代變遷的需要，這也是哈佛從紳士博雅教育轉型為近代大學的關鍵時刻。一九二〇年代改行分類選修制，是要修正自由選修制度所產生的問題。一九七八年實施核心課程制度，則是為了糾正一九六〇年代以來社會動盪失序。通識教育的三種主要課程制度，哈佛都實行過；而且每次的改革都是回應時代的挑戰。這次改革也不例外。只是，在制度的分類上，令人感覺像是又回到二十世紀中葉的體系。

哈佛改革的重點

因材施教是哈佛這次改革的一個指導思想。除了以分類選修取代核心課程之外，還有許多新制度，都和貫徹這點有關。

最值得注意的是，強化顧問制度（advising system）。每個大一新生入學後，便安排一名學術顧問（academic adviser）幫助她／他選課，並提供學生學習困難上的諮詢輔導。這位學術顧問陪伴學生到第三學期（大二上）。此時學生已經選好主修領域（concentration），改由專業部門提供主修顧問（concentration Adviser）。因此，每位學生在大學四年中，都有顧問陪伴。每個學生都有固定的顧問，以便發現不同學生的不同興趣與學習需要，從而有助於因材施教的落實。

落實這個制度，關鍵在於是否能夠招募足夠有能力又有熱忱的顧問人數，還要配以適當的資源以及考核制度，否則就容易流於形式。臺灣也多設有導師制度，揆其用意，也是用來提供學生在學習上遇到各種困難可以有顧問諮詢。但其結果多流於形式，既缺乏適當的制度（例如，學生選課前必須要和顧問討論，並獲得顧問的簽名許可等等），更缺少足夠的資源（一個導師要指導太多學生，根本無法個別因材施教；導師費通常僅夠請導生集體吃一餐等）。哈佛這次強化顧問制度，已經設有相當完備的制度，撥出相當的資源，同時要求文理學院所有老師與行政人員都要以各種方式參加這個顧問制度。

其次是廣開研討會（seminar）的課程。研討會的教學方式，曾經被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學所廣泛採用。這是把教學與研究結合的有效辦法，成就了十九世紀德國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燦爛花朵。把研討會的教學方式應用於通識教育，以芝加哥大學實施最為持久而有成效。但是，這種教學方式必然是小班制，學校得投入較大的資源。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學生人數爆炸的現實下，如果加上財務拮据的壓力，這種研討會的教學方式很難盛行。

重新採用課程分類選修制，也是著眼於因材施教的需要。哈佛學院未來將依據各類別開課設計的內容綱要，規劃開設較多符合這些類別綱要的新課程（同時經過適當的修改，也會承襲部份原有的課程）。讓學生修課的選擇增多了，也有助於貫徹因材施教。

所有這些改革都需要學校投入資源。哈佛大學財力雄厚，資源不成問題；但還得看校方對資源的分配方式。每項改革都需要相當的資源挹注。哈佛校方似乎決心挹注，顯示校方對改革以及通識教育的推行是認真的。

哈佛課程分類剖析

哈佛舊制雖是核心課程，也有分類。舊類別幾經演變，到目前共分成七類。新的分類選修

則分成八類。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每類只開極少數幾門「核心」的課程；後者則可以同時開設有多門同類課程，以供不同興趣學生選擇。比較改革前後兩種類別，有助於我們了解哈佛的教育哲學以及這次改革的一些理念。以下表列新舊兩種分類以及可能的對應關係：

從下表可以發現，舊類的《4.科學》分裂成生命科學與物質科學兩類，這是比較常見的分類。哈佛過去對科學通識教育的比重較低。這次加強，乃基於科技是促進世界變化的主要力量，而哈佛通識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乃是要培養學生回應世界變化的能力，因此必須加強對科學的學習。

《5.外國文化》勉強可以對應到《f.世界各社會》與《g.文化與信仰》兩類。以《外國文化》與《世界各社會》

相比，舊制比較重視對各國文化縱深的了解，新制則似乎較重社會現實橫切的知識。至於《文化與信仰》類別，主要用來討論宗教信仰問題。據說哈佛發現當今學生熱衷於討論宗教問題，通識課程宜有回應；但是為了避免造成在學校傳教的誤會，於是改重信仰的分析，以及其與文化的關係。

最引起各方討論的，在於廢除《歷史研究》以及《社會分析》兩類；同時增加《美國和世界》一類。前者似乎表示哈佛對人類歷史的了解與教訓，以及對社會分析能力培養的關注逐漸滑落；後者則反映近年來美國與世界的衝突加劇，哈佛培養的社會中堅人才不能無知。

從哈佛改革管窺美國明日領導——代結語

哈佛的改革可能造成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最主要者有二：其一，影響世界高等教育的方向，特別是通識教育方面。其二，影響美國未來的社會與國家的領袖。對於第一點，哈佛的改革表示大學部的教育仍然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工作，即使是研究型大學亦不例外；同時，通識教育還是當今高等教育的重心。哈佛的這個態度對於華人社會特別值得參考。華人地區的高等教育多偏重實用功利，缺乏通識教育的傳統。在全球化時代競爭劇烈之際，容易把辦學的重心放在研究成果上，而忽視大學部教育，尤其是通識教育的價值。

至於第二點，需要從美國的脈絡來考察。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擁有世界最發達，最先進的高等教育體系。然而，這樣的體系培養出來的領袖人才，在處理國際事務上表現得狂妄自大，製造了許多場不必要的戰爭。這說明美國培養出來的精英人才，從全球視野來臧否，是缺乏智慧的，而與美國的豐富資源不相配。哈佛是美國最重要的高等學府，更是培養美國社會與國家領導人才最重要的地方。哈佛大學這次改革，似乎也注意到哈佛這個獨特的身分。然而改革的整體，並未展現這方面的視野與格局。課程類別的改變，反而廢除掉比較具有歷史觀點、社會批判觀點的類別。如此說來，哈佛的認真改革，會不會只是見木不見林呢？

注釋

（《通識在線》十一期，二〇〇七年七月）

¹ 哈佛大學的 Faculty 相當於一般大學的學院 (School)。兩者常常混用。哈佛大學共有十個 Faculty 或 School，另外還有幾個同等級的研究或附屬單位。在這十個 Faculty 或 School 中，文理學院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又包含四個學院：哈佛學院 (Harvard College，即大學部／本科部)，文理研究院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從事學術研究以及培養博、碩士研究生)，工程與應用科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哈佛的大學改革由文理學院主持。

² 在這個哈佛的報告中，Liberal Education 與 General Education 混用，都指通識教育。

³ Liberal 原指古希臘的自由民。古希臘是奴隸社會，分為自由民與奴隸。Arts 原意指「技藝」，引申為知識，非專指藝術。Liberal Arts，指自由民的知識，後成為西方培養社會精英的大學的教育內容。Liberal Arts Education，或簡稱 Liberal Education 即是通識教育。

表·哈佛通識課程改革新舊類別對應表

舊制 (七類，核心課程)	對應	新制 (八類，分類邏輯)
1. 文學與藝術 Literature and Arts	1→a	a. 美學的與解釋的理解 Aesthetic and 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
2. 道德推理 Moral Reasoning	2→b	b. 倫理推理 Ethical Reasoning
3. 量化推理 Quantitative Reasoning	3→c	c. 經驗與數學推理 Empirical and Mathematical Reasoning
4. 科學 Science	4→d + c	d. 生命系統科學 Science of Living Systems
		e. 物質世界科學 Science of the Physical Universe
5. 外國文化 Foreign Cultures	5→f + g	f. 世界各社會 Societies of the World
		g. 文化與信仰 Culture and Belief
6. 歷史研究 Historical Study	X	h. 美國和世界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7. 社會分析 Social Analysis	X	

哈佛大學通識改革再探 ——華人社會的反應與核心課程的優劣

林孝信《通識在線》副總編輯

核心課程 VS. 分類選修

哈佛的改革有幾個要點。最受注意的是廢除核心課程的制度，改回分類選修。這個重大的改變遠在五月間哈佛改革計畫最後通過之前，新竹清華大學的教育學者陳舜芬教授就已經指出（《通識在線》第九期，二〇〇七年三月）。哈佛的這個改變在臺灣引起一些困惑。因為臺灣的通識教育界正在紛紛規劃核心課程，甚至教育部也發文各大學鼓勵大家往這方面發展。正當大家努力朝核心課程的制度邁進之際，哈佛卻從這個制度退卻下來。目前，臺灣各大學還沒有因此而改弦易轍，但是，卻很想多了解哈佛的改變的根本原因。筆者曾分析其可能的幾個因素，但是這些都是基於公佈的書面資料爬梳出來。真相如何還有待探討。（編註：十二月十六日通識教育學會的年度大會『在高雄大學舉行』將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核心課程的設置也在中國大陸通識教育的推行上發揮重大的作用。北京大學元培學院朱慶之教授回顧該校推動通識教育的往事時指出，北京大學開始推行通識教育，源自歷史系牛大勇教授在北大的《高等教育論壇》發表一篇介紹哈佛大學核心課程的文章。牛教授之前剛從哈佛大學進修回來，他的學術夥伴 W. Kirby 正是哈佛大學這次改革的主要負責人。儘管如此，牛教授對哈佛這次廢除核心課程的緣由也不是很清楚。

或許，哈佛大學這次的改革也有一些不得已的現實因素，或是歷史條件下的自然結果，而未必是理論上的最佳選擇。因為，就核心課程 VS. 分類選修制度的優劣比較，通識教育學界一直爭論不已。例如，哈佛大學聲稱在社會多元化的現實下，少數幾門核心課程不足以提供學生未來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對此，擁護核心課程制度者回覆說，外在世界的繽紛多元，自古已然；知識的作用正是在於提供學生以少數原則來理解與駕馭複雜的世界現象。教育的目的應傳授這種貫穿複雜現象的原則，不宜捨本逐末，專注流動多變的表相世界。

哈佛捨棄核心的動機之一，可能在於核心課程都是大班，師生缺乏互動，上課成效不彰。力主核心課程者認為，這純粹是教學技術問題，只要多開幾班（指同一門課），即可解決大班問題。關鍵在於學校是否有足夠的決心要求更多老師開課，並且合力規劃該門核心課的共同上課內容。

另一方面，核心課程也招來不少批評。最為人詬病的是，它隱藏意識形態的灌輸。因為，被設定為核心的課程，其所傳輸的知識往往具有設定者的價值觀，設定者甚至可能並未覺察到這些潛在的價值觀。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知識份子反對政府入侵越南，連帶引發出對既存體制的反思。她／他們省察到教育往往灌輸了特定的、不易為人們覺察到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假定西方的文明優於其他文明，第三世界地區都處於落後階段，需要接受西方國家的幫助才能現代化。在這樣的意識形態引導下，人們很容易相信「美國干預第三世界是在傳播現代化的福音」這樣的說法，而這樣的說法成為縱容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入侵第三世界國家的輿論基礎。在這樣的反思氛圍，美國大學紛紛放棄核心課程。一九九〇年代美國史丹佛大學又發生「柏拉圖風波」。該校的核心課程：「柏拉圖理想國」被批評為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意識形態，引發了一場有名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大辯論，更突顯核心課程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問題。

但是，消除核心課程又引發另一種問題：各大學的開課朝向自由化。然而，過度的自由化往往導致迎合學生選課的口味，於是技職性、藝能休閒性等類課程大行其道。課程商品化，有識之士憂心這不是辦教育的正途。因此，從七零年代後期，鐘擺又開始盪向核心課程的制度。哈

佛大學正是在這個時候進行建立核心課程的重大通識教育改革。

回顧這段曲折的歷史，顯示核心課程的優劣是見仁見智的。就在這次哈佛大學朝向廢除核心課程的過程中，美國另一所辦理通識教育典範的芝加哥大學正在大力宣揚核心課程制度的優點。他們並不認為核心課程必然就是專門傳授過時的老古董，也不必專門宣揚特定的意識形態。他們誠然同意要傳授那些在任何世紀都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他們也強調核心課程就是要提供學生知識的能力（Intellectual Skills）來面對新時代的要求。為了強調核心課程的重要，芝加哥大學甚至特別創辦了一份新的校內刊物，名稱就叫做《核心課程（The Core）》。

華人社會的回應

臺大校長李嗣涔對哈佛廢除核心課程也不表贊同：

「：我唯一比較批評的是，哈佛認為現在面對這個複雜的現象，所以需要將核心的東西拿掉，變成比較多的選擇性，我是比較不認同這樣的想法！有些核心的東西無論你的世界變得多複雜永遠都是需要的，自己的文化永遠最重要的，人家永遠會尊重你的文化，如果你不懂你的文化，人家如何尊重你？」

如果不懂自己的文化的精髓，那大學就是很膚淺只是職業訓練所而已，所以文化相當重要。如果把這個當核心，仍然是主力：」

雖然，李校長對哈佛大學的改革基本上是肯定的。此外，李校長認同哈佛增加了宗教類的課程：

「：在人生的面對，宗教問題佔很大的部份的，但學校從來不談，這是不應該的，因為宗教佔文明社會裡扮演很重要的文化現象竟然完全不討論，所以把這個放進去我是十分贊成。」

對於哈佛這次改革強調學術輔導，李校長並不十分看好。「我在美國的時候覺得那些也沒有實質效果，唯一的效果就是告訴你不要再修太多課。」他認為輔導應該做的是別的：「：學生畢業之後不一定做自己的專業，也不一定出國，人未來變化非常的巨大，不一定要做什麼。導師是應該要做這些事情：幫他分析一下，也讓他能有些想法：」。

臺大教務長蔣丙煌教授也認為輔導工作不容易做好。他檢討臺灣的學生輔導情況，認為主要在於師生比太低，以及教員們受研究壓力，多不願意花時間在學生輔導工作上。對於哈佛改革中加強國際觀的問題，蔣教授特別指出：「臺灣的情形跟美國不同，臺灣是島國、狹隘、走不出去、國際觀又不夠，這是大家的毛病，整體歷史認知也不足，所以這次臺大的改革，在八大領域裡有兩個很重要的領域歷史思維、世界文化：」

相對於臺大，北京大學推動通識教育比較晚。對於哈佛的改革，北大有不同的關注點。例如，核心課程對於北大還是相當困難，因為北大還找不到足夠的老師開同一門核心課程。但是，北大也想努力，金鼎兵教授表示：「我們也談了好幾次，應該學校主動的去設計一些課，招聘教授、名教授來開：」。

在導師輔導制度上，北大遭遇的困難與臺大基本相同，就是老師沒有意願。金教授特別這個問題的普遍性：

「哈佛、牛津、劍橋我們原來認為他們是做得很好的，沒有想到她們會提出這個問題來。但是看了他們的結果，他們在全校文理學院招聘老師來擔任本科生的導師，這麼多幾千個老師裡面只有六十個報名，這個說明什麼呢？就是老師精力有限。在北大、哈佛這樣的研究型大學，導師的精力，學校對他們的要求和期望很大的部份就是要他提出研究成果，他要有 paper...」

雖然有這些困難，但是北大與哈佛一樣，都非常重視通識教育。金鼎兵說：「哈佛提這一

個問題，也體現哈佛很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本科（按：指大學部）的教育，永遠是哈佛最核心的部分。北大也是這樣，北大學校領導說，本科教育要親自管，他說這是學校最核心的事情。」

最後介紹香港同仁的反應。中文大學通識中心張燦輝主任認為「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表現出，很明顯的大學本科教育理念上已有很大的變化，所以通識教育的理念要對大學的情形和時代的反應來改變。」他相當認同哈佛大學的改革理念與內容，但是也強調「要依我們自己的需求來做改變，絕不能將美國大學的方式全部拷貝」。總體而言，張主任指出：「哈佛大學給我們的提醒是通識教育是成為大學教育很重要且中心的部份，應全面的推動，而不是單獨進行的。所以面對每一個時代不同的問題改變的方案就必須不同，通識教育應該是一種開發性的課程，不同於大學生其他的課程，是為了讓學生面對大學畢業以後的東西……」。

此外，香港大學的王予漸副校長也很注意哈佛的改革，特別香港的大學體制政要從英國的三年制改為美國的四年制，通識的學分數將大幅度提高，正在密切研究世界各大學的通識制度。他對哈佛改革的詳情還有不了解之處，期待不久有機會和主其事者當面討論。

小結

美國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全世界都相當重視。華人社會也不例外。兩岸三地的高等教育都在檢討與改革過程中，對於世界名校的重大改革自然不會忽略。筆者在過去幾個月內多次訪問了兩岸三地的一些高等院校，包括專訪臺灣大學的校長與教務長，臺灣的許多關心通識教育的專家學者，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校領導與學者，以及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等。在這廣泛的拜訪交談中，筆者發現華人社會普遍注意哈佛的改革。但是，對於哈佛改革內容的理由與動機則不甚清楚。此外，雖然多數學者都肯定哈佛改革

的方向，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認為這些改革方向可以完全適用於華人社會。參考則可，但是加以修改而引用則否。

在許多訪問採訪中，筆者受到各學府熱情的接待，借此一角表示由衷的謝意。

（《通識在線》十三期，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科學在通識教育

林孝信《通識在線》副總編輯

科學教育是通識教育的主要成分

通識教育常常被等同於人文教育，或是以人文教育為重點¹。這不僅是誤會，也違背教育的理念。

通識教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七藝教育 (Seven Liberal Arts Education)，其中就包含算數、幾何、天文等科學課程。不僅如此，古希臘教育家兼數學家畢達格拉斯 (Pythagoras, 西元前五四〇—西元前四九五) 之所以倡導七藝教育，其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教導學生探索宇宙真理。可見，古希臘教育 (或是通識教育) 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追求真理。而所謂追求真理的主要知識與方法，就是科學。因此，以追求真理為主要宗旨的科學教育，應當成為通識教育的主要內容。

當然，畢達格拉斯所主張「追求真理」的教育觀也包含人文的面向。事實上，在古希臘時期，科學與人文並未分割。或者說，相當於今日的科學，其實是哲學的分支，因而也是人文的一部分。在古希臘文明中，真、善、美渾如一體，與今日科學與人文對立的現象，大異其趣。

科學與人文的分割是近代文明發展的結果，特別受到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的影響。科學革命不但使科學知識日益深奧專業，而且由於科學方法重分析輕綜合，導致人們對知識的獲取也容易鑽牛角尖。工業革命則促使人們對科學知識的態度傾向工具化而忽略科學的人文本質。這兩者逐漸改變人們對科學知識的想像，科學教育 (包括科學通識教育) 的面貌也就隨之不變。

啟蒙運動：第一次普及型科學教育

近代歐洲早期的科學活動，本來只是少數知識份子的沙龍式的遊戲，與畫家、作家等的沙龍漫談初無二致。從羅馬帝國興起後，特別在中世紀，科學並不為社會所重視，更談不到科學教育。文藝復興後，現代科學開始萌芽，但也只存在極少數有興趣的小圈圈內。哥白尼 (N. Copernicus, 一四七三—一五四二) 的科學革命鼓動了布魯諾 (G. Bruno, 一五四八—一六〇〇)，他四處講學，宣揚哥白尼的天文理論，可算是近代史上第一次科普活動或普及性科學教育。布魯諾雖然因此而犧牲生命²，但是科普活動與科學教育的重要性被歐洲各國逐漸認識到。伽利略 (G. Galilei, 一五六四—一六四二) 本人也曾經撰寫科普書籍，以間接的方式宣揚哥白尼的新學說³。十七世紀末牛頓完成從哥白尼開始的科學革命後，科學普及或科學教育便成了接下來主要的工作。這就是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的來由。

啟蒙運動常被視為思想運動或是政治運動，但是促成啟蒙運動的最主要因素實為牛頓的科學革命。牛頓力學揭露了宏觀世界的運動定律，顯示物理世界確實具有理性規則。古希臘哲學家對於外在世界理性本質的說法終於獲得證實。這個科學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理性主義很快受到歐洲知識份子普遍的重視。他們熱衷於向社會全民宣揚這些新思想，終於開展了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因此，啟蒙運動雖然延伸為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但在本質上，它是一種科學普及或科學教育運動。

歷史學家常強調啟蒙運動對法國大革命或甚至對工業革命的作用。誠然，原本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廣大民眾一旦開始接觸知識，當然會造成社會民主化的效應；而社會民主化的要求很容易就轉化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法國大革命於焉產生。然而，從歷史宏觀角度來看，啟蒙運動的最大意義乃是把科學普及，讓科學成為歐洲文明的最主要成分。科學史家雷爾 (P. H. Reill)

最近論述說：「……啟蒙運動完成了科學革命在知識面與社會面的未竟之業」⁴，視啟蒙運動為科學革命的延續，表明啟蒙運動的主要內涵為科學教育。如此，經由啟蒙運動才使科學從少數人的業餘活動變成歐洲文明的主要成分，並且進一步影響工業革命的產生，資本主義的發展，乃至近代世界文明的走向。

回顧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科學普及或科學教育乃是形塑近代文明的極重要因素。今日實施通識教育，不能忽略對人類文明發揮巨大作用的科學教育。

啟蒙運動的辨證與科學教育的變形

科學在人類文明的權威地位在十八世紀達到高峰，此後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便開始滑落。主要是科學造成的負面作用逐漸浮現。科學固然能夠指導生產技術，促進經濟發展；但是科學也會帶來破壞的作用。二次世界大戰投擲原子彈殺傷數十萬都市居民為其一例。其次，科技的發展固然改善人類的生活，但也帶來諸多的副作用，特別對自然環境與生態的破壞。

更引人深思與批評的是，科學方法基本上乃是認識主體對認識客體的侵犯。西方文明近兩三百年來對弱小民族與自然環境的侵犯，造成無數戰爭以及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從哲學的深度反思，其根源乃是來自人們在思想深處中，存在著主體對客體侵犯的思想方法；而這思想方法正是科學的方法。因此科學的本質是否全然有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就引起諸多的爭議。

最後，近數十年來，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對真理觀有更多的反思。他們懷疑客觀真理是否存在，更懷疑客觀真理是否可及。真理的永恆性、存在性以及可及性既然受到質疑，所謂「科學追求真理」的命題本身就就有問題。科學不再被等同於對真理的追求，而只是人類社會諸多文化的一環。倘若如此，科學在人類文明就不再具有特殊的地位，從而科學教育的重要性也就開始受到質疑了。

這些簡略的敘述說明，科學的權威地位已經受到挑戰，連帶科學教育的價值也開始貶值。

但是，科學教育的面貌還受到另一個重大因素的入侵，那就是前面說過的工具化的變形。科學對技術的指導作用使其在生產力的提高以及經濟發展發揮巨大的作用，這回過頭來促成科學的工具化。今日，大部分的科學教育都變形為工具目的，科學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內涵，這樣的觀點逐漸從科學教育中淡出，取而代之的，科學變形為解決生產技術以及其他應用的工具知識。在科學教育被工具化的理解下，通識教育重人文而輕科學的取向也就容易獲得支持。

臺灣科學通識教育的困境與展望

除此以外，在臺灣的大學裡推行科學通識教育還會遇到兩個大困難。

一、臺灣高中文理分流，文科學生不僅科學知識不足（很多大學生的科學知識只到國中程度），而且普遍畏懼科學。這是一個老大難的問題，學者專家議論已久，但似乎還未找到有效的改進方案。然而，其後果卻使大學的科學通識教育遭遇額外的困難。

二、大學的科學教員多不願開科學通識課程。大學重研究輕教學是重要因素。另外，科學通識教育很不好教，學生又興趣缺缺，吃力不討好，影響開課意願。

因此，科學與人文的分割，加上實施上的額外困難，使得臺灣的科學通識教育問題重重。最近臺灣輿論常常提及社會「理盲」嚴重，良有以也。

但是在困難的氛圍中，也出現一些令人鼓舞的現象。就科學普及或成人的科學教育而言，臺灣科普雜誌《科學月刊》正在展開一系列的科普活動以及科普書籍閱讀計劃。這些活動與計畫將動員大量臺灣科學家投入科普活動或科學教育。這表明臺灣民間關懷科學教育者大有人在，這是臺灣發展科學教育的可貴資源。

但是，就大學的科學通識教育來看，問題還很嚴峻。首先，中學的文理分流以及科學家們專注於科學研究工作，前述這兩大困難，目前還看不到有效的對策；其次，考試引導教學，把學習科學的最重要元素：好奇心，破壞殆盡。多數學生不僅缺乏對科學的興趣，甚至視之為畏途；最後，但是可能是最重要的，目前許多大學通識教育的推行者對於科學通識教育的重視程度不足，普遍誤認為臺灣已經夠重視科學了（她／他們其實誤把工具性的科技當作通識的科學素養），因而缺乏系統而深刻的對科學通識教育的規劃與討論。這是臺灣通識教育發展的一塊大漏洞，亟待臺灣通識教育界的理解與努力。

（《通識在線》二十六期，二〇一〇年六月）

注釋

1 通識教育偏重人文教育的現象不僅臺灣如此，即使十分重視通識教育的美國也不例外。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分類系統中，並無 General Education 或 Liberal Education 類別。如果搜尋 Liberal Education，就會標示「請參閱 Humanistic Education」。可見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心目中，通識教育就是人文教育。

2 布魯諾到處宣傳哥白尼的日心學說，被天主教法庭審判為異端，而於一六〇〇年被處火刑而死。

3 關於兩個世界系統的對話 (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一六三二出版。兩個世界系統指托勒密地心系統與哥白尼日心系統。鑒於布魯諾被判火刑，伽利略採用對話的方式間接介紹哥白尼的學說。

4 P. H. Reill, The legacy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cien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刊於 R. Por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 Vol 4.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 2003, Camb., U.K. : Cambridge Univ. Pr., p23

通識教育應當延伸為終身學習

林孝信 《通識在線》副總編輯

近半世紀高等教育的最大變遷之一，在於普及化。這不僅表現在受教育者社會階層的普及化：從精英教育普及為平民教育；也發生在空間地理的普及化：貧困國家與窮鄉僻壤地區也冒出一些大專院校；還出現在受教育者年齡層的普及化：就學者從專屬青年普及為終身學習。高等教育在社會階級、地理空間、年齡上都趨向於普及化，對於通識教育的意義為何？前兩者不是本期主旨探討的焦點，表過不提¹。本文聚焦在探討高等教育年齡普及化所涉及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或作用等方面的問題。

通識教育通常被認為是在大學階段才實施的。這誠然有其理由。通常一個人上大學的年齡正是理性發育成熟的時期，最適宜進行通識教育。如果我們同意某種通識教育哲學派別主張：通識教育的主要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廣博貫「通」的知「識」，亦即以知識的學習為主；而基於知識的學習需要以理性為基礎，那麼通識教育就只適宜於在大學時期實施。

但是，我們認為這是個迷思。中學時代未必不能進行理性的學習與探索；而離開大學殿堂之後也未必不便利於、或不必要進行通識型的學習。通常中學階段學生已經進行相當程度的知識性學習。事實上，歐洲許多國家的通識教育都奠基在中學時期。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的通識教育基礎就是奠定在他就讀於瑞士的阿勞高中。在臺灣，人們所以強調大學需要進行通識教育，部份原因乃是受到美國制度的影響；而美國之所以重視通識教育在大學進行，有一個特別的因素：美國的中等教育程度十分參差不齊，大學需要再給予適度的基礎性教育，而這通常經由通識教育來達成²。

另一方面，大學後的成年人也可以實施通識教育。美國芝加哥大學四零年代把該校有名的

經典通識教育推行到企業界，並孕育了成立以系統地實施成人通識教育為宗旨的亞斯品學院（Aspen Institute），為其一例。又如，美國成人教育的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也有推行通識教育者。可見，在大學階段之後一樣可以進行通識學習。要之，通識教育可以成為終身學習的內容。

離開學校後的終身學習，近二、三十年來受到各國的重視。這顯然與知識爆炸、以及與知識經濟或知識社會的來臨有關。問題是，終身學習的內容為何？考察成人教育的內容，我們發現主要有兩大類：一、技職性教育，主要為了提供就業者在職訓練、進修或培養第二專長以供轉行之需；二、社會教育，內容多為生活技藝，主要增進民眾的生活品質，兼具有促進社交作用，以達到社會和諧的目標。這兩者通識的含量都比較淡薄。一九九八年開創的台灣社區大學運動，就其推動者揭櫫的理念而言，比較具有通識教育的內涵；但就具體實施狀況考察，課程的內容還是偏重於生活技藝。

成人教育的內容偏向技職訓練或社會教育，可能反映了成人教育裡實施通識教育的困難；也暗示一般人並不認為終身學習需要通識的內容。這兩者都值得認真對待。

在成人教育中實施通識教學面臨的困難問題，主要有：

- 一、成年人由於在就業工作，她／他們的學習不易專心集中，學到的知識往往零碎而不連貫。因此，對成年人進行以貫通知識為教學宗旨的通識教育有其困難；
- 二、成年人在社會中受盡生活折磨，特別是那些飽受謀生痛苦的中下階級，容易養成功利的學習動機。對於與工作、升遷、獎勵等無關的通識教育，缺乏學習的動機；
- 三、多數成年人的學校教育並未受到真正的通識教育，甚至不知道通識教育為何物。顯然，他們不會有根本不會有接受通識教育的念頭。

以上這些實施通識教育的困難並非臺灣獨有的。即使上述美國 Aspen Institute 所進行的成人通識教育，也不是順暢無阻；而且其對象也僅限於社會精英，一般平民大眾尚難接受。

雖然成人通識教育的實施困難，但是，它的必要性更值得重視。對此，我們有如下觀察：

首先，如果通識教育確實有其價值，有其必要，則臺灣的成人教育絕對需要通識教育的內容。因為，臺灣大、中學的通識教育成效有限。高中的文、理分流與升學主義使得學生缺乏兼顧人文與科學的素養；大學雖然自一九八四年起實施通識教育，卻由於缺乏傳統、理念不清以及各種現實上條件不足等等因素而有待加強。因此，可以說臺灣多數成年人的通識素養普遍不足。為彌補過去學校教育的不足，成人教育當然需要以通識教育為主要內容之一。

其次，通識的素養是否需要終身不斷地培養？通識教育常被認定為是一種素養，一種人生態度，或是個人的基礎知識。而這些，似乎不會隨著知識的爆炸增長而產生劇烈的變化，所以通識教育容易被認為應該在大學時期進行。至於源自知識爆炸的終身學習，則以專業知識以及陶冶身心的學習為主。我們基本同意這個論述。然而，成年人的教育也不宜只注重專業教育與社會教育。除了可以彌補過去學校通識教育的不足之外，我們認為至少還有三個理由支持在成人教育中實施通識教育：

其一，從社會需要的角度考察：專業知識的爆炸式增長與深化不但影響個人的工作變遷，也會改變整體社會的運作方式。專家化的社會將導致社會成員的民主溝通、甚至相互了解的困難，其結果將使社會原子化。在原子化的社會，公共事務往往仰賴少數專家的決定，多數人不僅無法參與決策，甚至不理解決策的內容與該決策對她／他們的影響。其結果不是形成專家獨裁，就是反撲而產生不理性的民粹政治，專業知識不受尊重。從而，民主的基石將受到腐蝕。我們認為，這兩個現象在臺灣都存在，而且相當嚴重。改善之道，需要增強人民的通識能力³。易言之，知識爆炸時代的終身學習，絕對不只限於專業的部份，應當包含通識的課程。

其二，從個人需要的角度考察：知識爆炸不僅會改變個人的就業，也影響個人與社會或外在世界的關係。由於現代社會變遷劇烈、社會制度、人際關係、價值觀等等各方面都不斷在變化中。學校的通識教育即使十分成功，也未必能夠幫助人們面對這日趨複雜且不斷變化的社會關係。不能理解這些變化中的社會關係，不僅無法應付職業變化的環境，甚至適應不了社會生活。成人教育應該針對變化多端的現代社會設計相應的通識課程，以協助現代人面對不停變遷中的複雜社會。

其三，批判精神的強化：批判精神與能力的培養，從而達到賦權 (Empowerment) 的境界，是高等教育，尤其是通識教育的重要成分，這已經是多數教育家的共識了⁴。但是，批判精神不易從抽象理論去學習；透過社會的實踐才是培養批判精神的最有效方法。常見象牙塔學者對於社會的批判，說起理論來頭頭是道；但是遇到真正的社會不公不義事件，往往瞻前顧後，不敢堅持大是大非，甚至不聞不問，就是缺乏社會實踐的結果。由於只有人才會真正接觸許多社會的不公不義，對社會批判精神的培養只有在成人階段才不會流於空洞。因此，以培養批判精神為重要內容的通識教育不僅可以在成人教育進行，而且唯有成人教育才能真正達到目的。

從以上三個論點，我們認為即使大學的通識教育十分成功，還是需要進行終身學習型的通識教育。

從以上的探討，我們認為，通識教育應該成為終身學習的重要內容。如此，將有助於人們面對新世紀的挑戰，也將是人們建構，並不斷改善現代社會的基礎。但是，通識教育通常只在大學中實施，還未系統地結合到終身教育。這是一個通識教育的重要領域，卻是長期被忽視的領域，需要積極進行理念的探索與實踐的摸索。

(《通識在線》八期，二〇〇七年一月)

注釋

1.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一般討論，《通識在線》第四期 (2006年5月) 曾列為深度論壇的主題。但是具體討論對於社會階級以及地理空間的意義，則有待來日。
2. 也因此，美國的通識教育常有包含基礎教育在內者。當然，大學通識的目的並非全然為了彌補中學基礎教育的不足。
3. 從這個分析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知識爆炸時代，人民通識的素養是社會民主的重要條件。
4. 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世界高等教育研討會：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願景與行動」(World Confer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Vision and Action) 明確指出：「高等教育應加強學習的批判功能。對於教育以賦權為宗旨，巴西名教育家 Paulo Freire 是積極的提倡者。關於 Freire 的教育理念，請參閱本期文章：方永泉〈關懷弱勢，從根做起—Paulo Freire 教育思想引介〉，《通識在線》8 (2007)，35。



老林在南藝教書時常常從隆田火車站騎單車到學校

【左翼與民主】

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從局勢演變談起

林孝信

前言

左翼社會運動發展的困難，是大家都知道的。這裡頭有社會運動本身的困境，有左翼運動的問題，包括蘇聯東歐垮臺及中共經改所引發者，還有台灣具體環境下特有的問題。由於問題十分艱鉅，有些部分甚至是全球性的，令人覺得不是臺灣左翼有能力可以解決的。從而讓有些朋友認為，左翼事業不可為，更滋長了部分仍然具有理想者的消極悲觀態度。

吾人固然不可抱持無知的樂觀或自欺欺人的態度，但也不必過於悲觀。左翼事業從九〇年代初期以來，誠然遭遇空前嚴苛的挑戰，但也並不一定從此陷入絕境，一無可為。事實上，全世界無數的左翼人士正從不同的角度，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進行深刻的反省與尋找出路的工作。這麼大規模而深刻的工作，我們不相信會全然毫無成效的。台灣的左翼人士，也應當加入這個雖無組織卻是龐大的反省與重建洪流，與全世界左翼人士共同迎接這個空前的挑戰。作為第一步，我們應當針對台灣的特殊性，作出左翼的分析，並且擬定現階段工作的路線與策略。

臺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

臺灣的工農階級或其他弱勢團體，基本上都處於自在階段。尚末能夠決定社會的走向，甚至不能影響社會的輿論。因此，在探討臺灣的宏觀形勢，無可避免地，主要得分析統治階級的

動向。

李登輝政權十多年來的措施，成功地將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轉化為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與前相較，政權的資產階級性格更加凸顯。這可以從金錢政治與黨營事業的急速膨脹看出。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也使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對社會的操控取代了往日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民粹主義的氾濫，更把許多社會內部的矛盾轉化到兩岸的對立，所有這些，都嚴重地阻礙了左翼社會運動的發展。

李登輝是個有使命感的人，綜觀他十多年來的作為，李登輝有計畫有步驟地把臺灣帶到臺獨的目標。為達此目標，對內他強化資產階級與民粹主義的力量，對外則加緊結合美、日等國的右翼力量。同時不斷地激怒中共，企圖藉由中共過激的反應，凸顯臺灣受打壓的可憐處境，以此誘導台灣人民敵視中國，從而凝聚敵愾同仇的台獨意識。這些策略，在李登輝執政的前期實施得相當成功。

但最近兩三年來，由於中共的警惕。加上中美關係緊張下美國對台獨支持的保留，李登輝的臺獨進度受到挫折。而李登輝的任期卻即將結束。雖然李登輝也企圖利用國大延任等等方式，讓他能夠直接主導臺獨這個「歷史使命」，但由於他長期的各種作為，使他這些企圖難以實現。

盡力輔導連戰讓他可以繼續「垂簾聽政」，是他目前主要的策略。但是，連戰這個「呆頭鵝」固然讓他易於駕馭，卻得不到選民的青睞。集集地震本是一個天降的機會。果然，李登輝政權利用這個大好機會，成功地隔絕了其他候選人上媒體的機會；甚至，為了凸顯「李連」的「救災成績」，更隔絕了災民的聲音。但成效似乎不彰。連戰的聲勢曾經一度上揚但不久又掉回 15% 以下，看來選上的機會不大。

李登輝是不會輕易放棄的。特別當他看到台獨的內部條件已經接近完成，他更不會讓煮熟的鴨子飛掉。面對連戰選情低迷，李登輝一定會再出怪招。最近邀請日本右翼政客石原來台，以刺激中共來達到兩岸緊張，為其一例。其他更激烈的手法，包括挑起兩岸的軍事衝突，都有可能。值得吾人注意。

雖然如此，但是李登輝下台總是會有變化。就左翼社會運動而言，這是一個比較有利的環境。畢竟，要比李登輝更有能力把民粹主義以及極右政策推行得如此出色的人，也不容易找到。我們可以有審慎的樂觀，而準備迎接這個時機的來臨。同時，我們要繼續與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政權鬥爭，為剷除李登輝建構出來的惡性資本主義與民粹主義而努力。

臺灣當前左翼運動的主要問題

外在的環境固然十分困難，但並不是毫無機會。即使在李登輝極右且民粹主義高漲的時期，社會運動的土壤依然存在。例如，李登輝為了鞏固其政權，並且朝向臺獨的目標，他強化了大資產階級與地方派系的力量，從而促成人民對黑金政治的極度反感；他企圖透過國大延任來制訂「基本法」反而導致人民對於兩黨的勾結不滿；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啟蒙群眾，並發揮左翼在社會影響力的機會。類似的機會還會繼續發生。

這些誠然不等於左翼運動的高潮，甚至未必能連接上左翼運動，但卻是左翼能夠與社會對話的機會。從這裡，左翼可以尋求廣泛地接觸社會，教育群眾的機會，而逐漸建立左翼的社會基礎。

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筆者認為，主要的因素在於臺灣左翼的主觀條件不成熟。臺灣的左翼在戒嚴時期徹底被鎮壓。解嚴後雖然產生了一些社會運動，但這些社會運動並未真正受到左翼思想的領導。幾次左翼組黨都因為種種困難而未成氣候。更且，台灣的左翼，彼此之間的思

想交流都很欠缺；彼此的關係，主要基於具體的工作來建立。因此，臺灣左翼對於臺灣社會的基本分析，以及運動的政治綱領與發展策略均缺乏廣泛而系統地討論。在此情況下，台灣左翼的運動基本上是基於每個人自己的認定，缺乏集體的共識，以及在共識下的團結行動。也就是說尚未形成隊伍。

在思想共識尚未建立，政治路線有待確立之前，便認定臺灣左翼難有作為，是過早的結論。臺灣的左翼，在面對著臺灣激烈社會變遷的機會與責任下，在面臨社會主義實踐重大挫折的挑戰下，更需要以積極的態度，結合臺灣社會運動的具體條件，致力於隊伍的建設。

（原載於《左翼》第一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全球化的世紀回顧——WTO 西雅圖會議的啟示

林孝信

去年十二月，世貿組織（WTO）在美國西雅圖的部長會議引來近十萬人的抗議，是美國六〇年代反越戰以來最大的示威抗議行動。西雅圖市宣佈戒嚴，並首次派警方以橡皮子彈驅散抗議群眾。

WTO 是什麼？為什麼它會引起全世界數萬名抗議者不遠千里來反對？

WTO 細說從頭

WTO 於一九九五年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關貿總協（GATT）。GATT 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世界銀行（WB）都是戰後美、英等資本主義強權為建立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幾個主要機構。

二戰快結束前，美、英等國鑑於兩次大戰都導至社會主義力量的壯大及第三世界人民的覺醒，乃積極探討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道。二戰實源於三〇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而後者的產生又由於國際金融的失序與國際貿易的障礙重重。於是一九四四年在美國 Bretton Woods 小鎮召集，主要同盟國且非社會主義國家開會，會中議決成立三大國際金融機構，即專司國際貨幣體系的 IMF，負責融資的世界銀行（WB），及規範貿易的國際貿易組織（ITO）。

前兩者順利成立，但 ITO 未獲美國的贊同。遂於一九四七年在古巴重新開會，改設 GATT。GATT 只是一個多邊協定，而非一個執行機構。遇到任何貿易紛爭或新出現的貿易問題，它必須重新開會進行協商。事實上，這些協商幾乎從未間斷。從 GATT 成立以來，會議不停，可分成八個回合。由於效率低，不足以應付快速膨脹且複雜化的世界貿易，特別從八〇年代之後，英、美等國積極鼓吹自由化、國際化及私有化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三大內容之後，GATT 的運作方式已不足以應付資本主義全球化新階段的要求。於是在冗長的最後一個協商回合（烏拉圭回合，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三）中協商成立了一個具有常設執行機構的 WTO。

WTO 與 GATT

WTO 係基於 GATT 已商定的協議，再加設常設的執行機構——秘書處，用於執行協議，監督各會員國的外貿政策及執行狀況。遇有違規者，可進行禁運等等制裁行動。另外，對於貿易爭紛，它設有常設法庭，可以進行迅速而強力的仲裁。相較於 GATT 的條約性質，它更像是一個國際政府。

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貿易或交換乃是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幾乎是唯一關係；因此，掌管貿易事務的機構，其功能已涵蓋一個資本主義政權下的大部份工作。這是許多人視 WTO 為國際政府的基本原因。

WTO 不僅有行政及審判／制裁權力，而且它包括的貿易範圍也遠大於 GATT。GATT 只包括有形的物質商品。WTO 則增加了服務性商品及智慧財產權商品。服務性商品，如金融、保險、運輸、法律、管理等等，及智慧財產權商品，如影片、卡帶、書籍、科技專利、電腦程式等等，在半世紀前是微不足道的，但到了八〇年代，這兩類商品的交易額激增。根據 GATT 的統計，一九二二年（即決議設立 WTO 的前一年），在全世界五萬億美元的國際貿易總額中，這兩類商品共佔一萬三千億美元，已超過四分之一。在此背景下，WTO 這兩類商品納入規範，勢將加強這兩類商品的貿易額與獲利程度。

眾所周知，這兩類商品的出口國完全集中在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事實上，美國的出口有形商品不斷萎縮，只剩軍火武器，次產品及民航機等少數幾樣。美國的

出口，日益仰賴服務性及智慧財產性商品。WTO的這些增項，完全在圖利美國及其他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家。

WTO與GATT的另一個差別在於它的普及率更廣。GATT在一九九四年底時，才有一百二十八個會議國；而WTO一成立不久，便超過一百三十個國家加入。由於加入國家眾多，更加使得未加入的弱小國家在國際貿易上孤立。這種多數暴力，驅使不少第三世界國家被迫加入。

宏觀看WTO的影響

WTO的影響深遠，特別是對農業與農民，對生態環保，對貧富差距，對國家主權等等方面，均有重大的不利影響。但這些方面的論述很多，在此略過不提。

資本主義的生產循環始自資本購買各種生產性商品及勞動力中，經勞動而創造價值，後經商品的流通銷售而完成所創造出來價值的實現。因此，資本、勞動與商品貿易構成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三個主要環節。在地球有限的束縛下，資本主義體制力求在資本流動、勞動力獲得及商品流動的全球化，以達到其追求最大利潤的標的。

資本流動全球化，是八〇年代國際化，自由化及私有浪潮的主要內容。這方面的成就，加上早已成形的國際金融秩序（IMF），為資本這一環節建立了全球運作的基礎。

勞動力的獲得，則需建基於勞動力的流動不能自由化與國際化。否則，勞工的自由流動將導至全球工資平均化，這將不利於資本家的剝削。因此，在全球化聲浪高漲之際，唯獨不聞勞工流動或人口流動的自由化。美國移民局對勞工移民的防範有如面臨大敵。在全球化浪潮下主權不斷被削減的民族國家，其功能將日益淪為替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看管勞工；而國家疆界存在

的意義，亦將成為劃分不平等生活水平區，以方便跨國公司於生活水準低落地區榨取廉價勞力。

商品貿易這個環節，其全球規模的體系建設就是GATT—WTO的演變過程。處在全球性生產的時代，處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產、銷極易失調而造成經濟危機的時代，WTO成立的重要性，更要超過IMF及WB。

西雅圖抗爭的歷史意義

一九九五年WTO成立，一九九九年中國與美國達成加入WTO的協議。在二十世紀結束前，資本主義全球化又要進入一個高峰！在此美好的背景下，年底的西雅圖WTO部長會議似乎可以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建設劃下一個美麗的句點。不料卻失敗了！

近十萬人的抗議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歷史的終結》作者福田（F. Fukuyama）氣急敗壞地要求「把到西雅圖鬧事的那群瘋子趕走」。但若福田讀懂自己書裡引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可理解歷史的發展總是會為自己設立對立面。

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處心積慮地被營造出來，是以更多的貧富不均，以全球更多人的受剝削為代價。這種代價，必然會激起全世界有正義，有見解人士的反對。西雅圖的這十萬人，可能只是這些反對者的冰山一角。

資本主義炫耀的外表，不能掩蓋其剝削、不合理的實質。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世界，也許更能讓人們思考：人類的前景在哪裡？

（原載於《左翼》第三號，二〇〇〇年一月）

第三世界的歷史發展與發展方向

林孝信

陳水扁就任總統不久，便展開外交之旅，訪問了中美洲及非洲幾個第三世界國家。針對多年來臺灣金援外交之譏，陳水扁表示富有的臺灣應當幫助貧困的國家。陳水扁這個答覆，巧妙地把過去臺灣民意代表（多數為民進黨立委）對國民黨政權賄賂式外交變成具有高尚情操的道德行為。同一個事實，不同的用詞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效果。語言之魅力於此可見一斑。

這裡暫不討論語言的吊詭性。我們姑且承認陳水扁政權講的都是真心話，真誠地想幫忙第三世界貧困國家，而未具有其他政治目的。如果這樣，我們得了解什麼是第三世界？為什麼我們提及第三世界總聯想到貧困？臺灣過去對第三世界的態度是什麼？……等等問題。

更且，從左翼的角度，第三世界的意義何在？對左翼運動會有什麼影響？

左翼角度的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這個用詞的出現，大約始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但第三世界這個概念所意指的對象，則要早得很多，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〇年代。

一九六〇年代中，法國、中國（中共）都有人指出，冷戰中的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直接衝突的可能性都不高。因為美、蘇兩強都認識到，在這個總體戰的時代，控制更多的世界資源與市場，因而提升國力，是最終打敗對手的根本基礎。因此，美、蘇兩大集團之外的廣大地區，包括亞洲大部份地區、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國家便成為美、蘇兩強極力爭奪的對象。

另一方面，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這些地區的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大量的新獨立國家，

又多具有被殖民的類似歷史背景，以及繼續受資本主義強國在經濟及其他政治上不平等待遇的現況，這些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很容易聯合起來，在國際政治上發揮作用，特別在聯合國大會中（聯合國大會不分國家大小強弱，一國一票，是較民主的機制。數量上佔優勢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便能發生較大的影響力。相對地，以五強為基石的聯合國安理會，以及以股權多寡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世界銀行（WB），還有以進出口能力為基準的世貿組織（WTO），其決策便不民主，操縱在少數強權手中）。

兩大集團之外的亞、非、拉美國家具有共同地受兩強爭取與控制的特點，又能在國際政治上發揮作用，由這些地區所構成的第三世界便成了國際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一股力量，在六〇、七〇年代成了美、蘇兩強之外的另一國際因素。

第三世界力量的展現與列寧的第四矛盾

第三世界國家因戰後冷戰及國際總體競爭的背景下而形成一個具體的政治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本來就客觀地存在，並非到了五〇、六〇年代才突然冒出來。但是這些地區過去在世界政治上產生的作用極小而消極，未曾引起強權、政治人物與學者的特別注意。

因此，「第三世界」名詞的創造與流行。代表一種全新的形勢及思維，即過去被認為卑微、貧困、無足輕重的地區或人民，是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從來，歷史都是被強權宰制；這種強者的邏輯，隨著第三世界的出現而受到空前的挑戰。

這種弱者力量的出現亦非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才有。例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如此，只因歷來史家均將這些弱者的反抗污名為「流寇」，使她們在歷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被矮化或忽略了。

更直接的例子來自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列寧對當時國際局勢的分析。列寧認為，除了正統馬克思所強調勞、資之間的對立之外，在十月革命之後的世界總局勢中，還有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之間，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以及帝國主義與廣大殖民地人民之間的三大矛盾。在這三個矛盾中，前兩者的重要性是很顯然的。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對初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仇視與恐懼之深是眾所周知的；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引爆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兩大矛盾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重大性實足以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勞資矛盾相提並論。

然而，列寧的第四個全世界基本矛盾——殖民地人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當時則缺乏有力的佐例。有些論者甚至評說，第四個世界基本矛盾只是一種主觀期待與策略的考慮。這些論者認為，列寧出於期待殖民地人民起來反帝，以紓解帝國主義對新生社會主義蘇聯的壓力的策略考慮，而提出第四矛盾。因此，主觀的期待超過客觀的事實。換言之，第四個矛盾的提法，反帝策略的考慮重於客觀規律的描述，第四矛盾的重要性不可能與前三個矛盾相提並論的。

這個批評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便站不住腳了。第三世界力量的展現為半世紀前列寧的論點提供強有力的實證基礎。正如伽利略的科學先知受到教會的攻擊一樣，列寧的洞見也遭到庸俗實證主義者的批評。以庸俗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當時殖民地人民都在殖民主義的枷鎖下呻吟，連存活下去都有困難，哪有可能與龐大的帝國主義對抗而組成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一個基本矛盾？然而列寧以辯證的方法與革命者的氣魄，預見這些卑微人民鉅大的歷史作用，將第三世界（當時的殖民地地區）人民反抗的潛力充分地預估出來，而將之與其他三個矛盾相提並論。

第三世界與中共農村革命的反帝力量

列寧對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潛力的預估，以及第三國際據此制定的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

策略成為兩次大戰間國際局勢演變的一個重大因素。特別中共的革命，不僅是抵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侵略的一個重要力量。而且她發展出來農村革命的道路，成為日後第三世界反帝運動的範本。因為第三世界人民所處的情境與社會制度，與過去中國人民所處者較相似，中共能夠在這種非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地區產生了反封建反帝革命，為第三世界日後的反帝運動提供一個可能性。列寧對第三世界人民反帝的期待。經由中共的革命而充分發展出來。這是五〇、六〇年代第三世界興起的一個關鍵因素。

第三世界受中共革命成功的啟發而壯大，回過頭來也幫助了中共。一九七一年，中共突破了美國二十多年的封鎖進入聯合國，便是第三世界國家努力的結果。當然，中共在當時極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帝鬥爭，包括了她本身在韓戰、越戰及其他外交事務上堅決反帝，並處處為第三世界國家仗義直言的立場與作法，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敢於反帝的決心與士氣。並且，除了政治外交領域之外，中共嘗試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也較符合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條件。一個成長或許較慢但卻較公正、較平等、較有尊嚴的經濟發展可能性的主張也在第三世界流傳開來。到了七〇年代，第三世界的鬥爭，已經從五〇、六〇年代爭取政治獨立擴大到經濟自足上。

資本主義的基本前提是獲取最大利潤。為此，她必須不斷擴大市場、掌握更多的資源、雇用更廉價的勞力。這是資本主義國家要不斷對外擴充，成為帝國主義及戰爭的必然原因。二戰後，雖然舊式殖民主義難以持續，但資本主義國家卻另闢蹊徑，繼續掌握全世界的市場、資源及勞動力。這是資本主義生存的根本基礎。

因此，六〇、七〇年代第三世界將其鬥爭的焦點從形式上政治的獨立轉化成維護本國市場、資源的獨立，並試著走出另一條經濟發展的道路時，資本主義國家受到了最鉅大的潛在挑戰。如果這條新道路發展出來了，資本主義體系將無法掌控世界的市場、資源與勞動力，資本

主義世界的利潤、成長與繁榮都將日益凋萎。這將是走向資本主義終結的道路。第三世界在七〇年代呈現的挑戰，是具有如此宏大的歷史性作用底潛力。

第三世界力量衰退的因素

可惜這個潛力到了八〇年代卻在人們的期待或提問中消失了。

消失的原因很複雜。且分析幾個較重要的。首先，第三世界雖然有類似的歷史背景與不利的國際處境，但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差異性亦不小。類似性促成她們的團結，因而發揮了六〇、七〇年代的重大作用；但差異性則會妨礙其團結。一旦差異性被激化、被分化，團結將很難維繫。而團結是第三世界發揮作用的前提。任何第三世界國家，都不足以和美國甚或許多其他資本主義相抗衡或競爭。唯有團結才能展現力量。

其次，第三世界多數國家極度貧困，與資本主義國家差距太大。在迫切追求擺脫貧困的前提下，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是莫大的誘惑。雖然自六〇、七〇年代開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嚐試走一條有別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但這條人類從未曾有的道路許多人仍然信心不足。兼之，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其成效不是短期內容易展現出來，更會影響一些人的決心。到了中國鄧小平路線開展，這個最早提倡走新道路的國家自己都放棄了初衷，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便紛紛從這個全新的嚐試中退卻下來。當經濟的鬥爭潰退之後，政治的團結與反帝鬥爭便很難維持。

再次，資本主義也調整了步伐，從八〇年代大力推動自由化、私有化及全球化。這些變化逐漸腐蝕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權、強化了對世界市場、資源及勞動力的掌控與整合，使得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團結更加困難。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分別各自與國際資本主義掛鉤，變得孤立無援而在國際政治上被邊緣化，甚至在經濟上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也日益擴大。

最後，資本主義體系的意識型態宣傳也重現威力，一掃越戰之後那種失敗者、侵略者的窘困局面。從八〇年代開始，配合英、美等國開展的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變遷，國際媒體充斥了對自由市場的謳歌，對集體化與國營企業的詛咒，對全球化的禮讚。

到了九〇年代，由於中共發生天安門事件以及蘇聯及東歐國家的變色，國際媒體更大肆宣染歷史的終結。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與不可取代性。資本主義不僅是效率高、競爭力強，甚至是較重人權，富有人道的道德優越者。

以上分析了八〇年代後，第三世界力量衰退的主要因素。

理解了這個歷史性的大轉折，讀者或許要問：第三世界的歷史性作用是否一去不復回了？還有，第三世界今日的處境不僅政治影響力大不如前，即經濟的地位亦更加邊緣化，那麼第三世界的出路何在？

這是一個不易有共識的難題，短期難有樂觀的答案，永遠的悲觀也沒必要。

也許，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新的洞見，就如當年列寧的洞見一樣。作一個左翼，不能被現狀所罩住。從第三世界被壓迫，而且愈來愈嚴重此一基本事實出發，我們相信反抗總會從某些角落冒出來的。我們沒有理由過份的悲觀，而應致力於「反抗從我處冒出」的準備。

最後，從第三世界形成的背景，動力與理念來說，陳水扁政權的政治理念是與之完全背道而馳的。陳水扁對這些第三世界部分國家的外交之旅，充其量也只能是收買式的外交，而與第三世界的演變脈絡是搭不上線的。

（原載於《左翼》第十號，二〇〇〇年八月）

新政權的可能走向與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林孝信

前言

以中產階級代理人自居的民進黨陳水扁，在當選總統後，積極地拉攏臺灣大資產階級，陳水扁政權未上任便迫不及待地傾向大資產階級，是值得臺灣社運工作者，特別是左翼運動者，認真去思考。

在探討因應之道之前，有必要對陳水扁政權的可能走向作更深入的分析。

反核四廠事件剖析

陳水扁政權之右傾化，除了他本人從當選後即積極向許多大資本家「拜訪」、「請益」外，亦可從其主要挑選的內閣團隊的初期言行窺其一二。

最明顯的是核四廠興建的問題。陳水扁與民進黨，以及新任環保署長林俊義一向都強烈反對興建核四。但一旦當選之後，態度便馬上起了微妙變化，敏感的反核四運動者不斷地質疑，並訴諸街頭示威，但成效不大。新政權目前一再聲稱要重新進行環保評估。眾所週知，這種所謂專家評估的結果，其報告必然充滿一大堆望之儼然的統計數字與權威論述。群眾如有質疑者，必然被扣以「不專業、不科學、不理性」的大帽子。過去國民黨政權及古今中外，許多反動政權在對付人們抗議時，不都是採用這個手法嗎？

林俊義的說詞更露骨了。他說以前反核四是反獨裁，現在陳水扁政權當然不獨裁了，所以不必再反核四。當然，這只是他說漏了嘴。他的標準答案還是「重作環保評估」，以示他並未

反「反核四」。

臺電不斷地強調，如果不蓋核四，未來電力必然不足。這話當然不錯，但台電絕不會探討未來電力不足的原因何在。今日台灣電力並無不足，所以未來電力的巨量不足（不只是輕微的不足，因此才需蓋大功率的核四），顯然是有一些大型耗能的工廠正在興建中，包括六輕、七輕、濱南工業區的大鋼廠等等。陳水扁政權如果對於過去反核四立場有起碼的尊重，至少要先評估發展這些高耗能工業的必要性。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陳水扁政權絲毫不曾動念頭去重新評估高耗能工業的必要性，反過來逕行要求對核四重新進行環保評估，其潛意識的傾向非常明確，耗能工業的發展「著庸毋議」，核四勢在必行。因此工作的重點在於透過尊重「專業」環境評估，向反核四的人交待。由於反核四群眾本來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故對核四問題的處理重心已不再是核四該不該反的問題，而是如何安撫那些仍執著於原有反核四理念的舊支持者。

從反核四到反反核四，陳水扁政權的抉擇是很清楚的：大資產階級的要求是最優先要尊重的。面對矛盾的局面，取捨已很清楚，不再是用心去堅持過去的理念，而是想法避免失去支持者。

落一葉而知秋。核四案不過是提早曝露的一個矛盾問題。我們可以預料在其他方面仍有類似的情況。如果事件不會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矛盾，陳水扁政權可以繼續大聲地支持社運者的要求，以穩住他的支持選民；但一旦矛盾發生，其抉擇將很清楚，這類問題將包括勞工工時縮短、美濃水庫興建等等。

社運人士的麻木

面對陳水扁政權的這種傾向與選擇，臺灣的社運人士恐怕都還不夠警覺，即便有些事件，如核四興建，已浮在檯面上。

缺乏警覺的根源，是需要仔細分析。首先是許多社運人士長期依附於民進黨。對於民進黨掌權之後的可能走向，他們不易產生如往日對國民黨政權那般的抗爭意識。他們或是壓根兒不往這方面思考，或是以「要給新政權一個機會」等等藉口來為自己微感到的不安交待，或是如前述林俊義的態度，認為社運的目的在於「奪取政權」或「台獨建國」，不宜旁生枝節擾亂了這個基本目的。

還有一個較個人但卻影響深遠的原因：許多過去社運人士現在紛紛以各種方式參加這個新政權。他們從過去在野的理念追求者轉化成在朝的準既得利益者。為了掩飾他們這種理念上的倒戈，他們會積極地倒打仍然堅持理念者一把。《左翼》第六期左思先生所作〈向右傾斜的單一與貧乏〉，正凸顯出這批新貴們倒戈之後倒打社運人士一把的情況。

由於這批新貴們過去多少沾了一點社運的邊，與社運人士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又多能搬弄一點馬克思的詞彙，具有相當的迷惑作用。特別值得社運人士的警惕。

左翼人士的時代使命

隱藏在社運人士缺乏警覺的背後，是社運人士缺乏對事件進行深刻分析的習慣與能力。台灣的社運長期以來過份任務取向、工作取向。對於社運的根本目的討論不足。這就讓一些志不在社運而別有個人政治企圖者以混入社運隊伍的機會。一旦政治的企圖達到了，他們就棄社運而去。尤有甚者，由於他們混過社運，深知社運的潛力與弱點，一旦他們倒戈，將更有能力來破壞社運。

以批判現存不合理體制及推動社會改造為宗旨的左翼人士，在這個新政權變遷，社運人士陷於麻木之際，應當積極進行深刻的分析與批判。這是左翼人士的時代使命。

（登載於《左翼》第七號，二〇〇〇年五月）

給將參加（以及因故不能參加） 《衛促會》「領導人才培訓」夥伴的信

林孝信 「社團法人臺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顧問

弘光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各位重視領導問題的朋友：

歡迎各位！祝賀各位！你會來參加領導人才培訓研習，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首先，並不是民間團體都會舉辦這類活動，多數民間團體甚至不知道這種活動的重要性。故《衛促會》在草創初期辦理這樣的活動是很少見的。其次，你排除忙碌雜事前來參加這個活動，顯示你體認到領導能力對團體未來發展的密切相關性，也顯示你對這個團體的認同與用心。

但是，甚麼是領導能力？為甚麼要辦領導能力的研習呢？怎樣的人需要參加領導能力的研習？作為一位參加者，事先應該如何預備才能在研習營中獲得最大的收益？這封信便是要簡短地回應這些問題。以下分成領導的意涵、領導的藝術、及組織的原則來介紹。

領導的意涵

Q1：甚麼是領導？

人類組成社會，共同生活或是從事任何活動，都會產生領導的現象。領導可以說是人類社會集體生活或活動的必然產物。因此，領導現象普遍存在於所有人類社會中。

領導是要帶領一群人共同從事一些活動。這些活動可以小至滿足個人的生活需要，大至開拓國家疆界，完成複雜的建設工程，等等。人類文明出現過的各種生產活動、制度改造、乃至

於創造發明，都離不開某種形式的領導。一個偉大的人類事業的出現，往往得力於傑出的領導。

領導係提供視野，方向，方法等等，引導團體成員形成高度共識，從而有效地朝向共同目標前進。任何一群人如果要去實現共同目標，就有領導的問題。從而，任何團體都需要重視領導，尤其是以理念結合的民間團體。

Q2：領導與管理有甚麼不同？

領導與管理，常常被混用。其實兩者差別顯著。管理是在限定的時間，人力以及資源的條件下，對這些條件作最優化的安排，以最大程度、最有效率地達到設定的工作目標；領導則著重探討每個工作的意義，將每個具體工作聯繫到團體的最後宗旨。管理側重短期具體工作目的達成；領導是要朝向長遠目標邁進。管理注重的是任務的完成，是「物」的工作；領導重視的是共識的達成，是理念的溝通，是「人」的成長。

國外學者有用如下一句話來突顯兩者的差別：領導是要做出對的事；而管理是要把事情做對。（Leaders do the right thing, managers do the thing right）這表明做一個領導，是要主動地思考應該做甚麼事，而不僅僅只是被動地把別人決定好的工作執行而已。換句話說，領導者需要出主意，做決策，而非只是稟承上級命令或會議的決議行事。

當然，領導人也不只是出出主意，做做決策而已。一個好的領導人也要具備執行決策的能力。因此，領導在理論上應當涵蓋管理。但是，我們需要培養的，不只是善於執行的人才，而是同時具備主動地出主意、做決策的領導能力。簡言之，領導的重要性更甚於管理。

Q3：甚麼人需要參加領導能力的研習？

所有的人都需要。即使你只是一個低層的行政人員。因為你在負責執行一項工作時，你就

是這項工作的領導者。你不僅需要把這項工作高效率做好，也需要理解這個工作在協會整體的地位為何，並且要根據這樣的理解鼓舞協助執行這項工作人員的熱情與積極性。

這些協助執行的夥伴可能在協會體制上的職位高於你，但是在這項具體工作上，她／他需要接受你的領導。除了固定的職務上區分領導與被領導之外，每一項具體工作也會臨時形成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因此，人人都有機會充當領導人，那怕她／他在職務上只是一個基層幹部。

一個常見的誤解：基層幹部忽略自己在許多具體工作上的領導作用，從而沒有思考自己在工作崗位上當領導者所應有的功能（諸如提供視野，方向，意義等等），而把自己僅僅定位為承上級決策的執行人員。這樣，不但那些具體工作缺乏方向性與意義感，久而久之也會把自己異化為一個不用動腦筋的螺絲釘。

領導與被領導是職務上的需要。工作之外，關係平等。

Q4：領導能力有那麼重要嗎？

非常重要。依據相關的研究，一個具體工作的成功執行，一個團體的成長發展，領導是關鍵。許多企業花大筆錢聘請專家為其員工進行領導能力的培訓，還有大專院校以及各種民間補習機構普遍存在培養領導人才的培訓班；這些現象說明領導對於一個事業成敗的關鍵地位，已經受到社會廣泛的理解與重視。

Q5：領導能力有那麼難嗎？

領導能力有些規律，因此，它是一門科學知識，需要我們學習。但是，領導能力同時也是一種藝術，許多地方沒有通則可言，更需要不斷的交流，從充實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而領悟領導藝術。

領導的藝術

※林孝信與陳美霞討論綱要，陳美霞整理

領導者的重要特質（注意：領導與管理是不同的概念）

- 有遠見與理想，而且願意為這個遠見與理想的實現作出無私的貢獻，也深信這樣的努力對人類的進步有正面的影響；善於將現有的工作與長遠的目標、理想連結；
- 有實踐這個理想的能力；他不等著機會從天上掉下來，而要去利用、或製造機會；
- 謀定而後動，事情一旦決定，要有克服困難，把事情貫徹到底的意志；
- 一方面接受、善用領導者所擁有的權威，承擔領導者應負的責任，另一方面又適當的把許多決定權下放到可能的最低的組織層級；
- 誠實、公平、正直、堅持原則，處理人事時盡量不拐彎抹角，人人都清楚他的立場；
- 關心同事個人的及專業上的成長，不需要同事對他忠誠或唯唯諾諾，反而欣賞有不同想法而又敢仗義執言的同事；
- 鼓勵同事多嘗試、不害怕犯錯；讓同事知道他工作的意義，讓他覺得有成就感，適當的給與獎勵、鼓勵、讚賞；
- 有顆溫暖的心，勇於表達感情，但也不掩飾他堅強而又有威嚴的一面；
- 善於聆聽別人的意見，善於與人溝通；
- 善於欣賞別人，找出別人的長處、優點，而且找機會讓別人的優點、長處發揮出來；碰到別人的瓶頸時，鼓勵他，讓他度過瓶頸，有所成長；
- 善於自我學習、自我成長、自我改造；
- 知道如何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
- 善於將阻力化為助力；
- 知人善任，善於跟不同的人合作；
- 善於主持會議，發揮民主精神，理解實踐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善於帶領同事達到共識、目標；
- 管理：時間管理、人事管理、資訊管理、財務、資源管理
- 能創造學習的團隊和環境

組織的原則

- 目標一致性原則：學習當前局勢，明確理想及目標
- 分工協作原則
- 責權關係原則
- 訊息暢通原則
- 理解種籽師資思想動態，發現苗頭不對，及時與他們討論，解除他們的顧慮，堅定他們的信念
- 對意志堅定、積極主動的種籽師資加以鼓勵，介紹他們進入工作團隊
- 從群眾（學員、民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 在定期的檢討會中給予思想啟發，提高幹部認識能力及改造能力（如世界觀的改造）
- 強化協會特色——理想性、專業性、平等、民主、集體創作、互相尊重、互相欣賞、發揮潛力、創造歷史。
- 加強成員向心力
- 遵守聯誼會起碼的紀律
- 多動腦筋，多想問題——調查研究、收集各方面意見、整理分析歸納、變成自己的主張（從群眾中來），進一步把主張推展出去（到群眾中去）
- 明確自己目標，加強信息溝通
- 講究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
- 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
- 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與群眾相結合
- 把握好全局與局部的關係
- 處理好中心工作與其他工作的關係
- 善於總結經驗
- 開好會議
- 領導必須要有預見

【編者註：此信第一版為二〇〇九年《衛促會》辦理領導人才培訓，老林寫給夥伴們的信，二〇一〇年再次辦理領導人才培訓，老林與美霞討論，增修一些資料，此信為二〇一〇年的版本。此信的內容在《衛促會》後續許多團隊建設的學習和討論是相當重要的核心教材。】

病中偶感

各位關心朋友：

七月九日從廣州回來後，主要就在臺南家裡休養，並進行第三階段的治療。第三階段的治療有多種選擇，目前我們採用自然療法，暫不再進行西醫介入性的醫治。這樣的選擇也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詳情第四封的感謝信已經略有說明。

在家休養，也同時較有利於手術的復原。目前體力也逐漸增強，雖然仍有些起伏。我已經可以進行閱讀、思考、使用電腦、處理簡單工作、參加簡單活動，等等。當然，第一優先還是養病。每天上下午的散步是最優先之一，睡覺也盡量充足，食物力求衛生、營養均衡，等等各項，皆是優先考慮。

常有朋友問及近況。現在不若大手術之後，每天都有故事，都有可報導之處。我在美國的小弟十分掛念，打電話問我二弟。我二弟就說，「沒消息就是好消息」。雖然如此。一些朋友還是掛念。最近在一家餐廳意外見到一位高中同學。他十分興奮，拍了照片，傳給其他班上同學，居然引起幾位同學如釋重負地表達暫時解除了渴望消息的心情。

有鑑於此，決定每隔一段時間（一個月左右吧）寫一則病中偶感，與朋友分享，並略述近況。這些偶感鄙之無甚高見，若無興趣，刪之可也。

林孝信，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於臺南休養中，十月十三日修改

【編者註：老林術後、回台休養期間，持續寫信給關心的友人們，「感謝信」仔細地說明相關醫療的選擇、經過及心得，在此不收錄。在療養期間，他還是為自己訂立數項目標，除了養病、體力還包括讀書、理論及運動策略建構。此兩文則是他本來計畫每隔一段時間寫下的「病中偶感」，可見他最後依舊積極的生命熱情及哲理，與諸位分享。】

病中偶感一——生命的喜悅與讚歎

林孝信中秋節於臺南療養中（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年輕時閱讀《射雕英雄傳》曾被金庸絕佳的文筆吸引。例如：

柯鎮惡心想：「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雞啼了！明天嘉興府四下裡，公雞啼聲仍是一般啼鳴，我卻已死在小妖女手下，再也聽不到了。」

以「再也聽不到公雞啼聲」觸景動情的方式表達柯鎮惡自料必死的心情，襯托出他對黃蓉誤會的深度。

這次大病之後，對金庸這段話，卻另有一番體會。

在五月十八日大手術之前幾天，不知怎的，金庸這段話卻在我心頭閃過。「臺南後甲國中運動場中間的綠草坪我還看得嗎？」那個運動場是長期我慢跑的場地。跑道中間是足球場。由於使用者眾，足球場的草皮像癩痢頭。後甲國中幾次整治都失敗。但是那塊草皮已經伴隨著我十多年慢跑，有了一份感情。我雖然達觀，也不免會想：「我還能看到後甲國中的這塊草皮？」

手術成功了，我也回到臺灣。但是，當我到後甲國中運動場散步（還不能慢跑），我居然看不到癩痢頭的草皮！整塊足球場地光禿禿的，只覆蓋平整後的土壤，旁邊還停著兩部推土

機，一部壓路機。

原來，在我廣州兩個月期間，草皮全部被剷除，並用壓路機壓平壓實。幹什麼？美霞猜測學校要改鋪人工化學草坪。

幸虧後來發現這個猜測不對。整個足球場重新鋪上新草皮。但是，當我看那些逐步鋪上的草皮，我竟然擔心了：「能活嗎？」所有的草皮都是枯黃的，看不到一絲綠意生機。

這個擔心證明是多慮了。幾天後，有些枯黃的草枝居然吐出綠芽。看到從枯黃的草梗竟然冒出綠色微苗，即使微不足道，毫不顯眼，還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從此，每次散步走到那個吐綠芽的地方。我不再如往常為了讓眼睛也運動而只望著遙遠的天邊，而緊盯那些初吐綠芽的草梗。那種心情也許有點類似母親呵護小嬰孩成長。（對不起，我沒做過母親，只能憑想像）

慢慢地，綠芽蔓延開來，沒多久整個操場不再是枯黃的景象。剛好那時蘇迪勒大颱風，伴隨著連續數個星期的豪雨。高溫與充沛的雨水下，對枯黃草皮的滋長是絕佳條件。大颱風雖然帶來登革熱的流行，也常常影響我的散步；但是一想到小草可以較順利生長，那些不利影響在我考慮中都變得無關緊要。何況，登革熱在臺南大流行，主要得歸罪於臺南地方政府的疏忽、無能與公衛體制的荒廢，不能怪暴風豪雨。

此後，散步就更忙碌了：喔，這裡的枯黃的草皮開始冒出綠芽；噢，那廂一排枯黃草皮居然是活的。一旦看到枯枝中吐出綠芽，那份快樂就會陪伴我好一陣子。

啊！生命多麼奇妙！

對了，蘇迪勒大颱風也給我另外一個感傷與驚喜。蘇迪勒果然威力奇大。颱風後出去散步，只見滿目瘡痍，公園與後甲國中裡頭好幾顆參天大樹都被連根拔起，更多的樹樑被劈開折斷。

但是，最令人難過卻稱奇的是，有顆大樹居然被攔腰折斷，留下兩、三米高光禿禿的樹幹。

蘇迪勒颱風果真威風，能夠把粗大的巨木像用斧頭般攔腰折斷。但是，以當時從重病六個月餘命中救回來的我，卻很容易從生死的方向思考：這棵攔腰折斷的樹幹，沒留下一片綠葉，一支可以吐新芽的枝樑，恐怕活不下去了。思之不禁惘然。

沒想到一個星期左右，這棵光禿禿樹幹居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長出綠葉！

啊！植物的生命力竟然如此頑強。如果是個人，或是其他所謂高等動物，被攔腰折斷，神仙也救不活。

生物是何等神奇，不同物種又各有美妙之處。萬物之靈的人類不可能盡收所有物種的長處。演化的奧妙真是訴說不盡。

面對大自然的神奇，人類能不謙卑嗎？

生命真的令人喜悅，令人讚歎。

病中偶感二——邂逅死神

林孝信於臺南療養中（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八日）

罹患肝癌末期後，偶有朋友來訪，常聽到的話題是：你怎麼面對死神？當然，提出這個話題，常用婉轉間接的方式，避免單刀直入。

這個話題是自然的，因為一般人多認為癌症是絕症。所以一向健康的人忽然被診斷出罹患癌症，先是不相信，然後有些患者大吵大鬧，抱怨老天對他不公；有些患者失魂落魄，連續兩

三天不言不語、不飲不食，等等不一而足。

例如，許達夫醫生，在他被告知罹患癌症時，「當場幾乎休克，……往後兩天我幾近癱瘓，竟日躺在床上，腦中一片空白……」

另一位陳衛華醫師在得知罹患癌症，「回到家，失控的大哭起來」

相對地，我比較幸運。我既沒有大哭大叫，也沒有情緒低落，每天晚上照樣呼呼大睡。這使得高度擔心的美霞十分不平，「好像是我得癌症」。六十多年好友李宗德聽到我罹患肝癌消息，打電話到廣州（那時我已經到廣州求醫）。電話後，他書面向朋友報告說，「從電話中傳來洪亮的聲音與一如往常的積極氣氛，他以為消息錯了。」

我是對死神完全沒有感覺嗎？我想，也不是。例如廣州開刀前，我也會擔心意外，「再也看不到後甲國中癩痢頭草皮」。

或許應該追溯我的死神邂逅歷程。何時「死亡」對我有感覺，而不只是文字符號。

印象中，「死亡」這兩個字觸動我，最早可能是小時候閱讀莊子生平故事。其中有兩則與「死亡」有關。

其一，莊子的妻子去世，他的好友惠施來慰問他，發現莊子並無戚容，反而在那裡敲打樂器唱歌。惠施譴責說，你們生前感情好，她也為你生養子女；如今她屍骨未寒，你卻在唱歌作樂。莊子說，「她剛去世，我也悲傷一陣；但是隨後想到，她的肉體本來來自於大自然，如今只不過回歸她原來的地方，……。」

莊子這段話給我幼小的（小學三、四年級吧）心靈很深的觸動：居然有人這樣看待死亡！

另一則敘述莊子病危，弟子們商量如何給莊子舉辦一場體面的喪禮，畢竟莊子此時也算是「名人」了。莊子說，不必這麼大費周章，只要把我抬到山林裡就行了。你看，天地是我的棺材，日月星辰是我的陪葬物，林間鳥鳴為我奏樂，芬芳花朵是我的裝飾；這樣的喪禮還不夠隆重嗎？弟子們聽了大吃一驚：「這樣會被野獸吃掉啊」

「放在棺材也是被蟲蟻吃掉。為什麼排斥野獸而獨厚蟲蟻？」

莊子返回自然的看法貫徹到臨終，而且應用在他個人的生死大事上。這樣表裡合一的信念更加重了我對他的生死觀底認真考慮。

小學五、六年級在李宗德的引介下，我接觸佛門，並研習佛法。佛法對我一生的影響深遠而持久。佛法內容豐富，這裡只談與生死問題相關的部分。

三個地方觸及我對生死問題的思考。其一是輪迴觀，生死不斷輪迴，強化了我對生死不過是自然現象的常態，宜以平常心待之的信念。後來我對輪迴觀有所質疑，但是對生死持自然現象看待的態度並未消滅。

其二是佛法的宇宙觀：三千大千世界比較接近我所了解到宇宙規模。宇宙並不只有太陽系，甚至比整個銀河系還大得多。如果宇宙這麼大，個人的生死何足道哉。

最後是對佛家我執概念的認識，並且逐漸融入思想與行為的各方面。放不開我執，必然無法看破生死，更不易突破面臨死神挑戰的恐懼心理。

祛除我執，貫穿佛法修行的方方面面，並非只是為了克服生死大關。但是，在方方面面逐步祛除我執，卻是有助於看破生死大關，而不心生恐懼。心經有云：「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一切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如此就能達到超越生死的涅槃境界。

這個涅槃境界是怎麼一回事？我想起好友黃武雄教授，在得知罹患十公分大末期肝癌，他向學校請假一年，隱居到中部某深山里，不與外界聯絡。於是所有外界要求或壓力傳達不到他身上。可說做到了「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一切顛倒夢想」的境界。黃武雄說，這一年他得到心靈徹底的自由。我忽然領悟，心靈徹底的自由，就相當於佛家所說的涅槃吧。

就在這個時期，也隨著學校教育的發展，我對科學興趣日隆。莊子與佛家的自然生死觀在科學上得到很好的解釋。從前純思辨式的自然觀有了近代科學的詮釋。

科學不只是知識，它也是一種處事方法。它教我面對橫逆時，需要冷靜、理智、思考周全。這種方法自然有助於我對待最大的橫逆——死神的挑戰。

然後，保釣運動把我的知識視野擴大到哲學、歷史與社會科學諸多領域。

歷史方面，對於面對死神挑戰，特別有啟發。從鴉片戰爭以來，兩岸華人同樣遭受資本主義強權的侵略與欺負。這時我在芝大圖書館看到許多被侵略與欺負的救國之士與大量民眾在侵略者的槍尖下，不畏死亡更不受利誘，坦然面對死神的小故事。為數不少的這類小故事深深震撼了我：他們怎麼能如此不畏懼死神，視死如歸？

隨後我積極關心臺灣近代歷史以及臺灣的現況，閱讀了大量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民的抗日情形的敘述，知道二戰後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戒嚴體制等等，也知道臺灣還有一些倖存的政治犯。同時看到臺灣在長期戒嚴下社會不合理的體制，以及少數先知先覺的正義人士從事對不合理體制的衝撞；而這些正義人士本身反而受到迫害；我很自然站在他們那邊，並且聯絡海外眾多朋友共同支援他們。

這些經歷讓我後來有機會接觸社會改造者、黨外運動者以及倖存的政治犯。特別是親自聽到九死一生老政治犯過去如何面對死神的召喚，那種震撼又是一大生死教育。

認識了被壓迫者苦難的歷史以及他們面臨死亡威脅所作的堅持，對於如何對待死神召喚我有了較多的心理準備。當你看到政治犯在劊子手槍尖下無所畏懼的走上行刑場，你對死亡真的可以有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理解。

回顧了從小以來邂逅死神的歷程，也許可以回答朋友們的問題。莊子、佛法、科學、歷史等領域都塑造我對死亡的看法與態度；但都是緩慢漸進的。用佛家說法，都是逐步修煉的。換言之，對死亡的態度，我是苦行僧。

這次面對肝癌的挑戰，與以往不同。以前都是紙上談兵，這次則是真刀真槍。但是，以前雖是紙上談兵，在這次真實的挑戰中，似乎展現作用。

以上所言純係個人感言。剝析與知心朋友分享，用來謝謝大家這段時間的關懷與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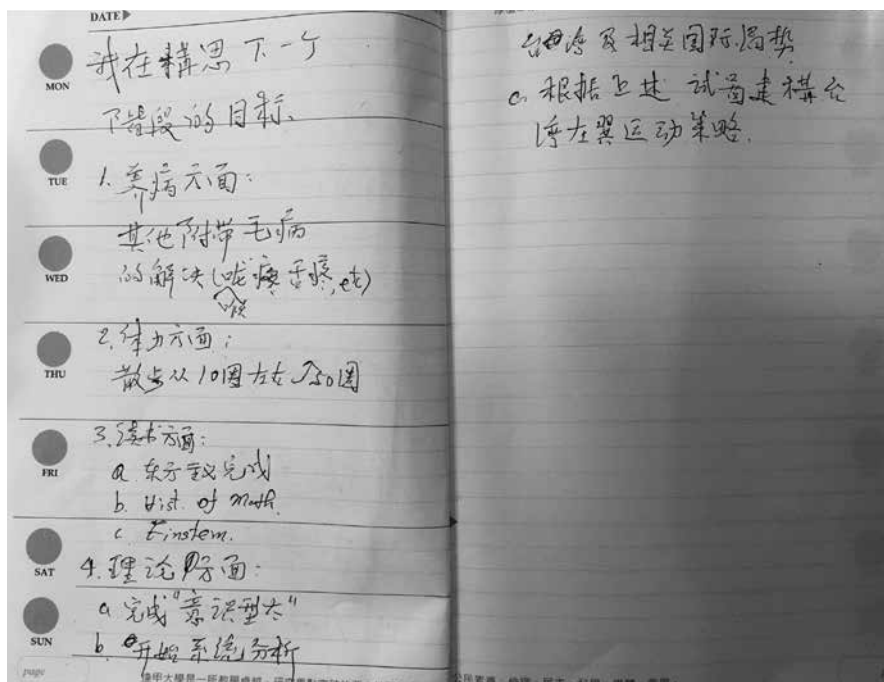
治喪委員會名單：

從科普、海內外鈞運、戒嚴時期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社運、工運、左翼政治力量集結，到社大、公衛、通識教育、政治經濟學課程和媒體改造，以及臨終前念茲在茲的釣魚台教育計畫。這個陣容浩大的委員會，是希望參與者互相看見彼此，因此看見曾經在彼此身旁的老林，繼續他離世前諸多未盡志業，共同豐富代表他一生的兩個字：實踐。

丁乃非、井迎瑞、尤美蓮、方永泉、方明、方國權、毛振飛、毛鑄倫、王于漸、王正方、王立文、王肖梅、王拓、王芳萍、王俊秀、王津平、王娟萍、王家貞、王家堂、王浩威、王健壯、王惠珀、王智明、王智章、王渝、王道還、王墨林、王曉波、王醒之、王蘋、丘延亮、白先慎、石今生、成嘉玲、朱建民、朱高正、朱楠賢、朱麗麗、江才健、江宏、江宜樺、江明修、牟永寧、但昭偉、何青蓉、何思慎、何春蕸、何燕堂、余定文、余範英、吳永乾、吳永毅、吳仲義、吳俊仁、吳俊宏、吳國禎、吳雲芳、吳榮元、吳樹培、吳錦明、呂正惠、呂春嬌、呂欽文、宋燕輝、李乃平、李天健、李功勤、李正雄、李州正、李自潔、李宗德、李怡嚴、李易昆、李芷宜、李玲瑤、李疾、李益謙、李健群、李國偉、李清潭、李萍、李椿萱、李義仁、李榮武、李遠哲、李橙安、李鎮邦、李騰、杜繼平、汪立峽、阮笙燕、阮慶岳、周本初、周成功、周佳

五、工作人員名單

實踐二字，為老林堅苦卓絕的一生做了完美註腳。作為一個實踐者，老林並非踽踽獨行，而是四海尋求志同道合的夥伴。他驟然辭世，為了組織治喪委員會，不得不在極短時間內整理對老林過去的理解，才驚覺他的足跡跨領域、世代、文化、體制內外、不同黨派、甚或穿越時空。



「老林在廣州治療後回到台南對於第二階段治療的目標規劃手稿」

君、周芬姿、周聖心、居乃虔、拔耐·茹妮老王、林子文、林文琪、林文源、林正杰、林正修、林生祥、林安梧、林念生、林明聖、林金源、林屋君、林淑英、林深靖、林清茂、林朝成、林瑞華、林聲洲、林懷民、林麗雲(台大)、林麗雲(交大)、花俊雄、邱天助、邱立本、邱守榕、邱燕、金傳春、俞力工、姚學君、施威全、施茂漣、柏蓓敏、柳秀慧、洪永泰、洪馨蘭、紀欣、胡卜凱、胡比樂、胡承渝、范振國、范巽綠、倪慧如、唐光華、唐菁華、唐曙、夏沛然、夏林清、夏曉鵬、夏鑄九、奚敏芳、孫大川、孫春在、孫維新、徐明達、徐綽、桂懷琪、桂懷瑄、殷必雄、祝開景、袁孔琪、袁家元、馬以南、高志雲、高金素梅、高涌泉、高偉凱、張之傑、張文彬、張正揚、張光正、張系國、張育華、張亞中、張金玉、張俊宏、張俊傑、張則周、張哲壽、張劍維、張富忠、張碚、張劍秋、張雙輝、曹亮吉、梁明正、梁榮誠、莊妙慈、莊明哲、莫那能、許文雄、許育嘉許明珠、許信良、許智傑、郭力昕、郭位、郭明珠、郭昭男、郭譽孚、陳力俊、陳文嘉、陳巨擘、陳正盦、陳光興、陳竹亭、陳志榮、陳杏村、陳明忠、陳明真、陳治利、陳信行、陳建仁、陳政亮、陳春生、陳津渡、陳素香、陳訓祥、陳啟祥、陳明哲、陳淑貞、陳清河、陳雪梨、陳晴美、陳菊、陳雲芳、陳鼓應、陳福裕、陳憲中、陳齡慧、陳讚煌、陸炎輝、傅成、喻蓉蓉、彭宗平、彭明輝、景鴻鑫、曾志明、曾宗偉、曾淑賢、湯紹成、甯應斌、程樹德、舒詩偉、賀陳弘、馮守娥、馮建三、馮朝霖、馮慧文、黃三裕、黃于燕、黃小陵、黃少平、黃世輝、黃光國、黃周謀、黃武雄、黃河清、黃建寅、黃哲操、黃淑貞、黃暉榮、黃榮村、黃碧端、黃維幸、黃德北、黃賢、黃錫麟、黃藿、楊志良、楊思澤、楊祖珺、楊偉中、楊盛成、楊渡、楊貴平、楊寧蓀、葉先揚、董彬彬、董敘霖、詹澈、鄒寧遠、鄒曉梅、雷鼎鳴、熊建劬、管中祥、翟本瑞、翟孟斌、趙剛、趙國材、劉大任、劉申忠、劉兆玄、劉兆漢、劉自強、劉孝春、劉沅、劉芳萍、劉金源、劉容生、劉婉玲、劉庸、劉梅君、劉虛心、劉源俊、劉廣定、劉誕麗、劉澤甫、歐陽美倫、歐陽博、潘毓剛、潘憲、蔡仁堅、蔡烈輝、蔡素貞、蔡培慧、蔡傳暉、蔡裕榮、蔡慶同、蔣偉寧、鄧維楨、鄭小塔、鄭村棋、鄭秀娟、鄭鴻生、盧志遠、盧思岳、賴其萬、

賴明詔、賴香伶、賴鼎銘、錢永祥、錢致榕、鮑利黎、薛人望、薛芳渝、謝小芬、謝四海、謝孟麟、謝國清、鍾永豐、鍾秀梅、鍾明華、鍾俊陞、鍾喬、韓嘉玲、瞿宛文、藍博洲、魏弘毅、羅竹芳、羅美文、羅德水、羅曉南、關曉榮、蘇紀蘭、顧玉玲、顧洵、龔尤倩(以筆劃順序排列)

台南告別式、台北追思會暨論壇籌備工作人員：

王占璽、王墨林、王藝樺、何之行、何景窗、吳心蘋、吳永毅、吳佩娟、吳宛倫、李亞橋、李孟奇、李疾、李瑞源、林吉洋、林冠州、林惠黎、林皓申、林瑞華、林稚霑、林聖芬、林嘉黎、邱靜慧、施威全、柳秀慧、段惠民、范小蘭、唐妍蕙、徐亞鈴、高璋蘋、張正揚、張育銘、張怡蓁、張芳綺、曹子恩、許以勤、郭昭男、陳弘煦、陳吉兒、陳怡君、陳信任、陳奕暉、陳姿蓉、陳美霞、陳重佑、陳崇真、陳慈立、陳繪宇、游頡昶、程樹德、舒詩偉、黃春滿、黃德北、楊偉中、楊偲維、楊穎達、詹澈、廖家敏、劉沅、劉惠敏、鄭萍萍、盧韻清、賴麗榕、謝美鈴

(依筆劃順序排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編著：臺北市：唐山出版：正港資訊
文化發行，350面；15.7x21公分

爲了將來的好日月 林孝信追思文集

編者：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

王藝樺、徐亞鈴、張育銘、陳奕曄、陳崇真、陳美霞、陳淑貞、
陳慈立、黃德北、劉沅、劉惠敏、鍾秀梅、顧玉玲（依筆劃順序排列）

責任編輯：陳慈立、劉惠敏、鍾秀梅

美術編輯：徐亞鈴

封面設計：徐亞鈴

出版：林孝信追思文集編輯委員會

發行：唐山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

電話：02-23639735

出版日期：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二日